
武俠世界
第37年
13
$18.00

編者話 本期選刊石中奇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鬼峽魔音」。神女韋雪姬被人毒害，其女葛警心爲尋仇人，與婢女小雲聯袂行俠江湖，路過鬼峽的「羅刹寺」歇宿，竟遇到連串的怪事……石中奇先生撰著的故事，表達手法，別具一格，有別於武俠傳統窠臼，採用精闢的分析來闡述內容，一問一答之間把讀友引入了一個生動、形象、引人入勝的故事之中。欲知鬼峽之中有何秘密？兩主僕有何奇遇？最終的大結局是否如您所意料？請欣賞本故事，閱後定讓讀友拍案叫絕。

*　　　*　　　*

本期選刊的一期完短篇「鐵血神風」乃穆倫先生所著。江湖詭譎，「竹林三賢」俠名遠播，他們幹的却是……

中篇「奪劍奇兵」「雪河血海」本期續刊完，請欣賞精采的大結局。

*　　　*　　　*

下期將刊登「山寨奇緣錄」「排雲島風雲」「鐵頭功鬥蛤蟆功」「金血」，請拭目以待。

*　　　*　　　*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84.7.7.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7年
第13期
（總號187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鬼峽魔音

飛仙劍俠警世故事／石中奇・文

可飛・圖





鬼峽琴聲　奪魂攝魄

紅日落，

陰風籠罩鬼峽。

幽音起，

寂寞！

樹林兩邊全是綠油油的草地，樹林的中央，蜿蜒着一條官道，由於經年累月的有人馬車輛行走，官道上光滑滑的，不但沒有野草，而且還滿舖着塵沙、黃石，綿延了數十里。

偶而有兩騎馬經過，馬蹄踢起了黃沙，被風揚得高高地，像一層淡黃色的雲霧，在紅日的照射下，反映着淡黃的光輝。

純白的兩匹馬，馬身上都坐着兩個十七八歲少女，前面一個，身穿紅色緊身衣褲，背插長劍，後面一個，身穿綠色緊身衣褲，肩背長弓，一條長長的箭袋，却斜掛在腰際，馬背上，尚有一個不大不小的包裹。

看情形，這兩人是一主一僕，而且還都是會家子，兩騎馬由一先一後，而變成了並排急馳。

紅衣少女道：「小雲，看樣子今晚可能要錯過宿頭了。」

綠衣少女道：「姑娘，不會的，這條路我走過，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再下去五十里地面，就有一個可以歇宿的地方。」

紅衣少女道：「那是怎麼樣的一個地方啊？」

綠衣少女道：「是在太行山下的一處峽谷之中，這個峽谷的名好像叫鬼峽。」

「鬼峽？為甚麼會有這樣一個恐怖的名字？」

「這我也不知道，反正是天下之大，無奇不有，管他甚麼峽，祇要有地方歇宿就好了。」

「那兒有地方住宿？」

「有，是一座佛寺，有幾個尼姑主持，對人還很和善的。」

「祇要有地方歇宿就好了，我們趕一程路吧。」

素手一揮，鞭兒迴空旋轉，發出啪啪的響聲，兩騎健馬向前疾馳而去。

＊　＊　＊

這個地方，的確是一座古寺，房子也不多，合起來祇有三間大殿，六間禪房，一座小小的院落，廚廁是在院子的最後面，院牆是粉紅色，開了圓形的大門，頂端上有三個大字：「羅刹寺」。

佛寺乃是慈悲的善地，而羅刹却是魔王的名字，以一個佛門善地，而起羅刹名字的，實在少見，何況這一座羅刹寺又處於鬼峽之中。

暗淡的月色，正當下弦，兩扇朱紅色的寺門，在淡月下緊緊的閉着，兩匹白馬馱着一主一僕，在這寺前收了韁繩，兩人身形飄晃之間，已落了馬，顯然這主婢兩人，有一身極好輕功。

紅衣少女道：「小雲，去敲門去。」

綠衣少女小雲應了一聲，嬌軀飄到了寺門之前，用手重重敲了三下，叫道：「師太，請開門。」

等了半晌，毫無動靜，她又再次敲了三下。

紅衣少女道：「莫非她們已睡了？」

小雲答道：「不會的，按理說，現在正是她們做晚課的時候。」

紅衣少女道：「如果是在做晚課，不可能連一點聲息都沒有。」

「那就奇了，莫非發生了甚麼變故不成？」

「佛門善地與世無爭，會有甚麼事故發生？」

小雲搖搖頭道：「這個我就弄不清楚了，姑娘，我們進去看看吧！」

紅衣少女點點頭，兩人將馬匹拴在寺前的古樹之上，足尖一點，人已輕輕的越過圍牆而入。

寺裡一片暗淡，連一星燈火都沒有，兩人借着淡月的光華，摸上了大殿，小雲摸出了火摺子，迎風晃亮，燃起了大殿上的蠟燭，那神龕桌案之上，却已佈滿了厚厚的一層灰土。

紅衣少女道：「看樣子，這裡祇是一座空寺，早已無人居住了。」

小雲道：「婢子在一年前經過這裡，那個時候，這裡異常的清靜，尤其這大殿上，更是一塵不染，想不到這一年間，竟然有這麼大的變化。」

紅衣少女嘆道：「滄海桑田，本無定期，我們到禪房去看看吧，好歹得找一個地方睡了一夜再說。」

小雲取下了一支蠟燭，引路走向禪房。那禪房是在大殿的兩邊，每邊三間，她們先向左邊，禪房門是虛掩着，輕輕用手一推，那門已開了，裡面的衾幔衣物仍在，灰塵也不多。

將蠟燭插在燭台上，便去收拾床舖，打掃灰塵。

紅衣少女笑道：「天可憐見，我們今夜終於找到了一個可以歇宿的地方！」

小雲一笑道：「這是姑娘的福氣，不過……」

紅衣少女道：「不過甚麼？」

小雲道：「我很懷疑，如果這幾個尼姑真的離開這裡，她們的衣物總不能不帶走，如今一切用具俱在，而人却不在，這不可疑麼？」

紅衣少女道：「這的確是有點可疑，我們再到別處地方看看

去。」

小雲又端起了蠟燭，先在左邊三間禪房看了一下，情形沒甚麼，然後又到右首三間禪房看了一看，也是一樣，看樣子，這幾個人不是搬家，很可能是遭遇意外，或者是無緣無故的失了踪。

小雲道：「現在唯一沒有看到的地方，就是後面的廚厠了，我們要不要到後面去看看？」

紅衣少女點點頭，兩人持燭走向後院，後院的野草長得高，偶然也有蛇爬鼠行的聲音，她們先到廚房，打開門來一看，裡面一切用具俱全，甚至缸裡還有米，油壺中還有油，桌上還放有幾碟小菜，及一盆粥，因時太久，菜已腐爛，粥也霉了，但至少可以證明一件事情，那就是這幾個師太，必定是遭遇了意外。

小雲嘆道：「想不到一年未見，人事全非，這幾個佛門子弟，到底遇上了甚麼事情？」

紅衣少女道：「先別管她們發生了甚麼事情，我的肚子已餓了，先取些乾糧來，這兒有鍋有灶，我們燒熱了吃吧！」

小雲應了一聲，回頭取了乾糧，將鍋、灶洗淨，然後取了些小菜，傾入鍋中，便到灶下起火，熊熊的火苗，從灶門閃映了出來，映紅了小雲的臉頰。

小雲隨手添柴，柴堆下却出現了一個深深的洞穴，她一聲驚叫：「姑娘！」

紅衣少女道：「怎麼啦？」

「灶門下有一個隧道入口！」

紅衣少女奇道：「一個佛門善地，怎麼會有這種地方，我們下去看看。」

小雲扒開了柴堆，下面果然出現五尺方圓的一個入口處，有石階可下，她取了蠟燭，當先走入，紅衣少女抽出背上長劍，隨後跟上，行未數丈，到了一處密室，原來是用來儲物的地窖，可全是用白石砌成，異常光滑，地面之上，也無絲毫灰塵，却散佈着一堆堆白骨，更有一陣霉臭之氣衝入腦際，景象極為恐怖……

小雲道：「這可能就是那幾位師太了，但是她們怎麼會死在這裡呢？」

紅衣少女道：「也許是她們遇到了緊急事故，來不及吃飯，便躲到這秘室來了。」

小雲道：「情形果眞如此，那麼這幾位師太一定也是武林中人了。」

紅衣少女道：「不是武林中人，又何來的仇家，祇是可惜得很，她們仍不能避過仇人的毒手。」

小雲道：「她們就算是武林中人，但却是佛門子弟，怎麼可能有仇家？」

紅衣少女道：「那也不一定，少林寺的和尚，不也有很多的仇家麼？」

小雲道：「如此說來，她們躲到鬼峽中來，也是為了避仇。」

紅衣少女道：「小雲，妳看那是甚麼？」

小雲隨着紅衣少女所指處望去，見地面上隱約有幾個字，再用燭光一照，那字跡是呈現褐黑色，可能當初是用鮮血寫成的。

紅衣少女走前一看，一共寫了六個字，全是用禾草沾血寫成的，看樣子，這幾個尼姑，不但會武功，而且還都是絕學高士，那六個字：

「殺我們者丁英。」

小雲道：「這丁英是誰？誰叫丁英，江湖之中，可從未聽說過這個名字。」

紅衣少女道：「這個尼姑在被殺之後，因尚未斷氣，憑一點心力寫出來，不知她是否已寫完了，還是僅寫了一半，就斷了氣。」

小雲道：「假如寫了一半就斷了氣，這個仇家也就很難查訪了。」

紅衣少女道：「不錯，這下面氣味好難聞，我們上去再說吧。」

小雲持燭領先，兩人又回到了廚房之中，那鍋中的菜已滾沸了，她將乾糧倒在水中，煮熱，然後洗了兩隻碗及兩雙筷子，匆匆吃完，又回到原先收拾好的左首第一間禪房之中。

這間房子裡，有一張寬約五尺的禪床，小雲已經將枕頭放好。

紅衣少女道：「這地方的確有些古怪，今晚我們兩人將就的在這個房子裡睡一夜，明日一早上路。」

小雲道：「當然，是非之地不可留，不過有一件事情，婢子一直耿耿於懷。」

紅衣少女道：「什麼事？」

小雲道：「記得婢子一年前經過此地的時候，那位當家師太對小婢照顧得很週到，人也生得慈眉善目，根本就不像是壞人，如今她遭到慘禍，婢子於心難安。」

紅衣少女道：「那位當家師太叫什麼名字？」

小雲道：「好像叫性月。」

「性月師太有多大年紀？」

「這叫做性月師太的大約有六十上下年紀，另外五個年輕的、都是她的弟子。」

「既是正道人物，實在不應遭此慘禍。」

「所以婢子立志要替她們報仇。」

紅衣少女搖搖頭道：「光憑那

六個字，要想找到仇人的蹤跡，那就很難了。」

小雲道：「婢子有一個想法。」

紅衣少女道：「妳說來聽聽。」

小雲道：「丁字若是姓，這兇手是一個字的名字，那一定叫丁英，如果是兩個字的名字，就不知姓甚麼了。」

紅衣少女道：「不錯。」

小雲又道：「是以我們要找尋仇人，凡是姓丁的人，而名字又是英字，就不可放過。」

紅衣少女道：「照妳這樣一分析，範圍又縮小了許多，不過，照我看，性月師太既是武林中人，也必定有她的師友，我們只要找出她的師友，再往她師友中找出她的仇家，再從她的仇家中找出有丁英名字的人，那就不會錯了。」

小雲雙手一拍，笑道：「對，還是姑娘聰明。」

紅衣少女道：「這件事也不急在一時，現在時候太晚了，我們還是安歇吧。」

小雲點點頭，兩人便合睡在一張禪床之上，這個時候，大概已經是三更左右了，鬼峽中不時有陣陣的旋風，吹得四週的樹葉蕭瑟的作響，偶而又有一兩聲夜梟的鳴叫，聽來極為可怖淒涼。

小雲為了性月師太事情，一直難以入睡，大約四更左右，那鬼峽的旋風之中，突然有一陣叮叮咚咚的聲音散播出來，這聲音當然不是風吹竹林的聲音，而是一種樂器的聲音。

小雲一驚而起，紅衣少女也醒了，說：「小雲，什麼事？」

小雲道：「姑娘，妳聽這琵琶聲。」

紅衣少女聽了一陣道：「不，這不是琵琶，是琴聲！」

「琴聲？這鬼峽之中，根本無人居住，那來的琴音？」

「妳知道這條鬼峽通到什麼地方？」

「向裡走便是太行山的深處。」

「如果我們明天上路，是不是也要走這條峽谷？」

「不，我們是穿過谷口，向南面行，這鬼峽從來沒有人走過。」

紅衣少女道：「那就怪了，這琴聲是從何而來呢？」

琴聲仍然在旋風中斷斷續續的彈個不停，聲音時高時低，時慢時快，時如少女的哀怨，怨婦之哭啼，時如悲歌之壯士，老人之長嘆，在靜夜聽來，猶覺悲慘。

小雲想起了性月師太的無故遇害，心中一陣凄楚，說道：「姑娘，我想哭。」

紅衣少女嘆道：「妳的心腸太仁慈了，才會有這種感觸。」

小雲道：「難道姑娘沒有？」

紅衣少女道：「我若是沒有，也不會拋頭露面，行走江湖了，只是有一件事情妳未曾注意到。」

小雲問道：「什麼事情？」

紅衣少女說道：「江湖之上有一種武功，不必出拳動刀，專以音律殺人於無形之中。」

「姑娘是說這琴聲也會殺人？」

「這很難說，妳平日心志也很堅强，為什麼今天竟那麼容易衝動而悲傷呢？」

小雲聽得一愣，道：「是啊！我怎麼沒想到這一點。」

紅衣少女道：「江湖之上，詭異險詐，令人難測，我雖然很少在江湖上行走，但幼承庭訓，的確也知道不少。」

小雲道：「老爺闖蕩江湖五十多年，不但武功卓絕，見識廣博，就是聲譽，也如日中天，武林之中提起了神機俠葛長風，誰人不知，那個不曉。」

紅衣少女道：「不錯，我父親為了使我日後行走江湖不會吃虧上當，特地給我改了警心二字為名，以示時時警惕之意。」

原來紅衣少女叫葛警心。

小雲道：「是啊！老爺的確是用心良苦。」

正說之間，忽聞夜梟之聲一聲連一聲的在夜風廻旋之中驚叫起來，一梟方鳴，衆梟齊應，剎那之間，如山崩海嘯，聲勢驚人，連那廻旋的風聲、悲凄的琴聲，也被掩蓋了下去。

小雲道：「奇怪，這鬼峽之中，竟然會有這樣多的夜梟。」

少女葛警心道：「這地方我是第一次來，但有一件事情，却令人奇怪。」

小雲問道：「什麼事？」

葛警心道：「那些夜梟之聲，剛開始時，聲音異常宏亮，但現在却有些嘶啞，妳沒有感覺到麼？」

小雲答道：「經姑娘這麼一提起，我倒眞感覺到了，這又是什麼原因？」

葛警心道：「我也不知道，我們且聽下去再說。」

那些夜梟的鳴聲，聲音不但越來越嘶啞，而且還漸漸的低下去，不到一刻工夫，那聲音宛如將死之人發出的呻吟之聲，慢慢的，風聲又恢復了，琴聲又響亮了，而那梟聲竟連一些也沒有了。

小雲奇怪道：「可能是死了。」

「不錯，天生萬物，飛禽動物，莫不有情，既是有情，豈能不為那哀切的琴聲所感染，牠們的心情受摧，焉能不哀痛而死。」

「原來這些夜梟不是在鳴，而是在哭，這樣說來，這琴聲眞的可以殺人於無形之中了。」

「正是，因此令我聯想到一件

事情。」

「什麼事情？」

「性月師太等師徒六人，很可能亦是被琴音摧心而死。」

「不會的，那地窖中的六個字，明明是用鮮血寫成，既是用鮮血寫成，當然是受了兵刃之傷，才有鮮血流出。」

「如果說，她自知生命已經絕望，狠命咬破手指而寫成的呢？」

「這當然也有可能。」

「不是可能，而且是絕對。」

小雲奇道：「哦，姑娘何以如此的肯定呢？」

葛警心道：「妳忘了那地窖口原是有乾柴掩得好好的麼，如果有人進入地窖殺了她們，出來的時候，絕不會有那麼細心的再將地窖掩好。」

「不錯。」

「更何況那地窖之中，除去六堆枯骨而外，如遇敵人壓境，爲何不用兵刃抵抗之理？」

「是啊！」

「所以我猜測她們一定是受不了那凄苦的琴音摧心之苦，才避入地窖之中，只是可惜得很，因爲地窖一樣無法隔絕外來的聲音，以致那琴音竄過乾柴，而進入地窖之中。」

小雲雙手一拍道：「是是，眞想不到，姑娘對這件事情，推斷得如此詳細。」

葛警心道：「其實這也沒有什麼，凡事多用點心，沒有不能推斷的事情，自從父親替我改了警心之名以後，我常常用心，如此一來不但定力增强了，連道理也明白得多了。」

小雲道：「照姑娘這麼說，那殺死性月師太師徒六人者，也就是現下彈琴之人了。」

警心姑娘堅決點點頭地道：「絕對錯不了。」

「可是我們一直在聽着，爲什麼沒有受影響呢？」

「這完全是操琴人的用心如何了，假如他存心要殺某一人，那琴音就會隨心所欲，無堅不摧，我們是過路之人，他當然不會知道我們住在這裡的一座廟之中，更何況我們跟他無怨無仇。」

「可是那些夜梟……」

「弱小生靈怎麼可與人比，就算彈琴之人不想殺牠們，但那琴音也會摧心入骨，以致死於非命。」

「如此說來，那些夜梟，應該在彈琴之人殺性月師太師徒之時，早已死光了，現在又那來的那麼多？」

葛警心一笑道：「鳥類繁殖得很快，祇要從外地飛來了幾對，一年下來，也可以繁殖得很多。」

小雲道：「姑娘對事情分析得如此入微，倒是小婢意想不到了。」

葛警心嘆道：「我娘的武功很高，就是不善於用心，所以才遭歹人暗算，因此，我爹才替我改取警心這個名字。」

小雲眼睛一紅道：「老夫人對婢子一直都很好，可惜她死了之後一直到現在，連仇人也未打探出來。」

葛警心道：「我們這一次奉命出來，一方面是仗劍江湖，行俠仗義，一方面也就是打探仇人的踪跡。我想，皇天不負有心人，事情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小雲點點頭，此時五更將盡，東方已現出曙光，她道：「姑娘，我們可以上路了。」

葛警心道：「妳不想替性月師太報仇了嗎？」

小雲一愕道：「現在？」

葛警心道：「不錯，現在！因爲我對鬼峽已發生了很大的興趣。」

小雲道：「可是那琴聲……」

葛警心道：「妳怕了麼？」

小雲臉一紅道：「不是婢子怕，婢子是替姑娘擔心。」

葛警心正色道：「我輩行走江湖，祇談道義，不問得失，當爲者，雖刀山劍樹亦在所不懼，不當爲者，雖易如反掌，亦不可妄動。」

小雲豪氣頓起：「好，我現在去準備早餐，吃飽之後，我們主婢就一探鬼峽。」

她邊說，邊取了乾糧，到廚房中去燒熱，吃完之後，便一起上道，兩人騎着兩匹馬，向鬼峽谷口馳去。

鬼峽，本是個不太出名的地方，原是太行山邊的一處隘道，兩邊有兩道長嶺圍繞着，形成了一個小小的盆地，從隘口向裡走，地勢越來越高，雜草叢生，迷亂得無路可尋。

葛警心主婢二人，飛騎疾馳，走了不到一刻的工夫，馬已不能前進。

小雲道：「姑娘，如果再向裡走，我們只有棄馬而行了。」

葛警心道：「我們昨夜聽到那琴聲並不太遠，再向裡走，可能要趕過頭了，我們且下馬休息一下，再作計議。」

小雲嗯了一聲，兩人隨即下了馬，將馬拴在一株古樹上，這棵古樹枝葉茂盛，遮蓋了五六丈方圓的地方，高約三丈，粗合三圍，樹下有青石數塊，兩人坐在石上休息。

葛警心仰頭看看天色，道：「現在已快正午了，我們乾糧還夠幾次食用？」

小雲道：「尚有二次食用，如

果尋不着那彈琴之人，我們得趕快出峽，要不然，就要挨餓了。」

葛警心道：「妳看這鬼峽的形勢，向裡走，地勢越來越高，直上太行極峯，向西看，羣峯起伏不清，烟雲環繞，要想在這樣廣大的地方去找一個人，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更何況我們只有兩個時辰。」

小雲道：「不錯，不過我們昨夜在羅刹寺中能聽到琴音，那麼這彈琴之人，必定不會在太遠，好歹我們得找上一找。」

葛警心道：「當然，要不然，豈非白跑了一趟。」

小雲突然一聲驚叫，竄身於一丈開外，撿起一物，道：「姑娘妳看。」

葛警心看去，原來是一隻已經死去的貓頭鷹，貓頭鷹喜歡在夜間嗚咽，故又名叫夜梟，她道：「從這一點看來，已經證明我昨夜的判斷，是沒有錯了。」

小雲道：「眞想不到，那琴音竟會如此厲害。」

葛警心道：「琴音眞正厲害的地方，妳還沒有覺察到，如果我猜想得不錯，這隻夜梟，已經肝腸寸斷了。」

小雲用手抓開梟腹，裡面的腸子果然已經折成數十段，不由奇道：「姑娘，這又是什麼道理？」

葛警心道：「這就是摧心的效果，因爲當一種生物痛苦到極點的時候，輕致病，重則肝腸寸斷，這是必然之理。」

小雲道：「心意是無形的，爲什麼心裡痛苦，連有形的身體，也會受到了連累的呢？」

葛警心道：「這就是佛門所講的萬法唯心的道理了。要知道心爲一身之主宰，猶如一國之君，君賢利國治，君亂則國喪，心正則諸氣皆爲正，心邪則諸皆爲之邪，故一切法門，不離修心。」

小雲才恍然大悟道：「原來是這樣子的。」正說之間，突然旋風大起，那風繞着鬼峽迴旋，峽中的樹木竟被吹得搖曳不定，兩匹白馬受不了風的旋力，引頸長嘯。

葛警心道：「這陣風來得很怪，也好不正常。」

小雲答道：「這鬼峽之中，是常常有這種風的，昨夜我們在羅刹寺中，不也聽到這種風聲麼？」

葛警心道：「風起迴旋不定，猶如鬼風一般，這鬼峽之名，也可能是因此風而起的了。」

小雲道：「這是可想而知的事情，姑娘妳看，那裡有屋宇。」

葛警心隨着她的手指處望去，果見一處山崖之上，露出一角紅牆，本來那角紅牆被樹木所遮掩，是看不到的，如今風吹樹搖，那角紅牆也就自然而然的顯露出來了。

她說：「那可能又是一座廟宇，普通人家是不會用粉紅色的。」

小雲道：「既有廟宇，必有人居住，我們何不去看一看，也許那彈琴之人，就是住在這廟宇之中也說不定。」

葛警心道：「不錯，從我們立身之處到那座廟宇，也不過百來丈遠近，我們將馬匹留在這裡，這就去看看。」

小雲當先領路，山中本無路，她們純以輕身功夫在草上飛馳，不到半刻鐘工夫，已經到了那廟宇之下。

這座廟宇比鬼峽口的羅刹寺又大了數倍，一共有三重大殿，數十間平房，圍成了一個大大的院子，彩色繽紛，鮮艷奪目，看來異常華麗。

小雲道：「奇怪，記得一年前我寄宿羅刹寺之時，那性月師太明明告訴我說，鬼峽之中，根本無人居住，怎麼現在又跑出一座廟宇來了？」

葛警心道：「也許這座廟宇是新近才建成的，妳看，這紅牆綠瓦，不是都很鮮麗麼？」

小雲道：「是的，這是唯一的理由，我們現在立身之處，是在後院，我們何不轉到前面去看看？」

葛警心道：「現在該是妳用心的時候了，這座廟宇出現得十分可疑，所以從現在起，我們的言行都要特別小心，非到必要時，不能隨便現身，以免遭到意外之損傷。」

小雲點點頭，兩人不再說話，掩着身形，在草木中竄行，轉到了廟前面，見到兩扇廟門緊緊的關閉着，門匾上有四個大字：「大羅刹寺」。

小雲輕聲道：「奇怪，怎麼這個廟又以羅刹命名呢？」

葛警心也悄聲道：「由這個名字看來，那峽口的羅刹寺很可能就是這座羅刹寺的下院了。」

小雲道：「那麼，峽口那座羅刹寺已經遭遇到了意外，這一座羅刹寺很可能也遭遇到了意外了。」

葛警心道：「這也很難說，不過，我們既然來了，總得要探個究竟。」

小雲道：「在這大白天，我們如何個探法？」

葛警心道：「我且在這裡隱藏着，妳一個人去叫門，看看有沒有人應門，一切要小心。」

小雲穿出林外，向那廟門走去，她們隱身之處，離開那廟門也不過是十丈左右，以她的身法，轉眼便到。

小雲用手拍了幾下門上的銅環，半晌之後，吱地一聲，廟門已

開了，裡面走出一個小尼姑來，雙手合十說道：「施主要找誰？」

小雲見到了那小尼姑，不由一愕，因爲她還認得那小尼姑就是性月師太的其中一名弟子，法名悲月，性月師太素有五個弟子，以悲心、悲性、悲智、悲慧、悲月等排名，連她自己，共計師徒六人。

小雲道：「原來是悲月小師父，我是小雲啊，妳不認識我了？」

那小尼姑搖搖頭說：「施主認錯人了，我不是悲月。」

小雲聽得一愕，說：「令師是不是性月師太？」

小尼姑冷冷的道：「這裡也沒有什麼性月師太，施主如果沒有別的事，貧尼要關門了。」

小雲道：「就算沒有性月師太，但佛門乃是慈悲之地，我進去燒燒香，拜拜佛總可以吧！」

小尼姑道：「非常對不起，我們這裡不是十方叢林，是不接受外客進來的，施主如果沒有別的事，日落之前，趕快離開鬼峽，晚上可不能住宿的。」

砰地一聲，廟門已被關上了。

小雲又是愕了一下，她回轉到原來的藏身之處。

葛警心問道：「怎麼樣？」

小雲便將上述情況說了一遍。

葛警心道：「妳沒有看錯吧！」

「不，不，絕對不會，婢子這一點眼光倒還有的。」

「那就奇怪了，難道這峽口羅刹寺的地窖之中死的不是性月師太諸人麼？」

「絕對不是。」

「可是悲月爲什麼說不認識妳呢？」

「婢子也不知道究竟爲什麼。」

「她還說了些什麼？」

「她說日落之前，趕快離開這鬼峽，夜晚是不能歇宿的。」

葛警心沉思半晌，看看天色，已經是未末申初了，她說：「我們先回馬匹之處再說吧。」

於是兩人又一齊回到那株樹之下，太陽已由淡黃色變成了赤紅色，眼看就快要下山了。

小雲道：「姑娘，我們怎麼辦？」

葛警心道：「這鬼峽之中，處處都透着古怪，如果就此離開，我實在有些不甘心。」

「姑娘的意思如何？」

「今兒晚上，我們留下來。」

「可是她說鬼峽之地是不能歇宿的。」

「也許是她故意嚇唬我們，讓我們離開這裡。」

「那她們的目的又是甚麼？」

「這一座寺廟中，可能藏有甚麼秘密。」

「婢子懷疑一件事情。」

「甚麼事情？」

「也許那操琴之人，就在這座寺廟之中。」

「不錯，我也有此種的想法，所以我要留下來，一探究竟。」

「可是，我們的乾糧……」

葛警心一笑，道：「妳忘了，昨夜這裡死了許多夜梟，據說這種肉燒熟了可好吃的呢。」

小雲也笑了，她嬌軀一縱，已轉入了那樹叢中，因爲這時天尚未暗，所以她很快就找了十數隻死了的夜梟，便在那樹下生起火來，然後用樹枝穿過夜梟的腹部，放在火上烤，鳥的羽毛很快被燒去，漸漸嗅到肉香的味道。

葛警心一笑道：「我雖然出身於武林世家，但却很少在江湖上走動，像這種野餐露宿的滋味，也還是第一次嚐到。」

小雲也笑道：「姑娘妳覺得這種滋味如何？」

葛警心道：「我覺得很好玩。」

小雲道：「這種情況，跟我孩提時候做家務一樣，剛剛開始的時候，總是興趣盎然，久了也就會生厭了。」

葛警心道：「話雖不錯，但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小雲將樹枝一挑說道：「熟了，姑娘妳嚐嚐。」

葛警心接過了燒熟的夜梟，但覺肉香撲鼻，忍不住的咬了兩口，道：「好美，可惜差些鹽。」

小雲道：「行道江湖，鹽本是常備之物，婢子準備得有。」果然從行囊之中掏出一小包鹽來。

有了鹽，味道果然大不相同，葛警心很快便將一隻夜梟吃完了，剩下的腑臟，丟入亂草叢中，嘆了口氣道：「古人說，人生如戲，這話一點也不錯，假如我們不是爲了尋仇行俠，一輩子也嚐不到這種滋味呢！」

小雲道：「這一隻也熟了，姑娘還要吃麼？」

葛警心道：「這一隻夜梟足有半斤重，我已經吃飽了，妳自己吃吧。」

小雲撒了些鹽，吃了一口說：「這種滋味眞是有錢也買不到的，果然與衆不同。」

葛警心道：「我現在想到了一件事情，如果那鬼峽口羅刹寺中的那幾具骸骨不是性月師太師徒等人，那又是些甚麼人？」

小雲道：「當然也是被別人所殺之人，而殺她們之人，就是丁英甚麼的。」

葛警心道：「那幾個人既不是羅刹寺的人，怎麼會死在羅刹寺中？我想此中一定有很多曲折。」

小雲道：「這些事情連姑娘都

無法推斷，那麼婢子就更難知道了。」

葛警心正待答話，忽聽暗影中有人答道：「我知道。」

葛警心吃了一驚，素手一揮，已抽出背上的長劍，說道：「甚麼人？」

暗影中那人一聲朗笑道：「姑娘別緊張，我當然是我了。」

從一棵大樹後，走出一個蓬頭垢面的老叫化子，看年紀總在七十上下，穿了一件厚厚的藍破襖，右手還拿着一根竹杖，不粗不細，約有四尺長短，但他的身形飄忽之間，已到了大樹之下，由此可見這老花子有一身驚人的功力。

小雲此時已將一隻夜梟吃完了，問道：「你到底是甚麼人？」

老花子笑道：「我老花子上不沾天，下不着地，難道妳們眞的不知道我是甚麼人？」

葛警心恍然的哦了一聲道：「我想起來了，你是天地丐申中和。」

老花子道：「不錯，總算妳還有些見識。」

葛警心道：「晚輩在家時，常聽家父提起老前輩的風範，是以能猜得出來。」

申中和問道：「令尊是誰？」

小雲代答道：「我們老爺江湖人稱神機俠。」

申中和哈哈大笑起來，道：「我還以爲是誰呢？原來是那個老不死，我老花子與他不是生死對頭，但一見面就非拚個死活不可。」

小雲一愕，道：「你跟我家老爺有仇麼？」

老花子道：「有，當然有，我們是酒杯上的仇恨，不醉不休。」

小雲恍然大悟，不覺嫣然一笑。

葛警心一笑道：「這樣說來，我們還得叫你老人家一聲世伯呢。」

申中和笑道：「管他甚麼白的黑的，此地非長談之所，我們得趕快離開。」

小雲問道：「爲甚麼？」

申中和雙目一瞪道：「死丫頭片子，再問原由就趕不及走了啦。」雙手一分一托，便將她主婢二人輕輕托起上了馬背，然後解了韁繩，分別拋到二人手中說道：「速走，速走，峽口羅刹寺見。」

葛警心一揮馬鞭，與小雲二人趁着落日的餘暉，向峽口奔去，不到一刻工夫，她們已回到了原來住宿的羅刹寺。

當她們拴好了馬匹，進入廟中之時，那老花子申中和已坐在大殿上等她們了。

兩人一楞，葛警心笑道：「世伯好快的脚程。」

申中和道：「不快行麼，我老花子還想多活幾年，不願意把這條老命留在鬼峽中。」

小雲道：「你老人家現在可以說說原由了吧？」

老花子道：「紅日落，陰風籠罩鬼峽，幽音起，寂寞！」

葛警心道：「你說的是那琴聲？難道你也怕了那琴聲？」

老花子正色道：「琴聲摧心蝕骨，任你武功再高，內力再强，也難抵擋。」

「如此說來，這彈琴之人，武功也是相當之高了？」

「此人武功如何，不得而知，但她却是精於律呂之學，她武功寓於音律之中，能制敵於無形，這就非常人所能敵！」

「這個人到底是男人還是女人？」

「女人。」

「你既未見過，何以知道她就是一個女人呢？」

「我是從她琴音中聽出來的，那琴音哀怨憂鬱，決非出自男人之手。」

葛警心道：「我也有此種感覺，想來這個女人一定有一件極爲傷心之事，困擾住她，令她念念不忘，所以才會變得如此可怕。」

申中和道：「不錯，目前我們也祇能這樣猜測而已，但是這個女人到底姓甚麼又叫甚麼，有多大的年紀，我還是一無所知的。」

葛警心道：「世伯來這鬼峽之中，是不是在調查那女人的來歷呢？」

申中和道：「正是，可惜的是我來此三個月，連一點眉目也未查出來。」

「有線索麼？」

「有，她用琴音殺了我丐幫中六名護法，地窖中那些枯骨，就是他們的骸骨。」

「原來那六具枯骨是丐幫中的兄弟，不知她爲甚麼要殺他們？」

「我想此人殺他們的目的，其用意是想引我這幫主出來，但我老花子想不起何時結了這麼一個厲害的仇家。」

葛警心道：「丐幫行道江湖，鋤强扶弱，結仇是勢所難免的事情，不過祇是世伯不知道罷了。」

申中和道：「這是目前唯一能解釋的理由了。」

他邊講邊從懷中取出六七隻夜梟來，向小雲一笑說道：「丫頭娃兒，你拿到廚房燒熟了拿來下酒。」

小雲一笑道：「這廟中可沒有酒。」

老花子道：「誰說沒有酒，這廟裡不但有酒，還有佐料，我替妳取出來。」

他走到神龕下面，取出一大罎酒來，尚有油鹽等物。

小雲一笑道：「眞可惜，昨夜我如果知道，早給我們偸吃光了。」

申中和道：「妳們睡這裡，以爲我不知道麼？說實在的，今天我到鬼峽，還是跟踪妳們來的。」

葛警心恍然哦道：「原來世伯早就知道了？」

老花子道：「我若是不知道，妳們今天還有命麼？江湖之中，詭異莫測，以後可得小心啊。」

葛警心俏臉一紅，說道：「謝謝世伯指點。」

小雲拿着夜梟走了。

老花子又道：「妳這次出來，是爲了尋仇人的，可曾找到蛛絲馬跡麼？」

葛警心搖搖頭。

老花子嘆聲道：「自從妳母親死後，我一直就能聯想到一件事情，如果這件事情證實了，那後果眞不堪設想。」

葛警心問道：「什麼事情？」

老花子道：「在這件事情未證實之前，我是不會告訴妳們的。」

葛警心便不再問，從懷中取出了火摺子划亮，燃亮了神案上的蠟燭，說：「世伯準備睡那一間房，我替你收拾去。」

老花子嘴巴一呶，道：「妳看那殿角上不是有一大堆草麼？那就是老花子的窩，昨天夜裡妳們兩人咕嘀了半夜，我可是聽得清清楚楚呢！」

葛警心一怔道：「我們也太大意了，假如世伯是仇家的話，那後果可眞不堪設想了。」

老花子道：「所以以後行走江湖，必需要步步爲營，處處小心。」

葛警心應了一聲：「是。」

老花子道：「妳是我那唯一老友的女兒，既然遇上了我，我就得盡一點心力了。」

正說間，小雲已將八隻夜梟燒好，用小鍋盛了出來，並帶來了三副杯箸，三人便在大殿上喝起酒來。

葛警心道：「我想起了一件事情，那地窖中，枯骨旁有六個用血寫成的字，不知世伯看到了沒有？」

老花子道：「殺我們者丁英。」

葛警心道：「正是這六個字，那『丁英』兩字，會不會與彈琴之人，有所關連？」

老花子道：「這祇不過是我們的想法，是不是有關連，那要待查證之後，才能確定。」

葛警心道：「尚有一件事，我想請問世伯。」

老花子道：「什麼事？」

葛警心道：「世伯怎知地窖中的六具枯骨，就是丐幫中的六位護法？」

老花子沉思了一下道：「自從妳母親死後，妳父親曾傳消息給我，要我協助尋訪仇人踪跡，當時我曾派出了廿四位護法，分四路尋訪查探，其他三路都曾回幫覆命。惟有第四路的人無緣無故的失了踪。

「後來我根據他們沿途留下的暗號，一路查訪到羅刹寺中，才確定這六具枯骨，就是我丐幫中的六位護法。」

「是不是那六位護法所留下的暗號也到此爲止，再向前就沒有了？」

「有。」

「那麼就不能肯定這六具枯骨，就是丐幫中的六位護法了。」

「當初我老花子也是這樣的想法，可是當我發覺他們所留下的暗號到鬼峽之中大羅刹寺時，我就不能不這樣肯定了。」

「他們也到過大羅刹寺？」

老花子喝了一杯酒，道：「那暗號一直伸延到大羅刹寺，然後又折回這座羅刹寺來，但折回的暗號也祇到此爲止，再向前就沒有了。」

葛警心道：「難怪世伯懷疑這六具枯骨就是貴幫的六位護法，照此情形看來，那是不會錯的了。」

老花子道：「這絕對不會錯，所以我這些日子一直留在這鬼峽附近，但始終查不出個名堂來。」

葛警心道：「以世伯的功力與經歷，尚且查不出一點綫索，那我們就更沒有辦法了。」

老花子申中和道：「那大羅刹寺，白天決難入寺窺探，而夜裡又怕琴聲摧心之寒，在這種情形之下，要想查出一件事，實在難得很。」

小雲道：「我眞想不明白，大羅刹寺那操琴之人殺了貴幫六位護法，其目的是爲了什麼呢？」

申中和道：「如果我猜得不錯，可能是爲了滅口。」

小雲問道：「爲了滅口？」

申中和道：「不錯，一定是我幫六位護法發現了他們什麼秘密，而這秘密與我們丐幫極有關連的，所以才不惜以琴音摧心，殺死本幫六位護法。」

葛警心道：「以世伯這樣猜想，這可能會是一件什麼事情呢？」

申中和道：「如果我猜想得不錯，這可能是涉及當年的一段恩怨。」

「當年的一段恩怨，那又是一件什麼事情？」

「這件事情與妳我都有關連。」

「與我也有關連？我一向很少在江湖上走動，毫無恩怨可言，這件事情既已牽連到我，那麼也可以牽連到家父了？」

「不錯。」

「世伯可否說詳細一點？」

申中和道：「在這件事情未證實之前，妳最好還是別知道。」

小雲呷了一口酒道：「姑娘，時候不早了，我們可要早點休息。」

葛警心道：「在這件事情尚未研究出一個妥當的辦法，我還不想睡。」

申中和道：「其實也沒有什麼好研究的，目前唯一的方法，就祇有等。」

「等，等什麼？」

「等機會，祇要一有機會，我們必可查個水落石出。」

正說之間，忽聽小院之中，發出彭一聲的大響，大殿上之三人，以不同身法飛竄入院中，在燭光燜爍之下，見院中躺着一個人，一個年輕的出家人，而且還是個尼姑。

小雲持燭近前一看，驚叫了起來，叫道：「是悲月小師父。」

葛警心道：「妳說她是性月師太的弟子，也就是白天在大羅刹寺爲妳開門的小師父？」

「不錯，正是她。」

「她怎會躺在這裡？怎麼樣了？」

小雲用手一摸，說道：「死了。」

葛警心道：「死了？她們爲什麼殺死她呢？」

小雲搖搖頭。

申中和道：「我知道。」

「世伯請說。」

「大羅刹寺可能有個規矩，誰進入鬼峽，都不能生還，我幫那六位護法，很可能是死於這種情形之下，這位小師父要小雲快出鬼峽，顯然存有救她之心，然而却犯了他們的大忌，所以才遭此毒手。」

葛警心道：「這是唯一可能的理由，照此說來，那大羅刹寺的確藏有什麼秘密，所以連這個鬼峽之中有一個大羅刹寺，也不願讓人知道。」

申中和道：「妳說得不錯，只是我有一個奇怪的想法，這位小尼姑心地如此仁慈，怎麼會與那些人混在一起？」

小雲看着躺在地上的悲月，流下兩行淚水道：「她是爲了救我才死的，她不但仁慈，她們師徒六人似乎沒有一個是窮兇極惡之輩。」

葛警心道：「這些佛門子弟，怎麼會與這批惡徒混在一起，看樣子可能是被他們挾持去的了。」

「可能，姑娘不是看到她們的衣物仍然好好未動過麼？」

申中和道：「一定是這樣。」

老花子申中和在江湖上是位頂尖人物，不但武功高，而且機智與經歷皆超人一等，就從他在大殿上竄出之際，手中尚端着一杯酒，而且點酒未潑這份功力，在當今武林中，能有幾個及得上。

葛警心道：「當眞這樣的話，那麼，那座大羅刹寺中，除去性月師徒之外，絕不只一個操琴之人了。」

申中和道：「這是可想而知，但有一件事情我却非常擔心。」

小雲問道：「什麼事情？」

申中和道：「這悲月師父的屍體一定是他們送來的，換句話說他們已知道我們的落脚處。」

小雲道：「這是必然的了。」

申中和又道：「他們既然知道了我們落脚之處，就決不會讓們活生生的離開。」

葛警心道：「是以他們今天晚上，一定會對我們發動一次攻擊。」

申中和道：「假如他們派人手來圍殺我們，那倒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她用琴音摧心，那就不是武功可以抵抗的了。」

小雲道：「貴幫中六位護法，就是受不了摧心之苦，所以才藏入秘室之中。」

申中和道：「可惜他們功力太差，雖然藏入地窖中，仍免不了琴音摧心之危，而死於非命。」

葛警心道：「如果功力高一點，在那地窖之中，是不是可以避過此劫？」

申中和道：「功力愈高，定力愈强，抵禦琴音，不憑武功，全靠定力，當然，這要功力練到家才能，如果是練外門武功的，那就談不上定力了。」

葛警心道：「姪女可以勉强一試，只是小雲她……」

小雲道：「姑娘不必爲我擔心，我早有心試一試，看看她的琴音到底有多厲害！」

申中和道：「這件事情可開不得玩笑，我們先將這位小師父葬了，再從長計議吧！」

羅刹寺中　蘊藏殺機

他說完後就命小雲背起悲月的屍體，一同走出院外，在暗淡的月光下，找了塊比較平坦的地方，揮手一掌向地面拍下去，這一掌不知他運用了幾成功力，刹那間砂飛石走，竟然將地面拍出一個六尺方圓的坑洞來，命小雲將悲月的屍體放入坑中，然後圍着坑洞又輕輕拍出幾掌，那原來飛起的砂石，又被他拍入坑中，而六尺方圓的坑洞又塡了起來。

六尺方圓的坑洞又塡了起來。

小雲舌頭一伸道：「前輩好精純的內力！」

申中和哈哈一笑道：「當今之世，能在內力上與我一爭長短的，可能只有你家老爺了。」

小雲道：「我家老爺的功力，婢子未見過，他在江湖上的名氣可就大得很。」

兩人邊說間，又進入院中，與葛警心三人，又一起進入大殿，趁着酒菜還熱，匆匆吃完。

葛警心道：「看情形，今晚免不了有一場惡鬥了。」

申中和道：「那琴音摧心，可是異常厲害的，我老花子憑着數十年的功力，倒是願意領略一下，只是妳們二人……」

葛警心道：「我不怕。」

小雲也道：「我也不怕。」

申中和道：「這不是怕不怕的問題，要知兩軍相敵，可是絲毫虛假不得的。」

正說之間，忽聽院中有人朗唸了一聲「阿彌陀佛」接道：「留得靑山在，那怕沒柴燒，三位施主還請三思啊！」

老花子申中和道：「謝謝指引，何方高人，何不進來一敘？」

燭影微晃之下，大殿上已多了一個緇衣老尼，看年紀總在六十開外，白褲芒鞋，慈眉善目，手持拂塵，飄飄有出塵之態。

小雲一聲歡呼，說：「妳不是性月師太麼？」

那緇衣老尼含笑道：「不錯，貧尼正是性月，小施主別來無恙！」

小雲道：「托師太的福，小雲很好，只是……」

性月師太道：「妳想說的我都已知道了，貧尼來此已久，妳們猜測得很對，我們師徒的確是受人挾持了。」

小雲道：「可憐悲月小師父……」

性月師太道：「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她是求仁得仁，死而無憾。」

葛警心道：「只是有一件事情，我始終想不明白。」

性月師太道：「施主請說。」

葛警心道：「師太到此很久，我們都未能發覺，由此可見師太的武功，必非泛泛的了。」

性月師太一笑道：「貧尼學佛多年，始終難悟心燈，只在武功上來說，也還差强人意。」

葛警心又道：「以師太這樣高的武功，尚且受人挾持，不知對方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物？」

性月師太一聲低嘆道：「此中因果，非三言兩語可以說完，諸位日後便知。」

申中和接口道：「我想請問師太幾件事情。」

性月師太道：「這位大概就是天下第一大幫丐幫幫主，天地丐申中和了。申幫主好精純的內力，貧尼尚未謝葬徒之德呢，不知申幫主欲問何事？」

「那操琴之人，是不是住在寺中？」

「不錯。」

「不知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

「貧尼只知道她是一個女子，不高不矮，身形很苗條，終年戴着面紗，很難見其廬山眞面目，當然更不知道她叫什麼名字了。」

「大羅剎寺中，除去師太師徒之外，尚有多少人？」

「二三百人，個個武功高强，其中有幾個武功，與貧尼只在伯仲之間。」

「不知那大羅剎寺建於何時？」

「一年前。」

「師太此來送訊，不怕被他們發覺，而對師太不利麼？」

「貧尼此來乃是奉命送小徒而來，以給各位一個警告，但貧尼不願各位作無謂之犧牲，是以不惜現身說話，希望各位還是離開此地的好。」

葛警心道：「謝謝師太示警，師太可以回去了，免得被對方發覺而有所不利。」

此際，院中有人冷冷的道：「不用回去了，妳就留下來陪陪他們，一同嚐嚐那琴音摧心之苦吧！」

老花子申中和大喝一聲：「什麼人？」身形如飛一般竄出院外，但只見一條人影，已竄入鬼峽之中了。

此時已二更左右，周圍淸涼無比，月色也很慘淡，老花子申中和又回轉大殿，說：「我們連累師太了。」

性月師太道：「生死有命，眼前之果，都是過去之因，申幫主也不必自責之，只是貧尼擔心那四個小徒的安危。」

葛警心道：「我們去攻大羅剎寺？」

性月師太道：「如果大羅剎寺那麼容易攻打，貧尼也不會輕易受威脅挾制住了，各位也許還不知道，江湖上早在十年之前，就崛起了一個門派，而這個門派，一直在秘密的發展着，所以鮮爲武林中人知曉。」

葛警心道：「不知師太所說那個門派叫什麼名字？」

性月師太道：「性月敎。」

「性月敎，是不是就師太法號這兩個字？」

「正是。」

「如此說來，他們挾持師太也是另有目的的了。」

「當然，以貧尼推測，這性月敎的敎主，當然另有其人，而且他正在從事一項極大的陰謀，如果事情成功了，他當然會名正言順的現身江湖，獨霸武林，稱雄宇內。」

「如果不成功呢？」

「不能成功，也就是失敗了，如果萬一失敗，他們很可能將罪推在貧尼身上了。」

「所以他們盜用了性月兩字作爲他們的敎名。」

「除此之外，尚有一個原因。」

「什麼原因？」

「他們用性月爲名，認爲人性如月，月色時隱時顯，人性也可暗可明。」

「這個道理也合乎佛門禪理。」

「不錯，但他們另一種解釋卻令人不敢領敎。」

「什麼解釋？」

「他們認爲人性可隱可顯，當然也可淸可濁，所以他們的敎理，也有打坐參禪，但卻並不拘於男女之分。」

葛警心恍然道：「原來是這樣子的。」

性月師太嘆道：「其實這還不是他們眞正可惡之處。」

小雲道：「萬惡淫爲首，這還不可惡，還有什麼比這更可惡的？」

性月師太道：「淫之一字，雖然可惡，但祇限於他們敎理之事，眞正可惡的，他們想以敎的勢力，統一武林，獨霸江湖，一旦讓他們成功了，那普天之下，就不知有多少人要受害了。」

老花子申中和道：「性月敎這個名字，我早已聽說過，也曾通令本幫幫徒秘密偵查他們的踪跡，只是可惜得很……」

性月師太道：「可惜什麼？」

申中和道：「因爲他們的活動太過神秘，所以直到現在連一點眉目也沒有。」

性月師太道：「他們的活動的確異常神秘，貧尼被他們挾持了將近一年之久，但對他們敎中之事，仍然一無所知。」

申中和道：「如果我老化子猜得不錯，這大羅剎寺可能是性月敎中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此際小院中有人冷冷的答道：「不錯，這大羅剎寺便是我敎中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可惜你們知道得太晚了。」

性月師太道：「閣下又是什麼人？何不進來一敘？」

外面的人答道：「妳不必問我姓名身份來歷，我這一趟來是奉了令諭，送妳那幾個寶貝徒弟來的。」

性月師太情緒有些緊張，說：「你把她們怎麼樣了？」

那人道：「她們是活生生的白璧無瑕，妳們師徒生的時候既在一起，死的時候當然也應該在一起。」

那人語聲一頓，又道：「妳們現在可以進入大殿中去了。」

接着有四個小尼姑——悲心、悲性、悲智、悲慧一齊進入大殿，同時向性月師太跪拜下去，叫了一聲「師父」。

性月師太和顏悅色的道：「快起來說話，妳們沒有什麼吧？」

悲心道：「我們很好，想不到他們竟然肯放我們出來。」

性月師太嘆道：「我們對他們敎中之事，也知道不少，他們怎肯放了我們呢？」

外面那人道：「算妳有幾分聰明，三更子正之時，要妳們欣賞一曲『午夜摧魂』，如果妳們在這一曲之下，能安然無恙，那就任由妳們自由離去，否則的話，那妳們只有認命了。」

性月師太道：「謝謝閣下傳訊送人，就算我們闖不過這一關，那也死得自由自在，總比讓你們脅制好得多了。」

那人陰笑道：「師太對生死之事，倒能放得下，可喜可賀，那麼區區就要回去覆命了。」從此就再也聽不到那人的聲音了。

葛警心道：「那午夜摧魂是不是鬼峽琴聲中的一曲？」

性月師太道：「也是比較厲害的一曲，在這鬼峽之中，她以這一曲已經殺了不少武林的人物。」

「師太所指的就是那個女子？」

「不錯，是一個黑紗幪面的女子，在大羅剎寺中，她好像是個首腦人物。」

「那些武林中人與她有仇麼？」

「無怨無仇，她祇是怕人知道他們的藏身之地，所以殺人滅口，其實那些武林中人也並不是衝着他們而來的，那祇是誤打誤撞而已，因爲江湖中人，本來就是經年累月在江湖上亂闖的。」

申中和點點頭道：「不錯，由此可見那性月敎確有一項極大的陰謀，我們必須查個淸楚明白，好替武林除害。」

性月師太道：「那是以後的事了，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避過子時這一劫。」

葛警心看看外面的天色，月亮已在中天，她說：「三更子正之時已經快到了，如果我們要避的話，還可以走上一程。」

性月師太道：「就算能走上一程，也無法避免那琴音摧心之苦。」

小雲道：「爲甚麼？」

性月師太道：「如果我們眞能

避得過了，他們又怎會放心大膽的將貧尼四個徒弟送了回來。」

申中和道：「話是不錯，但我們仍然要趕上一程。」

小雲又問道：「那又爲甚麼呢？」

申中和道：「音傳於空，其行必速，如果操琴之人功力高深的話，可及百里之內。」

小雲道：「那就是趕上一程，也沒有甚麼用處了。」

申中和道：「有，音行雖速，但距離越遠，則其威力愈小，就如一個人說話一樣，遠了就聽不到了。」

性月師太點點頭道：「有道理，事不宜遲，我們這就動身吧。」

於是，葛警心與小雲已竄出林外，解了馬韁，上馬絕塵而去。

這老花子申中和及性月師太師徒五人，也一齊隨在馬後追趕，他們匆匆趕了一程，已走了十多里路，來到了一座森林之中，正欲再趕一程，那鬼峽的琴聲已起了。

性月師太道：「我們不能再走了，現在唯一的方法，就是以定力與她相抗。」

葛警心與小雲，立即翻身下馬，隨手一鞭，那兩匹白馬便自顧自的向前面飛奔而去。

她們隨着性月師太師徒以及申中和等人席地而坐，眼觀鼻，鼻觀心，閉目垂簾，心神內守，以達至氣不急躁，神不飛揚。

大凡使上乘武功的人，都懂得靜坐一法，而靜坐一法，在外形上看，大概都差不了多少，但內在心性，神氣的運用，却各有不同，因而形成了各門各派，各領一方。

那琴音開始時很慢很輕，漸漸的轉快起來，正如一匹野馬，先在崎嶇山路的小徑上慢慢的行去，突然跑到了廣闊大道，便振蹄急馳一樣，又如在綿綿的春雨中突然響起了一聲雷霆霹靂，跟着大雨傾盆而下。

森林中的衆人，開始時尚能自守，一旦琴聲轉快，便感到心神恍惚，難以自守，那性月師太師徒，懂得佛門禪定之法，情況尚不太嚴重。

老花子申中和因功力深厚，尚可與之對抗，最苦的是葛警心與小雲了。

她們因年紀太輕，既不懂佛門禪定，也無深厚的內力，雖然能勉强支持，那已經是苦不堪言了。

葛警心還比較好一點，小雲則是最糟糕的一個，因爲小雲的武功還是葛警心教的，那當然是更差了，所幸的是，這座森林，距離鬼峽的大羅刹寺，已經有了十多里路，如果在那鬼峽之中，那情形就更不堪設想了。

半晌之後，琴音又變，由那急速而凌厲之聲，一轉爲低沉緩慢的琴音聲，如以五音而言，那操琴之人現在用的應該是羽音佔多數，商音次之，那角音，徵音已經聽不到了。

宮音雖然低沉，但其凌厲之鋒，比起剛才的徵、角之言，有過之而無不及，每發一聲，皆能令人心神跳盪。

小雲雖然勉力支持，但已經香汗淋漓。

葛警心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

性月師太的四個小徒，因入禪未深，也有些把持不住，大體來說，還是性月師太本人及申中和比較好得多。

如果照情形下去，不要一刻工夫，森林之中至少有三至五人要喪生，性月師太與老化子申中和知道情況嚴重，但也無可奈何，因爲內力與琴音對抗，是不能動絲毫聲息，如心神一亂，那摧心的琴聲，必然乘虛而入，那就無可收拾了。

這鬼峽琴聲中的午夜摧魂一曲，似乎是特別之長，整整彈了半個時辰，仍是勢猶未盡，時高時低，高時如大鵬展翅，萬里無垠，低時如小溪流水，潺潺而鳴，這樣又經過了一刻工夫，那小雲差不多已進入了昏迷狀態之中了。

葛警心與悲心、悲性、悲智、悲慧四位小師父，也相繼陷入半昏迷之中。

性月師太與老化子申中和雖然功力比較深厚，但額角上皆已出汗，正在千鈞一髮的時候，在那靜夜之中，忽然傳出了一陣格格的嬌笑聲音。

這笑聲由低而高，由慢而快，不到半晌工夫，已將鬼峽的琴聲整個的壓了下去，森林中的衆人，也慢慢的寧靜起來，再過半晌，那琴聲突然停止了，琴聲止，笑聲也隨之停止了。

此時，森林中的衆人，總算鬆了一口氣。

性月師太嘆道：「吉人自有天相，我們總算絕處逢生了。」

申中和道：「要不是那嬌笑之聲壓了琴音，我們今日大小八人，恐怕都難逃過此劫了。」

葛警心道：「剛才那笑聲尖柔而嫩，可能是一位姑娘，年紀輕輕的，竟有如此深厚的功力，的確令人敬佩。」

性月師太道：「武功之道，浩瀚如海，俗曰名師出高徒，又豈能以年輕年長來衡量呢。」

申中和道：「話雖不錯，但當今武林之中，又有那一位能夠教出這樣突出的徒弟來呢？」

性月師太道：「申幫主人在江

湖之上走動，對武林之事，總比貧尼要清楚得多了，如果連申幫主都不知道，那就很難說了。」

申中和道：「江湖之上成名人物，屈指可數，但這些皆不夠資格調教出這麼樣的一個弟子來，所以我想這個人不在江湖成名人物之內。」

性月師太點點頭道：「貧尼也有此想法，江湖之中，儘多奇人異士，默默隱行潛修，不爲世人所知，我想這個人，也就是此類中人之一個了。」

老花子申中和嘆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這話一點也不錯，我老花子闖蕩江湖數十年，一向罕逢敵手，於當今幾位成名人物中，也可列一席之地，想不到今夜才使我眞正開了眼界。」

他邊講邊轉頭向葛警心道：「武功一道，深淵莫測，不論你練到了甚麼境界，也不可自滿，否則便會固步自封了。」

葛警心道：「謝謝世伯教誨。」

性月師太道：「我們雖然僥倖逃過一劫，但此地仍不能久留。」

葛警心問道：「這又是爲了甚麼？」

性月師太道：「我們這些人，是大羅刹寺的眼中針，他們絕不容許我們將性月教的秘密地址洩露出去，換一句話說，他們必須欲殺之而後甘心，如今琴音不能奏效，他們必定會派大批殺手來圍困我們！」

申中和道：「不錯，雖然我們不怕打硬仗，但在眞相未大白之前，最好還是少與他們發生正面衝突。」

小雲在那一陣琴音之中，受創最重，是以任由別人談論，自己獨自調息養神，此時，想是勉强復原了，才道：「師太說得對，我們還是離開此地爲妙。」

葛警心道：「我們吃了這麼大的虧，如果就此撒手一走，實在心有不甘，我們不給他們一點顏色看看，然後才走人？」

性月師太道：「我們這些人中，除了申幫主，也許他們尚未知道而外，其餘各人武功如何，他們是瞭如指掌，是以我想，他們如果派出殺手來，也一定是非常厲害的人物。」

葛警心道：「我知道，勢不能勝，則以智取之，我就不相信他們是三頭六臂的人物。」

性月師太道：「如果他們派人來，那一定是硬打硬的場面，全憑武功取勝，用智的機會，那就不會太多了。」

葛警心道：「雖不會太多，那還是有機會，何況我們現在還有充裕的時間，佈置一下，這一仗，我們智力參半。」

性月師太點頭問道：「姑娘有把握勝麼？」

葛警心道：「晚輩原名冰心，自從先母不幸去世，二年前家父便將小女改名爲警心，意思就是說隨時隨地要警惕自己，是以晚輩也一直在這個『心』字上下功夫。」

性月師太道：「不錯，佛說萬法唯心，不獨行遠推數，用兵佈陣也要用心，就是求仙學佛，從儒經商，也是要用心。」

葛警心道：「所以晚輩近這些年來，一直是在以心求心，上化下發，雖不敢說是運用裕如，但對這些小陣仗，自信有致勝之策。」

老花子申中和哈哈大笑道：「妳既有致勝之策，那又何妨一試，我老花子就不相信，那些性月教徒，全是三頭六臂的人物。」

葛警心道：「不過有一件事情，我得先問問清楚。」

老花子道：「甚麼事情？」

葛警心道：「性月師太師徒乃是佛門中人，殺戒難開，是以我們這一次行動，不知師太等可要參與？」

性月師太朗唸了一聲阿彌陀佛，道：「按理說，我們身在佛門，不得隨便妄開殺戒，這多少年來，不但我一直以此爲戒，也曾告誡小徒，但今天情形，顯然是有些不同的了。」

葛警心問：「不知如何不同法？」

性月師太答道：「佛門雖以慈悲爲本，但殺壞人也就可以救好人，更何況性月教徒，圖謀不軌，如果一旦讓他們陰謀得逞，普天之下，不知道有多少人要身受其害，儒門也有通權達變之說，所以貧尼也顧不得了，就算開了殺戒而被打入地獄，那也在所不惜。」

葛警心道：「那麼，師太答應了？」

性月師太點點頭道：「不但貧尼答允了，同時貧尼的四個小徒我也代她們答允了。」

老花子申中和哈哈大笑道：「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正是佛門的大無畏精神，我老花子由衷的敬佩。」

性月師太嘆道：「當我們師徒被他們脅制之時，也一直委屈求全，既提不起，也放不下，否則的話，就算打不過他們，逃也逃出來了。眞正說起來，貧尼慚愧得很。」

葛警心道：「師太不必自責，現在時間不多，我們要開始部署了。」

性月師太道：「姑娘但請發號施令，貧尼師徒聽從姑娘指示便了。」

葛警心道：「不敢當，小雲。」

小雲答道：「婢子在。」

葛警心問道：「妳現在感覺到怎麼樣？」

「婢子一切如常。」

「妳那箭袋中的箭還有多少枝？」

「十二枝。」

「數目太少，妳快去砍些較直的樹枝，必要時可以代箭使用，妳的任務是隱在大樹上，面對大羅刹寺方面，發覺敵人來時，便施以奇襲。」

小雲道：「婢子知道。」

葛警心又道：「悲心、悲性、悲智、悲慧四位小師父。」

四人同聲答道：「姑娘請吩咐。」

葛警心道：「請問四位平時慣用什麼兵刃？」

四人道：「家師教習武功之時，皆以拂塵爲刃，而現在我們都帶在身邊。」

「那就好，等一下不管敵人來了多少，全由你們四人力阻，但切記要採取遊鬥方式，不可與敵人硬拚。」

四人同聲應了。

葛警心道：「世伯。」

老花子申中和呵呵一笑道：「大元帥，請發令便是。」

葛警心一聲嬌笑道：「世伯取笑了，世伯的任務是暗中保護小雲，非必要時不可現身，使她有充裕的時間偷襲敵人，若遇敵人衝向小雲時，以世伯的功力，必須暗中一舉而加以擊殺。」

老花子申中和道：「申中和遵命。」

葛警心笑道：「師太。」

性月師太道：「貧尼在。」

「師太的任務，是在暗中保護四位令徒，萬一有人遇險，立時暗中加以援手，必須採取機動方式，不可與敵作正面過招。」

性月師太道：「以貧尼猜想，這次來的人，必然是個個武功高强，若憑貧尼四個徒弟，恐怕難以抵擋。」

葛警心道：「强將手上無弱兵，四位令徒的武功，雖然不及師太，但敵人要想傷害她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況暗中還有師太保護。」

「話是不錯，但我們此次目的，是要給敵人一個打擊，起碼也要讓他們躺下幾個才行，如果光是這樣保持一個持平之局，豈非毫無價值？」

「我也說過，這是半智半力的打法，我們的目的是取暗不取明。」

「姑娘這話怎麼說？」

「在明的方面，我們光以四位小師父應敵，以養成敵人驕傲狂妄之氣，在暗的方面，等到敵人因驕狂而疏忽的時候，而讓世伯與師太、小雲便於偷襲，是以這一計也可以稱爲明修棧道，暗渡陳倉。」

性月師太恍然的哦了一聲，道：「哦，果然是個好計策。」

葛警心道：「本來我們這種打法，實在有欠光明，只是對於這一批窮兇極惡的敎徒，那也就顧不得了。」

申中和道：「現在已是四更左右了，如果敵人要來，也該到了，我們開始行動吧。」

小雲此時已砍了數十枝較直的樹枝，削得與箭一樣的長短尖銳，飛身上樹。

老花子申中和便在她藏身的大樹下的草叢中藏了起來。

悲心、悲性、悲智、悲慧四個小師父各執拂塵，在樹林的四方站好，以等待來敵。

性月師太却在居中的一株大樹之上藏了起來，他們部署方畢，從大羅刹寺的來路上，果然傳來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聽那聲音，至少也有數十人之多，不過盞茶工夫，已經進入森林。

時五更未到，月色更暗了，林中一片漆黑，當這批人闖入森林之時，首先遇上了悲心小師父。

悲心一聲嬌叱，出其不意的拂塵一招「天外來雲」，向當頭的一個敵人眼上拂去，她這一招貫足了內力，又是出其不意的發出，敵人來不及提防，雙眼被她的拂塵拂瞎了，敵人立時衝上三人，將她圍在核心。

悲性小師父見悲心受圍，在暗中突施殺手，拂塵掃向一個敵人的頭顱，這完全是以暗打明，那人不及提防，一顆頭顱竟被她的拂塵活生生的劈碎了，同時，又上來四個敵人，又將悲性圍住在核心。

悲智與悲慧兩位小師父，却兜向敵人的背後，也同時施以暗襲，一連打倒三個敵人，立時又上來了八個人，將她們圍住。

這僅僅是一接手間，敵人已死傷了五個人，除了圍住小師父的十數人而外，其餘的二十餘人，立時向林中搜索，當他們搜索到小雲藏身的樹前之時，小雲在樹上連發三箭，立即射倒三個敵人。

小雲的箭法，曾經下過三年苦功，是以雖在黑暗之中，仍然能百發百中。

羣賊一見樹上有人，立時飛起三條人影，向樹上攻去，那知道他們離地尚不足一丈，又一個個的摔了下來，原來是被老花子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點中了死穴。

此時羣賊中有人叫道：「這大樹下也藏有人，我們先把他抓下來。」

八個人向大樹下包抄過來，老花子申中和一個翻滾，躲入另一棵大樹下。小雲在樹上看得淸楚，也同時飛身上了那株大樹，在枝葉間隱了起來。

這一批敵人的確是個個武功高强，悲心力敵三個賊人，竟有些力不從心之感。五十招下來，已經危險重重。

正當敵人單刀劈向她的右腿時，她已無力避過，千鈞一髮之間，性月師太的拂塵已從暗中遞出，扯斷了那人的脖子，一招得手，立時左右揮拂，又奪去了另兩個敵人兵刃。

悲心見機不可失，拂塵如影隨形，點中了兩人死穴。

三個敵人一死，悲心又接應悲性去了，同時性月師太的拂塵却攻上圍鬥悲智的四個敵人。

性月師太武功奇絕，她由暗而明，出手不到一刻之間，已連斃十數個敵人，悲智解圍之後，立時去支援悲慧。

此時已變成了悲心、悲性、悲智、悲慧各敵二個敵人。

她們雖以四人之力，合殺八人，但情形並不樂觀，因爲來的這批敵人，武功一個比一個强，功力較弱的已經死去了，所剩下未死的，大半武功都很高。

性月師太見四個徒弟已無大碍，立時由明而暗，隱入大樹之後，以觀動靜。

此際進入樹林的那批賊人，只剩下十數人，除去力敵四位小師父而外，其餘尚有七個人仍在追查小雲的下落，因他們知道這批人除了性月師太以及她四個徒弟之外，尚有一個老花子及兩個年輕女子。目下現身的只是那四個小師父，那性月師太本人以及老叫化，葛警心主婢，一直都未見現身。

當七個人撲到小雲藏身樹下之時，老花子突然現身，以一支竹杖，連着絆倒兩人，那兩人一倒即起，各持兵刃，分向他左右攻來，老花子倒施竹杖，脚下一滑，又隱入了黑暗之中。

躲在樹上的小雲，趁機連發三箭，一個功力較高的避過了，其餘兩個全是被一箭穿胸而過，死於當場。

剩下的五個賊人，立時大聲吆喝，有兩人向小雲藏身的樹上飛去，小雲又連發三箭射中一個敵人的左腿，另兩箭却落了空。

原來這兩個敵人的功力較高，受傷的敵人雖然跌回地面，另一個未受傷的却已上了樹，掌中長刀就勢一招「平地風波」向小雲的右臂砍去。

小雲嬌軀一閃，已躲向另一樹枝，那敵人可並沒放鬆，身形一竄，長刀也跟着揮了過去，小雲被追，翻身落向地面，地面的三個未負傷的敵人，立時向小雲包圍。

小雲的武功雖然不是怎麼高明，但由於輕功很好，身形也特別伶俐，嬌軀貼地一翻滾，已滾另一株大樹之後，颼颼的連射出兩箭，竟然又傷了一個敵人，此時樹上的敵人也已追了下來，五人連成一排，向大樹下衝去。

小雲的十二枝箭，此時只剩下了一枝，不敢輕擧妄動，嬌軀向後倒退，而躲在暗中的老花子申中和却突然現身，青竹杖「分光捉影」，向五人攻去。

分光捉影乃是打狗棒中淩厲的招式，再挾着叫化子數十年的功力打出，的確是威力驚人。

那五個賊人雖然是武功不弱，但與老花子比起來，却是差得太遠，三個未負傷的賊人勉力避開了，另兩個負傷的賊人，却硬生生的被竹杖揮爲兩段，由這一招，已看出老叫化子的功力的確是不同凡響。

那三個避開的賊人，一退即進，三柄刀分左右中三路，向老叫化子追進。

小雲在暗中見有機可乘便搭箭張弓，貫足臂力，一箭向當中那敵人射了過去。

那敵人已將全副精神放在老叫化子身上，沒想到有人偸襲，竟被一箭穿胸，當場斃命。

另兩個敵人一愣之間，却被老花子一招「左右逢源」，將兩人絆倒在地上。

此時小雲的十二枝箭已用完，但見機不可失，却用兩枝樹枝當箭射出，雖然未將敵人射死，却在兩人的咽喉側射了個大洞。

人負傷未起，暗影中的性月師太拂塵已如飛趕至，點中了兩人的死穴。

這時來的敵人，除去那圍攻四位小師父的賊人而外，其餘的都已死光了。

老叫化子朗聲一笑，「我們也用不到再躲躲藏藏了，何不來個速戰速決，將那八個敵人解決了再說。」

性月師太點點頭，兩人向四位小師父身邊走去。

小雲却趁機拔回她的十二枝銳箭。

此際那悲心、悲智、悲慧、悲性等四個小師父，與敵人已混戰了將近半個時辰，雖然未敗，但已有力不從心之感了，幸好此時性月師太與申中和兩人趕到。

申中和哈哈一笑，道：「四位小師太請下來休息吧，這八個狂人且交給我們好了。」

四位小尼姑同時虛晃了一招，退出圈外，老叫化子與性月師太立時攻了上去，這八個敵人那是他們兩人的對手，不到一刻工夫，已經死了五個，剩下的三個敵人轉身便跑，未走出數步，突然從大樹後竄出一條人影，手起劍落，已殺了一個敵人，原來此人是葛警心。

另兩賊人身形急竄，向左邊掠去，頓時颼颼兩聲，小雲已射出兩枝銳箭穿胸而過，最後的兩個賊人也死光了。

小雲又從屍體上取回了她的銳箭，一笑道：「姑娘，好久未見到妳，我好擔心。」

葛聖心道：「我在大羅剎寺的來路上，監視敵人行踪，也許等下還有賊人要來。」

性月師太道：「這批來的賊人武功可能更高了。」

老叫化子申中和道：「管他武功多高，祇要各憑實力，怕他何來！」

此際暗中有人冷哼了一聲道：「未必見得。」

性月師太道：「聽閣下的語氣，身份不低，不知在性月教中任何職司？」

那人道：「職位不高，小小的一名巡山使者。」

性月師太道：「你是誤打誤撞的給碰上了的？」

「不錯。」

「閣下總該有個姓名吧？」

「妳還不配問。」

「阿彌陀佛，那麼閣下的武功自問比剛才這批人如何？」

那人陰笑道：「剛才這批人也不過是本教中的普通教徒而已，算不得甚麼。」

性月師太道：「那麼閣下一定算得是甚麼了？」

那人道：「算不算得甚麼？妳一試便知道。」

老叫化子朗聲大笑道：「我老叫化子倒眞是有興趣要試上一試，你可以現身了。」

林子邊走出一個人來，此人身長約七尺開外，手持雙股鋼叉，雖然在黑暗中仍可以看出他灼灼發光的眼神。

申中和道：「在你心目中，我當然不配問你的名字，但是看到你的樣子，倒使我想起一個人來。」

那人冷冷的道：「你想起了誰？」

申中和道：「鋼叉無敵紀寶中此人，閣下當然知道的了？」

那人道：「紀寶中在江湖之中，威名赫赫，我那能不知。」

老花子申中和道：「紀寶中此人在江湖上的確是威名赫赫，但他的威名不能算是流芳百世。」

「那又算是甚麼？」

「應該算是遺臭萬年才對。」

那人冷哼了一聲道：「臭叫化子，你是在罵誰？」

老花子一笑道：「我是在罵紀寶中那個王八蛋！」

那人道：「假如我是紀寶中，你還敢罵？」

老花子哈哈道：「就因爲你是紀寶中，我老花子才罵了出來，要不然你也不會承認。」

那人怒哼了一聲道：「要罵，你就多罵兩句，也許等一下你就罵不出來，也沒有機會罵了。」

老花子道：「你想殺了我？」

那人道：「你當然也應該知道我一定會殺你，不但會殺你，你們這男女老少八個人，一個也別想活着離開這裡。」

老花子申中和道：「閣下的口氣倒不小，只是有一件事情我老花子一直想不明白。」

紀寶中道：「甚麼事？」

老花子道：「想那鋼叉無敵紀寶中雖然惡名在外，但也是獨來獨往，獨樹一幟的人物，想不到竟然會替性月教當起走狗來，豈不令人可嘆。」

紀寶中冷冷的道：「不是走狗，是巡山使者。」

老花子大笑道：「那又有甚麼分別？就算你當上了副教主，仍然一樣要聽人指揮是不？」

紀寶中怒道：「我沒有時間與你鬥嘴，報上你的名來受死。」

申中和笑道：「你要問我老花子的姓名麼？那你才眞正的不配問。」

紀寶中手中鋼叉一揮道：「不報名號也一樣要死，小心了！」只見他身形一晃，猶如烏龍擺尾，鋼叉已向老花子的胸口刺來。

鋼叉無敵之名，得來非易，是以他這一叉刺出，威勢極猛，竟然帶起呼呼的風聲來。

申中和身形一偏，閃了開去，笑道：「你這一招叫甚麼名堂？」

紀寶中冷笑道：「這一招叫做黃蜂入洞，接下來便是猛虎出山。」

申中和道：「我以爲成名江湖的紀寶中，一定會有甚麼奇特的武功，怪招怪式，原來出手之間，盡是莊稼把式，豈不令人失望，也令人可嘆。」

天地丐申中和雖爲天下第一大幫——丐幫幫主，但天性玩世不恭，不急出手，他蓄意激怒對方，那知紀寶中也是個老奸巨滑的人，聞言不怒反笑，冷冷一笑道：「臭叫化子，你大概要枉費心機了。」

鋼叉突然一舉，就勢向老花子的咽喉刺來，這一招看似平凡，但那種氣勢，却籠罩了方圓三丈以內，不管敵人向那一方面閃避，也

難逃過他的鋼叉之厄。

申中和大叫道：「不得了啦，殺了人啦！」自己竟忘記了還招，更忘了閃避。

性月師太看得心裡一急，呼道：「申幫主小心！」

一語未了，那鋼叉已攻近老花子的胸口，在場的人無不大驚失色。

紀寶中冷笑道：「我以爲你有多大的能耐，原來也不過是如此。」手腕一挺，滿以爲這一下要將老花子擊斃叉下，那知當他這一叉將刺到之時，那老花子已失去踪跡。他不由一愣。

葛警心嬌笑道：「世伯好身法。」

原來老花子已閃到了紀寶中的身後，紀寶中情知不妙，猛地一翻身，又是一叉刺出，怒喝道：「我想起了，你是丐幫幫主，申中和。」

申中和身形一偏，又讓了過去，笑道：「總算你還有一點見識。」

紀寶中道：「當今之世，除去了丐幫幫主申中和而外，沒有人會這五行迷踪步法。」

申中和笑道：「所以在我老人家面前，最好還是少發威。」

紀寶中道：「你雖然會五行迷踪步法，但也難逃我叉下之厄。」

申中和朗聲一笑，道：「你不怕風大閃了舌頭，我勸你還是放下鋼叉，立地成佛，要不然，等我老人家一還手，那你就來不及了。」

紀寶中怒喝一聲：「做夢！」鋼叉再度揚起，連刺出三叉，這三叉是分上中下三路，急如閃電，快似颶風，這一招乃是鋼叉無敵紀寶中的追魂三十六叉中的一招「三星追月」。

如是武功較差的人，決難避過，但老花子申中和仍然是輕輕鬆鬆的閃過了，他說：「這一招我仍是讓你，下一招我老人家可要還手了。」

紀寶中不再答話，一招既出，下面接着又是三招，「日月拱照」，「天地同光」，「乾坤移位」，三招出手，如一氣呵成。

追魂三十六叉法，乃是紀寶中獨創的絕招，他憑着這三十六叉成名江湖，也憑這三十六叉法，追去不少武林人物之魂。

申中和身形閃避之間也同時還了三招，「牽狗過橋」，「餵狗吃飯」，「驅狗拉屎」，尤其是最後的驅狗拉屎那一招，硬生生的將紀寶中的身形逼外三丈開外，這打狗棒法的確神妙無比。

紀寶中一愣道：「這是甚麼招式？」

老花子笑道：「這是打狗棒中的三招，『牽狗過橋』、『餵狗吃飯』、『驅狗拉屎』，接下來是『懶狗打滾』、『送狗上路』，你要不要嚐嚐滋味如何？」

紀寶中大怒道：「臭要飯的，你敢罵我？」

鋼叉又起，又一連施出兩招，此乃是追魂三十六叉中的「隱形追命」、「藏機奪魂」，都是三十六鋼叉中最凌厲的招式。

因爲這兩招隱重於顯，看如未出，實際上已隱藏着重重殺機。

申中和却趁他殺機未發的瞬息之間，竹杖輕輕一撥叫道：「『懶狗打滾』，雖是這平平淡淡的輕輕一撥，那紀寶中，連讓了好幾個方位，都無法讓開，終於被老花子的竹杖絆倒在地上，連滾了好幾下。

申中和又叫道：「下一招是『送狗上路』了。」手腕一挺，竹杖已點中了對方的太陽穴。

太陽穴位於眼角外側，乃是致命的所在，老花子用了五成功力點去，那能還有命在，那紀寶中當場死去。

此時天色已大亮，葛警心嬌笑道：「這打狗棒法可眞好玩，世伯你一定要教我啊！」

老花子笑道：「打狗棒法，祇有叫化子才能學，難道妳也想當一個女叫化子不成麼？」

性月師太道：「天色已亮，爲了避免再與敵人糾纏，我們還是離開爲妙。」

申中和點點頭，於是一行八人，離開森林，走上官道，見官道上躺着兩匹白馬，早已死去了。

小雲道：「姑娘我們的坐騎……」

葛警心嘆道：「眞想不到，那鬼峽琴聲中的午夜摧魂之曲，竟然如此厲害。」

小雲道：「是啊，我們在森林之中，要不是那一陣格格嬌笑的聲音抵住了琴音，別人，我不敢說，我小雲恐怕早已不在人世了。」

性月師太嘆道：「聽那笑聲，分明是個女子，不知道這位姑娘，到底是誰。」

老花子申中和也嘆道：「看來要想撲滅這性月教的瀰天之禍，很可能還要這位姑娘協助，才能成功。」

性月師太道：「不錯，祇是天涯茫茫，我們到那裡才可以找到這位不知姓名的姑娘呢？」

申中和道：「她既能適時解了我們的圍，想來也不會離我們太遠，如果我猜得不錯，我們隨時隨地都可能遇上她。」

葛警心道：「世伯之言有理，以我猜想，那位姑娘也不是誤打誤撞的才遇上我們，很可能亦是有心而來的。」

小雲道：「姑娘的意思，是說那位姑娘是爲了我們而來？」

葛警心道：「她可能連我們的名字都不知道，怎會爲我們而來？我是說她可能爲了那大羅剎寺而來。」

小雲道：「那大羅剎寺深處鬼峽之中，雖然也曾有很多武林人物發現，但都已被她們殺了滅口，能夠知道那大羅剎寺的所在而又生還者，可能祇有我們這一批人，她又如何能知道呢？」

葛警心道：「那妳祇知其一，不知其二了，要知道江湖恩怨，互爲牽連，也許她是因爲別的事情，而牽連到大羅剎寺，所以得知，也許她在其他地方發現了性月教徒，而暗中打探到的，總之，紙包不住火，天下沒有絕對機密事情。」

性月師太點點頭道：「聽姑娘這一番話，倒令貧尼茅塞頓開，看來，知道性月教的，也不祇是貧尼師徒了。」

申中和道：「現在我們唯一的希望，就是把性月教的消息在江湖上早點傳開，這樣才會引起更多的正義人士聯手加以殲滅，要不然，光憑我們幾個人的力量，那就難辦得多了。」

他們邊談邊走，已走了二十餘里，太陽逐漸升上了頭頂，看光景已是辰末已初時分，雖然還是仲春季節，也令人有些暖洋洋的感覺。

他們一夜未睡，更未進過一點飲食，不但身心皆有點疲累，而且又飢又渴。

小雲突然用手一指，道：「姑娘妳看。」

葛警心隨着她的手指處看去，祇見路左方半里的地方，一叢綠蔭之中，掛起了一個酒簾，迎風招展，忙說道：「我們大夥兒趕一程，到那邊歇歇脚，先塡飽肚子再說吧。」

申中和哈哈大笑道：「是啊！我老花子的酒癮又起了，我可得先走一步。」說罷，身形如飛一般的向那叢綠蔭處趕去。

葛警心與小雲等也隨後趕去。

性月師太師徒五人走在最後。

當她們到達時，那老花子已居中高坐，提起酒壺，大喝特喝了。

鄉野之中，沒有大的酒樓飯館，這當然祇是一間小食館，數間茅篷，原是專供商旅之人打尖之用。

性月師太等在靠門口的一張桌子旁坐下來，向店家要了一壺茶。

葛警心道：「師太今後作何打算？」

性月師太道：「本來出家人已跳出紅塵，不問世事，但今日魔長道消，烏烟瀰漫，貧尼不能再袖手不管了。」

葛警心道：「除魔即衞道，師太總算是想開了。」

此時店家跑過來說：「姑娘要一些甚麼？」

葛警心道：「給我們準備一些簡單的酒食，越快越好。」

店家應聲去了，不一會已端出四樣小菜、一大盤饅頭、一壺酒，送了過來。酒菜尚未放在桌子上，突然門外飛進一個苗條身形，與那店家撞個正着，嘩啦了一陣大響，酒菜全被打翻在地上，那店家的身形被撞得連連在地上打了兩個翻滾，才站了起來，定睛看看，原來撞他的人，竟然是個十七八歲的姑娘。

這位姑娘一身火紅色的緊身短裝，手中還拿着一條黑色的長皮鞭，對着那店家冷冷一笑。

店家道：「姑娘，這是……」

紅衣少女道：「是你自己不長眼睛，大白天向一個姑娘身上撞，你還有何話可說？」

這可是强詞奪理，明明是她撞進來的，她反說是店家撞她。

小雲不服氣的站起來，道：「這位姑娘，妳錯了。」

紅衣少女道：「怎地我錯了？」

小雲道：「明明是妳撞他的，怎地說他反撞了妳？」

紅衣少女抿嘴一笑道：「笨丫頭，我若不先撞他，你們現在尚有命麼？」

語聲剛了，嬌軀已穿出店外，眨眼之間不見了。

性月師太叫道：「好俊的輕功。」

葛警心被那少女一語提醒，向地上看去，那被撞翻的壺中之酒，此時尚在冒着白烟，那酒漬浸過泥土，此時已被燒得焦了，驚叫道：「我們進了黑店子了！」

性月師太道：「阿彌陀佛，我們既無財寶，也無仇怨，他因何要毒死我們呢？」

老花子道：「這個道理，還不簡單嗎？」

葛警心擔心的問：「世伯，你已喝了很多的酒了，沒有事吧。」

老花子道：「誰說沒有事，這酒裡下的可盡是毒。」

葛警心道：「既知有毒，爲甚麼還要喝它？」

「不喝，酒癮如何打發？」

「那豈不是被毒死？」

老花子哈哈一笑，從懷中掏出一個小瓷瓶，說：「我老人家自有法寶，有了這個法寶，就算再多喝一點，也無關緊要了。我原意是讓妳們吃飽，然後再替妳們解毒，那知被那個頑皮小妞先知了。」

原來那瓶中所載的乃是萬應解毒丹，無論是多厲害的毒，祇要吃上一粒，盡可無碍，此丹乃是丐幫

紀寶中怒喝道：「你作夢！」鋼叉再度揚起……

特有的法寶，因丐幫子弟經年累月皆以乞討爲生，如果有人要毒死他們，那可是輕而易舉的事，所以乞幫子弟，每人身上皆備有一瓶以防不測。

小雲突然大叫道：「不好，那店家不見了。」

老花子道：「豈但那店家不見了，如今這整個店中，除去我們幾個人外，連一個鬼影子也沒有啦。」

葛警心道：「世伯知道他們逃去，爲甚麼不阻攔他們？」

老花子雙目一瞪，道：「鬼丫頭，妳沒有見我老花子在喝酒嗎，我那有時間，何況窮寇莫追，這是古有明訓，讓他們回去報一個訊也好啊！」

葛警心道：「祇是他們這一回去，我們的麻煩就更大了。」

老花子笑道：「麻煩大一點才夠熱鬧，祇要他們這一鬧開去，那性月教的機密再也隱藏不了，這不正中了我們的下懷了。更何況我們也可以借這個機會吃飽喝醉再說。」

性月師太道：「原來申幫主是別有用心的。」

葛警心點點頭道：「小雲，妳快些到廚房去，看看是否還有可吃的，弄些酒菜出來，我們吃飽了，再上路。」

心繫蒼生　崑崙奇遇

此際悲心小師父突然哦了一聲。

性月師太問：「什麼事？」

悲心小尼姑道：「適才這位紅衣姑娘是故意弄翻了酒菜，才救了我們，弟子懷疑，那紅衣姑娘就是森林之中，發出嬌笑之聲，抵抗琴音的那位姑娘。」

性月師太道：「的確有可能。」

葛警心道：「就算不是那位發笑的姑娘，也一定與她有所關連。」

性月師太點點頭道：「有這樣多的武林正義之士關心江湖大局，由此也可說吾道不孤了。」

這時，小雲已將酒菜端了出來，竟然是兩葷兩菜，尚有一道豆腐青菜湯，衆人匆匆吃完，正待上路，卻不見了老花子。

葛警心一連叫了兩聲，無人答應，不由心中一急。

悲性小尼姑道：「我適才好像看見他到廚房去了。」

小雲又跑到廚房一看，只見老花子申中和正拿着一隻鷄腿在大啃特啃，不由噗嗤一笑道：「幫主，我家姑娘在找你老人家啦！」

申中和笑罵道：「鬼丫頭，這裡現在都是無主之物，免費招待不

吃點行麼?」

小雲道:「當然不行。」

老花子道:「前途漫漫,不定那裡才有東西吃,妳們不帶多一點食物麼?」

小雲說道:「幫主不說,我倒忘記了。」

於是小雲忙找了一隻大籃子,裝了一籃子乾糧熟菜,這才與老花子一起跑出了廚房,衆人又一同上路了。

學佛的人總是比較沉默,是以悲心小尼姑等四位小尼姑一直默默的跟在衆人後面。

小雲年輕氣盛,不甘後人走在最前面。

葛警心與老花子申中和走在一起,磨着老花子教她打狗棒法。

性月師太走在四個小尼姑之前面與老花子的後面之間,彼此距離也不過是數丈左右。

這一行八人走不過十里左右,突見道上大樹之上躍下一個人來,這是個十七八歲的少女,穿一身綠色緊身衣褲,攔住小雲的去路。

小雲嬌軀微退,問道:「姑娘因何阻路?」

綠衣少女道:「我只傳幾句話,並來問幾個問題。」

小雲問道:「什麼問題,姑娘請說吧!」

綠衣少女道:「這幾個問題妳無法答覆,等性月師太和申中和申幫主來時,再說不遲。」

小雲冷笑一聲道:「妳看不起我是麼?」

綠衣少女笑道:「妳誤會了,並非看不起妳,是我家姑娘這樣說的。」

小雲一聲哼道:「還以爲妳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原來也是別人的婢女。」

綠衣少女道:「難道妳不是麼?」

小雲道:「我固然是的,但婢子與婢子說話,有什麼架子可端的?」

綠衣少女道:「我家小姐如何吩咐,做婢子的就如何的辦事,妳說是麼?」

小雲道:「妳家小姐,又是何許人也?」

綠衣少女笑道:「這個嘛,恕我保密。」

小雲一聲嬌叱道:「既是見不得人,想來也不是什麼好東西。」放下籃子,素手一揮,向那綠衣少女當胸劈去。

小雲的武功是得自葛警心所傳,葛警心的武功是得自乃父神機俠葛長風所傳,葛長風在江湖上的名頭,可算是日正中天,在當今武林之中,能與他分庭抗禮的可並不多,是以葛警心的武功可列入武林第一流高手之林,而小雲至少也是二流的高手。

小雲這一掌劈下,暗含兩種變化,如果敵人左閃,她便變招爲「彎弓射虎」。

如果敵人右閃,她便變招爲「孤掌降龍」,武功不高的人,可的確很難避過她這一招。

那知那綠衣少女,既不左閃,也不右避,就勢右手一探,已將小雲的手握住。

綠衣少女左手一伸,又輕而易舉的將她的左手握住了,小雲用力一揮,竟然未能掙脫,嬌臉微紅道:「妳放不放手?」

綠衣少女笑道:「不是我不放手,假如萬一我放了手,妳又胡纏起來,我又沒有那麼多時間跟妳胡纏。」

小雲道:「妳放了手,我不打就是了,既是打不過妳,我爲什麼還要打?」

綠衣少女一笑,果然將手放了,小雲却乘其不備,一聲嬌叱,身形凌空,踢出了鴛鴦鎖子腿。

鴛鴦鎖子腿乃是葛長風的成名絕技,雙足互用,互爲接應,招式凌厲無比,就是江湖的一流高手,也難避過這一招。

綠衣少女身形微變,正待還手,恰好葛警心與老花子兩人亦已趕到。

葛警心喝道:「小雲不得無禮。」

小雲聽姑娘一喝,硬生生的將踢出去的雙足收了回來,並提起路邊的竹籃。

原來她適才出手之時,早已飛快的將裝着飲食的竹籃放在路邊。

葛警心向綠衣少女一笑道:「很對不起,適才婢子無禮,我這裡向姑娘道歉了。」

綠衣少女道:「這兩位大概是申幫主與葛姑娘了?」

申中和答道:「正是,妳找我老花子有什麼事麼?」

綠衣少女道:「婢子奉了我家姑娘之命,來傳幾句話,並問幾個問題。」

申中和道:「姑娘請說。」

這時性月師太師徒五人也趕來了。

綠衣少女道:「我家姑娘說,你們都是正義人士,也都爲了撲滅性月教而奔走。」

申中和道:「不錯,原來妳家姑娘早已知道了。」

綠衣少女道:「我家姑娘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她說你們要撲滅性月教,則必須先破去那鬼峽琴音,請問你對那鬼峽琴聲如何破法?」

申中和聽得一愣說:「目前尚無良策可以破去那鬼峽琴音。」

綠衣少女又道:「你們既想去破那性月教,必得有一個周詳的計劃,如今你們行色匆匆,又準備到那裡去?」

申中和道:「我們此行,是想糾合武林中正義之士,共同來撲滅魔教。」

綠衣少女道:「此行可有目的地?」

老花子申中和道:「目前對性月教中之事,知道不多,我們只是到處探訪,並無目的地。」

綠衣少女道:「這就是我家姑娘要問的諸位幾位問題了。」

性月師太道:「妳家姑娘要妳傳幾句話,那又是幾句什麼話?」

綠衣少女說:「我家姑娘說,大羅刹寺既在眼前,爲什麼捨近求遠,要破那鬼峽琴音,祇有去找雪嶺香寒。」

申中和道:「我老花子亦有兩個問題,想請教一下。」

綠衣少女道:「申幫主不必客氣,有話請說。」

申中和道:「我們既無法破去那鬼峽琴音,又如何能在大羅刹寺附近逗留?我們根本不知道雪嶺香寒是什麼,又如何去找那破琴聲之人?」

綠衣少女笑道:「你們雖然不能破去那鬼峽琴音,但却有人暗中助你們抵禦那鬼峽琴音,你們雖然不知道雪嶺香寒是什麼,但你們可到崑崙山絕嶺去尋訪,皇天不負有心人,你們一定會有所遇的。」

葛警心插口的道:「我們與妳家姑娘素未謀面,教我如何能相信妳所說的話全是眞的?」

綠衣少女笑道:「姑娘難道忘了森林中遏止琴音之事了麼?」

「妳是說那嬌笑之聲出自妳家姑娘了?」

「不錯,不但那嬌笑之聲是出自我家姑娘之口,就連那家小食店撞翻了毒酒,也是我家姑娘派人暗中保護各位的。」

「如此我們可眞要謝謝了,妳家姑娘總得有個名字吧?」

綠衣少女抿嘴一笑道:「各位將來總是會知道的,只是目前我不能告訴你們。」

申中和道:「這難道也是妳家姑娘的意思麼?」

綠衣少女道:「正是,話已傳到,如何處置,全在各位自己,婢子告辭了。」

眼前綠影連晃了兩下,人已走出了數十丈遠近,眨眼便不見了。

性月師太讚道:「好俊的輕功!」

申中和嘆道:「江湖中多異人,看來我老花子也只是浪得虛名的了。」

性月師太道:「話不是這麼說,人生在世,各有所長,各有所司,就如唱戲一樣,她不過演的是這個角色罷了。」

葛警心道:「我們現在應該怎麼辦?」

葛警心道:「看她們的行止,似乎並無惡意,而且她說的也很有道理,如果像我們這樣漫無目的的走下去,不知道甚麼時候才能走出一個眉目來。」

性月師太道:「照她們的話去做也未嘗不可,只是我們自己必需多加小心,以防萬一。」

葛警心道:「不過這樣一來,我們可要分成兩路了,依師太看,誰在此處?誰去崑崙?」

性月師太道:「姑娘玉骨冰心,機警過人,崑崙之行,非姑娘莫屬,此處由貧尼與申幫主負責調查。」

葛警心目視老花子,想聽聽他的意見如何。

老花子道:「師太說得不錯,鬼峽的形勢,師太比較熟悉,我老花子也可以運用丐幫的力量,探起消息來比較方便,我看事不宜遲,我們現在便分手行事,妳帶着小雲去崑崙山,我與性月師太師再回鬼峽去。」

葛警心應了一聲,小雲提起竹籃便與她家姑娘一起上路,而申中和與性月師太師徒,在落日之前,又回到鬼峽那無人的羅刹寺中。

江湖上之事,本是詭異莫測,申中和雖久走江湖,但對性月教之事,仍感到有些棘手。

性月師太原是學佛之人,雖然曾練武功,但畢竟很少在江湖走動。因此在這一方面當然不如老花子了。

* * *

崑崙山山勢高聳,上達雲天,而爲天柱,下立地中,而成八方,名山大川,孔穴相連,乃各河流發源地,位於北地,天氣嚴寒,山上之池,俗稱西王母瑤池。

這一天,在崑崙山上,出現了兩個年輕少女,年紀全在十七八歲之間,看那裝束,好像是主婢二人。

主人背插長劍,穿一身紅色緊身衣褲,婢子背掛長弓,腰懸箭袋,穿一身綠色緊身衣褲,這兩個少女由崑崙山的半山腰向頂端攀登,她們不畏嚴寒,不怕風雪,好像趕路。

崑崙山越向上行,山勢越陡,也越難行了,這兩個少女,仗着皆有輕功,一路向上飛竄,突然之間,有一塊積雪從山頂滑了下來,直向那綠衣少女的頂際滾下。

紅衣少女驚叫一聲,道:「小雲小心!」

綠衣少女嬌軀向外急閃,那知

一不小心，脚下一踏空，整個身子向山下翻滾，她們立身之處本來就很陡峭，這一翻滾，竟然連續的滾落了數十丈左右，才被突起的積雪阻止。

紅衣少女大吃一驚，嬌軀也隨之那綠衣少女身邊奔去，俗語云：上山容易下山難，她從高處向低處行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幸她的輕功尚好，縱是如此，也費了半個時辰，才到了那綠衣少女的身邊，口中叫道：「小雲，妳怎麼樣了？」那股焦急之情，溢於言表。

綠衣少女答道：「婢子無妨，祇是左腿被扭了一下，很痛呢！」

紅衣少女將她扶起來，然後伸出雙手，去為她推拿好一會，才問道：「好一點了？」

綠衣少女微笑點頭道：「好多了，姑娘，這條路可難走得很。」

紅衣少女道：「難走也得走，性月師太與世伯還在等我們的消息呢。」

原來這兩個少女，正是葛警心和小雲主婢二人，她們自離開了申中和等人，便連夜兼程趕路，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日，才到達崑崙山的半山腰。

小雲道：「那雪嶺香寒四個字，既像是地名，也像是人名，我們要如何個找法呢？」

葛警心道：「對這四個字，我倒有種推測，不知說得對不對。」

小雲道：「姑娘的機智，婢子敬佩得很，何不說出來聽聽。」

葛警心道：「依我揣測，這雪嶺香寒四個字，並不是代表一種意義，很可能是代表三種，甚至四種意義了。」

小雲道：「很可能，要不然怎麼說也說不通，姑娘以為代表哪四種不同意義？」

葛警心道：「這個雪字，可能代表雪山。」

「雪山？」

「不錯，這崑崙山上，終年積雪，不是雪山是甚麼？」

「嗯，不錯，嶺字呢？」

「嶺，當然是崑崙山中的一座山嶺，因其終年積雪，所以稱之為雪嶺。」

「也不錯，那麼那個『香』呢？」

「這個『香』字可能有兩種含意，一個是花香，一個是人名。」

「這崑崙山終年冰雪長封，既沒有花香，也沒有人，這個香字又從何而解釋？」

「小雲，妳錯了。」

「我怎麼錯了？」

「這崑崙山上，雖然是天寒地凍，百草不生，但有一種植物可以在這裡生長。」

「梅花？」

「不錯，就是梅花，唯其梅花能在寒天生長、開花，所以稱為香寒。」

小雲搖搖頭，道：「姑娘雖然說得很有道理，但總不能說，我們千里迢迢，歷盡千辛萬苦，來到這裡，就是為了找尋一株梅花吧？」

葛警心道：「當然不是，其中還有人呢。」

「人！是甚麼人？」

「當然是女人，如果我猜測不錯，這個女人的年紀還不大。」

「姑娘有何根據？」

「有，妳記得那綠衣少女叫我們到達崑崙山找尋雪嶺香寒，當然不是叫我們來找一株梅花的，我看，一定叫我們來找一個人。」

「也許是。」

「這個人如果是個男人，當然不會用香字來比喻的，因此，一定是女人。」

「也不錯。」

「而女人用香來比喻，當然她的年紀一定很輕，因為年紀大了的人，不會用香字來比喻，妳幾時見過一個老太婆搽脂抹粉，將自己弄得香噴噴的？」

小雲笑了，她說：「經姑娘這麼一解釋，婢子明白了。不過也有一種可能。」

葛警心問道：「甚麼可能？」

小雲道：「如果這個女人雖然年紀大了點，但因為她修持有素，駐顏有術，看起來仍如十七八歲一樣，當然也可以用上一個香字。」

葛警心道：「妳這一語倒將我提醒，這種情形，不但是可能，而且百分之九十九是這樣的。」

「為甚麼？」

「因為一個年紀輕的女子，不可能有那麼高的本領，能夠尅制鬼峽琴聲，就算她一出娘胎便開始練功夫，那也不行！」

「是啊！像申幫主那樣大的年紀，武功也高，尚無法尅制那鬼峽琴聲。」

「所以我推斷，這個女子的功力，已超出了武功範圍，很可能是仙俠一流的人物了。」

小雲點點頭，道：「姑娘推斷得很有道理，我們有了這種明確的判斷，那就不難找到那雪嶺香寒了。」

葛警心道：「所以我們一邊行走，一邊要細察崑崙山的形勢，向有山嶺的地方去尋找。」

小雲道：「崑崙山的範圍如此之大，山嶺也不知有多少座，看來仍是一件不簡單的事情。」

葛警心道：「但有一件事情，我們絕不能忽略過去。」

「甚麼事情？」

「凡是奇人異士所住的地方，絕不是一個平常的所在，那必然是

山勢奇特而且清幽的地方，凡是這些地方，我們可絕對不能放過。」

「姑娘說得對，難怪性月師太要讓姑娘來辦這一件事情，如果換了別人，那麼恐怕更難找了。」

葛警心一笑，問道：「妳的腿還痛不痛？」

小雲將左腿伸縮了幾下，說：「不痛了。」

葛警心看看天色，道：「現在大概已經是未末申初時分了，我們得趕快找一個避風的所在，才能歇宿，走罷。」

小雲爬了起來，兩人又一起上路，其實山中根本無路，她們這一次便是繞着山腰向東南方走去，因為現時已近深秋，而北方的風比較大，東南方朝陽，也比較乾燥。

兩人又走了半個時辰，竟然給她們發覺到了一處洞穴。

這個洞穴並不太大，約有一丈方圓，不但可以避雪，而且也異常乾燥，裡面很暖和。

小雲道：「看樣子，我們今晚祇有在這裡歇宿了。」

葛警心道：「錯過此處，將很難找到像這樣好的地方，我們進去歇息歇息再說吧。」

兩人進了洞，席地而坐，竟然感到地下有一股暖氣不斷升上地面，雖然是天寒地凍，而兩人連一點冷的感覺都沒有。

小雲道：「姑娘，這的確是個好地方啊！」

葛警心道：「這可能是周易上所講的『山澤通氣』之道理了。」

小雲道：「地下有暖氣升起，就是因為『山澤通氣』麼？」

葛警心道：「那也不一定，氣有冷暖之分，所謂『山澤通氣』，也不一定就是暖氣。」

小雲突然驚叫一聲：「糟啦。」

葛警心問道：「甚麼事情？」

小雲道：「我們的乾糧沒有了，該怎麼辦？」

葛警心道：「不知道這山上有沒有野獸可獵？妳在這兒休息一下，等我出去看一看。」

小雲道：「我與姑娘一起去。」

「不，妳的腿剛好，需要多休息，我一回兒就回來。」

葛警心出洞外迎向山腰的左面轉去。

崑崙山位於寒帶，地勢又高，除去有數的耐寒的植物之外，連草木都很少，禽獸當然也不會多，在這種地方，要想找尋些食物，的確比登天還難。

葛警心繞着山腰走了好幾里路，也未見到甚麼飛禽走獸，她正打算回轉之時，忽見雪地裡有一條白影一閃，她心念一動，也隨即向那白影後追去，以她的輕功造詣，當然不是一件難事，也不過半刻工夫，便被她追上了。

原來那是一隻白色的猿猴。

葛警心一舒長劍，那白猿猴倒也乖巧，知後面有人想殺牠，突然一轉身，竟跪在葛警心的面前，雙手合十不住作揖。

葛警心心本仁慈，如果不是為了高山無食糧，飢餓難當，她絕不會隨便對一隻猿猴下手，不由心中一軟，將刺出去的長劍，又收了回來。

萬物皆自有求生的本能，當然也有感恩圖報的良知，那白猿見葛警心收了劍，大是開心，不但不迅速逃去，反而在當地一陣跳縱，繼而一隻手牽住葛警心的衣角，向左側連指。

葛警心心想：猿猴雖不會講話，但牠們的智慧，却不在人類之下，此一番舉動，必有深意，於是她便朝着牠所指的地方走去。

白猿見葛警心已會意，便扯扯衣角，躍在前面引路，一人一畜走不到半刻工夫，見左壁的山壁上，現出一個不大不小的石窟，隱隱聽到有淙淙流泉之聲。

白猿向葛警心拍拍手，便躍入洞中去。

葛警心也隨之入洞，洞中比較陰暗，洞左有一座天然的小石池，大約有二尺方圓，壁有小孔，石池中的水就是從那小孔中流出來的。

石池邊上生着兩株草，葉呈桃形，盤繞石池四週，交互為一圓形。

白猿猴指指石池的水，又指指那兩株草，原來那兩株草上各結了七枚紅色的果實，每一枚約有大拇指大小。

葛警心不懂白猿的心意，急得那白猿抓耳搔首，半晌才想出一個辦法，用兩隻毛手掬了石池的水向口中傾，然後又摘了一枚朱果放入口中。

葛警心此時才恍然大悟，她用雙手舀水放入口中，但覺沁涼芳郁可口，水入腹中，頓覺神志清明，腹中也不感到太餓了，不覺大喜，一連喝了幾口，又摘了一枚朱果，放入口中，清逸透心，腹中也不餓了，她忙將剩下的十二枚朱果一齊摘下，放入懷中，便走出洞來，那白猿也跟了出來。

葛警心回到原來的石洞中，那白猿也跟她回到石洞之中，自顧自的守在洞口。

葛警心也不理牠，給小雲吃了一枚朱果。

小雲問道：「姑娘，這是甚麼果子？」

葛警心道：「其形狀就是武林人夢寐以求的朱果，據本草上說，這朱果必到五百年後，始能結果，如果這眞的是朱果，那至少已經在

五百年以上，吃了可以明目輕身，增强功力，駐顏長壽。」

小雲道：「這件事，我也聽人說過，姑娘是在甚麼地方找到的？」

葛警心道：「是白猿帶我去的。」

小雲看了白猿一眼，白猿吱吱的叫了兩聲，向小雲作了個揖。

小雲笑了，白猿也樂了。

葛警心道：「妳如果口渴，可以到那洞中去飲水，那水很好。」

小雲道：「那是山泉麼？」

葛警心道：「那可能不是山泉，因爲山泉沒有那樣可口清郁，明人心志。」

小雲道：「婢子聽人說，崑崙山上有一種水叫石英，吃了可以明目輕身，益壽延年。」

葛警心道：「那可能就是石英了，妳讓白猿帶妳去吧！」

白猿用手向外指了一指，身形已躍出洞外，小雲也隨着牠奔出洞去。

葛警心此時精神旺盛，心靈安寧，竟然在洞中打起坐，不到半炷香時分，但覺全身眞氣通暢，而地底下有一股暖洋洋之氣上升相助，因此坐在地面的身形，竟然浮空有一尺多高，這是練武之人很難求得的境界。

她坐到一炷香時分，全身已入空靈境界，心情方面，也到了忘我境界。

這是一種不識不知無憂無煩境界，身心合一。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突然靜極而動，心念轉動之間，人已醒了過來，有一片朝陽，從洞口射進，她甚是驚異，怎麼才片刻之間，這一夜已飛逝地過去了。再看看小雲，不知何時她已回來，亦已在寧神入定，而那白猿却死死的守住洞口，不肯離開一步，顯然是爲兩人護法。

葛警心亦深感到白猿可愛，情不自禁的走出洞口，輕輕地在牠的頭上拍了兩下子。

白猿吱吱的叫了兩聲，情形甚是歡悅。

那知牠這兩聲一叫，竟然將打坐中的小雲驚醒了，她站起來道：「姑娘妳醒了！」

葛警心道：「我眞未想到，怎麼眨眼之間，一夜已經過去了。」

小雲一笑說道：「何止一夜，妳這一坐已經是一天一夜過去啦。」

葛警心更是一驚，古有劉阮入天台之說，所謂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大概就是這種情形了。

小雲又道：「姑娘，我們還要不要找雪嶺香寒？」

葛警心正色道：「鬼峽尙有很多人在等着我們，怎麼不找？」

小雲嘆道：「像這種與世無爭的清閒歲月，又有石英朱果可餐，我可眞捨不得離開。」

葛警心道：「如以一個練武修道的人來說，這可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我又何嘗願意離開，但是性月教如不撲滅，天下將無寧日，蒼生不能不救，一個人立於天地之間，所作所爲，當以上不愧於天，下不怍於地，中不負於人，這才眞正是頂天立地的人物，繼往開來的先鋒。」

小雲又嘆了一口氣，道：「那我們就走吧！」

葛警心道：「妳也不必太過失望，我們尙有一個變通的辦法。」

「甚麼變通的辦法？」

「我們暫時可以以此洞爲中心，每天出去找尋，晚上回到此洞中來練功，豈不是一舉兩得，這樣可以免去常常找不到歇息之慮。」

小雲拍手笑道：「是啊，是啊，我怎麼就想不到這一點呢？」

葛警心道：「好吧，我們現在可以出發了。」

白猿聽說要走，當先向洞外跟去，牠雖然不懂人言，但却懂得語意，要不然，就不能稱爲靈猿了。

葛警心又取出兩枚朱果，每人吃了一枚，便向白猿追去。

崑崙山因地勢高聳，山形奇特，有時高山峻嶺，有時懸崖斷壁，有時狹谷流泉，葛警心主婢兩人加上一猿，奔走了半日，也未找到她們所要找的地方。

葛警心吁了一口氣，道：「看來這地方的確難找。」

小雲道：「妳看那左面不是有一條長嶺麼，這條長嶺的形勢秀麗脫俗，也許是那雪嶺。」

葛警心道：「那嶺上白白的一片，的確也蓋着雪，祇是計算路程，距離此處尙有數十里，而且此去那長嶺，地勢極爲險惡，半日工夫恐怕難以到達。」

小雲道：「看來今天我們不能走了。」

葛警心點點頭道：「目前也唯有這樣了。」

當她們回到洞中之時，天色已經傍晚了。她們趁着天色未黑，又到那生有朱果的洞中，每人飲了些石英，白猿却大喝特喝。主婢兩人喝完了又回到原來的洞中打坐練功，每人又吃了一枚朱果，給白猿也吃了一枚，十四枚朱果，現在僅僅剩下了五枚。

* * *

這條長嶺長約數十里，滿山蓋雪，但路程却極難走，她們由白猿領路，翻山越嶺，直至中午時分，才到達那條長嶺之下，但前面却有一道峭壁阻路。

這一條峭壁長約數百丈，高約數十丈，平滑如鏡，中途無絲毫立足之地。

葛警心向左右望了一下道：「看來要上這條峭嶺，非要經過這道峭壁不可，祇是峭壁如此之高，中途又無可攀之處，我們如何才能上去？」

小雲道：「凡是奇人異士所居之所在，都是非常奇險之處。如果這一關也通不過，那我們就不用找了。」

葛警心道：「這道理我當然也知道，但這總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呀。」

小雲道：「我們可以試一試。」

「如果要試，那就是靠輕功，平時妳的輕功最高可以躍多少丈？」

「十丈。」

「不錯，以我的功力而言，也不過祇能躍過十五六丈，但這一道峭壁至少也有四十丈開外，我們連一半也上不了。」

「姑娘妳忘了，這幾日來，我們食朱果、飲石英，這兩樣都是稀世奇珍，也許我們的功力又增加了也說不定。」

「朱果與石英雖然是稀世奇珍，但其功效不可能會這樣快的吧，妳不妨試一試看看。」

小雲嬌軀一挫，身形飛快向上升起，大約升到二十五丈左右，已經上不去了，臨空幾個翻滾，又落了下來。

葛警心一笑，道：「妳的功力的確已進步了很多，但要上那懸崖，可還差得很遠呢！」

小雲道：「姑娘自己何不試一試？」

葛警心也盡力向上躍了一次，也不過上去三十五六丈，距離那崖頂尙有十丈左右，就上不去了。

小雲皺眉苦思，她受了她家姑娘的感染，凡遇到事情，也喜歡用心機，但人的稟賦各異，如以智慧而言，她比葛警心差得太遠了。

葛警心道：「妳想出了什麼法子？」

小雲苦笑搖了搖頭，說道：「沒有法子。」

正說之間，忽聽得一聲凄厲的長嘯，發於右側數十丈開外。

兩人同時吃了一驚，白猿被驚嚇得跳了兩下，雙手連拂，意思是叫兩人速速離開此地，可惜兩人都不懂牠的意思，這一眨眼之間，右邊斷崖之下，已竄出了一隻怪獸來了。

這隻怪獸可不是普通的怪獸，其形就類似猩猩，高有丈六，全身白毛，兩隻如火紅的眼睛，竟如閃電。

白猿吃驚的躲在葛警心背後。

小雲取弓搭箭，颼颼颼，一連

射出三箭。

小雲曾苦練穿雲射法，臂力特强，因此三箭全部中的，那知那怪物身如鋼鐵一般，三枝箭僅一靠身上，又迅速跌落地上。

葛警心抽出長劍，劍光映日生輝，嬌軀急起，一招「白虹貫日」，向那怪物的胸口刺去。

那怪物竟然不閃不避，伸出毛手來硬向她的劍身上抓去。

葛警心嬌軀臨空變招，運劍右削，一劍砍在那怪物的手腕上，但聞噹的一聲响，那砍出的劍竟被反彈回來，手腕也被震痲了，於是急忙將嬌軀一翻，落回怪物的身後面。

小雲從右側面，又是颼颼颼三聲，連發三箭，可是這三箭跟前三箭一樣，仍然是徒勞無功，反而引起怪物大步向她飛撲。

小雲飛身躍出七八丈開外。

葛警心却趁機一劍向牠的右脅刺去，一切動物，不管是人是獸，那脅下部位是比較脆弱的，是以她這一劍，竟然刺進了寸許，也帶起一蓬血花。

怪物受傷，獸性大發，一聲大吼，反身向葛警心撲來。

葛警心仗着輕功，從牠頭上飛過，與小雲站在一起，說：「小雲，用箭射牠的左右脅。」

小雲挽弓搭箭，貫足臂力，一箭向牠的右脅射去。這怪物只是仗着力大無窮，全身刀槍不入，但却不懂武功，也不知閃避之道，因此，這一箭，竟然被射中右脅，入肉三寸。

那怪物大吼一聲，也不顧自身受了傷，奮力的向她們二人撲去。

葛警心與小雲兩人急向左右一分，葛警心就勢劈出一劍，刺向怪物的右脅，而小雲却趁機一箭射向怪物左脅，這主婢二人，身法之快，手法之準，無與倫比，因此那怪物的左脅又被小雲射進一箭，入肉少許，而右脅又被葛警心刺了一劍，削了寸許長的血口。

那怪物傷上加傷自知不敵，返身便逃，兩人那容牠逃去，嬌軀同時飛起，擋住牠的去路。

那怪物見逃生無望，竟然雙膝一跪，求起饒來。

葛警心笑道：「這怪物也通人性，崑崙之物，確非平常可比了。」

小雲道：「現在我們怎麼辦？是殺了牠還是放了牠？」

葛警心道：「上天有好生之德，牠既求饒，我們可不能再殺了牠，否則就有傷天和。」

小雲道：「如果放了牠，這兩枝箭插在牠身上，可也活不了多久。」

葛警心道：「當然，我們得替牠療傷囉！」

她走到那怪物面前，怪物動也不動，葛警心雙手替牠拔出長箭，然後在身上取出了金創藥，在牠的傷口上敷上了一些，才向牠揮揮手。

那怪物竟通人性，拜了四拜，站起來不走了。

白猿走到牠身邊，表示親熱之狀，那怪物竟低下頭來，舐舐白猿的腦袋。

小雲笑道：「姑娘，看來我們又多了一個幫手了。」

葛警心道：「野獸性暴難馴，一旦馴伏了，就永遠不會變心，不像人那麼朝秦暮楚，防不勝防。」

小雲道：「所以那些深山大澤之中的修練之士，寧願多養幾隻畜牲守洞，也不願多養幾個人。」

葛警心道：「不錯，只是我們經這一折騰，太陽又快下山了。」

小雲一仰頭一望天色，道：「乾脆我們明日再來。」

葛警心點點頭道：「目前唯有如此了。」

於是兩人又往回路走，那白猿和怪物，也跟在後面。

小雲道：「姑娘可否想起，那怪物到底是什麼？」

葛警心道：「那怪物類似猩猩，但却比猩猩的體形大得多，我想很可能就是狒狒這一類了。」

小雲道：「狒狒這一類東西我也曾聽人說過，據別人描述的樣子，與此物很相似，那一定是狒狒了。」

葛警心道：「崑崙山山勢高聳而險峻，罕有人跡，是以都成爲野獸藏身之地了。」

她們邊走邊說，直至天色全黑了，才回到原來的山洞中，那狒狒與白猿守在洞口，她們便開始練功。

本來修練上乘功法，要持之以恒，循序漸進，不料兩人機緣巧合，吃了朱果石英，再加上這洞中地氣極旺，純陽之氣不斷由地底上升，燻蒸四肢百骸，因此，這一夜坐下來，兩人的功力又增加了許多，不但功力增加了，而且目力與智慧也同時增强了。

小雲道：「天色已經亮了，我們早點上路吧！」

葛警心點點頭，兩人兩畜，走到生有朱果的洞中，喝了些石英，而白猿喝得更多，那狒狒更加如牛飲一樣，一口氣喝了半池，好在石英是天然的產物，不過半日，又滿起來。

葛警心又將剩下來的五枚朱果取出，每人吃了一枚，白猿也吃了一枚，剩下兩枚，一齊給狒狒吃了，這才一齊上路。

小雲道：「如果今天再上不了懸崖，我眞擔心得很。」

葛警心問道：「妳擔心什麼？」

小雲苦着臉道：「我擔心我們的口糧沒有了，朱果也沒有了，往後的日子可難過啦。」

葛警心道：「如果我們所吃的朱果，吃一枚便可保暫時不餓，如今我們已經吃了幾枚之多，更何況尚有石英可飲，有什麼好怕？」

小雲道：「就算我們不怕挨餓，但性月師太等我們也等不了那麼久呀。」

葛警心道：「這話倒是眞的，但我們也祇能盡力而爲了。」

她們這一次很順利，因爲她們不但又飲了石英，吃了朱果，坐了一夜靜功，更何況她們昨日與狒狒一陣對打之後，將石英與朱果的力量已經化合全身，不單止她們，就是那狒狒，吃了朱果不到半日工夫，昨日兩脅間所受的傷痕，都已合口痊癒了，由此可見朱果的力量異常。

小雲一躍之間，剛好上了崖頂，而葛警心竟然超過了，然後輕輕的落在頂端，在武林中來說，一躍之間能有數十丈高下的，那是已經超過了武功的範疇，而成爲仙俠一流的人物了。

白猿也得益不少，爬行峭壁，如履平地，不到半刻工夫，已上了崖頂，只有狒狒，因體型高大，無法上去，長嘯一聲，轉到右側的山峽中走了。

小雲道：「糟了，那狒狒走了。」

葛警心搖搖頭，道：「不會，也許另有路途可登此山嶺，牠本來是住在此處，對附近環境必然很熟悉。」

「姑娘的意思說牠還會來？」

「我們祇要稍待，牠必然會找上來。」

她沒說錯，不一會工夫，那狒狒果然從右側斜坡如飛一般的奔了上來，白猿吱吱的叫了兩聲，迎了上去。

葛警心笑道：「這東西現在有了伴了。」

小雲問道：「我們現在應該向那個方向走？」

葛警心橫掃一下嶺上情形，見右側是一道斜坡，那是通向嶺下，唯有左側，不但那地勢越來越高，而且山勢也顯得非常奇特，此際，天空正飄着片片雪花，計算時節，現在已經是深秋，但高處不勝寒，落雪也是必然的現象。

葛警心道：「如果這山上有人居住，那必定是在左側了，我們向那邊尋去。」

兩人邊談邊走，一猿一狒跟隨在後，到那嶺脊越來越寒冷，她們又爬高近百丈左右，突然，峯迴路轉，現出一個小小的山谷。

這個山谷並不大，統計起來，也不過數百方圓，就如高山頂上的一塊小小的盆地。

小雲用手一指，道：「姑娘，妳看到了嗎？」

葛警心道：「妳是說那石樓？的確造得很精緻，而且四周尚有很多花草樹木圍繞着呢。」

「那花好像是粉紅色的。」

「不，也有白色，可能是梅花。」

「雪嶺香寒。」

「不錯，這可能是我們要找的了。」

「這地方看來好寧靜，好清高，好令人有一種出塵脫俗的想法。」

「不錯，這的確是人間仙境，與那凡塵俗世相比，那就有天淵之別了。」

「姑娘，我們進去吧！」

「凡事小心，不可造次。」

小雲應了一聲，當先領路，從嶺端到那盆地，有一條蜿蜒的曲徑，行行重行行，一陣清香，撲鼻清心。

小雲道：「好清逸的香味，這位姑娘想必是清高脫俗，貌如天仙。」

葛警心道：「如非天生麗質冰心，又怎有緣份住在這人間仙境？」

小雲道：「只有一件事情，婢子很是擔心。」

葛警心問道：「擔心甚麼事情？」

小雲道：「像她這樣清逸脫俗的人物，怎肯隨便跟我們下山，去染紅塵中的俗氣？」

葛警心道：「這就要看看她用心如何，她若不願惹那人間俗事，我們亦無可奈何，她如有一點仁慈心，不願天下蒼生受到了性月教的蹂躪，當然會隨我們下山而去。」

小雲道：「凡事總要看緣份，如果此行有所獲，我們也算對天下蒼生，有了一個交代了。」

葛警心點點頭，兩人已行近梅林，但見梅花分行成列，極爲整齊，不但有黃梅、白梅、紅梅，而且還有綠梅，黑梅。

紅、黃、白三種梅花，人間常見，唯有綠黑二種梅花，正如那綠牡丹與黑牡丹一樣，畢生難得一見。

小雲道：「這樣多顏色的梅花，我還是第一次見到。」

葛警心道：「這可能是五行神梅。」

小雲問道：「甚麼叫做五行神梅？」

葛警心道：「我好像在一部書中看過，五行神梅，非爲凡品，就

同那佛門的九品蓮台一樣，蓮花色分九種，而編成果的品級，但在人世間，你又曾見過有九種顏色的蓮花麼？」

小雲答道：「當然沒有。」

葛警心道：「所以說九色蓮台與五色梅花，都非凡間之物，凡人當然很少機會見到了。」

正說之間，忽聽一陣琴音，由那後樓中傳出，角、羽和融，音韻繚繞，聽得人迴腸盪氣。

葛警心嘆道：「此音祇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

小雲道：「我雖然不懂琴音，但聽那聲音，就令人有超塵脫俗之感。姑娘既懂琴音，可否說與婢子聽聽，她彈些甚麼？」

葛警心道：「她操的是一闕詞，調寄『一剪梅。』」

小雲道：「姑娘能否把它唸出來？」

葛警心柔聲吟道：

「冬來我愛嶺梅，
不向烟開，
偏向烟開，
數點天心暗暗催。
動聽難猜，
消息難猜，
箇中玄妙細心裁。
識得蓮台，
坐得蓮台，
超凡入聖是仙才。
何處蓬萊？
到處蓬萊。」

葛警心唸完之後，又嘆息一聲道：「好一個何處蓬萊，到處蓬萊，人若懂得一點天心，雖居紅塵世俗，又何嘗不是仙山勝境？」

小雲道：「既是如此，這位姑娘又爲甚麼要住到這崑崙山絕頂來？」

葛警心道：「人生在世各隨緣，該東則東，該西則西，這是强求不得的。」

正說之間，忽聽啪地一聲，琴音頓止，聽得石樓中有人柔聲道：「崑崙無遠客，何處來知音！」

葛警心也柔音道：「有幸聽佳韻，勿拒俗世人。」

半晌之後，從石樓走出兩個少女，這兩個少女一式的青色衣裙，體態輕盈而端莊，向葛警心一福道：「我家姑娘有請！」說完便返身帶路。

葛警心讓白猿與狒狒在外等着，自己則帶小雲隨着兩個少女，穿過梅林，進入石樓之中。

而這座石樓分上下兩層，每層三間，樓下是客廳、廚房及書房，樓上就是那操琴女子及婢女的閨房了。

兩個青衣少女同聲道：「姑娘請坐，婢女去請我家姑娘下來。」

葛警心便在椅子上坐了下來，小雲是婢女身份，不好就座，祇是侍立一旁。

原來這客廳一切用具，全是用白石做的，樓梯也用白石雕刻而成的，光滑如玉，手工也異常精細，有一道白石樓梯，直達二樓。

一個青衣少女替葛警心、小雲每人倒了一杯香茗，另一青衣少女迅速的上了樓上，半晌後又徐徐從樓上下來說：「我家小姐下來了。」

旋見一抹倩影，由白石樓梯緩緩走下，那是一個年約二十歲上下的少女，一領白色長披遮去她的苗條身形，那白淨而透着秀麗超逸的臉上，含着柔和的光彩，尤其是那雙黑白分明的眼睛，透着祥和的神韻，令人望而起敬。

這位姑娘的確太美了，說甚麼沉魚落雁，閉目羞花，簡直是美得令人不敢仰視。

葛警心情不自禁的站了起來。

那少女嫣然一笑，道：「眞罪過，不知兩位駕臨崑崙，未能遠迎尚祈恕罪。」

那一笑美得脫俗，美得令人忘形。

葛警心道：「姑娘言重了，我主婢二人，此次遠上崑崙，原是爲天下蒼生請命，怎敢有勞姑娘芳駕遠迎？」

那白衣少女微微一愕，旋又笑道：「姑娘請坐下用茶，有話我們慢慢說。」

葛警心先坐，喝了一口茶，但覺那茶清逸可口，沁人心脾。

白衣少女笑道：「尚未請教姑娘尊姓芳名？」

葛警心一笑道：「凡俗女子，葛警心與婢子小雲，此次遠上崑崙，原是有事求見姑娘。」

白衣少女道：「我看兩位骨格清奇，英華內斂，必是身懷武功之奇人異士，但不知有甚麼疑難之事，使兩位姑娘捨己而爲人？」

葛警心也不隱瞞，將自己離家尋仇，遇上性月教之事的前因後果，細說一遍。

白衣少女道：「叫妳們到崑崙山來的那位姑娘，沒有說出她的名字麼？」

葛警心道：「沒有。」

白衣少女道：「如果我猜得沒錯，她可能就是我的妹子。」

葛警心道：「原來是姑娘的胞妹，難怪她對姑娘知道得如此清楚了。」

白衣少女嘆道：「我們雖然是同胞姊妹，但因志趣不同，她生性好武，而我則喜愛修道，是以很少相遇，適才聽姑娘這麼說來，想她的武功已到了相當的境界了。」

葛警心道：「當然，單憑那笑聲與鬼峽琴音相抗，已非常人所能，連她那個婢女的武功也已經超

過我主婢多多了。」

白衣少女道：「不過以目前看來，兩位的武功，已經可與我妹子匹敵了，莫非兩位在崑崙山中有了甚麼奇遇？」

葛警心將曾吃朱果，飲過石英，及收服白猿與狒狒之事，說了一遍。

白衣少女道：「難怪我看兩位骨格非凡，靈光四射，原來有如此的奇遇，那眞是可喜可賀了！」

葛警心道：「這全是托姑娘的福。」

白衣少女笑道：「蘭因絮果，各有前因，因緣遇合，各得其時，這是誰也幫不了誰的。」

葛警心道：「尚未請教姑娘……」

白衣少女笑道：「我俗姓李，小名煥興，我那妹子名煥中，幼年羨慕武功、道術，離家出走，所幸各有所遇，才能有今日之成就。」

葛警心道：「這就是所謂有志者事竟成了。」

李煥興道：「這祇能算是皇天不負有心人而已。」

葛警心道：「人也是很奇怪的動物，練武可以成俠，修道可以成仙，其中奧妙，的確令人難以理解。」

李煥興道：「人可以聚百靈之慧，效百鳥之音，所以成爲萬物之靈，其形同天地而長存，其神共宇宙而長新，故能隨心所欲，達無疆之境界，惜乎世人皆被利慾所薰，捨本求末，而落得生生死死，輪迴不息。」

葛警心道：「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祇是我尚有一點疑問。」

李煥興道：「姑娘請說。」

葛警心道：「所謂練武、修道、學佛、習儒，其中究竟有多大的分別？」

李煥興一笑道：「此問妙哉，此四者在外形看來，的確是大有分別，但實際上總括起來，無非是一體同化。」

「這話怎麼說？」

「因爲宇宙運化，本爲有無相承，無而化有，有而化無，其中無非是經歷過七個階程。」

「那七個階程？」

「精、氣、神、虛、空、玄、妙，精者爲力，並稱精力，此乃常人皆有，一般學武，尤其是外家功夫者，亦多重於此，精上爲氣，在武術門中，已由外而內，就是所謂內家功夫，氣上爲神，此乃近乎道門功夫，神上爲虛，使神還虛之境，亦如道門所重者。

「虛上爲空，言萬物本因空生，是以空而不空，此爲佛門所重者。透空而上，而至玄妙之境，此已不在一切宗教之內了。」

葛警心恍然哦了一聲，說：「那麼，儒門呢？」

李煥興道：「儒門功法，講求天人一貫，即不廢人事，亦不離天道，但大體上來說，仍不離開這七個層次。」

葛警心嘆道：「姑娘神融造化，學究天人，的確令人敬佩得很。」

李煥興道：「因緣遇合，各有先後，即如兩位姑娘，將來亦是我道中人，凡事常存仁厚之心，天將不負於我們。」

葛警心道：「謝謝姑娘教導，對那性月教之事，姑娘準備如何打算？」

李煥興道：「事關天下蒼生，此事怎容忽視，兩位姑娘應回原來洞中，飲石英，練玄功，要知此洞爲天地之靈氣交結之所，練功一日，勝過人世數年，此機不可失，七日之後，我們一齊下山就是了。」

葛警心與小雲立時告辭出了石樓，又回到原來石洞之中，在這七日之中，她們以子、卯、午、酉四個時辰，爲練功之時，其餘的時間，全放在服氣餐霞之上，當然仍由那白猿與狒狒替牠們守洞護法，七日下來，武功也不知精進了多少。

她們正打算再赴石樓時，那李煥興已帶了兩個青衣婢女到了洞外，於是她們一行五人，帶着一猿一狒，下了崑崙山，一路向鬼峽方向行去。

琴音相鬥　化解浩劫

此際，性月師太與悲心、悲性、悲智、悲慧四個弟子，及老花子申中和等六人，在那鬼峽口的羅剎寺中，已經遇了幾次危險，剛開始幾夜，每夜皆有琴音摧心之苦，但結果皆被笑聲喝止制壓下去。

在第六夜，性月教曾派了大批高手來圍攻，性月師太與四個弟子全受了傷，所幸傷勢不重，更巧的是每當危險的時候，便有兩個年輕少女出手援助，因此轉危爲安，在七天過後，就再未見到性月教有任何動靜了。

老花子申中和動用了丐幫所有的人力，在各地展開調查，調查結果，已偵知性月教共有十三處分堂，分佈十三省，但却始終未能找到總堂所在。

以性月師太推測，那個總堂所在，可能就是鬼峽之中的大羅剎寺，他們曾經不止一次的暗中到大羅剎寺去察看，但那大羅剎寺，始終是靜悄悄的，幾乎連一點聲息都沒有。

更奇的是，相助她們的那兩個年輕少女及那笑聲，也聽不到了，好像這一切，經已成爲過去的一樣。

這是黎明前的黑暗，也是暴風雨將臨之前夕，每個人都知道，這不是平靜，而是一場搏殺的前兆。

這一天，應該算是冬天，大雪紛飛，西北風吹得特別凌厲，性月師太等人正在羅刹寺中商議破敵之策，忽見門外來了五個女子及一隻白猿、一隻狒狒，當性月師太首先看到了葛警心與小雲時，不由的朗唸了一聲「阿彌陀佛」說：「姑娘回來了。」

葛警心一笑道：「幸不辱命，我們回來了。」

接着便替衆人介紹了李煥興與及她兩個青衣婢女。

老花子申中和哈哈一笑道：「能得姑娘來此，天下蒼生有救了。」

李煥興道：「前輩過獎了，聞說琴音摧魂一曲，眞是淩厲，小女子此來，也帶來瑤琴一台，但是否能與之相抗，尚很難說呢！」

性月師太說：「姑娘太謙了！」接着，便將葛警心走後的情形，詳細的說了一遍。

李煥興嬌笑道：「青娥、白鳳！」

青娥與白鳳是她的兩個婢女，也就是陪她一起到鬼峽來的兩個青衣婢女，兩人同時應了一聲道：「姑娘有甚麼吩咐？」

李煥興道：「妳兩人今夜到鬼峽內大羅刹寺察看一下寺裡的動靜如何？」

葛警心道：「今晚我與小雲領路，陪兩位走一趟。」

青娥笑道：「那婢子就先謝了。」

李煥興道：「有葛姑娘陪着去，那是最好不過了。」

轉頭又向老花子申中和道：「前輩對此事，不知有何安排？」

申中和道：「老花子的確有個腹稿，如今姑娘既已來了，我就說出來讓各位參考參考。」

性月師太道：「申幫主請說。」

申中和道：「據我們目前所得的消息，那性月教共有十三處香堂，即分堂，分佈於十三省，而這十三省中，皆有我丐幫分舵，我已令諭各地分舵，對各處香堂嚴密監視，一旦找到總堂所在，我們便約好同一時日，一齊發動總攻，使他們首尾不能相顧，而便於一舉撲滅。」

李煥興笑道：「這的確是一個很好的計劃，不過……」

申中和道：「姑娘有話請說。」

李煥興道：「我是在擔心貴幫的人手是否……」

性月師太笑道：「這一點姑娘大可不必擔心，丐幫乃天下第一大幫，幫衆遍及江湖，幫中有三十六個使者，七十二個護法及一百零八位長老，個個武功高强，經驗豐富，撲滅性月教各香堂，貧尼是認爲絕無問題，目前我們擔心者，祇有兩件事。」

李煥興問道：「不知師太所說的是那兩件事？」

性月師太道：「第一件事：是那性月教的總堂所在，第二件事也就是那鬼峽琴音了。」

李煥興道：「依目前各位所講的事情來推斷，那鬼峽之內的大羅刹寺，可能就是性月教的總堂所在地，至於那鬼峽琴音，我既然來了，怎麼樣也要勉力一試。」

申中和道：「姑娘乃是出世之人，如今仍關心天下蒼生，我老化子由衷敬佩，祇是我想請問姑娘一件事情。」

李煥興道：「前輩有話但說無妨。」

申中和道：「以姑娘的推斷，那性月教總堂就是在鬼峽中的大羅刹寺之中嗎？」

李煥興道：「這有兩點理由，第一是鬼峽之內人跡罕至，而那大羅刹寺又是新近所建的，這是一個極爲隱秘的所在。第二是那鬼峽琴音，這無異是性月教的一股主力，否則，他們決不會以這樣大的力量，放在一個不重要的地方。」

申中和答道：「不錯！」

李煥興道：「以此兩件事情來推斷，那性月教的總堂所在，可能就是鬼峽之中的大羅刹寺了。」

性月師太道：「姑娘說得很有道理，祇是貧尼仍擔心一件事。」

李煥興道：「甚麼事？」

性月師太道：「自從葛姑娘遠去崑崙邀請姑娘之後，那大羅刹寺對我們連續攻擊了七八次之後，皆被隱在暗處的女子所救，也許他們見無功而退，不敢在此久居，已遷往他處去了。」

李煥興道：「這也是我剛才要青娥、白鳳今夜去探探究竟的道理了。」

正說之間，那四位小尼姑已將晚餐做好送了上來，原來在這數月中，她們已將鬼峽口的羅刹寺打掃得一塵不染，那廚下的地窖六具枯骨，原是丐幫的六位護法，都已下葬了。這本來就是她們自己的寺院，四位小尼姑雖然受了些輕傷，但是很快就復原了，死去的悲月小尼姑，也重新下葬了，同時她們奉了性月師太之命，購置了很多糧食及油鹽等物，自己趁閒也種了很多菜蔬，是以這鬼峽口的羅刹寺，已經恢復了昔日舊觀。

性月師太邀衆人一起吃過了齋

飯，便各自安歇，這座寺院本來有六間禪房，性月師太與四位弟子合住兩間，申中和住一間，葛警心主婢住一間，尚空着一間，無人居住，當夜，那青娥、白鳳及葛警心、小雲等四位姑娘，便一齊出發，夜探大羅刹寺。

從鬼峽口的羅刹寺，到鬼峽之內的大羅刹寺，也不過是十多里路程，以葛警心和小雲現在的功力來說，不消半刻工夫便已到了，那青娥、白鳳都已成了半仙之體，那就更不用說了。

大羅刹寺仍與以前一樣，靜靜的屹立於夜色之中，連一點動靜也沒有。

四人跑到寺的後院，見院中漆黑一片，似乎無人居住。

小雲悄聲道：「奇怪，難道他們眞的搬了家不成？」

葛警心悄悄道：「這件事情，我曾經前後仔細的想過，按理說，不太可能。」

小雲道：「却是爲何？」

葛警心道：「據申世伯調查的結果，那性月教有十三處香堂，這裡既有總堂，也就是對那十三處香堂發號施令的所在，如一旦撤去，即會導致聯絡上的困難，何況他們經營這座總堂，一定費了不少時間，就算要搬，也不會那麼快。」

小雲道：「可是這裡分明連一點動靜都沒有啊！」

葛警心道：「也許他們已經轉入地下去了。」

小雲道：「轉入地下？」

葛警心道：「如果我猜得不錯，這大羅刹寺必定有很大的密室，要知道，凡是邪惡的組織，一定會有這些設備。」

青娥道：「姑娘推斷得很有道理，但我們如何下手偵查呢？」

「從廚厠下手。」

「廚厠？」

「不錯，大凡是一個人，有兩件大事是非做不可的，那就是吃飯拉屎。」

「有道理。」

「他們雖然建有地下密室，但地下秘室中因廢物無法清除，所以不可能有廚房、厠所的設備。」

「姑娘的意思是說，他們吃飯拉屎，仍然要到上面來？」

「正是，一個常常有人走動的房子，跟無人居住的房子，絕對不一樣，尤其是廚房和厠所，那就更容易識別出來。」

白鳳讚道：「姑娘的機智，竟然是高人一等，令人佩服。」

葛警心一笑道：「過獎了。」

小雲道：「那我們現在便跳入院中察看。」

「不，人多不便，萬一被他們發覺，反而打草驚蛇，一個人進行便可以了。」

青娥道：「由婢子進去看看好了。」

葛警心道：「姑娘進去是再好不過了，但有幾件事情必須注意。」

「什麼事？」

「進去之時，不可暴露身形，更不可用火摺子。」

「不用火摺子如何得知情況。」

「用鼻子，妳知道凡是常用的廚房，油腥味必然特別重，凡是常用的厠所，那種臭味一定與不常用的厠所不一樣。」

「不錯。」

「只是這種地方，凡俗之人走走無妨，讓姑娘去就未免太褻瀆了。」

青娥道：「爲了天下蒼生，婢子也該盡力，何況成一天仙，要建功三千，成一地仙，要建功八百，這也是一件功德啊！」

葛警心點點頭，道：「姑娘能這樣想，那是最好不過了，不過，一切要多加小心。」

青娥應了一聲，未見其嬌軀作勢，人已輕飄飄的飄入了院中，畢竟是仙家功法，與武功大有不同。

葛警心悄聲道：「從現在開始，我們必需注意院中的動靜，萬一有什麼聲息，則必須全力以赴，以救青娥姑娘。」

小雲道：「那是當然。」

她們三人在院外守了約一刻鐘工夫，青娥已經出來了。

葛警心問道：「怎麼樣？」

青娥道：「姑娘推斷得不錯，這座新寺廟之中，的確有人居住。」

葛警心道：「這就不虛此一行了，此地不可久留，我們回去再說吧！」於是四人以極快的身法，回到羅刹寺時，已經是三更左右了。

大凡練武之人，都是以坐代睡，就是累極欲眠，大都採用佛門吉祥臥的方式，亦是道門中陳希夷先生的睡法，此法唯一好處，是保持個人的清醒，不致被睡魔所迷。

是以當她們一回到羅刹寺之時，寺中的性月師徒五人與李煥興、老花子都一齊出了禪房來到大殿之上。

李煥興問道：「怎麼樣？」

葛警心道：「那大羅刹寺中的確有人住着。」

「妳們見到了？」

青娥代答道：「人是沒有見到，不過，我們已經確定那大羅刹寺中的確有人。」

「既沒見到了人，如何確定這大羅刹寺中的確有人居住？」

白鳳已答道：「這完全是根據葛姑娘的計劃察看出來的。」接着

便將詳細經過情形說了一遍。

李煥興道：「葛姑娘慧質天生，機智過人，的確令人佩服。」

葛警心道：「姑娘過奬了，如今我們既已證實那大羅刹寺中的確有人居住，也就證實了性月教教徒，並未遷移他處。」

「不錯。」

「那麼我們下一步如何行動？」

「葛姑娘的意思……」

「我的意思，我們必須犧牲過年的機會。」

「妳是想趕在除夕之夜，乘敵人不備的時候下手，比較容易？」

「不錯，我們必須統一步驟，請申幫主知會貴幫各地分舵，在除夕之夜凌晨起開始發動總攻勢，使他們首尾不能兼顧。」

「那麼大羅刹寺呢？是不是也在除夕夜下手進攻？」

「目前離除夕也祇有五日工夫，大羅刹寺既是他們的總堂所在，我們必須提前五日圍攻。」

李煥興道：「這又是什麼道理？」

葛警心道：「因為總堂所在，耳目較多，何況我們今夜曾去察看，是否已被敵人發覺，尚不可知，如果被他們發覺，他們必定在極短時間內遷移他處，那時候再想去找他們，那就比較困難了。」

申中和道：「如此說來，我們明夜就要下手。」

葛警心道：「我只是擔心萬一讓他們傳出警訊，會影響到丐幫各分舵圍剿性月教十三香堂的時機。」

申中和道：「這一點不必顧慮，大羅刹寺的十三處香堂，早已在我們丐幫的監視之中，他們逃不了的。」

葛警心道：「既是如此，那麼我們明日戌時開始，進攻大羅刹寺，不過，在此之前，申世伯最好將幫中人手，重新佈置一下。」

申中和道：「那當然啦！」

當下，他走出羅刹寺，向空中拍了兩掌，立時有一條人影在樹上如落葉一般的飄落地面，腳下連一點聲息都沒有，由此可見來人輕功之高。

原來落下之人，是一個年逾半百的花子，手持一支青竹杖，竹杖一立，說：「聽候幫主吩咐。」

申中和道：「你速派出二十個兄弟，分頭用飛鴿傳書，命令各地分舵，於除夕之夜，戌時時分，同時一起撲滅性月教十三處香堂。」

那花子道：「各地分舵的人手……」

申中和道：「人手方面，我早已派出三十六位護法及一百零八位長老分援各處，想現在都已到了，尚有七十二位使者，在離此二十里的小王集待命，明日午時，必須趕到寺中會合。」

那花子又道：「幫主沒有別的事情吩咐了麼？」

申中和道：「另外再派出三十位兄弟，散佈在大羅刹寺的四週，如發現寺中稍有動靜，立時來我處回報。」

那花子應聲而去。

申中和又返回大殿。

葛警心道：「適才那位兄弟輕功不弱，不知在幫中任何職位？」

申中和道：「此人姓丁名鋒，綽號叫飛燕丐，在幫中任總護法之職，如以輕功而言，我丐幫中可能要數他第一了。」

李煥興道：「久聞貴幫乃是天下第一大幫，人才濟濟，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了。」

申中和道：「姑娘過奬了。」

正說之間，忽聽院中傳來一陣咯咯笑聲，聽來好熟好熟。

性月師太嘆道：「這位姑娘曾經多次救我們於危難之中，但她始終不肯讓貧尼一瞻風采。」

李煥興嬌聲叫道：「來者可是煥中妹子麼？」

笑聲一停，大殿外同時走進三位絕色的少女，前面一個少女，年紀約二十上下，穿一身淡黃衣裙，眞是國色天香，如仙子降凡，後面兩個少女，一穿紅色衣衫，一穿綠色衣衫，每人手執一條黑色長鞭，這兩個人，他們都見過了，她之所以去崑崙，還是那綠衣少女傳的口訊。

那黃衣少女一進大殿之時，便一指李煥興，向兩婢女道：「綠黛、紅梅見過大姑娘。」

原來那穿綠色衣衫少女叫綠黛，穿紅色衣衫叫紅梅，兩人同時向李煥興見了禮。

李煥興也叫青娥、白鳳二人向那黃衣少女問了安，這才向葛警心笑道：「我猜得沒有錯，果然是舍妹煥中。」

接着又替李煥中介紹了在場各人。

李煥中一笑道：「實在很對不起各位，不是小女子不願與各位見面，實因時機未到，與其擺明了，倒不如暗中相助各位一臂之力，反而比較好得多。」

性月師太朗唸了一聲阿彌陀佛道：「姑娘怎可如此說，數次挽救之情，我們尚未面謝。」

李煥中一笑道：「為天下蒼生，我也當盡一分綿力，何敢挾此求報，師太言重了！」

李煥興道：「我姊妹數年未見，妹子的武功又精進了許多了。」

李煥中道：「說來慚愧，當年不聽姊姊的勸告，如今才知道自己確是錯了。」

李煥興道：「這話怎麼說？」

李煥中道：「當年我堅持要練武，以為祇有武功才比較眞實，而仙佛之說，總在那虛無飄渺之中，不敢相信，至今才知道，佛、道並非無稽之談，但我已空拋了十數年歲月了。」

李煥興道：「妹子今年應該是三十六歲了吧，而看來仍如二十許人，足見妳已由武入道，歲月並未荒廢。」

李煥中道：「話雖如此之說，但在玄途之上，畢竟比姊姊少走了近二十年，我還不夠慚愧麼？」

性月師太道：「姑娘雖然空拋了十數年歲月，但畢竟芳華仍駐，比起貧尼來，可要強得多了，何況人生因緣際遇，各有所因，這是一絲一毫也勉強不得的。」

李煥興道：「師太自謙了，佛道二門，有異曲同工之妙，佛門重於大乘性質，性中有命，命中有性，區區臭皮囊，能值幾何？而於道門中，執於凡軀，是以才能駐顏還童，長生不老之說。眞正修持到最上一層，仍需要將肉身化去，才能無掛無碍，既要化形，又何必留形？這就是道門不如佛門的地方了。」

性月師太道：「其實我佛門中，也有化形之說，功到上乘，聚集本身三昧眞火，將肉身焚化，這與道門中化身之法，亦大同小異。」

李煥興笑道：「萬法同源，殊途同歸，那有你我教門法派之分，這不過是後學之人，一知半解，妄圖作分別罷了。」

性月師太也笑道：「短短數語，足見高明，貧尼領教了。」

正說之間，那丐幫總護法飛燕丐丁鋒已回報道：「一切已遵照幫主的吩咐安排好了。」

申中和道：「如此甚好，你仍在外面守護，等待接引七十二使者入寺。」

丁鋒應聲而去。

葛警心這才嬌笑道：「原來兩位姑娘都已年近四十仍這樣年輕，若是我到了如此年紀，怕不已成了個老太婆。」

李煥興正色道：「姑娘也莫小視了自己，那十四枚何首烏結成的朱果，及石池中的石英，已經足以使妳們駐顏不老了，如再勤加修練，未來的成就，必然在我姊妹之上呢！」

性月師太道：「原來葛姑娘有此奇遇，難怪近來功力大進，眞是可喜可賀。」

葛警心道：「此乃我與小雲的緣份，只是對道門修持一法，尚望姑娘多加指導。」

李煥興道：「既已相見，總算有緣，我們互相切磋便了。」

此時，忽見一道白影飛入殿中，原來是葛警心從崑崙帶回來的那隻白猿，因牠吃過了三枚朱果，是以身形比一般猿猴更靈活了。

小雲喝道：「什麼事？狒狒呢？」

白猿手向東南連指，小雲與葛警心立時走出殿外，隨着白猿向東南飛去。

此際天色已漸亮，太陽雖然尚未升起，但大地上的一切，已經看得清清楚楚了。

白猿飛躍了二十餘丈左右，便自動停了下來，待葛警心與小雲二人近前一看，原來是一條長約七八丈，粗如水桶一般的一條怪蟒蛇。

這條怪蟒全身漆黑，祇有背上有少許紅色斑紋，在蟒類中，這樣形狀的蟒蛇，的確是很少見到。

此際這條蟒蛇正與狒狒打在一起，狒狒的一雙利爪，專抓那怪蟒的頭部，而怪蟒則專以長尾橫掃那狒狒的雙足。

白猿在一旁急得搔首挖耳，却不敢前去幫牠。

小雲突然用手一指：「姑娘妳看。」

原來那黑蟒的頸項下，掛着一個拳頭大的木牌子。

上面寫着三個字，因蟒身不斷的扭動，是以無法看清楚那三個字到底是什麼字。

葛警心道：「看情形這條怪蟒是有人豢養的。」

小雲道：「不錯。」

「如果有人豢養，萬一傷了那大蟒，豈不傷了和氣？」

「姑娘的意思……」

「我先將狒狒叫回來再說。」

葛警心玉手連招，那狒狒一躍之間，已回到了她的身邊，那條怪蟒見狒狒一退，蟒頭一昂，身如閃電一般追了過來，可是當她看到了葛警心之時，竟然捨了狒狒，大口一張，去咬葛警心，她嬌軀急閃，嬌叱一聲：「畜牲大膽！」

那蟒一咬未着，旋又一尾橫掃過來，這一尾聲勢奇猛，竟將地面七八株大樹掃斷，幸而葛警心輕功身法超人一等，是以很快飛高了四五丈。

那蟒竟然不捨，反尾向空中捲去。

此際，葛警心身在空中，無處可以借力閃避，的確是危險萬分。

小雲驚叫一聲：「姑娘小心。」

葛警心竟在千鈞一髮之際，借着蛇掃之勢，腳在蛇尾上一點，人已借勢又飛高了七八丈高，旋即凌空一轉，向地面落下，就在她身形離地尚有一二丈左右，那黑蟒一翻讓開，又以尾部向她掃來。

葛警心凌空一聲嬌叱：「人無傷蛇心，蛇有傷人意，既有傷人意，看來本姑娘饒你不得。」

反手撤出長劍，就在那蛇尾掃來的一刹那，她的劍芒一閃，已向蛇尾斬去，凡是功力高的人，飛花摘葉皆可傷人。何況這是一把長劍，一把鋒利的長劍，立時將蛇尾斬斷一丈左右，人也隨之落了下來。

黑蟒受傷後，野性大發，和身滾了過來。

小雲即時彎弓搭箭，一箭射中那怪蟒的兩眉之中央，俗語云，打蛇打七寸，這一箭，是小雲貫足臂力射出去的，入肉竟有五寸多深，那怪蟒在地面上一連打了數十個翻滾，草木皆被夷爲平地，沙石紛飛，然後才慢慢的不動了。

葛警心道：「好厲害的大蟒！」

小雲道：「我去看看那木牌子上寫的是什麼。」

她走到那怪蟒的身邊，摘下木牌，送到葛警心手中來，葛警心接過一看，原來那木牌上寫着三個字——「性月教」。

她說：「這是性月教豢養的，難怪他們如此猖狂。」

小雲道：「如果是性月教豢養，他們這一次放出來，肯定是來攻襲我們的了。」

葛警心道：「如果是攻擊我們的，應該向羅刹寺才對，怎麼跑到這裡來了？」

小雲道：「我想可能是狒狒將牠引來此處的。」

狒狒雖然不懂人言，但却連連點頭。

葛警心嘆道：「幸而我從崑崙山帶來了狒狒，要知道，在無可防備之下，那情形就不堪設想了。」

小雲道：「不錯，不過婢子尚有一個想法。」

葛警心道：「什麼想法？」

小雲道：「也許昨夜我們暗探大羅刹寺時已被他們發覺到了。要不然，決不會放出怪蟒來偷襲我們。」

葛警心恍然而悟的哦了一聲說：「不錯，我們得趕快回去，否則就來不及了。」

小雲道：「爲什麼？」

葛警心道：「如果他們發覺這一次偷襲未成，必然會有第二次行動。」

「他們可再作第二次偷襲，或者是即時遷走。」

「不錯，所以我們要趕快回去，即時防範，同時也要提前攻擊那鬼峽之中的大羅刹寺。」

小雲點點頭，突然嬌軀一躬，已向一株大樹飛去。原來那大樹上竟然藏有一個人，見小雲飛身而來，知道自己行藏已經暴露，便迎空劈出一掌。

那知道小雲的手腳比誰都快，當她躍起時，經已搭好弓箭射出，貫穿了那人的前胸，那人打出的掌尚未收回，屍身已經摔向樹下。

就在此同時，葛警心向另一株樹上揪下一個人來，此人約在三十上下，一身灰衣，背插單刀，葛警心一手扣着他的琵琶骨，問道：「你叫甚麼名字？」

「你是不是性月教徒？」

「你來此有何目的？」

她一連問了三聲，那人隻字未答。

小雲道：「姑娘，他已經死了。」

此人果然死了，而且死相很難看，臉呈黑色，顯然是服了劇毒而死的。

葛警心嘆道：「由這一點看來，可知那性月教管理教徒如何的嚴密。」

小雲一搜那人身上，發現有一塊腰牌，上面寫着：「總、甲、二十八號。」

她又搜另一人的腰牌，上面寫的是：「總、乙，十八號。」

葛警心道：「這總字，當然是指總堂而言，而總堂的人手可能便由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這十字來編排，每組至少有三十人以上，由此可見，那性月教的組織相當龐大的了。」

小雲道：「我們快回去吧。」

兩人帶着猿、狒，又回到羅刹寺中，將經過情形向衆人詳細說了一遍！

申中和道：「看來我們已等不到中午了。」

正說之間，那丐幫總護法飛燕丐丁鋒，已帶了七十二使者到了羅刹寺。

性月師太立時命四名弟子造飯，衆人飽餐一頓，便向鬼峽中的大羅刹寺進發。

這個時候，尚未到中午，大羅刹寺的寺門，仍然是關得緊緊的，炊烟不起，一片寂然，好像根本就是一座沒有人住的空寺。

他們到達了大羅刹寺前，便自動的停了下來。

飛燕丐丁鋒立時指揮丐幫七十二使者，將一座大羅刹寺團團的圍了起來。

老花子申中和道：「李姑娘，以妳之見，我們該如何行動？」

李煥興道：「先禮後兵，如果對方無人應門，我們再作打算。」

小雲道：「我去叫門。」

此話一出，那紅梅、綠黛、青娥、白鳳四婢，立時應道：「我們一起去。」

李煥興點點頭，道：「你們五人同去再也適宜不過了，但要多加

小心，以防敵人偷襲。」

五人立時向大羅刹寺的大門走去，不要小覷這五個婢女，要論功夫，可都是一等一的人物，這五人以小雲爲首，一馬當先，四人隨其後，在寺門前停了下來，小雲用手拍拍門道：「裡面有人麼？」

她連叫了三次，竟然無人答話。

小雲回頭道：「我們該怎麼辦？」

紅梅道：「我們先問問姑娘再作決定。」於是五人又回到了原來的所在。

李煥興道：「他們無人應門？」

小雲道：「是的。」

李煥興道：「是敵人故弄玄虛？還是眞的沒有人呢？」

申中和道：「我們何不派兩人進去再察看一次？」

李煥中道：「姐姐，我去。」

李煥興道：「妳去固然很好，但最好能有兩人同去，這比較有個照應。」

葛警心道：「我陪李姑娘去。」

李煥興道：「葛姑娘機智過人，有妳陪舍妹前去，那是最好不過了。」

李煥中向葛警心一笑，兩人同時以快速的身法，奔到院牆之下，翻身進入寺中，此次是李煥中在前，葛警心在後，進入院中，便是前殿，兩人身形一分，一左一右，向大殿上竄去。

這兩位姑娘，不但武功高强，而且是機智過人，當她們飛竄到大殿之時，大殿上竟然靜悄悄的，連半個人影也沒有。

葛警心道：「這裡雖然沒有人跡，但的確足以證明有人存在。」

李煥中問道：「何以見得？」

葛警心道：「此地位於鬼峽之中，旋風不絕，那沙塵一定很多，對不對？」

「當然。」

「所以這座大羅刹寺，如果一天沒有打掃，必然會積聚了很多的沙塵，譬如說這些神龕、佛壇，拜墊之上，必然也會有很厚的沙塵，對不對？」

李煥中道：「我知道了，既是大殿之上，一塵不染，當然必定有人掃拭，但這些人呢？」

葛警心道：「我們再到第二重大殿去看看。」

從第一座大殿到了第二座大殿，必定要經過一個小小的院落，院子打掃得很乾淨，那大殿上當然也打掃得很乾淨，可惜仍然是沒有人。

她們又從第二座大殿竄入第三座大殿，情形與前面一樣。

這大羅刹寺，總共祇有三座大殿，後面便是禪房與廚房的所在。

李煥中道：「看來這大羅刹寺中的確沒有人了。」

葛警心道：「我們再到禪房、廚、厠去看一看。」

禪房共有二十五間之多，有的房中是一張床，也有三五張床舖的，奇的是床舖上的被褥衣物俱全，而且也非常清潔，就是看不到人。

李煥中道：「照目下情形看來，這寺中的確有人，但人到那裡去了呢？是不是知道我們來了，臨時逃走了？」

葛警心道：「性月教徒總堂所在，有數百人手，就是要走，也不可能會有那麼快，更何況有那麼多人，行動也必然有聲息的，我們怎麼會不知道？」

「妳說得也有道理，但人呢？」

「以眼前的情況而言，倒證實了我一個想法。」

「甚麼想法？」

「那就是這大羅刹寺的下面，必定還有更大的秘密，要不然，不可能駐扎了數百人之多。」

「據妳所判斷，他們這些人都在秘室之中了？」

「不錯，而且一定還有地下隧道，以作他們與外界交通的用途。」

李煥中道：「妳這麼一說，倒也提醒了我，他們不但有隧道，更可能還有機關埋伏，凡是爲非作歹的組織，總是離不開這些玩藝兒的。」

葛警心道：「妳說得很對，如果我們要找那秘密的入口，說不定尚未找到，就已經中了他們的機關埋伏了。」

「這一點倒不用怕，以妳我的功力，就算再厲害的機關埋伏，也可以避過。」

「不錯，但妳別忘了鬼峽琴音，假如在我們全神應付機關埋伏之時，她以琴音摧心，那就無法抵禦了。」

「是啊，抵禦琴聲，全靠定力，不能心有二用，若再去應付機關埋伏，就算不死在機關埋伏之下，也必會死在琴音摧心之下。」

「所以我們不能冒險，因爲這一戰，關係到天下蒼生。」

「依妳之見呢？」

「這兩種危險我們必須先去其一，剩下一樣就比較容易對付了。」

「目前我還想不出要用甚麼方法，才能除去其中一項危險。」

葛警心道：「有了，那必須先借重令姐的琴聲。」

李煥中道：「如何借重法？」

「以琴引琴，那就是以令姐的琴聲，引發敵人的琴聲，使兩琴相抗，要知道以心撫琴傳音，全靠內

力，如敵人一敗，必然內力不繼，雖不致立刻死亡，也會終身殘廢，那時，我們就可以趁機進擊了。」

李煥中嬌笑道：「對，難怪姐姐說妳機智過人，果然名不虛傳。」

葛警心一笑道：「怎麼妳也給我戴起高帽子來了，我們先回去再說。」

於是兩人走出了寺院，回到原來的地方，將上述情況說了一遍。

李煥興道：「那麼，我就先以琴音進攻了。」

葛警心道：「慢着，還有一件事，不可不防。」

李煥興問道：「甚麼事？」

葛警心道：「敵人既有密室，必有隧道可通他處，爲防止他們逃跑，我們就必須先要找到這隧道的出口處才行。」

老花子申中和道：「此事交給我來辦好了。」

性月師太道：「反正我師徒也閒着，不如陪申幫主一起走。」

申中和道：「能有師太協助，那就最好不過了。」

這六個人一走，場中祇剩下李氏姊妹和葛警心、飛燕丐丁鋒及小雲、紅梅、綠黛、青娥、白鳳等五個婢女，共計是九個人，時間過得很快，那老花子申中和已和一個人轉回來。

申中和道：「出口處在一處斜坡上，師太等五人守在洞口了。」

李煥興道：「這樣很好，那我現在開始以琴音攻擊了。」

申中和道：「這琴聲不會傷到自己人吧？」

李煥興笑道：「以心撫琴，傳音尅敵，當然不會傷害到自己人。」

申中和道：「那我老花子就放心了。」他立即命飛燕丐丁鋒去領導丐幫七十二使者，小心防範。

紅梅已放好了瑤琴，並燃上了一炷香，焚香操琴，原是古禮，李煥興盤膝而坐，凝神定氣，半晌之後，玉手輕舒，發出叮地一聲清響，琴聲繞谷迴旋，迴腸盪氣。

此時老花子等人，皆凝神屏息，靜聽琴音，瑤琴一聲之後，接連着又是七八聲，聲如玉盤走珠，連續不絕。

申中和道：「這琴聲悅耳動聽，如何能有尅敵效果？」

李煥中道：「我雖不喜操琴，但曾經聽家姊談起，以心撫琴，發聲尅敵，全在心法，是以琴聲才能從心所欲，這琴音我們自己人聽來，悅耳動聽，迴腸蕩氣，但在別人聽起來就不一樣了，那就如萬箭穿心，難以自持。」

正說之間，琴聲更加緊急起來，聲勢洶湧，如高山懸瀑，源源不絕，果然未出半刻工夫，那大羅剎寺中，已傳出一縷琴音，開始以琴聲抵抗，開始時琴聲很低，如蛟鳴幽谷，如嫠婦泛孤舟，漸漸的琴音也高亢了起來，與李煥興所操的琴聲，並起爭追，相持不下。

申中和恍然哦了一聲道：「我知道了，此操琴女子，的確是丁英。」

葛警心道：「世伯認識丁英？」

申中和道：「不但我認識丁英，就是妳爹也認識丁英，此中有一段因果，以前妳問我，我不肯說，現在應該是告訴妳的時候了。」

葛警心道：「姪女恭聽。」

申中和道：「這丁英原名小玉，當年投在太清道人門下學藝。」

「太清道人不是我師祖麼？」

「不錯，她與妳爹是師兄妹，算起來妳應該叫她一聲師姑呢。」

「她爲甚麼要創立性月教？」

「這可能是一時氣憤所致，本來她與妳爹私交很好，只是個性太偏激，是以妳爹一直未敢與她談到婚嫁之事，後來妳爹遇上了妳娘，彼此一見鍾情，結爲夫婦，以後就再未見到丁英的蹤跡了。」

「哦，看來我娘可能就是遭到她的毒手了。」

「這也很難說，不過，這的確有此可能。」

正說之間，那雙方的琴音，此時突然的低了下去，幾乎無法聽到。

申中和道：「她們怎麼了？」

李煥中道：「琴音制敵，全靠心力，現在可能是雙方都要休息的時候，如果再一次的揚起，恐怕就是生死之鬥了。」

申中和嘆道：「天下武學，淵深莫測，音律傷人之說，我老花子從前也聽人說過，但始終是將信將疑，但想不到今日，竟然親自見到聽到了。」

李煥中道：「其實這也沒有甚麼，當年韓信一夜簫聲，吹散了楚霸王百萬雄師，由此足以證明音律之學，是可以控制他人之精神，只是用法不同罷了。」

葛警心道：「那丁英既是與家父同門學藝，爲甚麼家父不懂音律，而她却懂呢？」

申中和道：「那因爲妳師祖太清上人，看她是一個女孩子，在武學上難以登峯造極，所以才傳授她音律之學，想不到因此而留下一條禍根。」

此時，雙方琴音，急追直起，愈來愈高，聲音鏗鏘，連綿不絕，各不相讓。

李煥中道：「雙方琴音，高亢已極，已無法再支持下去，若不音

迴韻轉，那將勝負立分了。」

果然語聲未了，便聽啪啪地數聲巨響，大羅剎寺中所發出琴聲，竟然戛然而止，不用說，顯然是丁英落敗了。

申中和道：「眞想不到，那琴弦折斷之聲，仍然是如此之响，她在那秘室之中，我們仍能聽到。」

李煥中道：「那是在最後的一剎那間，她全身功力與心力之所聚，如果我猜得不錯，在她身邊的人，必然也因此斷弦暴响，而遭受魚池之殃。」

葛警心道：「那麼她本人是不是也死了？」

李煥中道：「這很難說，不過就是不死，那將是全身無力，形如廢殘了。」

申中和嘆道：「本來一個太太平平的世界，爲甚麼要造成這麼多的暗流，結果要弄得自己身敗名裂，何苦來哉？」

李煥中道：「佛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眞正有幾個人能夠放得下呢？這無非是個人的寃孽纏身，無法罷手罷了。」

此時李煥興因操琴之故，心力運用太多，是以仍閉目養神，那青娥、白鳳二婢護在左右，等了一刻工夫，李煥興才緩緩的睜開一雙妙目。

青娥立即送上一隻葫蘆，此中裝的是五色神梅之蕊所煉成的漿液，服之可以明目清心，也會提神。

李煥興立即飲了下去，這才向葛警心一笑道：「葛姑娘，幸不辱命。」

葛警心感激道：「援手之德，終身難忘，今後如有用我之處，但請吩咐就是了。」

李煥興道：「本來妳我同屬道中人，何必言謝，倒是各位要趕快進寺，一舉殲滅性月教總壇，以免再生禍端。」

老花子申中和霍然起立，一抖打狗棒說道：「我們走。」

走字方出口，人已如天馬行空，飛入寺中，接着葛警心、小雲、李煥中、紅梅，綠黛，也同時跟入。

李煥興嘆道：「天道好還，絲毫不爽，我們也進去看看吧！」

於是，也跟隨着六人進入寺中。

此時，那申中和已在後殿之神龕下，找到了秘室的入口處走了進去。

葛警心叫道：「世伯，小心。」

語音方了，突然有數十支銳箭從地下迎面的向上射來，這入口之處本來不寬，老花子無處閃避，身形躍起，貼緊在墜道的頂端，才算避了過去。

葛警心與小雲尚未進入，是以急急的身形一閃，也就避了開去。

申中和落下身形道：「我老化子在前面開路，妳們最好離我一丈距離跟進，免生意外。」

說完又向前走去，轉了兩個彎，才到了一處秘室，這個秘室並不大，充其量不過三丈方圓，當中有一張石桌，桌上橫放一架瑤琴，琴弦已完全折斷，石桌兩旁有兩個婢女，都已倒地死去。石桌後面斜躺着一個中年女子。生得體態輕盈，眉目如黛，可惜已經燭盡燈殘了，氣如游絲。

老叫化猜得沒錯，果然是她，她就是丁英。

葛警心道：「她就是我師姑，我來問她，她爲甚麼要害我娘？」

丁英緩緩的睜開雙目，說：「妳娘是怎麼死的？誰又是妳娘？」

葛警心道：「我娘叫神女韋雪姬，是被人利用慢性毒藥害死的。」

「葛長風是妳父親了？」

「正是家父。」

「妳娘是我害的，但她並沒有死。」

「已經葬了兩年多了，怎麼說還沒有死。妳爲甚麼要害她？」

「我並沒有害她，她只是吃了千日醉的藥酒，我原意是氣氣妳爹，沒想到却毀了自己。」

「妳說我娘還會活過來？」

「我不會騙妳，她一定會活過來，祇是妳要在百日之內趕回去開棺，一定錯不了的。」

「師姑，妳爲甚麼要組織創立性月教呢？」

丁英嘆道：「都因我一時偏激的想法所致，大錯已成，夫復何言？」

申中和道：「妳現在覺悟，尚不算晚，這總壇所在，據我老花子所知，尚有數百人手，如今藏在何處？」

丁英道：「這些人已在我適才操琴至最後一剎那，同琴弦齊折，被琴音震蕩之關係，全都廢了武功，他們已從秘道出口處逃走了。」

申中和道：「我們所需要知道的事，都已經知道了，我只是尚有一件事還不大明白。」

「甚麼事？」

「我們之間多少總有點淵源，妳爲甚麼要殺死我丐幫六大護法？」

「那因爲我不知道，如果我知道是貴幫的護法，也絕不會下此毒手。」

「性月教除了妳這個總壇之外，尚有多少香堂？」

「十三處香堂，而且我已聽說這十三處分堂，已經在你們丐幫的

掌握之中了。」

「不錯，妳心力耗費過多了，現在可以休息一下，我們都不會記恨於妳，你安心。」

「只是我也有一件事不大明白，適才是何人用琴音擊敗了我？」

「是我。」

原來李煥興此時，已帶了青娥、白鳳二婢，來到了秘室中。

丁英道：「是妳？妳是……」

李煥興道：「我叫李煥興，乃隱居崑崙山學道之士。」

丁英恍然哦了一聲道：「我想起來了，當年我在師門習藝之時，家師就曾告誡過我，說音律之學，有如武功，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並留有『遇李莫鬥』之語，我怎麼想不起是妳呢？」

李煥興道：「妳說話已說得太多了，快閉目養養神，不要太傷了元氣。」

丁英苦笑了一下道：「我已是油盡燈枯，再不多說幾句，以後可能永遠沒有機會再說了。」

「適才比琴之時，在妳琴弦折斷的一剎那間，我已全力收回心力，所以我想妳傷得不會太過嚴重，一定可以復原的！」

「妳沒有騙我吧？」

「我與妳無怨無仇，何必騙妳？」

「其實，讓我死了也好，因爲我作的孽也太多了。」

「妳雖然組織了性月教，但尚幸未鑄成大錯，生命畢竟是可貴的。」

葛警心道：「師姑，妳要保重，如果我娘能復活的話，妳要陪我返家，妳應該向我娘和爹賠罪。」

丁英又苦笑了一下，說：「不錯，我是應該向妳爹娘賠罪。」

李煥興立時又叫青娥取出另一隻葫蘆，葫蘆的五色神梅製成的漿液，全部給丁英服下去，是以丁英恢復得很快，也不過一刻工夫，就可以行動了。

她站起來說道：「我帶妳們走出隧道。」

她用素手在牆上一按，立時聽到一陣軋軋的聲音，秘室壁間已出現一道門來，是一處很大的地下石室。

這石室有數千尺寬闊，全是用青石鋪成。當初建築這座地下石室之時，也不知耗費了多少時間與人力，難怪那性月教一直不肯放棄這座大羅刹寺了。

石室中橫七豎八的躺着數十具屍體，當然這全是性月教的教徒，可能是在丁英的琴弦完全折斷之時，因音爆之所致而喪生。

丁英道：「在這座石室的旁邊，有一條隧道，可以到達隧道出口。」

她走到南面石壁一按，又是一陣軋軋的聲音，即現出一道門來，她當先走入，老花子申中和跟隨在後，接下來葛警心、小雲、李煥中、紅梅、綠黛、李煥興、青娥、白鳳等人，一齊循着隧道，向前進行，行了約個多時辰，便出了隧道口，外面是一片平原，是羣山環抱中的一片小小平陽，約有十來丈方圓，亦已站滿了人，性月師太與她的四位弟子，正在勸導那些武功已廢的性月教教徒，改過向善。

丐幫總護法丁鋒，率領丐幫七十二使者，圍在四週。

當丁英走出時，衆教徒精神一振，發出一陣歡呼，在場的教徒，約有二百多人，歡呼起來滙聚的聲音也特別响亮，也由此可見，丁英平素在性月教人的心目中，仍是甚受愛戴的。

丁英雙手高擧道：「各位，我們已經都錯了，我們不能再辜負我們的大好人生，從今日起，各位自尋一個安身立命之所，老老實實的做人，規規矩矩的做事吧。

「從今日起，江湖上再沒有性月教了，我們雖然已不再是教友，但我們仍然是很好的朋友。」

衆教友又是一陣歡呼。

丁英又道：「從現在開始，你們各尋生路吧，解散。」

二百多人，立時紛紛尋路出山去了。

性月師太道：「貧尼等苦口婆心勸導了半天，也沒有收到了一絲的效果，想不到丁施主短短數語，就解決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丁英道：「已往很多開罪師太之處，還處死了師太一位弟子，師太怎麼反倒捧起我來了？」

性月師太嘆道：「蘭因絮果，各有前定，何況人死不能復生，過去的事就讓牠過去吧，倒是丁施主能夠及時回心轉意，一心向善，的確是值得慶賀的事情。」

丁英嘆道：「我是咎由自取，如果師太不嫌棄，待我俗務了了之後，願隨師太，永伴青燈。」

「丁施主年事未老，又有一身好武功，何不爲人間做一番事業？」

丁英道：「師太這一句話倒提醒了我，但有一事，師太決不可推辭。」

性月師太道：「請說。」

丁英道：「這座大羅刹寺，在建築方面，也還說過得去，今後就請師太移檻於此，借師太的福慧，以洗刷此地的汚穢。」

性月師太道：「由此可足證丁施主已改過從善了，貧尼接受就是了。」

申中和道：「此間之事已了，性月教尚有十三處分堂，我們不能不提前處理，否則就遺害無窮了。」

葛警心道：「世伯，我還得趕回家去，處理我娘的事。」

申中和道：「那麼，我們就分頭進行了。」

他立時吩咐丁鋒，用飛鴿傳書通知各地分舵，書到之日，立刻開始行動，自己帶了七十二使者，就近分援各處。丐幫人員先走，李煥興與李煥中姊妹，告別了衆人，帶領四婢——青娥、白鳳、紅梅、綠黛同回崑崙山去了。

性月師太便率領四名弟子，又回到了羅刹寺中，寺中尚留有很多糧食及銀兩，她們不必再去化緣，便可安心向佛了。

此時，場中祇剩下葛警心，小雲及丁英三人。

丁英道：「我們走吧，現在就趕往妳家中去，再遲就來不及了。」

三人一起出了鬼峽，日夜兼程，趕到了葛警心的家中了。

葛警心的父親葛長風見了丁英，先是一愕，半晌才道：「原來是小師妹，當眞是稀客，快請裡面坐。」

丁英眼睛一紅，說：「師兄，我對不起你！」

葛長風豪笑道：「小師妹，妳沒有對我不起，我這個做大師哥的，倒有些慚愧於小師妹。」

丁英道：「不，你不知道。」

接着，便把前後情形，詳細說了一遍。

葛長風嘆道：「這眞是寃孽！」

接着又是一笑道：「祇要內人未死，這筆賬就從此一筆勾銷了。」

丁英道：「師嫂下葬了有多久？」

葛長風道：「兩年另八個月二十天了。」

「死後幾天葬？」

「五天。」

丁英屈指一算，道：「幸好趕得上，再過五日就不行了，我們快快準備開棺。」

葛長風立時吩咐了幾個弟子準備用具，他妻子的墳墓就葬在莊後的山上，很快就發掘了開來，棺木尚完好如初，原來那棺木是用青銅製成，打開棺蓋，見他妻子，果然面目如生。

丁英道：「我們先將棺材抬回家中，等待她清醒過來。」

葛長風道：「萬一……她無法清醒過來呢？」

丁英道：「那麼我這個做師妹的就以死贖罪。」

葛長風道：「希望不會如此。」

他立時叫廚下準備盛筵，替他小師妹接風，當晚便安置了她的住處。由於葛長風招待備至，使她內心更感到不安。

這樣一晃又過三天，在這三天之內，葛長風可並沒冷落了她，陪她喝酒、下棋或談一些往日在師門中的事情。

葛警心一直守在她娘的棺木旁邊，連吃飯都不願離開。

到了第四天早上，她發覺她的娘微微的動了一下，不覺大喜，急忙叫道：「娘，娘啊！」

她的娘已經緩緩的睜開眼睛，一見自己躺在棺木之中，深感詫異，便一躍而起，跨步出棺外，說：「這是怎麼一回事？」

葛警心便將詳情說了一遍，便帶她娘去找葛長風與丁英。

丁英跪在她面前說：「師嫂，我是來請罪的！」

神女韋雪姬道：「妳是不是很喜歡長風？」

丁英臉上一紅，不肯說話。

韋雪姬又道：「如果妳眞的喜歡他，那妳就留下來吧，師嫂的心中還能容得下妳。」

「眞的？」

「我爲什麼要騙妳？」

丁英流下淚來說道：「妳不但不怪我，反而如此愛護我，我眞慚愧死了。」

此際聽到外面有人哈哈大笑道：「這才是最好的結果，有什麼好慚愧，我老花子正好趕上喝一杯喜酒呢！」

進來的是申中和。

葛警心道：「世伯，情形怎麼樣？」

申中和道：「我已接到了鄰近分舵的飛鴿傳書，已有七處性月教分堂被剿滅，尚餘六處，我想也無大問題。」

葛長風道：「如此甚好。」

韋雪姬立時吩咐家人準備喜筵，當晚便替葛長風與丁英圓房，老花子也在此湊熱鬧。

到了第七天的晚上，丐幫的總護法丁鋒已趕了回來，向申中和報告其他六處香堂亦相繼解決了。

丁英住了一個月，便行俠江湖去，老花子申中和也回丐幫去了。

（全文完）



文・圖 倫・飛

湖海英豪傳/穆可

鐵血神風

連闖險關 死裏逃生

山川險要，地勢崇峻。

一條荒涼的古道上，十二個人的脚步聲打破了荒郊寧靜。

他們全部都睜大眼睛，東張西望，似乎怕有甚麼毒蛇猛獸突然衝了出來，那可不是好玩的事。

突然，當先那一個人左手一揮，後面十一個人立即兵分兩行相距約三丈，個個手按兵刃全神戒備。

荒山寂寂，並無任何動靜！

「颼！」

「鈴……」

一支長約六尺的响箭，穿過衆人頭頂直投進黑沉沉的森林中。

「追魂箭！」衆人齊聲叫道。

當先那人，一張黑臉輕微的抖動着，猛地一咬牙，引吭長嘯！

這嘯聲清越响亮，直透雲霄，十里遠近地方的人，全聽得清清楚楚。

「鐵猴苗起雲，來此何爲！」這聲音由山頂發出，雄渾蒼勁，顯然內功已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

「路過黑風嶺！」領頭的一個朗聲回答道。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閻王就吃小鬼，哈哈……」洪亮的笑聲在羣山迴盪。

「看來要硬闖，巨靈君岳振山是不會賣賬的。」鐵猴苗起雲沉重的說道。

後面十一人誰也沒法回答，他們自然知道與巨靈君岳振山爲敵的後果。

別說其他，像剛才看見的巨靈响箭，足足有六尺長，精鋼鑄造，發出來的勁道，只聽得那銳耳的嘯聲，就可以想像得到巨靈君岳振山一身武功已到了甚麼境界！

當頭的那位鐵猴苗起雲，皮膚黑得發亮，偏又瘦得出奇，皮包骨，看上去就像銅皮鐵骨一般。

別看他個子生得小，在當今武林，鐵猴苗起雲，却是位威名赫赫的武林高手！

跟在後面的人，一樣全是响噹噹的脚色。

試想，敢闖黑風嶺的人，若沒有幾分眞實本領，豈敢如此冒險！

鐵猴苗起雲無疑是此行的頭兒，一切行止全憑他的主意行事。

「闖！」鐵猴苗起雲深深的看看各人一眼，毅然喝道：「小心不可大意。」

「我們知道！」十一人異口同聲回答。

沙沙沙……脚步聲十分的單

調，在荒山野嶺中，尤其是此時，令人感覺好似心頭上壓着塊大石越來越沉重。

黑風嶺三個大字，橫在前面，霸氣十足，這是江湖公認的十大險地之一，大夥兒此時正一步一步的踏進去。

巨靈君岳振山威名赫赫，江湖傳聞，此人天生異稟，外家功夫已達登峯造詣境界。十二人心底負上重壓，硬着頭皮往前闖。

沒有任何阻擋，直達嶺上。

一塊平整的草地，呈現在衆人眼前。場中五個天神般的大漢列陣相迎。

這一行十二人平素所見的大個子也算不少，但與眼前這五個大漢相比起來，都差了一截！

尤其是中間那一位，雄壯健碩，出類拔萃，手握開山大斧，站在那兒，聲勢已經駭煞人。

鐵猴苗起雲深深吸了一口氣，抱拳道：「苗某有禮！」

「好，既敢闖黑風嶺，還須講理嗎？」巨靈君岳振山道。

這位黑風嶺老大，聲粗氣壯，他隨便一句話，在鐵猴苗起雲等人聽來，眞個是如雷貫耳，功力差一點的幾乎禁受不住。

「禮貌是尊敬，不是尊敬朋友，也是尊敬自己。」鐵猴苗起雲平靜的答道。

「哈……」巨靈君岳振山聽了，突然放聲狂笑起來。

試想，以他精湛的修爲，再加上天生異稟，貫足了內家眞力的笑聲，驚濤駭浪般的向四方八面衝擊，十二人中，有七八人翻滾在地，抱頭哀叫！

「住口！」鐵猴苗起雲見了，立即施展內家獅子吼功力。雖然施展全力，仍然是相形見絀。

「好！」巨靈君岳振山也不爲已甚，笑聲突停，以頗讚賞的神色望住鐵猴苗起雲。因爲能站在他面前，施展獅子吼的並不多見，更何況是縱聲長笑之時！

「讓我來會會你這位鐵猴老大如何？」右首第一位大漢高聲的說道。

「雷神魯德賜教，苗起雲只好捨命陪君子。」鐵猴苗起雲一見對方上衣血紅，黑褲黑鞋，正是黑風嶺四大天王之一的大將，立刻開口應戰。

「好，黑風嶺正應該試試幾位闖山英雄的本領。」巨靈君岳振山點點頭道。

「請指教！」鐵猴苗起雲踏前三步，抱拳爲禮。

雷神魯德身高膀闊，較之鐵猴苗起雲高出了大半個上身，尤其是面對面一站，更加顯得强弱懸殊！

「接我一掌！」雷神魯德陡地開聲吐氣，猛喝一聲，蒲扇般的鐵拳照面揮劈而去。

「來得好！」鐵猴苗起雲毫不氣餒，小得可憐的手掌，硬往前擋。

「蓬！」的一聲暴响，鐵猴苗起雲吃不住勁，蹬蹬蹬，一連往後退了七步。他咬住牙齦拚命不再後退，但雷神魯德的內勁實在太强，勉强相抗之下，令他受了不輕的內傷！

一縷鮮血由口角中滲了出來，說明鐵猴苗起雲的敗象已現。

雷神魯德的神色冷峻的站在那兒像一座鐵塔，雙目望住了苗起雲正等待下文。

「再拚兩掌！」鐵猴苗起雲咬住牙齦存心拚命。

「來吧！」雷神魯德聲音與神色一樣冷酷，巨掌倏發，氣勢比第一次更爲旺盛。

鐵猴苗起雲自知必敗，但他決不肯服輸，揮掌迎上去！

「呀！」旁觀衆人驚呼了起來。

因爲雙掌只要接實，鐵猴苗起雲只怕要變成了死猴子，這是誰也看得出來的事實。

雙方的掌去勢極快，眼看就要接實。

「住手！」巨靈君岳振山陡地大喝一聲。

時機眞是危急萬分，雷神魯德聽得分明，硬生生的將鐵掌錯開，由於掌勢太强，只好往右側擊去，「轟」的一聲，塵土飛揚，地面上給打了一個大洞。

鐵猴苗起雲已在鬼門關轉了一轉，但他並無慶幸之色，只是沉靜的望住了對方。

「打呀！怎麼不打呀。」突然，鐵猴苗起雲像發了瘋似地嘶聲狂叫了起來。

「老苗你贏了！」巨靈君岳振山平靜的說道。

「甚麼話。」鐵猴苗起雲吼叫道。

與苗起雲同來的十一人，此時臉上全變了色。像巨靈君岳振山同他手下的四大天王這一班人，可說是名符其實的殺人不眨眼的煞星。苗起雲明明死定了，誰料强盜起了善心肯放他一馬。這位鐵猴老兄竟然瘋了，一定要自尋死亡，再三去觸怒巨靈君岳振山，眞是混帳透頂了。

十二人怒闖黑風嶺，鐵猴苗起雲自尋死路，是他自己混帳，但觸怒這位黑風嶺殺人王，只怕其餘十一人也要跟着他丢掉性命！

「老苗，火氣別那麼旺盛，在江湖上混，眞正不怕死的好漢並不多見，你此時面臨絕路仍然毫不氣餒，視死如歸，這是眞正的英雄好漢，我黑風嶺兄弟最喜歡這樣的朋友，」巨靈君岳振山和悅的向苗起

雲說道。

鐵猴苗起雲瞪着雙眼望住對方，像看着甚麼稀奇古怪的事物，怔怔的說不出話來。

想不到這殺人不眨眼的强盜頭子，還有點人情的味兒。

這時，巨靈君岳振山走過來，伸手在鐵猴苗起雲肩上輕輕拍了幾下，如果在比試時，他眞不敢給這雙手拍上，鐵猴苗起雲此時却很放心，任由對方拍了幾下。

「老苗，你心內大概是很窩囊，以爲功夫不夠好丟臉得很，其實，武功的高低，由師父、機緣及許多其他的原因造成。一位眞正英雄好漢，是要具有高尚的人格與視死如歸的豪氣，所以我們衆兄弟今天敬佩你。敬佩的是你的義氣與不怕死的豪氣，並不是你的武功！」巨靈君岳振山耐心的很，一再低聲下氣的解說。

鐵猴苗起雲聽了，神色不斷的變化，最後突然拉住了巨靈君岳振山的大手，用力的握住道：「岳老大，你眞不錯，俺老苗平生不服人，今天眞正服了你。」

「哈哈，我們黑風嶺的兄弟又何嘗不是服了你老大。」雷神魯德也插口道。

「好啦，黑風嶺今後門戶永遠爲你們開放，各位隨時光臨，我們衆兄弟隨時歡迎。」巨靈君岳振山笑說道。

十二人死裡逃生，總算安全渡過了風險。

「既然如此，俺老苗辦妥事後，再上山與大夥兒喝上三幾杯！」鐵猴苗起雲抱拳爲禮的說道。

「送客！」巨靈君岳振山吭聲高叫，聲音清越雄渾，在羣峯迴蕩盤旋。

十二個人轉頭洒開大步，往前走去。

正在這時，一名二十五六歲的年輕人，突然趕過衆人面前笑道：「黑風嶺空有虛名，武林盛傳不亞於龍潭虎穴，誰知竟是康莊大道，哈哈！」

鐵猴苗起雲十二人聽了，循聲望去，這年輕人看上去很平凡，並不惹人注目，笑瞇瞇的，和藹近人

「老弟說笑了。」巨靈君岳振山等以爲這少年是鐵猴苗起雲的同夥，所以如此客氣的說道。

「不，你別弄錯了，我與這十二位毫無關係，而且這種人情債最難還。」這少年笑着地說道。

所有的人感到奇怪，這少年是何許人？看來也是個瘋子，敢與黑風嶺的山大王開玩笑，他到底想幹什麼？

「少年朋友，你今日來黑風嶺，是想成名還是想露臉？可否告訴我們兄弟。」雷神魯德插口的問道。

「什麼都不是，偶然路過，聽人說過黑風嶺的規矩，所以想試試。」那少年人笑道。

這時大家望住這青年人，眞有點懷疑他是否瘋了。

「哈哈！你們別想左了，以爲我是瘋子。」少年仍然笑道。但他的觀察力之强，反應之快，令在場的許多老江湖全都怔住了。

雷神魯德一看老大的臉色，心內已有了計較，當下哈哈一笑道：「英雄少年，黑風嶺最喜結識有膽色的朋友，我們哥兒倆先比試一下拳腳再算吧。」

那少年輕鬆而帶點頑皮的神態，越來越令人莫測高深，雷神魯德忍不住又道：「小兄弟，我再囉嗦的說一句，請教你高姓大名，門派來歷，可否示知？」

「杜環，無門無派，窮小子一名而已。」那少年笑答道。

心內雖然不信，那又有何法？

雷神魯德眉頭微皺隨即想道：「用武功試探你幾招，不就什麼都現了出來麼，何必擔心他的來歷。」

「放馬過來，別再囉嗦！」杜環又說了這麼一句。

「接我一掌！」雷神魯德這下動了眞火，杜環的調皮似乎是過份了一點，令人看來，似乎是在藐視黑風嶺，這如何令人受得了。

雷神魯德的霹靂拳威震武林，多少練拳名家都不敢輕易接他一拳。

他如今含憤而發，更發揮霹靂拳的威力施展開來，簡直有排山倒海的威勢。

杜環全身處在威力絕倫的拳勢下，根本無法逃脫，除非他身懷抵抗絕倫霹靂拳的武功。

雷神魯德心內暗自惋惜，少年人自尋死路，實在可憐。

正在此時，杜環身體滴溜溜的一轉，幾乎在不可能的情況之下轉到了雷神魯德的身後，右拳對着後腰，運勁推去。

蹬蹬蹬，雷神魯德鐵塔般的身形朝前連跌出七八步，猶自站不穩腳步，又極不情願的向前撲出三步，急施千斤墜功夫，才勉强站穩。

「颼！」雷神魯德急轉回頭，雙眼瞪住杜環，像在看什麼稀奇古怪的東西一般。

看上去很簡單，却顯示出杜環一身非凡功夫。

在場的都是內行人，雷神魯德霹靂拳發出時方圓三丈氣勁激盪，別說是揮拳反擊，就連想移動身形只怕都不容易，但杜環不僅從容脫出，而且能竄到雷神魯德身後揮手推出。在雷神魯德精純武功的全力抗拒下，仍然跌出十幾步。

試想，杜環所具備的武功，已到了何等駭人境界。

祇見他仍然是若無其事，嬉皮笑臉的站着望住魯德，看他有什麼表示。

「好功夫！」雷神魯德深深吸口氣道。

「我不敢這麼說。」杜環也收起笑容，規規矩矩的說道。

「小老弟，你今日來黑風嶺，是路過呢？還是與我們兄弟爲敵？」巨靈君岳振山突然插口問道。

「路過。只是想憑自己的武功闖過黑風嶺，不想沾人家光而已。」杜環笑道。

「很好，你已經闖過黑風嶺，去留任意。」巨靈君岳振山笑道。

鐵猴苗起雲等人實在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天下，聞名喪膽的黑風嶺王竟是如此好說話。

「哈哈，小兄弟聽我一言。」巨靈君岳振山笑道：「黑風嶺專與貪官污吏爲難，英雄好漢却是我們歡迎的好朋友，即使我們武功比人强也不輕易拚命。」

不明底細的人一定以爲巨靈君岳振山害怕，不敢與杜環硬拚。

但是，以巨靈君岳振山一身超絕武功，且天賦異稟，眞要拚命，仍然信心十足。

無論如何，杜環總算闖過黑風嶺。

他也不客氣，大踏步往前闖去，見鐵猴苗起雲仍在瞪眼望住自己，立即笑道：「老苗，我們也算是患難之中相逢，下山去好好喝一杯如何？」

「好！」鐵猴苗起雲應了一聲，立即昂首闊步往前走去，不再多言。

黑風嶺是太陽山隣近的一座山，翻過山去，來到白水江附近，衆人走進市鎭，不理三七二十一，先找家酒樓坐下再說。

十三人分坐三桌，痛飲三杯，漸漸的熟絡了起來。

得得得……一陣急驟的馬蹄聲遠遠傳來，聲方入耳，人已衝到了門口，颼颼颼，五六個人紛紛下馬，人影翻飛中，他們已安坐在客位中。

「快把好的酒肉拿來。」上首一個大漢的高聲喝道。

「是是是！小的立即來。」店小二不敢怠慢，還未說完，立即趕到廚房張羅。

這班人來得突然，看他們那種霸氣，已令酒樓上衆人暗自心寒得不敢透大氣。

杜環却忍不住，向前望了一望，正自一怔，誰料其中還有一位姑娘，模樣眞個秀麗淸奇，恰巧向他望了過來。

杜環忍不住笑了笑，微微點頭。

「吧！」只見一名壯漢手掌猛拍，嘩啦啦，整桌酒菜給打得飛起，撒得滿地都是。

「混帳小子，敢是想死！」大漢氣勢洶洶的走了過來。

「哎呀，我的好大哥，小弟什麼地方得罪您老人家，勞您生氣。」杜環打恭作揖的說道。

那大漢微微一怔，他本來火氣極旺，準備打人，但見杜環那副可憐相却下不了手來。

「我的好大哥。」杜環似乎看出對方的心意，更加可憐可憫地低聲下氣道：「看您這副堂而皇之的英雄相，必然是位了不起的人物，小弟如果能做您的跟班，日後一定有出頭的日子，可否收小弟作個跟班？」

「你……」那大漢心內感動，可能也因其他原因，一時不能答應下來，所以現出不好意思之狀。

「老成，你怎麼啦！」前面一個五十來歲的老者叫道。

「他只是個毛頭小子，算了吧！」那大漢答道。

「他媽的，黃面虎成洪是怎麼混的，再過幾天只怕要做保姆了。」那老叟又駡道。

這個名叫黃面虎成洪的大漢滿面通紅，看來這個老者是他的上司，所以不敢出言頂撞，心內當然是很不舒服。

「咬人鼠。」那個老者突然昂起頭叫道。

「有！」人隨聲現，桌上站着一名高不足四尺的侏儒，渾身勁裝，的確像隻大老鼠。」

「給我將這小子拿過來。」爲首的老者大聲道。

「遵命！」咬人鼠恭恭敬敬應了一聲，身子翻飛，那麼輕巧快捷，已落在杜環的面前。」

「勞煩老哥！」杜環站起來拱手道。

咬人鼠看到如此笑容，似乎也下不了手，微微一呆之下，想起上司的嚴命，豈可疏忽，心一橫，道：「少廢話，趕快束手就擒。」

「是！」杜環恭敬的站起來，一副唯命是從的神色。

「跟我來！」咬人鼠實在不好意思伸手，勉强裝起兇狠的樣來喝道。

「我親身向大爺認罪，任憑處罰。」杜環乖乖的走過去，站在那名老者桌前，恭恭敬敬的鞠一躬，惶恐道：「大爺如何處罰，只管開金口，我自己動手。」

這班人雖然强橫慣了，但是俗語說「伸手不打笑面人」，杜環可憐兮兮的表情，在他們這班自命爲英

雄的人看來實在值得同情。

任殺任打，還有什麼話說。

「小子，你幹什麼的？」爲首的老者問道。

老者這樣一問，似乎已經放過杜環。大夥兒輕鬆了，不僅咬人鼠這般人心內放下了塊大石，鐵猴苗起雲等也安下心來，接着吃喝。

「回大爺，小的投親不遇，如今流落異鄉，看來我要行乞渡日了。」杜環說時，伸手抹抹眼淚。

那位黃面虎成洪忍不住，首先揚聲道：「老大，我看這小子倒誠實可靠，讓他做些粗重工作，大概沒有關係吧！」

老者默然，一雙神光炯炯的雙目注視着杜環，似是想察查這少年的出身來歷，是否可能爲仇家所派來的奸細！

杜環此時所表現的模樣，誰也不容易看出他身懷絕技。鐵猴笛起雲這一羣人，也忖量不清楚杜環在玩什麼把戲，只好悶聲不響的喝老酒。

好半晌，爲首老者又問道：「小子，報上名來，你會做些什麼？」

「大爺，小的杜環，自小就跟師父上山學武，其他的什麼都不會。」杜環可憐兮兮的道。

「你會武功？」爲首老者及黃面虎成洪叫了起來，顯然他們極感興趣，所以全部都緊張起來。

「學了十五年，還請各位大爺指教。」杜環裝着什麼也不懂的說道。

黃面虎成洪聽了心內很高興，笑道：「好小子，我們哥兒倆試試兩手如何？」

「不敢。」杜環連忙搖頭拒絕。

「爲什麼？怕我傷了你？」黃面虎成洪愕然的問道。

杜環又搖了搖頭。

「說出理由，爲什麼不敢？」黃面虎成洪又道。

這時，那爲首老者任由黃面虎成洪說下去，他想在這二人的談話中多了解杜環的底細。在江湖上混的人，最怕是仇家臥底，像他們這樣大勢力的陣勢，如何能不加小心？

「老哥哥，我們一見投緣，兄弟總不會出重手傷人吧。平生所學的絕招狠着不能用，像你這樣的高手，我又怎能應付得了！」杜環理直氣壯，說出這一番話。

「他媽的！」黃面虎成洪聽了，心內很舒服，偏偏無法反對，所以冲口而出的罵了一句，臉上却露出猙獰的笑容。

「龍力，你下場去試試！」爲首的老者冷峻的道。

「追命鬼龍力！」鐵猴笛起雲聽了不由大驚的叫了起來。

「是！」一名中年漢子，聞言站起身來，緩緩的走出。

杜環若無其事，微笑望住對方，似乎是看到久未見到的老朋友，歡欣莫名。

相反的，這位追命鬼龍力，冷冰冰的神色，完全是一副六親不認的模樣，渾身黑衣黑褲，神色透出陰森森的殺氣，令人看了心寒。

杜環仍毫不受到影響，笑臉相迎！

「龍老哥，千萬手下留情！」黃面虎成洪一旁叫道。他眞怕這位追命鬼龍力出手傷人。杜環他雖是初見，却有份感情，所以也爲之擔心。

「哼！」追命鬼龍力只是從鼻中哼了一聲，算是回答。

杜環像是個茫然無知的鄉下人，笑哈哈的道：「出手呀，如果我先出招，只怕你擋不住。」

「天，我的天呀！」黃面虎成洪幾乎昏了過去。

追命鬼龍力果然怒發如狂，但他仍然不出聲，只是目中殺氣暴熾，肩頭微晃，身形如箭的滑出向前去，右手烏黑色的手爪已抓向他的胸口。

杜環表面看起來呆頭呆腦，但反應極快，左掌橫切切向龍力手腕。

掌未到，却有股强銳的勁風襲到，追命鬼龍力自然識貨，只要給掌風掃中，這隻手只怕要報銷了，此際無閒細想，化掌爲指，疾點對方脈門。

「嘿！」杜環輕哼了一聲，掌勢一轉，加强勁力，去勢更疾，猛切手腕！

追命鬼龍力簡直是無法避開，無暇多想，身形彈起，雙腿疾蹬，上身微仰，翻轉過去。

「好工夫！」杜環輕笑一聲，手指巧妙的在對方小腿上抓了一把，隨即放手！

追命鬼龍力呆立當場，那張黑臉變了色，很不容易分辨得出那是什麼樣的顏色。

雙方出手極快，在場之人，除了一二位之外，其餘的人根本看不清楚，來來去去幾下子，誰勝誰敗，實在無法看得清。

杜環仍然笑嘻嘻的，若無其事。

「小朋友，功夫不錯呀！」爲首老者首先笑道。

「那裡，幾下三脚貓，見不得世面。」杜環很客氣的回答道。

「哈……好，小兄弟武功高强，歡迎你參加我們行列，今天我們有仇家，跟去看看如何？」爲首老者微笑的道。

「好！小子理應效勞。」杜環拱

手答應的說道。

「走！」爲首的老者說罷，立即站起身往外走去。

只有那位少女，一雙美麗的大眼睛，此時死命的盯了杜環一眼。

雖然沒有說什麼，但眼中所表示的意思實在複雜，別說杜環不了解，只怕那位姑娘自己也不能說出個所以然來。

「兄弟，跟我來。」黃面虎成洪親熱地走上來，挽住杜環往門口走出去。

鐵猴笛起雲等十二人，只好眼睜睜看着杜環跟着那夥人走，不好出言相阻。說起杜環是何來歷，仍然是個謎，經過了黑風嶺一場較量，多少總有點感情存在，雖然說不上什麼，俗語說：「患難見眞情。」心中多少總有點莫名的惆悵！

「苗老大，他們是什麼人？」待衆人走後，一名少年忍不住的問道。

「追命鬼龍力在此，他們的來歷也可以知道個大概。」鐵猴苗起雲喃喃地答道。

「到底是什麼人？苗老大何不爽爽快快的說了出來？」

「對呀！別再賣關子了，快憋死人啦！」

十一個人七嘴八舌的追問不休。

「你們可看到那位姑娘家？」苗起雲突然的問道。

「當然看到了，而且看得很清楚，杜環就是向她笑了一笑，才惹出這痲煩來，要不是武功好，只怕此時已躺在地上了。」其中一位年輕的同伴叫道。

「大家又何嘗不是一樣，看到美麗的姑娘，誰不喜歡呢？」鐵猴苗起雲道。

「好啦，又扯到天上地下了，到底他們是什麼來歷快點說出來吧！」年輕的朋友同夥全都不耐煩叫了起來道。

「神風旅。」鐵猴苗起雲沉聲道。

「什麼？」衆人不由的叫了起來。

「橫行大江南北，殺人如痲，黑白兩道聞名喪膽，令天下武林同道頭痛的神風旅，怎麼會在此地出現？」十一人全都驚訝了起來。

「他們向來的作風，飄忽不定，行動快捷，所以才令人頭痛。」鐵猴苗起雲感慨的道。

「杜環今天跟上去，是否有用意？」這些年輕的朋友又問道。

「走吧！人家的事情，我們無法管，自己的痲煩沒有解決呢！」鐵猴苗起雲說時，顯然觸動了心事，眉頭微皺，神情落寞，當先站起往門口走去。

酒樓又再度熱鬧了起來。

他們出門上馬疾馳！

＊　＊　＊

這羣人行動快捷，紀律極嚴。杜環武功高强，跟住他們倒也應付得來，黃面虎成洪在一旁照顧，雖然是簡單幾句話，或者三兩個手勢，都會使初入夥的杜環跟得上步。

三天後，神風旅已到了龍亭鎭附近。

一座瞧不起眼的農莊，靜悄悄的打開莊門，二十騎士衝了過去，大門關上，沒有一個人說話。杜環心內納悶，他們怎麼知道呢？眞是奇怪！

大夥兒摸黑吃東西，沒有半句話，吃完後立即靠在牆邊休息。

杜環有幾次想幫忙那位姑娘，差點挨了馬鞭，最後一次，小姑娘手中的寶劍出鞘，施出絕招，幾乎削去杜環半個腦袋。試想，誰還會敢惹她了。

黃面虎成洪只是笑笑，沒有勸阻，似乎還看得很有趣似的。

三更！

「走！」爲首老者輕喝了一聲，身形急展，貼地往外掠去，那等快法，當眞令人吃驚，輕功練到如此火候，在武林中還數不出幾位來！

衆人疾馳約莫半個更次，爲首老者右手高擧，示意後面的人立刻停止前進。

杜環定眼向前望去，心內一跳，金光閃閃的三個大字「三賢府」在燈光下顯現得威武非凡。

因爲當今武林中「三賢府」無異是塊金字招牌，無論是黑白兩道、三教九流及各行各業，三位主人全有朋友。他們本身武功不說，光是這些朋友的力量就不得了！

神風旅千里迢迢趕來此處，莫非是想狙擊三賢府主人！

杜環心內暗自吃驚，他只有默默動腦筋，如何應付今晚之事！

「什麼人？」聲音從黑暗中發出。

「哈哈，竹林三賢，果然名不虛傳！」爲首老者先跳下路中。

「乾坤雙絕周仲英大駕光臨，我們兄弟三人快要歸天了，這是大喜事！」人隨聲現，一名鬚髮皆白的老兒，緩緩的從右廂房走了出來。

「逍遙先生李如春，得罪了。」爲首老者——乾坤雙絕周仲英笑道。

「很好，漁樵子杜琦與瀟湘客任重遠一齊候駕。」另二個老人也相繼出現。

「哈哈……」乾坤雙絕周仲英放聲暢笑。

杜環不知道，他有甚麼好笑，但這老傢伙，笑聲中貫足眞力，在

黑夜中益發蒼勁有力！

「點燈。」逍遙先生李如春右手一揮，如斯響應，十六盞燈籠冉冉飛起，安安穩穩的掛好了，有的掛在樹枝上，有的掛在屋簷上……

杜環心頭一震，竹林三賢果然不簡單，這十六盞燈籠掛起，顯示他們的雄厚實力，神風旅雖然高手如雲，祇怕他們也不容易討好！

掛起十六盞燈籠，是最少要有七八名高手，試想，不差分毫的掛好，這份手勁，豈是平常高手所有，能俱備如此內家眞力火候這麼高的人，竟有七八位之多，竹林三賢還不算在內，神風旅如貿然進犯，祇怕不是很聰明的舉動。

神風旅的殺手們見了，果然微微一震，大家雖然未說出口，那眼神正好說明他們心內的擔憂。

竹林三賢屹立卓然，一言不發，望住這位領袖乾坤雙絕周仲英。

這是決定性的一刹那，數十人的生死，全由乾坤雙絕周仲英的心意而決定。

* * *

乾坤雙絕周仲英臉色寒冷如冰，他卓然屹立，看不出他內心的想法。

「好厲害的殺手。」杜環心內暗暗震駭，此人不愧神風旅的特級殺手，面臨如此難關，仍然是鎮定如恆。

竹林三賢擁有如此雄厚實力，一再作出表示，無非是想駭退强敵而已，眞個幹起來，祇怕也是個兩敗俱傷的局面。

他們的生死榮辱，仍是決定於一刹那間！

「殺！」乾坤雙絕周仲英大喝一聲，下令攻擊。

颼颼颼，三條人影着地滾進，手中八寸長的牛角刀，像閃電般往小腹刺去。

他們一聲不出，整個人的精神意志完全貫注在刺殺敵人目標上！

三人全是一樣的狠毒，連防守的招式全不用了，正因爲如此才威力銳不可當！

「混帳！」逍遙先生李如春怒吼一聲，身形急拔高五尺，想閃過這要命的一擊！

三人變招極快，身體仰側，手上牛耳尖刀凌空疾射，去勢之快，簡直無法形容！

「惡賊！」漁樵子杜琦，與蕭湘客任重遠大驚，想出手搶救，鞭長莫及，祇好開口大罵。

逍遙先生李如春身在半空，而且去勢已盡，一口眞氣已濁，無法變換身法閃避牛耳尖刀，祇怕三柄牛耳尖刀就會要他的命！

「哎呀！」兩位兄弟看出危險，情不自禁的叫了起來。

眼看這位竹林三賢之首——逍遙先生李如春的命就要歸天了。

嗤嗤嗤，三顆小石頭，從暗中疾射而來，牛耳尖刀全給被打飛了！

「好惡賊！」逍遙先生李如春，給打出了眞火，怒吼一聲，手腳齊施，三人頻頻中招。

說來雖慢，場中變化極快，待大夥兒定下神來，事情已經過去了。

三名殺手滾在一旁，雖未死去，看來傷勢極重，祇怕有他們受的了。

乾坤雙絕周仲英神色不變，冷峻道：「三賢莊果然人材濟濟，再試試我的神風旅手段！」

竹林三賢根本連答話也不敢分心，剛才已經領教過了。神風旅的殺着銳不可當，這次他們出手，祇怕比第一次更厲害，三賢立刻全神戒備。

又是三人，相貌很平凡，看不出有甚麼特別，他們衣着裝束一樣，手拿着一根黑黝黝的棍子，不知是甚麼材料，約莫四尺來長！

「這棍子一定有古怪。」大家心內全都是這樣的想，究竟有甚麼古怪，局外人誰也不知道，越是神秘莫測，愈加令人畏懼！

竹林三賢雖然膽色過人，今晚與神風旅這樣的組合接觸，仍不免心頭暗凜！

颼颼颼，十二人凌空飛至，擋在竹林三賢面前，清一色的紅衫黑褲，六人刀六人劍，分列兩旁，一言不發，冷峻地凝視三名敵手的行動。

雙方對峙，誰也沒有說一句話，彼此都是注視着對方。

神風旅的三人，喜怒不形於色，望住這刀劍十二人，木然不動！

「殺！」三賢莊的一名刀手在主人示意之下，首先出擊，單刀挾着呼呼勁風，往左方一人劈去！

古怪的棍子掃向刀背，「砰砰」二聲響，令人聽來，似乎敲在竹竿上，發出空洞的響音。

刀手頗感意外，正想撤回單刀時，誰料對方棍子有股吸力，看來那棍子竟是磁鐵製造的。

正在詫異時，棍子尖端突然射出枝鋼針，針身漆黑，黑夜中不容易看得清楚，一閃間，已刺中刀手心口，頓時斃命，由於刀棍相持，刀手仍未跌倒，外人還以爲他們正在拚鬥內力！

僵持了一會，持棍者右腳飛起，刀手倒地死去！

「呀！」三賢莊裡的人，給這突其如來的變化弄呆了，誰也沒有看清楚那刀手如何落敗，所以驚叫了起來。

「一齊上！」漁樵子杜琦下令刀手劍手齊攻！

沙沙沙，整齊的腳步聲響起，十一人分兩側包抄，三名持棍者背靠背站着，絲毫未露怯意。

「殺！」首先二人疾衝而上，刀劈劍刺。

「砰砰」兩響，短棍迎架上去，「嗤嗤」極輕微的響聲，兩人又呆住不動。

「砰砰」又兩聲，刀劍二人又給踢開。

其餘九人一呆之下，立即怒火衝天，蜂湧而上。

這次，三名持棍者再不是冷冰冰的等待，揮棍出擊，身形往外掠去。

九人弄不清楚這是怎麼回事，微微一呆，場中突起變化。

轟轟隆隆，烟火飛濺，場中人看不出人影。

「快伏倒地上。」逍遙先生李如春大聲高叫，他自己也退出老遠。

好半晌，風平浪靜，大家看清場面時，三位持棍的人全倒在地上，動也不動，似乎已經死去。

「咦！這是甚麼回事？」神風旅的人不明白眞相，忍不住的叫了起來。

逍遙先生李如春緩步走出，神定氣閒地向神風旅各人環掃了一眼道：「各位可否就此罷手，再拚下去，誰勝誰敗，仍然是個未知之數！」

「不成功，便成仁，神風旅永遠不與敵人妥協！」乾坤雙絕周仲英怒道。

「難道我三賢府怕了你們不成！」蕭湘客任重遠亦大怒的吼道。

「這不是怕不怕的事，而是神風旅風格，戰鬥一起，必定要幹到底。」乾坤雙絕周仲英淡淡的道。

「好，讓你們看看三賢府的實力！」逍遙先生李如春左手高舉，四周屋頂上的人影翻飛，雖然沒有聲音，但這一羣人全是武林高手，可見三賢府中的實力。

「兄弟，等會你與我一起吧！」黃面虎成洪低聲的對杜環道。關注之情，溢於言表。

杜環心內也暗自感動，想不到這位粗魯的漢子，也是義氣深重的男兒！

乾坤雙絕周仲英臉色陰沉，環視了衆兄弟一眼，緩緩高擧右手，沉聲道：「爲了神風旅的傳統精神，今日我們衆兄弟與敵拚個同歸於盡，如果有人認爲不值，可以自行離開！」

試想，誰敢臨陣退縮，貪生怕死是江湖上最受鄙視的事，乾坤雙絕周仲英當衆宣佈了，神風旅的人內心或有人認爲不值，表面祇有硬着頭皮去拚，因爲當初入夥已經宣誓，生死一體！

「拚！」十幾人轟叫齊聲。

三賢府的多名高手環伺在旁，冷靜的注視場中動靜，不發一言。

竹林三賢一樣是全神戒備，準備決一死戰！

「給我殺！」乾坤雙絕周仲英高聲發施號令，左臂一揮，神風旅的殺手猛疾衝上前，狙殺敵人！

杜環也祇有跟着行動，黃面虎成洪怕他有失，祇有跟隨在後。

五名高手攔截，全是要命的殺着，看來三賢府的人決心殲盡敵方！

「砰砰！」兩下，杜環手腳並用，將三名敵手擊飛出去，因爲黃面虎成洪危險萬分，杜環祇好出手相救！

另二名高手，全力狙殺那位姑娘，幾招過去，那姑娘就要遭殃，杜環無法之下，祇好伸手救人！

「你是甚麼人？」對方大感意外，忍不住的喝問道。

「一個普通人！」杜環微笑的答道。

「哈哈，你們看不起我的這位兄弟吧！」黃面虎成洪得意洋洋的道。

「給我殺！」逍遙先生李如春怒吼道。

「颼！」一條全身血紅的殺手凌空飛至，來勢極兇，黃面虎成洪與那名大姑娘見了，內心暗駭，三賢府不知有多少高手躲着，神風旅只怕要遭殃了。

紅衣殺手也不說話，一尺不到的劍吞吐如電，劍芒閃耀，往杜環刺去。

「哎喲！」杜環連避幾招，突然大叫一聲，往後退去。

黃面虎成洪連忙跟着追出，他不放心杜環，但那紅衣殺手却不追趕，雙腳疾蹬，凌空拔高三丈，掠入高樓，隱身不見。

神風旅的人越來越不濟，死傷不少，令人奇怪的是，乾坤雙絕周仲英仍然是袖手旁觀，並未加入戰鬥，眼見手下兄弟身上流血，傷殘肢體，他屹然卓立，沒事的人一般。

三賢府的殺手，與平也未見到這位神風旅的領隊，只剩殺其他神風旅的高手。

再說，黃面虎成洪追進去，杜環往左一轉，失去踪影，黃面虎成洪深感奇怪，定睛四下張望。

「大哥，這裡來！」這聲音很沉，但聽得很清楚，黃面虎成洪正想說話時，一隻有力的手拉住他右臂，身不由己的已往旁躍去，剛巧躲在一處隱蔽地方。

颼颼颼五條人影飛過，其中三人稍爲停了一停，又往前趕去，他

們正是追蹤杜環而來的。

「這是幹什麼?」黃面虎成洪有點不高興，身為神風旅的殺手，從未有過臨陣逃脫的習慣與想法，而杜環才入夥，就做出這種的事，實在太差勁了。

「大哥，你們神風旅給人出賣了。」杜環低聲道。

「什麼話?」黃面虎成洪吼叫起來。

「低聲點，待會兒你就可以看得清楚明白，如今祇好耐心的等一等。」杜環低聲的說道。

黃面虎成洪心內雖然喜歡這位小兄弟，但這種話他無論如何都不相信。

誰知他的軟痲穴及啞穴，都在這時候被人點了。

黃面虎勃然大怒，杜環這種作風，實在混帳，如今大戰正方興未艾，而且神風旅又人單力弱，二人躲在此處更影响戰鬥力。

突然，黃面虎成洪想到，杜環的出現似乎不大妥當，莫非他是敵人派來臥底的?

杜環却在此時低聲的道:「此處不妥，我們要換個比較安全的地方去。」

黃面虎成洪口雖不能回答，心中却自暗暗冷笑道:「三賢府內，那有安全之處，除非你小子是對方的人，才不致招惹他們殺害。」

正在這時，杜環突然托住黃面虎成洪的身軀，貼地往前掠去，就像魚在水中游走一樣，極其滑溜，數十丈遠近却未被人發覺。

黃面虎成洪口雖不能言，心內未嘗不欽佩得五體投地，像這樣的輕功，別說年輕高手，即使整個武林中，只怕也不易找出幾位，他到底是何等樣人呢?

「颼!」黃面虎成洪猛然間給拋高五丈「砰」一聲大响，一面門窗給撞破。

這是那紅衣殺手的住處，剛才看得很清楚，他掠入這間小樓，還點上燈火，就未出去過，如今自投羅網，那不是死路一條了。

身形剛撞進去，一股强勁無匹的掌風當頭打到，黃面虎成洪心內只有暗叫聲「苦也!」別說此時動彈不得，即使是精神在頂峯狀態時，亦無力抗衡這一掌，紅衣殺手的武功實在太强了。

自以為必死無疑，連眼睛都閉上。

正在此時，紅衣殺手身形如電，電光火石之中收回掌勢，五爪箕張，當胸抓到。

「嗤!」的一聲，一股針尖般的內家勁氣襲體，紅衣殺手身形翻翻滾滾在掙扎，杜環突地從暗中衝出，手指疾彈，點中了其軟痲穴。紅衣殺手身形就要倒地，杜環即時趕到，剛好抓住對方背心。

「好功夫!」黃面虎成洪由衷的欽佩，杜環這幾下所顯示的武功，實在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而且心智極高，他把每一步驟都算得很準，只要稍差分秒，別說制服紅衣殺手其人，只怕會引起三賢府的人注意，那時的確痲煩了。

將紅衣殺手放在床底下，燈火仍然點着，杜環把黃面虎成洪放在張椅上坐好，移到窗口，可以望到外邊的一切。

呆在那裏實在無聊，誰料杜環却睡倒床上，閉目養神，似乎是很寫意之狀。

好半晌，三賢府的戰鬥經已停止了。

* * *

「老弟，今晚大功告成，我們好好地喝幾杯，慶祝慶祝。」逍遙先生李如春的聲音傳了過來。

「辛苦了各位兄弟。」這聲音傳入成洪的耳中。

神風旅的二頭領，乾坤雙絕周仲英竟然與三賢府狼狽為奸，串通一氣，做成圈套，令一部份神風旅兄弟今晚坑陷在此。

「老哥，你!」杜環用力把握住黃面虎成洪的手，輕聲的道。

因為，黃面虎成洪已掉下顆眼淚，他實在傷心透了，神風旅的光榮傳統，今晚徹底破壞了，內奸不是別人，竟然是地位高崇的二頭領，這如何說好呢?

「帶過來!」瀟湘客任重遠的聲音傳了過來，不一會，只見有七八名神風旅的兄弟，全給縛得似粽子一樣，動彈不得，死豬般的給抬進來。

最後一名，是那位大眼的姑娘，她似乎受傷輕些，也特別優待，並未縛繩索，垂頭喪氣的給押着走。

「天芳!」黃面虎成洪心內叫道。

「她是誰?」杜環低聲道。

「大頭領的千金。」黃面虎成洪說出這話，才發覺自己啞穴給解了，什麼時候解的，仍然未發覺，由此可知，杜環的武功實在太高了。

「此處暫時很安全，他們只怕想不到有敵人躲在莊中，相機行事，說不定可以救出他們。」杜環低聲的說道。

「我擔心大頭領的安全。」黃面虎成洪憂心忡忡的說道。

試想，神風旅的第二把手叛變，所有兄弟仍然蒙在鼓中，他如果此時回去，誰會懷疑他，萬一再使用奸計，神風旅只怕會全軍覆沒了。

「待我救出衆兄弟，那時兼程趕回去報訊，只要我們早半步到

達，這叛賊就無法得逞了。」杜環道。

「兄弟，神風旅能夠渡過這次災禍，你是眞正的救星，我不會說別的客氣話。」黃面虎成洪蒲扇大的手，抓住杜環的肩不放的衷心說道。

杜環了解這個血性忠義的漢子心境，一言不發地緊緊的握住對方的手，一言不發。

雙方深厚的情誼在眼神中交流着，二人雖未說什麼誓言，却建立了眞正的生死之交。

突然，杜環轉身將床底的紅衣殺手拉了出來，開始剝了他身上的衣服。

「好辦法。」黃面虎成洪眼睛一亮，杜環現在正想冒充紅衣殺手，在三賢府莊內行事的確方便。

二人身材差不多，穿好衣服，驟眼間，不容易分辨清楚。紅衣殺手在三賢莊內，身份超然，尋常人根本就不敢查問。

「我去了，大哥小心等待，若有不妥，先將這傢伙殺了，也算替兄弟報一部份仇。」杜環吩咐着道。

「你自己小心，我會知道怎麼樣做。」黃面虎成洪的確為這位小弟兄擔心，此時身在虎穴，危機重重，稍有不愼，別想逃出三賢莊去。

杜環只點點頭，脚尖微點，身形如箭穿窗而出，消失在黑沉沉的夜色之中。

他們監禁在什麼地方，杜環完全不知道，只憑他剛才的聽覺，隱約是這個地方，又苦於不能相問，閃身在樹後四下張望。

靜悄悄的，未聽到什麼動靜。

這時候，杜環的確憂心如焚，他四下游走眼耳並用，雖然未被人發覺，倒也不是好玩的。

突然，他看到一座孤零零的房子在前面，門窗緊閉，四週不見半個人影守衛，又不像牢獄，形象那樣怪，一定有問題。

杜環很耐心四下張望，盡量找尋隱蔽處靠過去。突然，他聽見了呼吸聲，那是習有武功根底之士所發出的呼吸聲，就在院中假山的頂上，再一查探，發現足有七人分佈附近地方。

想了想，杜環突然站起來，大搖大擺走出去。

颼颼颼，三條人影閃出，一齊恭聲道:「總座今晚好興趣，怎來此處走走。」

「哼!這班混賬，大膽，我想看看他們，給我打開門。」杜環硬着頭皮道。

「是，小的這就在前帶路。」一名漢子恭聲答應。

杜環心內暗暗好笑，越是大模大樣，他們越是害怕，紅衣殺手在三賢莊內，的確威風八面。

這漢子在前領路，走近那座房子，經過門口，却不開鎖，一直往後繞去，停在一處牆前，伸出手在塊突出幾分的磚頭上微微一按，軋軋聲響，出現了一道門。

杜環大搖大擺走進去，黑沉沉的無半個人影，心中暗自奇怪，那漢子又趕緊上前七模八按，牆上的門自動關上。前面地面緩緩打開，燈光隱隱，竟是座地道的入口。

花了半天工夫，才到地底牢獄中心。

神風旅的兄弟以及那位大小姐全在此處，他們似乎認出了杜環，一齊大罵:「奸賊，你做的好戲!」

「總座，可要給他們用刑?」漢子問道。

「我自有主張!」杜環冷冷道。

「來殺呀!怕死的不是神風旅的好漢!」

「嘿嘿，倚多取勝，江湖末流，我們眼內還沒有見過這樣差的人。」

神風旅的兄弟紛紛怒罵。

杜環臉色不變，屹立如山地站在地上，像一支標槍般，冷冰冰的，令人望之生畏。

三賢莊的那漢子感到渾身震戰!

「給我帶到樓上!」杜環說時，轉身往外走去。

「是!」開門的漢子恭恭敬敬的答應，心內暗自打鼓，莊主曾經吩咐，沒有命令任何人不可接近俘虜，更別說把人帶走。

但是，這位紅衣殺手性烈如火，根本不服王法，若開口問他奉什麼人的命令，只會立刻要命，這漢子自然知道被三位莊主奉為神明的紅衣殺手是無論如何都不能得罪的，所以只有唯唯聽命。

神風旅的兄弟全給點了穴道。

紅衣殺手向他們揮一揮手，穴道全解了。

那漢子眼見這等神手高技，心內欽服得五體投地，立刻帶領衆人往外走。

好不容易走出這座地牢，杜環深深吸了口氣，事情總算辦得不錯，看下一步運氣如何?

「什麼人?」暗裏傳出問訊。

「總座親自審問犯人，你們都瞎了眼睛麼?」那漢子神氣活現，一副狐假虎威的嘴臉。

暗裏之人立刻沒有出聲，懾於紅衣殺手的威風，自已還是悶聲不響的好。

說起來，好像是神話，神風旅的人就是這樣平安的到了樓上。

「嘿!」一道指風過去，帶路的漢子立刻倒地。

黃面虎成洪立刻從門後閃出，

低聲道：「沒有人見到麼，兄弟？」

「我們得趕快脫身，呆久了不好辦！」杜環說時，立刻動手解開了衆人的繩子。

「這是怎麼回事？」衆人一頭霧水，齊聲的問道。

「二頭領已經叛變了，他與三賢莊狼狽爲奸，我們必須趕快回去，免得大頭領誤中奸謀。」黃面虎成洪低聲道。

沒有人說話，他們只是恨恨的望住杜環，似乎連黃面虎成洪的話也沒人相信。

事實上，神風旅的人不相信二頭領會叛變，要他們去相信一名剛剛認識的人所說話，他們心理上實在不容易接受。

「二頭領現在正在大廳上，與竹林三老賊飲酒慶功，你們不信可去看看。」黃面虎成洪急道。

「我去！」那位大眼睛的姑娘昂然的往外走去。

人影一閃，杜環截攔在前面，低聲道：「姑娘，外面暗哨甚多，稍有驚動，我們只怕不會容易逃脫出去。」

「這事情不證明清楚，逃出去又有何用？」大姑娘冷冷的道。

杜環急得邊搓手，滿頭大汗，眞個應了皇帝不急，急煞了太監。

「天芳，妳連我的話也不信？」黃面虎成洪悲聲的道。

「我能夠相信誰呢？」大姑娘淡淡的說道。

「這樣好啦，大夥兒先逃出莊去，然後我再陪姑娘進去走一趟！」杜環急道。

當下，杜環冒充紅衣殺手在前走，神風旅的兄弟在後跟！

「總座，怎敢要你親自出馬？」兩名老者恭身問候！

「莊主交代，我能不從麼？」杜環盡量用鼻音，仍然不夠氣派！

「咦，你不是……」另一名老者聽出聲音不對，再壯着膽子定睛望去，看出不是紅衣殺手，立即驚道。

「你好大的膽！」杜環身形如箭，不待對方第二句話出口，即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法，擊斃對方！

另一名老者大驚，撲地跪倒，叩頭道：「總座恕罪，小的不敢無禮！」

「哼！將這混蛋丟出去餵狗，只說是我吩咐的！」杜環老氣橫秋道。

「是！小的遵命！」那傢伙幾乎嚇破了膽子。

一行人堂而皇之地走出大門，三賢莊衆高手平時就懼於淫威之下，今晚似乎連多看一眼的膽子都沒有，所以他們才會這麼容易的逃了出去。

走出視線外，十人立即往前趕出三里有餘，躲在一處濃密樹林中。

「我們可以回去看看了。」大姑娘冷峻的說道。

「不行，還是讓我們去吧！」另二名神風旅的高手道。

「不行，我爹是神風旅的大頭領，我身爲他的女兒，最低限度也要把眞相查個清楚才能回去。」大姑娘斬釘截鐵的說道。

「好，我會盡力讓姑娘安全回來的。」杜環答道。

「大夥兒只好在此等候。」黃面虎成洪只好這麼說道。

「走吧！」大姑娘性子很急，懶得多說，展開輕功，朝前衝去。

杜環只好陪着她再闖三賢莊。

二人大模大樣的走進門時，那班守衞們仍然是必恭必敬，連看都不敢多看一眼！

杜環暗自得意，以爲此行很順利。

突然，四周空氣變得很僵硬，杜環心頭微涼，立刻提高警惕！

「哈哈……」一陣響亮的笑聲由四方八面傳來。

嘿嘿嘿……人影翻飛，三賢莊內的高手幾乎都集中在這院子的四周圍。

乾坤雙絕周仲英也笑吟吟的站着，望住大姑娘道：「賢姪女，妳回來最好！」

「你眞的背叛了神風旅！」大姑娘怒聲喝道。

「這是什麼話？我一向忠於神風旅，數十年來，闖盪南北，身先士卒，一直到現在仍無長進，所以想要改變方法，將神風旅發揚光大！」乾坤雙絕周仲英呵呵的說道。

「嘿嘿，很好，我如今知道了！」大姑娘冷峻的道。

「走！」杜環說時，當先開路，直闖出去，大姑娘這時也不敢刁蠻任性，跟着往外闖。

「接我一掌！」逍遙先生李如春大怒，使出他平生得意的絕學——逍遙掌。

杜環這時不敢大意，鐵掌翻飛，已使出十成功力全力迎了上去，他知道必先下狠手，方有逃生希望，如果三賢莊高手合圍上來，那就不是好玩的哩！最少，這位大姑娘又要身陷三賢莊，到時杜環獨自回去，根本交代不了，而且那班仍然充滿着不相信自己的兄弟，一定會與他拚命！

「砰！」的聲響，逍遙先生李如春胸口似受重擊，往後連退十七步，才一屁股坐倒地上。

「颼！」杜環得勢不饒人，身形急縱，拉住大姑娘手往前掠出五丈，再幾個起落，已逃脫出莊。

後面的呼嘯聲不斷響起，但杜環起步在先，隱身在黑夜中，他們那能追得着呢？

事實上是次出於僥倖，他們實在不相信，杜環有那樣高的武功，若非大家見逍遙先生受傷驚愕不備，否則才不會給他們趁此空隙逃了出去。

再次會面，神風旅的人全望住大姑娘，二頭領叛變，是眞是假，等她一句話！

「我親眼看到老賊，親身聽到他背叛神風旅之話，今日失敗，兄弟的傷亡，可以說是這老賊一手造成。」大姑娘恨聲的說道。

「老賊！」神風旅幾乎全軍覆沒，如今傷亡慘重，無非是出了內奸所致，大夥兒如何不憤慨激昂，一齊破口大罵！

「事關緊急，我們必須兼程趕路，先到總舵報告，如果老賊先到，神風旅所遭受打擊，只怕更大了。」大姑娘說話很有決斷。

「我們這兒有十個人，一起行動，太過招搖了，最好大小姐先回去，由杜兄弟護送，我們隨後就到！」黃面虎成洪說道。

「好吧！」大小姐想想也對，她親眼見過杜環的武功，由他護送是最好不過，而且此次能夠逃脫大難，可以說是他一人之功，更可以相信。

「天還未亮，我們趕一程再說。」杜環說時，立即領路往林外走去。

二人弄到兩匹馬，連乾糧都在馬上吃，加緊趕路。四日後，已到天堂鎮，神風旅的總舵在望，大姑娘這才鬆了一口氣。

燦爛的笑容，在陽光下愈加顯得美艷無比！

杜環在一旁看了，不由看得呆了！

大姑娘似乎覺察到了，粉臉泛起一陣紅暈，頗有羞意。

杜環突然吶吶的道：「大小姐，我還未請教妳的貴姓芳名，還不知道如何稱呼。」

「小妹藍天芳，家父藍信，外號混世魔王，創設神風旅已有三十年！」

「令尊的作風豪邁，武功過人，並且義薄雲天，江湖朋友一向稱讚。」杜環莊容的道，表示對這位武林前輩的稱許。

「幾年來，神風旅衆兄弟的主要事務，全交給這位乾坤雙絕周老賊，想不到他生了異心。」藍天芳憤恨的道。

「發覺得早，諒他已無能爲力，最後還要落得個身敗名裂。神風旅的人全力報復，老賊又如何受得了！」杜環爲了安慰這位大小姐，祇好多說了幾句。

「今次幸虧遇到你幫手相助，神風旅免覆巢之厄，我爹爹及屬下兄弟一定會感激你！」藍天芳說得很溫柔，神態中已充份表示了她的心意。

「姑娘太客氣了，機緣巧合而已，算得上甚麼。」杜環趕緊遜讓道，心內當然很是高興。

「我說得很認眞，你別當作兒戲。」藍天芳目光烱烱直視杜環，簡直是咄咄逼人。

杜環反而有招架不住之勢，避開了她的目光。

情形很明白：這位大姑娘芳心暗許，以她的容貌及身份，自然是求之不得，但凡江湖上混的人最怕令人誤會，施恩望報甚至要挾更爲武林所不齒，杜環初出江湖更不願被人說閒話！

「杜大哥，你討厭我了。」藍天芳的聲音溫柔而幽怨，像杜環這樣血氣方剛的年輕小伙子，怎能不感動！

「不，不！」杜環急急的否認道。

這時，藍天芳倏然抓住了杜環的手，低聲溫柔的道：「那你別推辭我的心意吧！」

杜環全身劇震，如受雷殛。女孩子的手柔若無骨，這是第一次的經驗！

呆呆的站着，杜環的靈魂早已飛出九霄雲外了。他雙目怔呆望住藍天芳，經已說不出話來了！

「你是怎麼啦？」大姑娘嬌聲道。

「噢，我實在是太高興啦。」杜環說道。

「嗯，我們一齊去見我爹爹吧！」藍天芳說時拉着他的手，往前走去。

杜環突然感到不敢去見這位武林大豪，他心中的情緒很複雜，藍天芳拉住了他，雖然有點像拉牛上岸，而這頭牛祇好認了，何況世上有許多人都羨慕能給這位美麗的姑娘玉手牽一牽呢！

「大小姐妳回來啦。」

神風旅的總舵全是精神奕奕的好手，內內外外，許多年輕人都對杜環投以奇怪的一瞥。

藍天芳竟然拉住杜環的手，對於其他人的看法與想法，她全然不在乎了。

神風堂上有股令人不敢仰視的威嚴，無形地鉗住了杜環的內心。威震武林的神風旅，到底不可尋常。

「這小子是誰，天芳！」聲如雷鳴，發自神風堂上。

「爹爹，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也是我們神風旅的恩人，」藍天芳大聲道。

「甚麼話，這丫頭莫非瘋了吧。」

「咦！」

杜環趁機打量堂上各人，上首一位老者，顧形自豪，不怒而威，而且有股懾人的威嚴，相信他就是黑白兩道聞名喪膽的神風旅主人——混世魔王藍信。

「爹爹，二頭領叛變，所有兄弟幾乎全軍覆沒！」藍天芳急叫道。

這消息的確震撼了神風堂上每一位頭領！

令人窒息的沉靜，壓得大夥兒透不過氣來。

混世魔王藍信深深呼吸口氣，壓下心中的激怒，盡量把聲音說得平和些：「詳細說來聽聽。」

「我們……」藍天芳立刻定下了心神，詳盡地將一切經過說出來，估計在座之人不容易接受這一事實，她祇有盡力敍述一切！

說完之後，神風堂又恢復了寧靜，混世魔王藍信那雙眼睛盯住杜環不放，似乎想看透這年輕人的內心。

「大頭頭，我想試試這位小英雄的功夫。」一名瘦削的中年人站起恭聲問道。

「好！」混世魔王藍信立刻答應。

「這位是我們神風旅的好手——邪手判官雲一舟。」藍天芳在旁低聲的告訴杜環。

杜環微微的點頭，表示沒有關係。

「老弟，我們試兩手如何？」邪手判官雲一舟緩緩的走出大廳中央，出聲邀戰。

「正要請教！」杜環淡淡的道。

所有在座之人，全是神風旅的高手，他們自然知道三頭領的武功。面前的年輕人單憑一身之力，就能從三賢莊救出被困的兄弟，他們實在不相信。

這一戰，就是考驗眞假的試金石！

肩頭微晃，雙手幻出千變萬化的假掌影，邪手的確是名副其實。這招「千層地獄」，不知擊敗過多少當代名家，由於藍天芳將杜環說得武功高不可測，邪手判官雲一舟自然不會祇施展普通的武功，而是立展絕學。

杜環絲毫不亂，看上去穩如泰山，誰知他已在間不容髮之際施展上乘絕學——「天地一偸」身法。

這是從未有過的現象，邪手判官雲一舟大驚之際暗自一咬牙，雙掌一搓向前擊去。

「掌心雷！」藍天芳驚叫。

杜環全然不讓，左手單掌一豎，一股柔和的掌風向前擊去，邪手判官雲一舟拚命硬頂，仍然吃不住勁，蹬蹬蹬一連往後退了七步。

突然，他雙足疾蹬，凌空躍起，尚未見他動手，渾身精光四閃，十二柄飛刀四方八面的打到。

「天羅地網！」藍天芳又驚叫起來。

杜環仍然屹立不動，雙眼緊盯着漫天飛刀射來之勢。

外人看起來，他是靜立，其實他左右進退幅度很小，已達到舉重若輕的上乘境界。

突然，三柄飛刀幾乎是貼近杜環的肚皮滑下去，他祇是看着飛刀滑下並不理會！

「波！」突起變化，三柄飛刀又激射出七八把小刀，其疾如箭，又在那樣近的距離下，他如何避得開呢？

「哎呀！」藍天芳大驚，失聲呼叫了起來。

這是萬無一失的子母飛刀，激發之際，似乎碰在了一座無形的牆壁上，雖無聲響，却紛紛跌下。

杜環並未受絲毫損傷。

「你未受傷？」藍天芳首先跳了出去，拉住杜環的手問道。

「沒有事。」杜環也深受感動，微笑的回答道。

「護身罡氣！」堂上幾位高手齊聲叫道。他們實在奇怪，以杜環如此年紀何以會修練到這最難達到的境界，豈非怪事！

「很好，果然不錯。」混世魔王藍信連連稱讚，他當然識貨，面前少年的一身武功，在當今武林之中，祇怕不容易找出對手來。

由此看來，藍天芳所說的經過，極可能是可信的事實。

防患未然，邪手判官雲一舟發出一連串的命令，傳檄十二處分舵：除了總舵的直接命令，任何人的調度可以不理。這是十二萬分火急命令，連夜發出！

休息一天，杜環與藍天芳已經恢復了精神，黃面虎成洪等人仍然未到。

「杜大哥，我們到鎭上去逛逛如何？」藍天芳對杜環，變得越來越熟絡了。

「好呀，這地方既然稱得上爲天堂，諒來必有特殊優點，我正想趁機欣賞一下！」杜環笑道。

「走！」藍天芳這時候情竇初開，甚麼都不想，祇想與杜環單獨在一起。

杜環就像一頭不能自主的大笨象，給這位大姑娘牽着鼻子走。

二人談談笑笑，信步走去，不知不覺來到了避雨亭。

不知是他們心境好，還是其他原因，眼前所見的一人一物，一草一木，全都是那麼美好與悅目。

「好地方！」杜環欣然道。

「比這地方好的多着呢，這裡有著名的岐山、定軍山以及首陽山等歷史名勝，再遠點有長安、藍

田，祇要你有耐心，包你有得玩。」藍天芳笑道。

「別說其他，就祇華山及驪山，已經夠我們一年半載的跑了。」杜環笑笑口道。

「咦！」藍天芳正要回答，突然看見一人，神色微變，立即全神貫注左方。

杜環循着她望的地方向望去時，只見三人閃閃縮縮，似在跟踪什麼人。

「他們是誰？」杜環低聲問。

「禿鷹賀慶成、湘西鬼王錢力及離魂圈朱紹平，他們全是百英會的人，今天怎麼會到此處來。」藍天芳奇怪地自言自語道。

杜環心頭微動，低聲道：「我們跟去看看，說不定是乾坤雙絕周老賊所派的殺手，查清楚再說。」

藍天芳本來是想談情說愛，但神風旅正處在風雨飄搖中，並危及他父親及所有的兄弟生命，這等大事她怎能不關心，別說杜環提出，就她個人來說，也須如此做才對。

二人不露痕跡相伴而行，本來是天造地設的情侶，又那樣年輕，三名老江湖反而不在意。

走了一程，來到一處平坦的地方，前面一人踽踽而行，杜環目力比較好，定睛一看，正是黑風嶺相逢的故人鐵猴苗起雲。

「你認識？」藍天芳低聲問道。

「一個朋友。」杜環沉聲道，他決心幫手，別說鐵猴苗起雲值得人尊敬，何況百英會這三個傢伙太令人討厭，通身匪氣，想來不是善類。

鐵猴苗起雲往前走，似乎滿腹心事，所以像他這樣的老江湖，仍然未發覺有人跟踪。

轉了兩轉，地方漸漸偏僻荒涼。

「嗯！三個打一個，兩人在暗中抽冷子，的確想得妙，今天算他們倒霉，碰上我們。」杜環笑道。

「等會給他們狠狠的打。」藍天芳似乎很討厭百英會。

禿鷹賀慶成突然一縱身，幾個起落，已落在鐵猴苗起雲後面。

令人奇怪的是，苗起雲渾然未覺，這的確太反常了，因爲禿鷹賀慶成今次完全未隱瞞施展輕功所帶的聲響，平常人也應該感覺到，何況是危險中的老江湖。

「好朋友，別走啦！」禿鷹賀慶成叫道。

鐵猴苗起雲霍然轉身，見了這位百英會的好手，臉色大變，恨聲道：「你們如此欺人太甚，追踪千里，仍然不放手，好漢不打九九，英雄不打歸人，得放手時且放手吧！」

「哈哈，老猴子，咱們最喜歡打落水狗，今天認命啦，別再瞎亂跑，害人累己。」禿鷹賀慶成冷峻的道。

「哼！你未免欺人太甚！」鐵猴苗起雲怒駡道。

「老小子拿命來吧！」禿鷹賀慶成似乎激發了兇性，欺近身去，揮掌猛擊。

鐵猴苗起雲橫跨一步，避開來勢，施展小巧之技與敵纏鬥。

二十招過去，禿鷹賀慶成緩緩移開身形，往樹林中靠去，表面看來，他似乎敗而後退，其實他想利用暗中二人抽冷子來個狠的。

鐵猴苗起雲打得性起，精神抖擻，步步追逼，頗有得勢不饒人之勢。

颼颼颼，三十招極快的過去了，林中靜悄悄的毫無動靜，那兩名殺手莫非睡着了？

「砰！」禿鷹賀慶成心內暗自大駡，稍一分神之際，左肩中了一掌，蹬蹬蹬的一連退了三步，才勉强站穩。

鐵猴苗起雲這下毫不客氣，全力進擊，禿鷹賀慶成再也忍不住，破口大駡：「你們發瘟啦！」

「你才發瘟！」鐵猴苗起雲反駁。

突然，禿鷹賀慶成心內感到不妙了，立即高聲叫道：「你們兩個死去那裡？」

靜悄悄的，沒有回音。

這一來，禿鷹賀慶成感到一陣的涼意，從湧泉穴直冒了上來，今日只怕凶多吉少了。

「哈哈哈，老小子，竟想使出詐術，嘿嘿，鐵猴可不是膽小怕死的人。」鐵猴苗起雲哈哈的笑道，顯然很開心。

「砰砰！」兩聲响，禿鷹賀慶成口吐鮮血，脚步踉蹌，往旁躍去。

「拿命來吧！」鐵猴苗起雲乘勝追擊，毫不容情。

這時候，禿鷹賀慶成知道再不逃走，今天就要喪命此處，當下咬緊牙根，雙足疾蹬，往來路逃去。

「颼！」一條套馬索突然從林中飛出，靈活的套上禿鷹賀慶成雙腿，這次，禿鷹變了沒翅鷹，給人家結結實實的綑好了。

「哈哈哈！」林中走出十一人，正是越過黑風嶺的人，顯然今次勝利的暢快大笑了。

「百英會今天上了當，苗老大好計謀。」十一人讚口不絕。

「還有二人，不知到那裡去了。」鐵猴苗起雲皺眉道。

砰砰兩人給抛了出來，躺在地上，像死屍一般的動彈不了，一雙眼珠却可以轉個不停。

「正是他們。」鐵猴苗起雲當然認得這二人，剛叫出口，突然又想到，顯然二人被點了穴道，誰下的手呢，顯然另有高手，心中立時又

暗暗擔心，充滿戒備眼光望住林中。

「誰？」大家叫了起來。

「哈哈！」杜環緩緩走出。

「原來是你。」鐵猴苗起雲與另外十一人，這才大大鬆了口氣。

「苗老大，這三人是百英會的人，似乎與你們有仇！」杜環問道。

「嘿嘿，今次我們兄弟，就是逃避百英會的追殺。」苗起雲嘆口氣道。

突然間，杜環想到了主意，立即道：「老哥，我有一個計劃，不僅可以助你們報仇，而且也可以助我。」

「說來聽聽！」十二人齊聲道

「還是讓我說吧。」藍天芳說時，從林中走出。

誰也想不到林中會跑出一個大美人來，十二人頓時精神一振。

「小妹是神風旅的人。」藍天芳當下詳詳細細說明原委。

「好混賬，老賊可惡！」十二人異口齊聲的怒罵。

杜環雙手微抬，阻止衆人嘈聲，然後沉聲道：「小弟有個計策在此，一舉三得，將這幫壞蛋全部殲殺。」

「諸葛亮的妙計，可否說來聽聽。」鐵猴苗起雲對這位年輕的朋友充滿了信心，立即追問他的妙計。

「這是我初步的想法，必須徵得藍大當家的同意，然後才能實行。」杜環首先申明立場。

「當然啦！」十二人齊聲道。

「我的計劃是……」杜環緩緩的說出他的想法。

「好，我們贊成。」苗起雲高興的說道。

「妙計，眞是妙計。」十二人笑道。

「爲了避免洩漏秘密，你們十二位暫時不便與神風旅接觸，只暗中聯絡好啦！」杜環又補充的道。

「好極了，我們就住在前面不遠，外人不知，我將詳細地址告訴你們。」鐵猴苗起雲說了幾次，還好藍天芳知道那地方，於是約定見面時的暗語才分手告別。

回到總舵，藍大當家正與黃面虎成洪等人坐着談話，證明了二頭領周仲英確實叛變，全體兄弟立即大怒，誓要追殺此叛徒。

＊　＊　＊

且說乾坤雙絕周仲英背叛神風旅，已與竹林三賢結爲一體，勢力不可輕視。

天字神風旅在武林中叫响字號，專門做殺手，要的是金銀財寶。

以竹林三賢的聲譽，在武林中也是有身份地位的人物，黑白兩道的朋友，什麼脚色都有，一句話，立即轟動了西南武林。

五天後，鐵猴苗起雲親自登門，拜候三賢莊，請見乾坤雙絕周仲英。

「苗兄有何見教？」乾坤雙絕周仲英見面就問。

「一宗買賣！」鐵猴苗起雲道。

「說說你的對象，然後說個價錢。」乾坤雙絕周仲英倒蠻實際。

「黑風嶺！」鐵猴苗起雲只說出三個字。

這三個字令乾坤雙絕周仲英眉頭深鎖，巨靈君岳振山以及黑風嶺上的兄弟，豈是尋常之輩。

第一宗生意如果推辭不幹的話，豈不令人笑話，周仲英毅然的道：「二十萬兩紋銀，我們接下了。」

「好，這是銀票，請周老大驗收，我只是奇怪何以如此便宜呢？」鐵猴苗起雲問道。

「第一宗上門的生意我們特別優待，而且是苗老兄親自登門，少了中間人的佣金，所以才有這價碼。」乾坤雙絕周仲英笑笑道。

「主人會做生意，我這客戶又來第二宗，摧毀百英會要什麼價碼？」鐵猴苗起雲又問。

「這個麼……乾坤雙絕周仲英眉頭深鎖，有生意是好事，但太過棘手的對象，可不是好吃的果子。

寧靜橫亘在房中間。

鐵猴苗起雲很有耐性的等候。

「五十萬兩白銀。」乾坤雙絕周仲英一狠心，總算出了個價碼，但額頭已沁汗了。

很爽快，鐵猴苗起雲立即將銀票投在桌上，人已站起身往外走。丟下一句話：「等你消息。」

「二十天內完成交易。」乾坤雙絕周仲英手內有了那麼多銀子，說話的聲音更有勁了！

鐵猴苗起雲很快將消息傳到，神風旅立刻調兵遣將，準備殺死叛徒！

＊　＊　＊

黑風嶺上地勢險要，一夫當關，萬夫莫敵。誰知道淸風明月的天底下却醞釀着殘酷的血戰。

十二日後的夜晚，山風習習的黑風嶺突然從峭壁上湧出了三十幾人，個個身手敏捷，伏踞在上風地。

「有奸細！」一聲叫喚遠遠傳出。

「殺！」瘋狂的屠殺開始了，激烈的戰鬥迅速蔓延了整個黑風嶺。

「趕盡殺絕！下手不準留情！」督戰者冷酷的下令。

還不到半個時辰，黑風嶺的人似乎不敵，節節後退，追殺的人漸漸深入重地。

站在高崗上的人滿懷信心，他

今晚所帶領的三十六名殺手，是現時最精銳的高手，黑風嶺所擁有的武力，無論如何都比不上，可以說是相差太遠了。

這位督戰者不是別人，正是天字神風旅的主宰者，乾坤雙絕周仲英。

他仰首望蒼穹，天空的星光閃耀不定，無限的天際沒有盡頭。

好半天仍然不見有人回來，乾坤雙絕周仲英暗自感到奇怪，那些混賬怎麼啦，在山寨裡搜到財物躭誤了？

突然，他見一人緩緩走出，看淸時，竟是神風旅的大頭領——混世魔王藍信。

「你……」乾坤雙絕周仲英大驚，說了個字，再說不下去了！

「你還有何話可說。」混世魔王藍信淡淡的說道。

「事到如今，只有和你拚了！」乾坤雙絕周仲英激發了他潛在的兇性，强橫大叫。

「老二，你派到百英會的人剩下七八人，非死即傷，領頭的血屠夫朱立也在此處，你看看吧！」混世魔王藍信說時右手指往右方。

一盞燈籠點亮，那高高瘦瘦，渾身傷殘，被人扶着仍然像標槍站着的正是另一組的領隊血屠夫朱立，他無力的說道：「我們全軍覆沒！」

人影從四面八方湧了出來，神風旅的高手、杜環以及黑風嶺上羣雄全部站在那兒望住周仲英一言不發。

突然，他看到了鐵猴苗起雲，乾坤雙絕周仲英胸中一股怒氣頓時，像山洪爆發，怒吼一聲：「拿命來！」

鐵猴苗起雲在許多江湖名家面前，豈能逃避，當下怪叫了一聲：「來得好！」

「砰！」的一聲響二人硬接了一掌，尚未透過氣來，乾坤雙絕周仲英欺過身去，拚命揮掌，他決定與鐵猴苗起雲同歸於盡！

「呀！」旁觀的高手焦急，却也鞭長莫及，無法救援，一齊驚叫起來。

此時，乾坤雙絕周仲英寧死抱住鐵猴苗起雲，張口去咬對方的喉管。

鐵猴苗起雲知無法閃避，眼看即要喪命黃泉。

「嘿！」正在危急時，一道强勁的指風襲到，乾坤雙絕周仲英全身急抖，立即死去。

鐵猴苗起雲幾乎昏了過去。

杜環的驚天指救了他一命。

「這叛徒眞夠狠毒，眞虧了老弟！」黃面虎成洪道。

「各位。」混世魔王藍信突然當衆宣佈：「經過今晚一役，老朽已決定將神風旅交給了杜環。」

「好！」所有在場之人，包括神風旅的本部高手，全都熱烈喝采叫好。

「不！」杜環正想開口拒絕，藍天芳的玉手伸出捂住了他的口，令他自然而然地將聲音吞回肚中去。

「哈哈……」洪亮的笑聲響徹羣山。

歡樂充滿了黑風嶺，這羣鐵血英豪，同心協力取得了輝煌的勝利。

——完——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奪劍奇兵

上文提要：司徒英武用掌法對抗「悲天老人」的「地底火焰掌」，卜雙單雖然面對宋業邦談話，但用耳朵仍能判斷他用的是泰山派史宗元掌法，並指導他由第四十九招倒數來施展，一直倒轉反覆使用自有妙處……在百合院後院，地下魔宮的黑蝎總隊長在慕容鶴陪伴下，帶着一隊黑衣人悄悄進入，碰到六老媽子，她就是五十年前的殺人名妓阮置芳……

奪劍挑戰至尊功　羣豪齊心滅魔宮

這神秘的老太婆，用大小擒拿手把他擒下。她還脫掉他的褲子！

這是慕容鶴做夢也想不到會發生的怪事。

這裏是百合院。

百合院是妓院，而「殺人名妓」阮置芳，就是這妓院內其中一個「妓女」！

不但是「妓女」，而且還是一個「名妓」！

她不但是百合院中的「名妓」，而且年紀之老邁……一想到這裡，慕容鶴全身都在顫抖。

他顫抖是因爲他害怕！

他害怕是因爲完全無法可以想像，在他給「殺人名妓」阮置芳脫掉褲子之後，將會發生一些怎樣的事情？

他的害怕，是合情合理的。

他露出了屁股！

屁股露天，一陣風吹了過來。

他感到屁股一陣涼意。

眞的很涼。

他不但感到屁股有陣陣涼意，而且還有着又濕又冷的感覺！

越來越是奇怪了。

怎會這樣的？

那些又濕又冷的是甚麼？

* * *

又濕又冷的是眼淚。

「殺人名妓」的淚。

她已年逾古稀，但仍然有淚。

常言有道：「英雄有淚不輕彈。」

「殺人名妓」阮置芳也許不是甚麼巾幗英雄，但她的淚也不輕彈。

她已久未流淚。

但這一天，她淚如雨下。

令她老淚縱横的，是一塊殘舊的手帕。

手帕留痕。

那是多久以前的痕迹？多久以前的一個夢？

她也許早已忘記。

强自抑壓着讓她忘記。

但今天，手帕又再重現在眼前，手帕上密麻麻的小字提醒了她當年的舊事。

舊事令她回憶。

但無論甚麼樣的回憶，也及不上慕容鶴的屁股！

* * *

慕容鶴並不是一個好看的男人。

他的臉不好看，屁股更不好看。

他的屁股，並不比他的臉更光滑。

相反地，他有一個醜陋的屁股。

他的屁股，有兩大塊胎記，分別生長在臀部的左右。

任何人祇要看過這胎記一眼，恐怕以後一輩子也不會忘記。

更尤其是他的親生娘親。

任何人都祇會有一個親生娘親。

慕容鶴做夢也想不到，他的親生娘親，就是這位「殺人名妓」阮置芳。

直至今天……

直至他給阮置芳脫下了褲子，直至他的屁股又濕又冷之後……

眞相大白了。

雖然，他並不眞的姓慕容，但他有這個娘親，却是半點不假的！

* * *

悲天老人是地下魔宮三大老供奉之一。

他在魔宮之中地位極高，就連兩大宮主，也對他非常重視，甚至是非常尊敬。

這是令他感到萬分自豪的。

但這一天，他的自豪，已在司徒英武掌底下消失得一乾二淨。

一套倒轉過來施展的掌法，竟然把悲天老人反逼得手忙脚亂！

七八十招過後，司徒英武的掌勢，更見「暢順」！

但這種「暢順」，是極其怪異的。

悲天老人這一次，竟然陰溝裏翻船，接二連三中掌，踉蹌敗走！

司徒英武沒有窮追。

窮寇莫追。

而且，他這一次跟着宋業邦到百合院，並不是爲了要逞强求勝，而是要向卜雙單學藝。

卜雙單很滿意。

他對自己的指點很滿意，對司徒英武更滿意。

他咧嘴一笑，遙向躲藏在一角的宋業邦笑道：「老怪物，這小子不錯，孺子可教也！」

宋業邦嘿嘿一笑道：「你要認眞一點！別浪費了大好的練武材料！」

卜雙單冷冷道：「能成大器者，始終能成大器，不能成大器者，任憑旁人怎樣花費腦筋，始終於事無補！」

宋業邦哼一聲，不再說話。

但司徒英武却已受益良多。

* * *

天下大勢紛亂，民不聊生。

地下魔宮作亂，已禍及大江南北。

許多許多事故，都是由地下魔宮一脈所引起。

要解決問題，還須先向地下魔宮着手。

* * *

兩年後的中秋。

夜，月正圓。

在徐州，所有大大小小客棧，絕早已是高朋滿座。

「剿魔大會」就在這中秋月圓之夜舉行。

「魔」矛頭直指向地下魔宮。

「大會」要推舉出一位總盟主，統領天下羣雄，聯手圍剿地下魔宮羣魔！

氣氛很熱鬧，整個徐州城，爲之沸沸揚揚，充份存在着各種不同的意見。

少林、武當、峨嵋、崆峒、華山、點蒼、崑崙、泰山、青城等各大門派，均派遣精英高手，甚至是掌門親自出馬。

更有丐幫、長鯨幫、九玄洞、祝家莊、武林四大家族高手……

逾萬武林人物，齊集徐州共商大計。

陣容是挺夠瞧的了，但誰有力量扛起這重任，成爲「剿魔總盟主」？

各方豪傑，各自猜度。

論人材，論智謀，有人認爲非武當派「千雪劍客」龐展梅莫屬。

但論武功，誰能壓得住少林派的寒林大師？

論輩份，丐幫來了一個一百二十歲高齡的古稀高手——「瓦碗神丐」西門半影！

當寒林大師還在牙牙學語之際，西門半影已在武林中統領逾萬丐幫弟子，叱咤風雲！

然而，無論是足智多謀的龐展梅、抑或是神功蓋世的寒林大師，以至是輩份極高的西門半影，都未能成爲「剿魔總盟主」。

經過一番擾攘和爭議後，逾萬武林人物推選出來的「剿魔總盟主」，却是一個非常年輕的高手——司徒英武！

司徒英武並不是自願當上總盟主的。

他絕對不是那種熱衷於名利權勢的人。

然而，在這數年間，他在江湖上結識了不少英雄好漢！

這些英雄好漢，都是他的朋友！

甚至是肝膽相照的好朋友！

他的朋友實在太多了。

當然，他也有仇敵，甚至是數之不盡的仇敵。

但在這個大會上，他的朋友遠比仇敵爲多！

他在江湖上聲名鵲起，並不是他刻意地做出來的。

那是一種自然而然的結果。

他是被逼成爲總盟主的。

其間的過程，非常熱鬧、奇趣、激烈。

但無論怎樣，經過這一晚之後，他成爲「剿魔總盟主」乃是不容爭辯、無可置疑的事實。

他扛負起了討剿地下魔宮的艱鉅責任！

* * *

臘月十五，雪地中。

這是一片白茫茫的大雪原。

一個身穿皮裘，手握長刀的武士，一步一步的跨過雪原。

他是甚麼人？

他手裏握着的長刀，刀鋒長三尺，刀柄長五尺！

八尺長刀！

刀鋒照亮了他的臉，也照亮了另一個人的眼睛。

這人當然也在這大雪原之上。

大雪原另一角，有人在等着他。

也是一個手裏握着武器的人。

那是一把劍。

一把令人目眩的神劍！

奪劍！

司徒英武！

* * *

劍在掌中，敵在眼前。

司徒英武表現得很冷靜。

極度的冷靜。

他成為「剿魔總盟主」之後，可算是日理萬機。

每天都有無數的事情發生。

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糾紛，必須由他直接或者是間接地處理。

天天如此。

一日復一日。

就好比一局棋，他遭遇到了極强勁的對手。

他不能輸。

但怎樣才能突破於局中？却是大費思量的事。

這是急不來的，與其乾着急，不如耐着性子等待。

等待復等待。

他只等某一天。

就是像今天的一天……

* * *

手握八尺長刀的人來了。

這人在武林中，並沒有响亮的名氣。

甚至連名字都不怎麼眞實。

他的名字，是他自己杜撰出來的。

他就是慕容鶴。

然而，士別三日，刮目相看。

就像這位慕容鶴，在以往，別說是在武林中，就算是在地下魔宮，認識他的人也絕不太多。

看來，他只是魔宮裏的一個無名小卒。

既毫不起眼，也沒有什麼足以令人驚訝的本領。

但以往瞧不起他的人，全都錯了。

因為沒有人知道，他有一個威震大江南北的娘親——「殺人名妓」阮置芳！

阮置芳是何許人也，這一代的武林人物，也許不怎麼清楚。

但在上一輩，以至是再上一輩……

阮置芳是名妓中的名妓！

也是殺手中的殺手。

她年輕時，沒有人能抗拒她的誘惑。

她殺人時，沒有人能避開她的狙擊。

這才是第一流的名妓、第一流的殺手。

誰也想不到，慕容鶴的親生娘親，就是這位「殺人名妓」阮置芳。

阮置芳是否置身在地下魔宮，不得而知。

但慕容鶴却在這短短時間內，脫胎換骨，判若兩人。

在阮置芳和「老員外」聯手之下，又有什麼奇異的事情不可以發生。

* * *

雪原上，並非只有慕容鶴和司徒英武兩人。

在慕容鶴背後，約莫半里之外，密密麻麻的擠滿了人。

不是一般人，而是地下魔宮的殺手。

人數竟逾五千。

同樣地，在司徒英武背後半里外，也有一大羣武林高手，誓為後盾。

雙方總共集結逾萬高手。

好大的殺氣！

好可怕的高手大會師！

* * *

司徒英武是總盟主，但並不是躲在一角中指揮號令，而是身先士卒。

有人大為欽佩、拜服。

但也有人嗤之以鼻，認為此舉並非大將之所為，只是强逞匹夫之勇的愚蠢行徑。

宋業邦曾對他說道：「無論你怎樣做，都會有人挑剔，要論功過，必須待這一戰之後。」

宋業邦雖然脾氣古怪，但却別具慧眼，看人看事非常準確。

這是連「紅雲老鬼」卜雙單都不能不承認的。

然而，無論怎樣，司徒英武決定走在大前方，孤身犯險，那是非常出人意表的。

絕大多數人都認為，這是不合理的。

他並不是先鋒。

他是主帥。

主帥是不應該「輕出」的。

但司徒英武一意孤行，他既已作出了決定，那就再也沒有人能反對。

慕容鶴知道他是什麼人。

慕容鶴的父親是「老員外」。

「老員外」當然並不複姓慕容。

也許，「老員外」是姓「老」的。

但慕容鶴現在仍然複姓慕容，慕容鶴仍然是慕容鶴。

他的名字沒有作出任何改變，但他的人呢？

還有，他的武功……

武功！武功！武功！

既是武林中人，武功就是最重要的。

甚至比天下間最大的財富、最漂亮的女人都更重要。

理由很簡單，沒有武功的武林人，又怎能保得住他的財勢，以至是心愛的女人？

* * *

慕容鶴沒有心愛的女人。

他好男色。

這並不是一個秘密，就連他自己都直認不諱。

但「殺人名妓」阮置芳很快就殺了他最心愛的一個「小相公」。

阮置芳是「殺人名妓」。

五十年前，她殺人用不着什麼理由。

五十年後，她殺人的理由却多如天上繁星。

最少，她對慕容鶴說了一大堆道理。

她的道理，並不見得很正確，甚至可能是强詞奪理的。

但她却是慕容鶴的娘親。

親生的娘親。

生娘不及養娘大。

但慕容鶴沒有養娘。

他連自己吃什麼奶長大成人都不曉得。

所以，慕容鶴很尊敬這個娘親。

唯一的娘親。

* * *

不再有男色可親的慕容鶴，很快就練成了一身驚人的武功。

這是阮置芳一個人的功勞嗎？

驟然看來，確然如此。

但阮置芳知道不是。

慕容鶴也知道不是。

「殺人名妓」阮置芳固然是武功出類拔萃的絕頂高手，但她絕不可能在短短時間之內，把一個人的武功增强數倍。

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老員外」。

「老員外」所練的武功，極其博雜，但即使是地下魔宮另一位公主，也不知道他還練成了「天地陰陽至尊功」。

「天地陰陽至尊功」是不世奇功。

但「老員外」只練成了上半部。

而下半部，他沒有練。

他沒有練，並不是因為他不能練，而是他在五十年前，把下半部練功的秘笈，送給了「殺人名妓」阮置芳。

當年，阮置芳曾經很認眞地問「老員外」道：「你眞的不後悔？」

「老員外」答：「今天絕不後悔，但到了明天……唉……妳又何必一定要苦苦追問？」

阮置芳笑了，笑得凄迷。

她沒有再追問。

她走了。

她帶着下半部秘笈，頭也不回地走了。

* * *

「老員外」是刻意預早安排的。

當慕容鶴還未曾與阮置芳重逢之前，他已暗中把「天地陰陽至尊功」的上半部傳授給這個兒子。

只是沒有人知道。

正如沒有人知道，慕容鶴竟然是他的私生子一樣。

練成了「天地陰陽至尊功」上半部武功的慕容鶴，和一般的武林人物沒有太大的分別。

他絕不可能憑這半套武功，而躋身於當今武林頂尖高手的行列。

但當阮置芳把下半部武功再傳授給他之後，情況就截然兩樣了。

融滙了「天地陰陽至尊功」上下半部的精萃，這才是威力絕倫的上等武功。

只是，這武功有多大的威力？還須有待考驗。

大刀對劍。

劍主輕靈、敏銳。

刀主沉雄、霸道。

人呢？人又怎樣？

看來，人也是大有分別，大不相同的。

司徒英武雖然比從前成熟了，也更穩重了，但他仍然是洒脫的男人。

但慕容鶴却完全不同。

他連自己的姓名，都是自己拾取回來的，在他的感覺中，天下間任何事物，無論是名利、男色、武功，都必須自己拚命去爭取。

至於「老員外」、「殺人名妓」傳授給他的武功，他也並不認為這是賜予，而是他倆對自己有所虧欠。

既有虧欠，就得償還。

既已償還，也就沒有什麼好說的。

慕容鶴並不惱恨阮置芳殺了他的「小相公」。

殺了一個，將來還可以找另一個。

他會找另一個更好的。

在目前，他必須在武林中冒出頭來。

要在武林中冒出頭，首先就得要從地下魔宮這個暗無天日的地方裏建功立業。

他還沒有忘記自己是從地下魔宮裏鑽出來的。

* * *

雪原冷冰冰，兩張臉孔也是冷冰冰。

四目相投，毫無感情。

只有殺機！無限的殺機！

「你就是司徒英武?」

「慕容鶴?」

「早在兩個月以前，人們就認爲我倆之間，必有一戰。」

「這一戰，原本就是無法避免的!」

「不錯，就在今天，刀對劍。」

「你有幾分把握?」

「連一分也沒有，因爲我根本不清楚閣下的武功。」

「我也是一樣。」

「這是危險的一戰。」

「當然，咱們都在黑暗中。」

「但這就是江湖人的歲月。」

「江湖人的歲月?」

「是的，江湖人過的歲月，就是寂寞、孤單、冷酷、流血、無情……」

「但也有許多江湖人所過的歲月，既熱鬧，也多情……」

兩人在談話，不斷地在談話。

竟然久久未曾出手一戰。

* * *

雖在遠處，在司徒英武背後的羣雄，仍然可以看見司徒英武正在跟慕容鶴談話。

羣雄本在司徒英武半里之外，但此刻已漸漸逼近、逼近再逼近……

有如潮水般悄悄湧了過來。

羣雄陣中，有不少輩份高的江湖前輩。

諸如宋業邦、卜雙單、頓悟師太。

頓悟師太輩份雖高，但在「紅雲老鬼」卜雙單面前，她也爲之「矮了一截」。

幸好她是出家人。

宋業邦首先皺眉對卜雙單道：「卜老鬼，你這新收的徒兒，頗爲古怪!」

卜雙單冷冷道：「誰說他是我徒兒?」

宋業邦道：「近來你傳授了他不少武功，縱使沒有師徒之名，也有師徒之實。」

卜雙單冷然道：「既沒有師徒之名，那就不能算是師徒，我不是司徒英武的師父，司徒英武也不是我老人家的弟子!」

宋業邦道：「偏就是如此地迂腐，簡直是他媽的不通情理!」

卜雙單道：「通情達理又有甚麼屁用，老夫喜歡我行我素。」

宋業邦道：「司徒英武在陣上跟敵人談了很久，這算是那一門勞什子的玩意?」

卜雙單雙目一瞪，鬍子一翹地說道：「這不是玩意，而是談判!」

宋業邦道：「看來不像是談判!」

卜雙單道：「何以見得?」

宋業邦道：「瞧兩人的舉止神態，怎麼看都不像是在談判!」

卜雙單冷笑道：「不像談判，難道像是談情嗎?」

宋業邦道：「聽說慕容鶴好男色……」

卜雙單道：「你這個老怪物，眞是越來越不像話……」

頓悟師太一直站在兩人背後，此際終於忍不住接口道：「談話也是一種戰鬥!」

宋業邦道：「師太有何所見而云焉?」

頓悟師太道：「兩位青年高手，表面上是在談話，甚至可能是廢話連篇，但這些談話，往往能暴露出某一方的弱點……」

宋業邦的眼睛亮了。

頓悟師太續道：「那怕只是一點點微不足道的破綻，也會造成難以估計的後果，這就是兩位青年高手不斷談話的目的。」

宋業邦撫鬚笑道：「有理!有理!」

卜雙單道：「但有一點很不合理!」

宋業邦道：「你又有甚麼高見?」

卜雙單道：「我老人家的高見是，司徒英武還可算是青年高手，那個甚麼慕容鶴，他媽的年輕個屁!」

* * *

慕容鶴絕不年輕。

他甚至可以算是一個老人。

但從外表看來，很難可以準確地估計出他的正確歲數。

但不管他有幾歲，此刻的他，仍然精壯、威猛、眼神烱烱生光。

他背後的地下魔宮戰士，已像流水般悄悄逼近。

司徒英武背後的各門各派高手亦然。

漸漸地，形成了兩陣對峙之勢……

* * *

司徒英武出手了!

劍!

劍招一經發動，攻勢漫天洒下。

使長刀的慕容鶴反而處於守勢!

劍勢綿綿，司徒英武的姿勢，簡直是天衣無縫般美妙。

慕容鶴神色凝重，刀勢竟處處爲司徒英武的劍身所帶動。

兩人甫接戰，慕容鶴就已明顯地落在下風!

羣雄紛紛爆出激烈的喝采聲。

「殺!殺!殺了他!」

「不要給這妖魔翻身!把他一劍刺個半死不活!」

「要就不刺，一刺就刺死他!」

「總盟主好劍法!」

「總盟主必勝!」

陣陣喝采與鼓噪之聲，不絕於

耳。

但所有噪聲，却是發自羣雄這一邊。

反觀地下魔宮的戰士，雖然人數也有五六十，但却一片沉默。

竟沒發出半點聲音!

由此可見，地下魔宮的戰士絕非烏合之衆，而是訓練有素的一羣!

反而由各大門派聯合成羣的「剿魔大軍」，雖則聯手結陣，但頗有各自爲戰的味道!

當然，羣雄中也有些冷靜高明之士。

頓悟師太首先對宋業邦道：「司徒施主一開始就被逼搶先出手，並非妙事!」

若是換上別人，一定會莫名其妙。

——甚麼叫「被逼搶先出手」?

高手相爭，誰能搶佔先機，已是勝利在望之事，又怎會不妙了?

再說，「搶先出手」是採取主動的戰略，又怎會是「被逼」出來的?

但宋業邦却聽得不住點頭。

他對卜雙單道：「慕容鶴果然絕不簡單。」

卜雙單冷笑道：「地下魔宮派遣這人出來打頭陣，當然不會是酒囊飯袋，他能夠用談話逼得司徒英武搶先出手，那是以靜制動，以後發勝先發的策略!」

宋業邦又再不住地在點頭：「再打下去，司徒英武怕會大大的吃虧。」

卜雙單道：「但目前來說，誰也無法制止這一戰。」

宋業邦道：「就算咱們出手相助，對士氣也會大受打擊，更何況……」

「更何況英武並不等於必敗!」

「卜兄對他有信心?」

「不!老夫是對自己有信心!」

卜雙單傲然道：「他跟隨老夫習藝已有一段時日，總不成還像個膿包!」

宋業邦登時臉色一寒，不再說話!

* * *

司徒英武與慕容鶴之戰，果然漸漸出現了變化。

甫開始即搶佔先機的司徒英武，師出無功!

雖然他的搶攻極具氣勢，但始終未能攻破慕容鶴的嚴密防守!

形勢急變!

慕容鶴的八尺大刀，刀法精奇，反而把司徒英武的劍勢壓倒下去。

司徒英武屢欲展動劍勢，再圖反擊，但却給對方一股沉猛力量所牽制。

這沉猛無匹的勁道，完全吞沒了他的劍勢。

慕容鶴淡然若隱若現的目光，射向司徒英武的臉：「你敗定了……」

陡地又劈出一刀。

一刀竟在晃眼間化爲八刀!

然後，八刀再變作八八六十四刀!

慕容鶴在刀勢暴展中，發出一聲暴喝!

喝聲如雷。

刀勢如電!

刀刀奪人心魄，單以氣勢而論，已完全蓋過了司徒英武!

但在一眨眼間，慕容鶴的刀勢竟又再變了。

不但刀勢突變，人也在變。

他不再發出如雷般的巨喝，刀勢也不再剛猛宛若雷霆。

八尺長刀，竟在一眨眼間，化作鵝毛般輕柔，飄然地纏繞住苦戰中的司徒英武。

他竟把「天地陰陽至尊功」融滙入八尺長刀的刀法中。

刀光下，司徒英武的臉彷彿已變成了全白。

他腳步搖搖擺擺，在這不可思議刀法之下，他竟似已大失方寸。

* * *

地下魔宮這一戰，縱使並未傾巢而出，最少也已有八九成精英高手在此大雪原中壓陣。

每個人都很清楚，這是許勝不許敗的戰役。

一個鶉衣百結，臉色慘青的中年叫化子突然大喝道：「俺等不了啦，大夥兒衝殺過去!」

這中年叫化子是丐幫八大長老之一的「青面神丐」任卓山!

任卓山在八大長老之中，年紀最輕，但却武功最高，聲望也比其餘七大長老更高。

任卓山一經呼叫號召，丐幫之中最少已有逾百弟子湧殺過去。

沒有人阻止!

也沒有人反對。

這一場驚天動地的大會戰，原本就是任何人、任何力量都阻撓不住的。

* * *

任卓山生平殺敵，從來不用任何武器。

他最信任的武器，就是他的一對拳頭。

任卓山的「鐵索飛拳」，並沒有眞眞正正的「鐵索」，而他的拳法之所以有這個稱號，是因爲他的拳頭實在太快，不但號稱「飛拳」，更好像是有一條鐵索在舞動着，有如流星鎚、鍊子槍那麼厲害!

然而，它比流星鎚、鍊子槍更厲害的地方，是既可遠攻，亦可貼身肉搏而毫不遜色。

但這一戰，任卓山却出人意料地攜帶了一把鐵槍上陣。

槍勢有如匹練破空。

當者披靡，每一槍擊出，幾乎都有人慘呼倒下。

「丐幫弟子，上！」

「不是丐幫的弟子，也上！」

「絕不留情！」

「只管殺敵，不要俘虜！」

「嗨……」

殺聲震天，一場可怖的大會戰，終於爆發。

* * *

在地下魔宮羣魔背後半里左右，靜悄悄的站着三個人。

三個老人，兩女一男。

其中一個老婦，赫然正是「殺人名妓」阮置芳！

其餘兩人，男的就是「老員外」。

地下魔宮之中兩位宮主之一的「老員外」！

「老員外」姓甚麼？

這一點，似乎已不大重要。

不但他自己認爲不重要，就連武林中人也是一樣。

反正他絕少在江湖上走動。

他和一位地下魔宮的宮主，就像是一對隱伏在地底下的妖魔。

沒有人知道他們的過去。

只知道有地下魔宮的存在！

「老員外」的手，握着「殺人名妓」阮置芳的手。

也握着另一個老婦的手。

這老婦，容顏並不醜陋，只是一臉蒼白！

那是久已不見天日的臉孔。

她是地下魔宮另一位宮主。

她叫「地下女王」！

* * *

「老員外」兩手分別握着兩個女人。

兩個年紀和他一般老邁的老婦。

這兩個都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

除了和尚和太監，任何男人的生命裏都少不了女人。

一個不多，兩個不少。

但這世間上儘管有風流不羈的男人，也有酸氣十足的醋娘子！

這些酸氣滔天的醋娘子，其酸氣比那些窮酸秀才更酸氣得多。

「地下女王」是醋娘子！

「殺人名妓」更是醋娘子中的醋娘子！

這是「老員外」的不幸。

但在五十年前，他却是艷福無邊的……

那時候，「地下女王」與「殺人名妓」，都是當代武林中屈指可數的大美人。

而「老員外」却能在這兩大美人懷抱中，享盡了溫柔艷福。

這是羨煞旁人的。

可是，在享盡溫柔艷福之餘，麻煩事情必將隨後而至。

那是必然的。

理由是這兩個女人都極出色！

出色的女人，必然高傲，這是鐵一般的定律。

要是這兩個女人都祇有漂亮的臉孔，雪白的皮膚，那倒不足顧慮。

以「老員外」那樣的人物，大可以把這樣的女人玩弄於股掌之間。

可是，在他生命中的，偏偏都是驚才絕艷，見識、武功、才智俱不凡的女人！

「殺人名妓」阮置芳當年所殺的，並不是一般販夫走卒，武林中下三濫的小角色，而是江湖上的大豪傑、綠林中的元兇巨寇。

若不是大有來頭的人物，她根本不屑下手！

而「地下女王」，更是地下魔宮近二百年來最難纏、最厲害的女魔頭。

這五十年以來，這兩個女人都在鬥爭之中。

直至今天……

冰雪終於溶解。

「老員外」成功地說服了兩個勢如水火的女人！

理由是——

時間已溜走了五十年！

* * *

時間能改變一切，也能冲淡許

多從前看來永不能化解的仇恨。

人多情也好，無情也好，時間最是無情。

「地下女王」與「殺人名妓」雖然都是醋娘子，但年輕時的醋娘子，跟年紀老邁時的醋娘子，畢竟有着一定程度的分別。

「老員外」不斷努力。

努力！努力再努力！

他並不是爲了自己的未來而努力，而是爲了要令這兩個老婦能夠融洽地在一起而努力！

這是他年輕時曾經做過的事。

但那時候，他失敗！

徹底地失敗！

但他並不甘心！他絕不服氣！

他深信，總有一天，他可以做到這一點！

這一天的日子，現在終於降臨了。

他已成功地令這兩個女人走在一起！

最少，今天是這樣！也許，明天這兩個女人又會咬牙切齒地拚個妳死我活……

但這已經是明天的事！

* * *

戰陣中，激烈的火併正在爆發。

戰陣外，「老員外」輕輕嘆喟着。

「地下女王」問：「長嗟短嘆，所爲何事？」

「殺人名妓」道：「勝負乃兵家常事，縱使戰況不利，也不必灰心！」

「老員外」又嘆息一聲，良久才緩緩地說道：「令我慨嘆者，是人生變幻無常，曾幾何時，妳倆是死對頭！」

「殺人名妓」道：「在不久之前，我還殺了不少地下魔宮的戰士！」

「老員外」道：「但此刻，妳却已在咱們地下魔宮大軍戰陣之中！」

「地下女王」道：「孫子兵法有云：『兵無常勢，水無常形。』，女人也許眞的就像是水。」

「殺人名妓」啞然失笑：「女人本來就是最善變的，但你們可知道，在那些名門正派之中，也有無數沽名釣譽，作奸犯科之徒嗎？」

她在啞然失笑，「老員外」聽了，却立刻爲之轟聲大笑。

「要是我連這一點都不清楚，還會獃在地下魔宮裏五十年嗎？」

「地下女王」哼的一聲：「難道完全不是因爲我的緣故嗎？」

「老員外」瞄了她一眼：「妳是蠻不錯的，但置芳也不錯呀，這一點，是妳自己也承認的！」

「殺人名妓」呸一聲：「不害臊，你今年貴庚了？」

「老員外」道：「一個人的歲數有多少，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

「地下女王」道：「最重要的是心境愉快，對不？」

「老員外」哈哈一笑：「總算妳還不太笨……」

* * *

地下魔宮與羣雄之戰，一發不可收拾。

頓悟師太雖也在戰陣之中，但絕少出手傷敵。

不是她抱着慈悲之心，不肯大開殺戒，而是左有宋業邦，右有卜雙單，這兩大怪傑一左一右，已把身邊來犯的敵人悉數解決。

頓悟師太口中不斷在唸阿彌陀佛。

她雖未出手傷人，但眼前還是充滿血腥，充滿着可怖的殺戮。

卜雙單嘆了口氣，對頓悟師太說道：「既是出家人，何苦參與這一戰？」

頓悟師太道：「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宋業邦一掌轟碎一個地下魔宮戰士半邊腦袋，笑道：「這就是地獄！」

卜雙單道：「人生最無奈的事情，就是不想殺人，却不得不殺！」

宋業邦道：「你一定不是這種人！」

卜雙單道：「你是那一種人？我是那一種人？哈哈，誰能妄下定論！」

宋業邦冷笑道：「好一位臨危不亂的『紅雲老鬼』，他媽的，眞令老夫爲之汗顏！」

忽爾有八十九把利斧，分從東南西北四方直劈過來！

八十九把利斧！

八十九個臉戴面譜的殺手！

但這八十九人，竟然不是從地下魔宮那邊湧殺過來的！

「有內奸！」卜雙單叫了起來！

「是丐幫的弟子！」宋業邦道。

「丐幫幫衆遍及大江南北，幫衆人數逾萬，有外敵混入其間，並非難事！」

「既非難事，也非怪事！」

「唯今之計，祇好殺！」

「對！不殺人，就得被殺！」

頓悟師太忽然嘿嘿一笑：「這一次，貧尼可不能閒着了吧！」

說着，最少有十幾把利斧已疾劈過來。

頓悟師太搖頭嘆息，指掌翻飛，轉瞬間已把七八名戴着面譜的內奸擊殺倒地！

宋業邦怪笑不迭，叫道：「這才是眞正的頓悟師太！佩服！佩服！」

頓悟師太冷然笑道：「同是天

涯淪落人，有甚麼好佩服的！」

卜雙單也在冷笑，目注着頓悟師太道：「宋老怪喜歡佩服誰便佩服誰，這是誰也管不着的，就算他喜歡佩服一隻貓、一隻狗，那也是他老人家的事！」

卜雙單雖然一直都目注着頓悟師太，但圍攻他的殺手，非但未能佔上半點便宜，反而被他指東打西，指南打北，又有八九人被他重創倒地。

宋業邦大笑：「師太神威無敵好武功！」

卜雙單也在大笑：「宋老怪拍馬屁無敵好本領！」

大雪原上，殺氣騰騰！

但並未血流成河。

那是因爲流出來的血，已立刻凝固在冰雪之上……

＊　＊　＊

鏖戰一個時辰後……

忽然有三條人影，飛快地捲入戰圈中。

「停戰！」三人同時大喝。

雖然祇是喝了一下，但却仿如在衆人耳邊響起了一個焦雷。

久戰不下的逾萬戰士，果然很快就停戰。

頓悟師太、宋業邦、卜雙單，還有司徒英武，齊齊面對着另外四人。

那是「老員外」、「地下女王」、「殺人名妓」阮置芳，還有慕容鶴！

慕容鶴一臉死灰之色，連一雙眼睛也彷彿變成了石珠子一般。

他敗了！

他雖然已把「天地陰陽至尊功」的威力發揮得淋漓盡致，但始終還是難逃一敗！

司徒英武擊敗了他！

在最不可思議的情況下將他擊敗！

徹底地擊敗！

但司徒英武並未痛下殺手。

識英雄者重英雄。

雖則兩人之間，肯定是「道不同不相爲謀」，但交戰逾數百招，彼此功力相若之下，難免爲之惺惺相惜。

這並不是婦人之仁。

還是那一句：「識英雄者重英雄！」

＊　＊　＊

「老員外」目注着司徒英武。

他盯着司徒英武良久，才緩緩地說道：「果然不愧是當今武林最傑出的年輕人物！」

司徒英武道：「過獎！」

「老員外」搖頭道：「非也！」

宋業邦插口問：「何以見得？」

「老員外」道：「年紀輕輕，已被武林同道公推爲『剿魔總盟主』，總不成會是僥倖！」

卜雙單道：「廢話少講，這筆帳，怎算？」

「地下女王」乾笑道：「這一仗，不打也已打了，問題是怎樣收場！」

宋業邦道：「這一仗，雖然打了一個時辰，但還沒有打完！」

「老員外」道：「若要一直打下去，當然是可以的，但祇怕結果會是玉石俱焚，雙方都得不到任何的好處！」

卜雙單怪笑道：「這個是不用說的，就算是勝利的一方，也祇會是慘勝！」

「老員外」道：「慘敗者固然是眞敗，慘勝者其實也同樣是慘敗！」

「既然明知雙方必敗，這一仗是否非要打到最後一兵一卒不可？」宋業邦不禁長長地嘆一口氣。

「殺人名妓」阮置芳也喟然長嘆，緩緩道：「正邪之爭，並不始自今年今日，祇是，正不一定就是正，邪也不一定就是邪！」

卜雙單怪笑不迭：「說得好！說得妙！即以老夫爲例，刻下正處身於武林正道羣雄行列之中，但說句他媽的眞話，老夫可以是妖是邪是魔，決不會是他媽的甚麼俠義中人！」

頓悟師太合什道：「卜施主言重了！」

卜雙單冷然道：「老夫是實話實說，既非言重，更不是在放屁，師太休得胡言亂語！」

頓悟師太神色自若，並未慍怒。

「老員外」哂然一笑，道：「天下大亂，民不聊生，未知諸位有何高見？」

宋業邦神情轉趨凝重：「要戰要和，似乎還得看地下魔宮之意。」

「老員外」道：「與其慘勝，不如不勝！」

卜雙單瞳孔暴睜，喝道：「你以爲必可慘勝嗎？」

「老員外」道：「既不欲慘勝，更不欲慘敗收場。」

宋業邦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祇是……」說到這裏，神情更見肅穆！

「老員外」道：「你是擔心地下魔宮施用緩兵之計？」

宋業邦道：「防人之心不可無，更尤其是咱們此刻正在敵對陣營，更豈可不小心行事？」

頓悟師太點頭不迭：「個人生死榮辱，尚屬小事，而此戰影響之深遠，恐怕難以估計。」

「地下女王」道：「本座決定放棄魔宮，與夫君及阮大小姐遠離中土，再不回來！」

她所指的「阮大小姐」，自然是指年逾古稀的「殺人名妓」阮置芳！

宋業邦嘿嘿一笑，盯了卜雙單一眼：「這婆娘說的話，你可相信？」

卜雙單搖頭道：「不相信！」

宋業邦道：「爲甚麼不相信？」

卜雙單道：「老夫連自己也不相信自己，又怎會相信邪魔外道者說的話？」

宋業邦道：「言之成理！」

轉眼望向頓悟師太，「老尼姑，妳又怎樣？」

頓悟師太也是神情肅穆，但却沉吟不語。

宋業邦嘆息一聲，祇好問司徒英武：「總盟主，依閣下之見，却又如何？」

司徒英武毫不遲疑，立即回答：「晚輩絕對相信，這三位前輩說的話！」

卜雙單「哼」一聲，道：「說要離開中土，再不回來的祇是其中一個婆娘！」

司徒英武道：「不，三位前輩，如今已是三位一體，再也無分彼此！」

卜雙單一呆：「你敢肯定？」

司徒英武道：「絕對肯定！」

卜雙單道：「一定錯不了？」

司徒英武語氣肯定地大聲答道：「絕對錯不了！」

卜雙單、宋業邦面面相覷，良久才同時發出大笑。

卜雙單大笑道：「果然英雄所見略同！」

宋業邦也大笑道：「咱們祇是在裝模作樣，實則也早已肯定，這三位朋友主意已決，將會遠離中土，再也不回來！」

卜雙單道：「把地下魔宮散了夥，乃可天下太平……一陣子！」

宋業邦道：「雖則一雞死一雞鳴，但少了一股邪魔力量，總是好事！」

「地下女王」沉聲道：「宋洞主此言差矣！咱們並不邪惡！」

「老員外」也正色道：「眞正邪惡之人，乃是披上羊皮的狼，沽名釣譽的僞君子，笑裏藏刀的眞小人！」

「殺人名妓」阮置芳慨嘆道：「不必再說下去了，既不再戰，這便散夥吧！」

「地下女王」道：「但這『剿魔盟』，是否也會散夥？」

宋業邦搖頭道：「世上眞正的妖魔仍然多的是，剿魔之戰將會永不停止！」

卜雙單道：「司徒總盟主將會一直剿魔！」

司徒英武淡然笑道：「這便是江湖人唯一最自負不凡的使命！」

（全文完）

新派江湖查案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雪海血河

豪俠好義除惡霸 天網恢恢終伏誅

上文提要：高迎龍巧扮廚師混入南宮家，竊聽到南宮鴻兩個夫人談論娶傳家小姐爲媳之事，高迎龍等不知傳小姐是否意在沛公？又發現家丁嚴守的地窖內藏有從杜陵兩家擄來的多名畫匠，得悉其處尚藏有殺人利器蛇形劍十六柄……迎親花轎一到，拜堂時新娘子突然掏出匕首，轉身刺向南宮鴻的胸膛……

南宮鴻發出一陣震耳之笑聲，將廣場內的議論聲全部壓下去，傳飛燕怒道：「南宮鴻，人證在此你還有甚麼話好說？」

南宮鴻冷冷地道：「某與令尊有十數年之交情，你來我家，某家待你如子女，你竟然聽他一面之詞，而不相信某，夫復何言！」

寧塵（霍白塔）續道：「事後，南宮鴻恐秘密外洩，故派人殺了家兄，恰好貧僧上山打獵，避過一劫。但當貧僧到洛陽找他理論，他又派人要暗殺貧僧！此事諸葛神捕可以作證！」

諸葛嚴長身而起，抱拳道：「在下關外諸葛嚴，南宮鴻在倚紅院裡派人追殺霍白塔，恰好某伏在窗外，聽得清清楚楚！」

南宮鴻道：「你們都串通在一起，某家一張嘴，怎夠你們十數張嘴說！你還能拿出甚麼證據來？」

諸葛嚴道：「請諸位耐心一點聽！」當下他自頭開始，將如何到傳家及杜家調查死因說起，足足說了頓飯工夫。「咱們懷疑杜英陵一家也是他殺的。」

南宮鴻哈哈大笑：「怎地越殺越多？還有殺了甚麼人？」

周九命道：「梅三月也是你殺的！」

南宮鴻冷哼一聲。「諸位大可以將破不了的案子，全部派到南宮某頭上來，只是今日即使你們殺了某家，南宮家也不會心服，殺人總要有個目的，說南宮某殺死傳雪生及杜英陵，是爲了甚麼？」

這話有道理，剎那間，廣場內之羣豪，全部屏息靜聽，數百個人居然靜得落針可聞。

諸葛嚴道：「你與杜英陵合作製造假古畫，你負責提備古墨、古紙、古印泥等物和銷賣假畫，杜英陵有座龐大的地下畫室，養了十名畫師，專事模仿古畫，對杜英陵來說，他只是賺錢，對你來說，賺了巨利是爲了招兵買馬，意欲雄霸武林！」

南宮鴻冷冷地道：「南宮某又多了一條罪！就不知某家殺傳雪生又是爲了甚麼？」

周九命高聲道：「可否請傳小姐說一下，他跟令尊是如何認識的？」

傳飛燕中了南宮鴻一掌，幸虧他倉促出手，只用了六成眞力，又經乃師以自家內功渡入，是以已無性命之危，精神也還可以。她先脫下吉服，再扯下蓋頭，露出一張吹彈得破，欺霜勝雪之花容來，羣豪心裡都暗暗喝采，難怪南宮三公子一向眼高於頂，一見到她便神魂顚倒！

傳飛燕道：「先父與南宮賊之交情，其實是由生意而起的，這十多年來，我家最少替南宮家，鑄造各式各樣之兵器不下百件，因爲接觸多了，南宮賊有求於人，刻意攀交，先父不知底細，便與之交成朋友。每次來往均聯床夜談，引爲知己，誰知他包藏禍心，另有目的！」

「放屁！南宮某有甚麼目的！」

「你只不過是利用先父替你鑄兵器，以備日後獨霸武林時可用，誰都知道，先父只鑄劍，這是他之興趣，並非先父不懂鑄其他兵器！而南宮家養了不少各式各樣之高手，他們使用之兵器，却不限於劍，若非先父你爲知己，他會替你鑄造其他兵器麼？」

南宮鴻道：「善堂，拿些兵器給天下英雄檢驗一下，看有沒有傳家鑄造的印記。」

「不必了，這正是你聰明之處，先父當時也沒有想到這一點！」

周九命又道：「此話怎說，請你解釋一下，好讓天下英雄釋懷。」

傳飛燕道：「當時南宮惡賊說服先父破例爲其鑄造非長劍之兵器時說，在兵器上不鑄下印記，有誰會知道？先父便爲其打動，其中一共替他鑄造了十五六柄蛇形劍！想不到後來，南宮惡賊竟以蛇形劍殺死我全家，企圖嫁禍於『小龍門』。」

南宮鴻冷冷地道：「南宮某爲何要嫁禍『小龍門』？眞是笑話，如今令尊已死，正所謂死無對証，你大可以信口雌黃，含血噴人！哼，你出賣美色，引得犬子神魂顚倒，比令尊鑄的劍還犀利，眞是青出於藍勝於藍！佩服佩服。」

高迎龍再也忍不住，排衆而出，走到石階前，却爲南宮鴻之保鏢所阻，高迎龍高聲道：「在下乃『小龍門』之弟子高迎龍，我要拿出證據，爲何不讓我上廳？」

一個保鏢道：「先把證據送上來。」

高迎龍冷哼一聲：「將證據交給你，誰會放心？誰會相信你不會銷毀證據？」

羣豪都支持他之建議，青松子道：「南宮施主若是自認是清白的，又怎不讓他上來？何況只他一個人。」

南宮鴻悻悻然地道：「放他上來！」當高迎龍一進廳，他把手一伸，又道：「證據何在？」

高迎龍道：「在下信你不過，我敬請少林了俗、武當青松子、峨嵋青燈師太、青城鐵冠道長、丐幫鞠鷹五人一起看如何？」

南宮鴻哈哈笑道：「只要你拿得出來的，大可讓天下英雄一起過目。」

「不，在下要他們五人，加上你我，當然你也可以派幾個人一起去看。」

南宮鴻一怔，不知他弄甚麼玄虛，沉聲問道：「當着天下英雄面前，你要老夫隨你們去何處？」

「就在貴府之內，證據全在府上！」

南宮鴻心念電轉，道：「南宮某自認清白，不怕你們弄虛作假，某家答應你，證據在何處？」

高迎龍道：「在下再須經你答應一件事，你剛才說得漂亮，但是否任何地方均可隨便去看？」

南宮鴻冷哼一聲：「內宅全是女眷，難道某家也要讓你隨意亂走。」

「那地方雖在內宅，却沒有女眷，你若不敢答應，便是做賊心虛！」

此言一出，羣豪愕然，只有少數人心知肚明，南宮鴻更是臉色大變，剎那間，他已作出決定，作出一副坦然之神態，道：「某家答應你！」暗中向董善堂打了個眼色。

當下由高迎龍帶頭，向內宅走去，鞠鷹快步上前，低聲道：「小哥，眞有把握？」

「前輩放心，絕對錯不了！小心他惱羞成怒，痛下殺手。」

南宮鴻亦暗中點了幾名保鏢，尾隨而進。高迎龍一口氣走到內廳，拍開一段中空的木柱，扭動開啟機關，地板打開，他手指一指，道：「下面地窖藏了七名本是杜家畫匠，另還有十多柄蛇形劍！」

了俗大師等人盡皆變色，南宮鴻哈哈笑道：「此乃某家避難之地窖，那有甚麼人？」言畢首先走下去。

高迎龍隨之躍下，道：「快，別讓他殺人滅口！」他雙脚落地，已不見南宮鴻，心頭大急，顧不得危險，急轉而出，鞠鷹人最是熱心，恐他有失，急隨其後。

只見南宮鴻扭開幾扇石門，裡面都沒有人，只有最後一扇石門，他竟然無法打開，他回身道：「人在何處？劍在何處？」

高迎龍一回頭，只見後面一共有七八個南宮鴻的人，却不見馬如風，他心頭忐忑，指着石室內之畫具，道：「那是甚麼東西？」

「那是老子學畫之處，有何不對？」南宮鴻寒着臉道：「姓高的，你今日不給老子一個滿意的交代，便別想離開此處！」

高迎龍反問：「你爲何不打開最後一扇石門？人也許被你藏在裡面。」

南宮鴻道：「你既然充滿了信心，爲何你不自己去開啟？」

高迎龍騎虎難下，只好硬着頭皮上前，就在此刻，石門打開，裡

面有八個人，七個畫匠，一個是馬如風。

南宮鴻一怔，馬如風哈哈笑道：「南宮鴻，你受騙了，老夫是馬如風！」

高迎龍道：「他不是『雲中游龍』常子龍，是『鐵腿神龍』馬如風。」

馬如風道：「證據就在此！」他拋開幾柄蛇形劍來，回頭道：「請七個師傅對大家說說你們之來歷及遭遇。」

南宮鴻知道事敗，今日若不以武力解決，絕對難以討好，何況他早已有信心取勝，他最恨的是「叛徒」，登時怒喝一聲，便向馬如風撲去。

好個馬如風，不愧有神腿之名，只見他雙腿連點，兩柄蛇形劍已自地上竄了上來，向南宮鴻射去！

南宮鴻也非弱者，雙袖拂動，那兩柄蛇形劍反向高迎龍射去。高迎龍本來一直擔心昨夜那兩名守護內宅之家將被發現後，而引起南宮鴻之戒心，如今看來他倆大概還沒被發現，是以七名畫匠及那些蛇形劍仍在。

至於馬如風必是見自己上廳之後，一定會說出地窖之秘密，所以先一步到地窖，保護人証及物証。

他心頭疙瘩解開，精神爽利，見蛇形劍飛來，一偏身，伸手抓住第一柄，再擊落第二柄，呼道：「南宮鴻，你死期到了！」

南宮鴻去勢不變，道：「你們還不動手，更待何時！」他左袖一拂，一股猛烈之罡氣如波濤湧至，高迎龍暗吃一驚，不敢攖其鋒，連忙錯步閃開。

南宮鴻直迫馬如風，馬如風守住門口，保護七名畫匠，他之武器就是雙手及雙脚，但南宮鴻功力之深，出人意料。只用一隻袖管，便迫得馬如風自顧不暇，另一隻袖管又制住了高迎龍。

背後五大派高手，亦與那些南宮家保鏢動起手來，他們可沒有南宮鴻之功力，鞠鷹最是嫉惡如仇，打狗棒盡力施展，只十多個照面，便打斷了一名保鏢之脚骨及肋骨。高迎龍道：「諸位掌門莫讓他們將出口封死！」

話音剛落，了俗已一掌擊飛一名保鏢，他喧了一聲佛號，道：「南宮施主，如今是你爲自己所犯下之罪孽，承擔責任之時了！」

南宮鴻哈哈笑道：「你以爲南宮某是省油燈？當日敢幹，便早已料到會有今天了，你以爲老子會怕你們？哈哈……」他嘴上說着話，手上却絲毫不慢！

鞠鷹道：「聽你口氣，好像早已有準備般！」他話音剛落，已聞一道悶哼，原來鐵冠道人已一掌將對手打倒於地，看來已活不成了，這些高手數他最有江湖經驗，當下忙道：「牛鼻子，這個交給你！諸位，今天是白道生死存亡之秋，下手可不要留情！」

鐵冠道長一接過其對手，鞠鷹立即閃身而過，向階級撲去，臨走之時，仍不忘殺敵，反手一棒戳出，正中那廝後背，那保鏢虞不及此，身子倏地衝前，正好迎上鐵冠之鐵掌，一口鮮血立即噴出！

與此同時，青松子之拂塵也已得手，萬千馬尾在對手頭面上留下千百道血絲，那廝吃此一擊，暈頭轉向，青松子飛起一腿將他踢飛！

了俗道：「南宮鴻，你還有什麼本領？」

「你們今早吃的早飯早已被某下了藥，再過片刻，藥力便發作！到時，你們只能任老子宰割。」

了俗大師虎吼一聲，喝道：「此人已無可救藥，上！」他首先撲了上去！

但南宮鴻話音未落，已經一個倒飛，左掌向高迎龍發出一掌，一股强勁無比之勁風，如狂飆自天而降！高迎龍反應極快，走廊裡不好閃避，他往後上方躍起，倏地一轉身，伏在牆上，完全避過罡風，南宮鴻則乘此時射進一間石室，人一進去，門便關上！

馬如風道：「先把人送上去！」

了俗問道：「施主，裡面有否暗道通往上面？」

一位當值道：「好像沒有……不過，咱們也不太了解。」馬如風不由分說，將他們全部趕上去。

尚未到出口，已聞上面猛烈之打鬥聲。了俗大師一馬當先，躍了上去，只見鞠鷹被三名蒙面高手圍攻，情形十分危殆。「鞠掌門別擔心，貧僧來也！」他雙掌一分，便殺了進去。

了俗在少林寺和尚中，是最具有「俗」氣的，佛經佛理了解不深，因此在寺內地位不是太高，但若論武功，除了掌門了塵禪師以及藏經閣長老一木之外，數他最高，他一發威，鞠鷹壓力大爲減輕，直至此方能喘一口氣。

鐵冠回首道：「青松道兄，咱們接下鞠掌門吧！」青松子欣然同意，兩人同時加入戰團，鞠鷹立即抽身。

高迎龍見鞠鷹本來已經破爛的衣褲，此刻更加不堪，狼狽之至。馬如風道：「此三人便是南宮鴻過河北上請來的高手，不知掌門是否認出他們之家數？」

鞠鷹喘着氣道：「老夫懷疑他們是昔年之大魔頭『天殺三星』屠家三子！」

其他人一聽，臉色均是一變，

蓋屠家三子乃三十年前之大魔頭，當年少林派掌門一休禪師建議九大門派聯手來對付他們，不知是否走漏了風聲，他們三個竟然在武林中消失，想不到今天在此出現！

屠家三子不是親兄弟，但都是姓屠，恰巧他們之師父則是同門，故此武功路數一般，也因此三人身材各異。不過數十年之交情，他們三人之感情已比親兄弟還親！

鞠鷹最擔心的是剛才南宮鴻所說的：今早飯菜內已被下了毒藥，是以喘息稍定，便道：「諸位，今日事非尋常，咱們可不必跟這些惡魔講什麼武林規矩！」他揮棒上前助陣，實行以四敵三。

青燈和高迎龍則與四名保鏢惡戰，馬如風在旁保護畫匠及押陣。他一顆心也急如烈火，倏地看得眞切，標前飛起一脚向一位保鏢踢去。

那廝也厲害，聽得聲音，及時轉身抬臂一格，但馬如風「鐵腿神龍」，豈是浪得虛名？只見他借對方臂上之力，身子騰升，左脚一掃，正中那廝太陽穴，但聞他怪叫一聲，飛出老遠，倒地不起！

一個保鏢喝道：「姓常的，你吃內扒外，背後偷襲，算得什麼英雄？」

馬如風冷冷笑道：「你弄錯了，老夫姓馬不姓常！老夫委身南宮家，正爲了揭開南宮鴻之假面目！至於說到偷襲，此亦是老夫剛從其身上學來的！」他突然標前，一拳向那廝擊去。

那廝一回身，鬼頭刀反劈馬如風之胸膛，馬如風一偏身，手肘向後一撞，同時左腿後蹬，踩住對方之脚面，讓其不能閃避，他手肘未至，那廝突然使了個「鐵板橋」，上身向後急彎，堪堪避過，他正想揮刀，但馬如風比他更快，右腿向後一蹬，正中其下體，只聽那廝怪叫一聲，緊接着，「砰」地一聲響，結結實實摔落地上。

南宮鴻帶了七名保鏢，結果至今已折了五名，只剩下兩個在拚命掙扎，高迎龍叫道：「師太，你太慈悲了，如此非常危險，因爲咱們尚未能控制局面，元凶還未現身！」他自己可不客氣，蛇形劍連施絕招，刺了對手一劍！

就在此刻，外面突然傳來一陣人聲，而南宮鴻亦自地窖裡撲了出來！馬如風急道：「小心！」了俗突然捨棄了對手，轉身撲向南宮鴻！

＊　＊　＊

高迎龍帶人走入內室之後，大廳及廣場內之賓主心情均越來越緊張，亦越來越煩燥，時間越久，羣豪越是煞不住。突然有人叫道：「咱們來此作甚？看熱鬧！如今婚禮是看不成了，連好戲也看不成，不是白走了一趟？」

眞是一呼百應，周九命更是加油加醋，極力推波助瀾：「不錯，大家一起進內室看好戲！」

董善堂及南宮望則高聲制止，但羣豪已行動起來，再也壓不住，人潮慢慢向內室湧去。董善堂又驚又怒，忙下令家將們守在內室之前，並高聲道：「諸位同道，本都是南宮家之好友，如今這般不近人情，那是迫南宮家翻臉！」

人羣中突然冒出一個陰惻惻的聲音：「南宮家幾時將咱們當作朋友？今早飯菜內已下了毒，不就是準備控制咱們，意欲獨霸武林麼？」

董善堂臉色大變，喝道：「胡說！誰造謠給董某站出來！不敢站出來的便是狗養的！」

那人又道：「若某家敢站出來，又能取出証據，狗養的是不是你？」

董善堂怒道：「再不出來的，南宮家可就不客氣了！」

「南宮家素來就不客氣，你們什麼時候客氣過？」人羣湧動，只見一個漢子排衆而出，「話是老子說的！」

「是你？李夏！你造反嗎？」董善堂及南宮望臉色大變。

忽見李夏身子一閃，背後即響起一聲悶哼，李夏冷冷地道：「當衆暗箭傷人，恐怕某家也不必多說了！」羣豪一看，他背後那人已癱倒地上，滿臉都是藍氣！

有人叫道：「他是江南柳葉刀的弟子！鋼針有毒！」

董善堂道：「暗器不是某發射的！」

李夏冷冷地道：「這個某知道，發射毒針的是南宮大公子！」

南宮望叫道：「眞是反了，你吃裏扒外，今日不殺你，少爺誓不爲人！」

李夏道：「造反的是南宮家，不是某……」

周九命道：「不要說廢話，快把南宮家下毒之証據拿出來！」

董善堂冷笑道：「不錯，你証據在何處？」

李夏自懷內掏出一包東西來，道：「這是昨夜南宮家管理灶房的管事葉村交給某的，要某在今早之飯菜裡下毒！這種毒雖不會毒死人，但服後兩個時辰後，內力全失，只能任人宰割……」

南宮望急問：「你下了沒有？」

董善堂老謀深算，同時問道：「你有什麼証據証明這是南宮家要你下的毒？有何憑証，証明這是南宮家的？」

李夏道：「某有人証！」言畢背後人羣騷動，只見楊鈞推着葉村走前。

周九命又道：「小心南宮家殺人滅口！不要走到最前面！」他自己則拚命擠過去，「某是關外周九命！」旁人紛紛讓開，知道其人的，更加相信他，蓋他是驗屍高手，分辨毒藥，當然內行。

只聽楊鈞高聲道：「葉村，你老實說，這包藥是不是你交給李夏的？」

「是……」葉村剛才吃足了楊鈞之苦頭，又知其身份，不敢不老實。「是我葉村昨夜交給李夏的……但這包藥却是董善堂交給某，並要某交給李夏的……」

周九命高聲問道：「董善堂，如今你還有什麼話好說？他們三個都是你們南宮家的人！」

董善堂道：「他們三個串通一氣，污衊南宮家聲譽，冤枉董某，誰都不會服！」

羣豪中有人道：「不錯，你們三人本就認識，串通起來還不容易？這藥又沒有記認，你倆又是廚師，咱們憑什麼相信？」

「你們可以不相信我倆，但不能不相信這個！」李夏及楊鈞各取出一個腰牌來，道：「咱倆是大內侍衛，因皇上懷疑南宮家有所圖謀，故派咱們來調查！」此言一出，羣豪呆了一呆，接着又響起一片嗡嗡的低語聲。

周九命叫道：「咱們都相信你倆之身份！」

楊鈞道：「董善堂，你還是老實一點好，否則你之下場將與南宮鴻一樣！若能反戈一擊，說不定皇上尚會放你一條生路！若要跟皇上作對的，覆巢之下無完卵！」

李夏接道：「在場各位均未中毒，董善堂，你自己掂量一下，南宮家能與天下英雄爲敵麼？」

董善堂忽然大笑起來，笑了好一陣方道：「南宮家當然不會與天下英雄爲敵，因爲咱們壓根兒沒有想要與天下英雄爲敵！」

「眞是說的比唱的還好聽！諸位不管信不信，但白走一趟是絕對不可能的，咱們進去找南宮鴻理論！」當下由周九命帶頭，向內室湧去，南宮家家將那裡抵擋得住？

可是南宮家能人可不少，羣豪一到內室外面，只見數十名手執兵器的家將，虎視眈眈，有人喝道：「諸位膽敢踏進內室一步，便教你們死無葬身之地！」

「神筆大俠」歐陽飛虹哈哈笑道：「數十人能擋得了十倍於你之狂潮麼？眞是口出狂言！」

羣豪受此鼓勵，又向前湧去。但聞那廝長嘯一聲，突然有一陣箭雨射了過來！事出突然，七八個中箭倒地。

泰山派南翔忙道：「小心，稍退幾步，不可硬碰！」

羣豪立即慢慢後退，就在此刻，反而有幾條人影向前撲去，分別是崆峒派的葉飛舟、崑崙派之高百川、泰山派南翔、「鏡心琴膽」史解愁、崔小翠夫婦、「神筆大俠」歐陽飛虹和周九命、諸葛嚴！

屋內又射出一陣箭雨來，但這些人都是武林高手，有備之下，豈會爲其所傷？他們撥開長箭，衝進南宮家家將及食客羣中，弓箭手恐誤傷同伴，反而不敢輕舉妄動。而此舉一成功，又有三四十人依樣畫葫蘆衝了過去。

有人高聲呼道：「他們敢再射箭，咱們便放火燒屋子，看誰的損失大！」同時，內室之打鬥聲，亦隱約傳出來。

在歐陽飛虹等人之想像中，有這許多高手聯袂，應該不消兩盞茶工夫便可以衝破障碍，但料不到這些家將及食客，武功之高，出乎事先預料，竟然被嚴嚴實實地截住！

李夏高聲道：「你們竟然爲南宮鴻拚命，將來之下場如何，可想而知……」話音未落，宅內三枝長箭直向他奔去，楊鈞忙爲他擋格。

李夏大怒：「眞是死到臨頭猶不知！」

楊鈞低聲道：「李兄別急，他們是瘋了，咱們見機而行！」

「鏡心琴膽」史解愁夫婦長年合作，心意相通，雙劍合璧，首先得手，刺斃一個老頭，立即向前追去。董善堂與周全雙雙上前攔住。只聽一個蒼老之聲道：「兩位總管退下，待老夫來會他！」

但見一位白髮白眉白鬚，相貌清奇，年在古稀之老頭，氣勢不凡地走上前。霍小翠心頭一凜，忙道：「請賜姓名！」

老頭打了個哈哈。「老夫之名已三十年不用，你便以無名氏相稱吧！」他功力深厚，每發一招，都帶起一片罡風。史解愁夫婦心頭一懍，未敢大意，全神應付。

其他羣豪幾乎都是以一敵二，有佔上風的，也有落於下風的，一時難分勝負！此時弓箭手們投鼠忌器，未敢再發箭，以免傷及同僚，如此一來，宋繼祖、華靜等人便乘機衝過去。不管如何，羣豪仍無法越過人牆進入內宅。

但聞裡面嘯聲連連，歐陽飛虹十分精靈，倏地身子斜飛兩丈，一下「乳燕投林」，撞破窗櫺射了進去，諸葛嚴一見他動，便已猜到其用意，是以尾隨其後，亦射進了內宅，只聞裡面響起一片女人之驚呼聲！

董善堂又驚又怒，忙道：「快進去幾個人保護女眷！」

＊　＊　＊

了俗向南宮鴻撲去，南宮鴻長笑一聲：「來得正好！」當胸便一掌

印出！了俗夷然不懼，也抵擋一掌，但聞「波」地一聲響，兩人同時後退，南宮鴻胸膛傷口受震，又沁出血來！

了俗十分驍勇，一退即進，喝道：「你也吃貧僧一掌！」他右掌運了九成眞力，望南宮鴻推擊！適才那一掌打醒了南宮鴻，待掌風將至，突然移影換位，挪開幾尺，避過掌風，然後自側發掌！這一着深諳孫子兵法。可是他背後那位保鏢，後背被南宮鴻撞個正着，如皮毬般向青燈師太撞去，幸好青燈眼明手快，連忙劈出一掌，那廝登時口噴血柱，推金山倒玉柱般摔倒於地，青燈師太道：「高少俠！這個留給你！」她上前與了俗合力鬥南宮鴻。

南宮鴻哈哈大笑：「南宮某有幸得少林、峨嵋兩派代表眷顧，眞可名留青史！」了俗及青燈師太沉住氣應戰，以兩敵一，加上南宮鴻胸膛先已受了傷，用力過度，鮮血不斷沁出，他嘴上說得輕鬆，其實心頭却越來越沉重。

高迎龍只應付一名保鏢，壓力大爲減輕，馬如風不斷躍躍欲試，他移前兩步，接下高迎龍，道：「小高，咱們交換一下責任，老夫弩得好幸苦！」高迎龍一笑而退，將那七名畫匠趕至牆角。他橫劍在他們身前保護，未敢有絲毫之鬆懈。

羣豪大混戰，雙方鬥得十分激烈，最輕鬆的算是馬如風了，他們都擔心南宮鴻適才之恫嚇會成爲事實，今早飯裡被下了毒，是以必須趕在毒性發作之前制敵取勝。

屠氏三魔的確十分厲害，在了俗退出戰圈以後，與鞠鷹、鐵冠道長及青松子三人捉對廝殺，逐漸佔了上風。高迎龍旁觀者清，心情更是焦慮，恨不得衝上前助青松子等人一臂之力，他暗中扣了幾枚銅板於掌中。

最輕鬆的算是馬如風，鬥了四五十招，已大佔上風，他目光一瞥，青松子三人之情勢，亦令人十分擔憂，是以猛下殺着。正所謂藝高膽大，對方一刀扎過來，他覷得眞切，右臂一張一合，將刀挾在脅下，下身飛起，趁對方只顧拔刀之剎那間，雙腿齊飛，一腳踢中對方下腹；一腳蹬在胸膛上，那廝棄刀倒飛，跌倒於地，一時爬不起來。

高迎龍道：「前輩不必理他！」其實馬如風不待他說，早已飛身過去，自後偷襲么魔屠浪後背！與此同時，高迎龍一把銅錢拋出，砸向地上那位保鏢！

那廝艱難地移動了一下，胸膛中一枚，額上中了一枚，傷上加傷，高迎龍忍不住飛撲過去，一劍插進其心窩！他再一個倒飛撞向牆角。

就在此刻，鄰室傳來一陣嘩啦啦之響聲，他未知兇吉，連忙全神戒備。俄頃，鄰室便傳來打鬥聲。高迎龍恨不得有人來接其任務，他好上前殺敵。

馬如風加入戰圈之後，形勢方有了好轉，四比三之下，雙方鬥成平手，但屠氏三魔立即改變戰術，三人同時合在一起，威力陡增，攻多守少。鞠鷹道：「大家沉住氣，將他們三個困死！」

南宮鴻亦道：「屠兄不必急於一時，少頃他們體內之毒便要發作，只要再堅持一下，形勢便有大變！」

語音剛落，一個人撞了進來，却是諸葛嚴，他向內看了幾眼，道：「諸位掌門放心，今早飯內沒有下毒！」

南宮鴻大笑，諸葛嚴冷冷地道：「只怕你知道眞相之後，連哭也哭不出來！李夏及楊鈞是大內密探，他倆接聖旨來你處調查是否會造反，你說他們會在飯菜內下毒麼？羣情洶湧，數百名英雄追殺進內宅，憑你外面那幾十名高手，抵擋得住麼！」言畢又跑了過去。

高迎龍哈哈大笑。「此語在下可以作證，李夏及楊鈞確是大內密探，這是他倆昨夜親口對我說的！」

「放屁！」南宮鴻冷冷地道：「三歲小孩才會相信你們之鬼話！南宮某如今活得與皇帝一般，何須造反？天子何必來管我？」

高迎龍冷冷地道：「信不信由你，只有三歲小孩子才不信！」他心頭一動，倏地向大魔屠必雄背後射出兩枚銅錢。

不料大魔一身內外功已臻化境，根本不理會，任由銅錢射在身上，只當作搔癢一般。高迎龍一怒之下，再取兩枚，這次運足內勁射出，發出一陣刺耳之破空聲。

這次屠必雄不敢大意，倏地向側橫跨一步，那兩枚銅錢反向馬如風面門射去，迫得他忙不迭跳開，急道：「小高，你不要幫倒忙！」如此一來，高迎龍又不敢輕舉妄動了。

內宅戰局膠着，外面形勢已有變化。相信李夏及楊鈞的話之人，越來越多，是以圍在內宅大門外之羣豪人數逐漸佔優。南宮家食客及家將漸有傷亡，是故周九命亦能抽身由窗子躍進內宅。華靜及華雄亦乘亂進入。

守在內宅之家將不多，但董善堂恐怕女眷受制，連忙下令門口之家將進內支援。南宮鴻之三子及二女道：「不必，由少爺們去抵擋！」

華靜及華雄不與敵人接觸，一直閃到內廳，高迎龍目及大喜過望，道：「你倆快來保護這七名證

人！」華雄兄妹忙跑過去，高迎龍問道：「神捕他們之情況如何？」

華雄道：「一時之間，看來還贏不了！」

高迎龍道：「兩位千萬小心，若有敵人來，請即呼叫，小弟過去助神捕他們！」言畢握劍急奔過去。

那邊廂之家將越來越多，歐陽飛虹及諸葛嚴雖得到周九命及宋繼祖之助，形勢依然沒有進展，高迎龍早已弩足了氣，大喝一聲，衝進人叢中，左一劍，右一劍，不斷揮殺，如此一來，功效極佳，對方分神之下，歐陽飛虹首先得手，判官筆刺死一個對手。

高迎龍蛇形劍捲住一人，待對方回身鬥他，他又退開，飛起一脚踢飛另一名家將。那斷錯步一閃，宋繼祖寶刀橫劈過去，攔腰將其斷爲兩截！

高迎龍高聲呼道：「南宮鴻死到臨頭，你們還替他賣命，眞是天下第一號傻瓜！」他鬥志高昂，在人叢中穿插，沒有把握的，便騷擾之，有把握的便下殺手，終於被他殺死一人！

對方連失三人，形勢登時有所改變，高迎龍正想殺過去助諸葛嚴，却見南宮熙及南宮澤跑了進來，他心頭一動迎上南宮澤。那歐陽飛虹也十分聰明，急忙棄了對手去找南宮熙。他深諳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之理。

南宮兄弟自小在乃父薰陶之下，刻苦練功，功底十分紮實，也不是省油燈。四個人一時之間殺得難分難解，如此一來，諸葛嚴三人壓力頓時沉重起來。

幸好不多久，由外面又跳進兩個人來，均是舊相識，曲一帆及「江南小鞭王」劉三秀。此兩人武功不弱，進來之後，局勢方穩定下來。

過了頓飯工夫，只見朱柏、趙引文、鐵世雄、張保等天星堡的人亦殺了進來。朱柏道：「他們在門口已抵擋不住了，不消片刻，羣雄便要殺進來了！」

語音剛落，一個和尚又跳了進來，却是寧塵(霍白塔)。只聽他道：「高施主把對手讓給貧僧！」

高迎龍冷冷言道：「你已是出家人，怎地還想跟在下搶功？」同時道：「三少爺，在下可否向你幾個問題？」

南宮澤冷哼一聲，不開腔。高迎龍却不理他，道：「閣下是眞心愛傅小姐的麼？」

南宮澤本不欲答，但又弩不住地道：「當然，否則在下怎會娶她？」

「既然如此，爲何當時你不攔阻令尊去殺她家人？」

「放屁！家父怎會去殺傅伯伯一家人！」

高迎龍嘆息道：「你是眞不知還是假不知？令尊僱請黑白海冬青去殺人，你眞的一點也不知道？難道你沒料到傅小姐終有一天會知道？」

南宮澤一急之下道：「那時少爺還未認識飛燕！」話說出口之後，他方發覺說漏了口。

只聽南宮熙道：「老三，你少說幾句！」與此同時，寧塵左手刀已劈翻一個家將，又向前撲去，他本就是道上著名之殺手，招式狠辣實用，不幾個照面，又傷了一個，周九命似乎受到他之鼓勵，飛起一腿，亦踢翻了一個。

宋繼祖叫一聲着，長劍刺進了對方之肩胛，可是劍尖被骨頭夾住，一時抽不出來，旁邊一個家將見機不可失，立即揮刀砍過去！

宋繼祖當機立斷連忙棄劍退開，諸葛嚴見他勢危，揮劍殺過去，宋繼祖退後兩步，彎腰抓起一柄刀來抵擋，但因不趁手，被對手殺得手忙脚亂！

諸葛嚴急道：「小霍快來！」

寧塵灑開大步，神勇之極，寶刀左右揮舞，南宮家之食客和家將紛紛讓開，寧塵直趨宋繼祖對手之背後，大喝一聲，如同半空響了個霹靂，那斷大驚，正想退開，左臂已讓宋繼祖一刀劈下，寧塵更加上一刀，將其結果，喝道：「還有那個不怕死的便上來！」

他神態如同三國時之張飛，使得對手趦趄不前，宋繼祖這才乘機換了一把長劍。寧塵又向南宮澤殺過去，道：「高施主快讓開！」高迎龍極不願意地退後，轉身另覓對手。

寧塵果然不同凡響，論功力他只稍勝高迎龍半籌，但他兄弟情深，乃兄死在南宮家手裡，雖然出了家，塵心依然，他弩足了氣，出手全是不要命之招式，只殺得南宮澤膽顫心驚，手足無措，不由呼道：「二哥快救小弟！」

南宮熙何嘗不想救乃弟？只是歐陽飛虹乃武林一流高手，武功、經驗及火候均在其上，數十招過後，他自己亦岌岌可危，正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沒奈何只好發出尖嘯求救！

嘯聲發出後，沒有動靜。寧塵冷笑道：「小賊，你們一向爲所欲爲，今日趁早受死吧！」

南宮熙道：「老三，咱們跟他們拚了吧！」

寧塵大笑：「貧僧正要你們拚命！」他寶刀猛地向上一抬，動作雖小，但蘊藏暗勁，南宮澤心煩意亂，長劍爲其一撞，登時手臂揚高，立即中門大開，寧塵早已計算

好，右掌猛地按出。

南宮澤大驚失色，倉皇後退，不料後背碰及他家一名食客，再也閃避不了，寧塵在此一瞬間，化掌爲爪，抓住其衣襟，拇指却抵在他「璇璣穴」上，道：「你要活還是要死？」

剎那間，南宮澤萬念俱灰，突然湧出兩行清淚，喃喃地道：「悉隨尊便！」

寧塵即封住其麻穴，喝道：「再不住手，貧僧便殺了你們三少爺！」話音一落，除了歐陽飛虹及南宮熙之外，其他人都住了手，尤其是南宮家之家將、食客，更是投鼠忌器。

不料內廳內居然傳來南宮鴻憤怒之聲音，道：「小畜牲學藝不精，怪得了誰？何況今天之局，全是他一手造成的，眞是死不足惜，諸位不必顧忌，全力替某家殺敵。」

此言一出，衆皆愕然，想不到南宮鴻對自己兒子也如此絕情，衆食客及家將心裡都不是滋味，剎那間，內室靜得落針可聞。

諸葛嚴長嘆一聲，道：「諸位都聽到了，替這種人賣命，不知諸位認爲有什麼保障？」

寧塵高聲問道：「南宮鴻，你兒子之命你眞的不要？貧僧可不是跟你開玩笑！」

南宮鴻聲音不帶半點情感。「今日之局全是他一手造成的，正所謂自食其果，南宮某若有護短，何以服衆？」

諸葛嚴哈哈笑道：「今日之局怎會是令郎造成的？若非你財迷心竅，心黑手辣，怎會殺死傅雪生及杜英陵兩家人？你若不殺人，傅飛燕又怎會攪局，又怎會造成今日這種情勢？眞是本末倒置。」

他邊說邊向內廳走去，寧塵推着南宮澤走過去，只聽他淚流滿面地道：「你快殺了少爺吧，我不想活了。」南宮家食客及衆家將們聽他叫得悲哀，鬥志全失，有好幾個人已站在牆角，表示袖手不管。

與此同時，歐陽飛虹一掌擊在南宮熙左胸上，這一掌打得他一個踉蹌，幾乎栽倒，歐陽飛虹判官筆暴長，已指在其咽喉上，喝道：「投降不殺！」

不料南宮熙十分倔強，罵道：「老三，你是不是人？俺當你二哥也覺得臉上無光，大丈夫流血不流淚，你哭什麼？」

歐陽飛虹怒道：「你以爲歐陽某會不忍心殺你？」

只聽南宮熙道：「爹，孩兒先走一步。」他標前一步，反撞判官筆，同時雙掌齊出，向歐陽飛虹擊去。

這是玉石俱焚之打法，變生肘腋，歐陽飛虹虞不及此，來不及閃避，倉促之間，撤腿後退，已慢了半步，南宮熙雙掌已劈在其在胸膛上。

衆人驚呼聲中只見歐陽飛虹退了一步，舉袖拭汗，原來南宮熙喉管爲筆尖洞穿，那兩掌去到歐陽飛虹胸前，已成强弩之末，以歐陽飛虹之修爲，自然不能造成傷害，他吃了一記啞巴虧，心頭惱怒，抓起南宮熙之屍體，走到內廳，突然掄臂將其拋向南宮鴻：「南宮鴻，這是你兒子之屍體，他在泉下等你。」

南宮鴻閃開，讓兒子屍體落在地上，「叭」地一聲響過後，青燈師太之拂塵亦趁對方分神之際，在其後肩胛上擊了一記。

莫以爲拂塵乃馬尾所製，雖爲柔軟之物，但在青燈師太數十年修爲之下，根根堅若鋼絲，南宮鴻後衣碎裂，馬尾在其後背上留下千百道血絲，南宮鴻疼得咬一咬牙。

了俗運足內勁，雙掌倏地推出，但見兩股罡風如波濤般向南宮鴻湧去，南宮鴻亦知道今日之事已無法善了，存心拚得一個夠本，拚得兩個有賺之心理，是故並不閃避，亦是雙掌迎上去。

青燈師太恐了俗有失，顧不得什麼武林規矩，拂塵運足內功，再度向南宮鴻後背擊去。

四掌掌風及拂塵同時擊中對方，但聞「蓬、叭」兩聲，南宮鴻蹬蹬蹬地退了三步，接着噴出一口血箭來，後衣布碎像蝴蝶般在內廳飛奔，再看了俗，亦是嘴角鮮血汩汩淌下，兩人均受了內傷，但看得出，南宮鴻比對方重得多了，突見他胸膛又湧出一大片鮮血來，全身都是血跡。

原來他剛才封住傷口附近之穴道，因內腑受對方眞力震盪，穴道被撞開，剛止住之鮮血又湧了出來，他連點數指，效果均不佳，血水仍不斷地湧着。

青燈師太淡淡地問道：「南宮施主還有興趣跟貧尼對兩掌麼？」

南宮鴻又驚又怒，高聲大笑。「今日南宮某總算領教了九大門派之手段了。」

「施主太抬舉九大門派了，其實這十數年來，武林同道領受南宮家之高招實在太多了，九大門派只是略爲替同道討回一點公道罷了！」

了俗道：「尚未討回公道，如今只能算替同道出一口氣而已，南宮鴻，你已一敗塗地，還有何話好說？」

「南宮某幾時敗了？一來，南宮某尚活着，二來我之家人及家將尚有力反擊，勝負未分，和尚便口出狂言，不怕風大閃了舌頭？」

了俗虎吼一聲，道：「眞是死到臨頭猶不知！」

高迎龍急道：「大師息怒，如今南宮鴻已成了死老虎，根本用不着大師出手，且讓晚輩來！」他大步上前，橫在了俗身前。

南宮鴻怒道：「臭小子，憑你也敢跟某家作對！眞是世道變了，我且問你，你是什麼東西？」

「在下不是東西，我是『小龍門』之弟子高迎龍。」高迎龍面對强敵夷然不懼，只看得九大門派代表心裡暗暗稱奇喝采。

「高迎龍，無名小卒，南宮某不會聽過。」

「我且問你，爲何你在傅雪生及杜英陵家殺人，要用蛇形劍？你與本門有深仇大恨？」

南宮鴻大笑：「眞是笨鳥、蠢蛋，南宮某怎會跟『小龍門』有仇？不過『小龍門』是個小門小派，人丁單薄，某家既然殺了人，總不能向世人公佈，既然不想讓人知道，當然要找個小門小派、人丁單薄的來作替罪羔羊，『小龍門』可說完全符合此條件，是故你只能自怨進錯了門，拜錯了師！」言畢得意非凡地大笑着，胸前血水猛湧，他毫無感覺。

高迎龍幾乎氣炸了肺，料不到理由竟是這麼簡單，忍不住問道：「你說的可是眞的？」

南宮鴻不屑地一笑，「南宮某再不肖也還用不着在此時此刻，對一個無名小卒撒謊。」

高迎龍抑住滿腔怒火地道：「不知閣下可否做得大方一點，助我早點成名？」

南宮鴻一時之間猜不到其用意，不由怔了一怔，反問：「小子你這是什麼意思？」

高迎龍高聲道：「閣下若肯借項上人頭一用，高迎龍明天便能名揚武林。」

南宮鴻不怒反笑：「你有本領的便來，只怕你出師未捷身先死，每年武林都有不少這樣子的大好青年，斷送了自己性命，希望你不會步他們後塵。」

高迎龍道：「在下自第一天下山起，便已立定主意，不成功便成仁，杜家及傅家無人在此，此戰與在下關係至深，當然是由我出戰。」

「且慢！」忽然外面傳來一聲嬌叱，只見傅飛燕在旁人攙扶之下，走了出來。

南宮澤急道：「燕妹，咱們趕快成親吧！」

傅飛燕臉上閃出一絲痛苦之色，低聲道：「那只能期望下一生了。」她走到南宮鴻面前，道：「雖然我已猜出你殺我一家之原因，但仍希望你能親口對我說一遍，大丈夫敢作敢爲，希望你不會令我失望。」

南宮鴻道：「今日我南宮某不成功則成仁，何懼之有？南宮某殺死你一家人，乃因令尊不識時務，居然將我製造及銷售假畫之事當面揭穿。這還不打緊，最令人擔心的是他洋洋得意，自以爲很聰明。南宮某恐他宣揚出去，會破壞南宮某之大計，你說，像他這種人還能活麼？」

南宮望、董善堂等人亦魚貫進來，只聽南宮望道：「這叫做聰明反被聰明誤！」南宮鴻見他們衣衫破碎，神態狼狽，便知道外面戰況之結果，心頭更是一沉。

只聽南宮望道：「姓高的，你想出名，少爺成全你！」

高迎龍冷笑道：「我殺了你也成不了名，你等下一輩子吧！南宮鴻，你準備好否？」

南宮鴻不打話，首先發動攻勢向高迎龍撲去，他自知今日最終必死，是以早已存心殺一個夠本，殺一雙有賺之心，一動手，便運足了勁，掌風呼呼，把旁人都迫開。

諸葛嚴忙道：「小高，沉住氣！」

這便是高迎龍過人之處，處境越危險，他越是鎮定及冷靜，他深知對方已是强弩之末，是故以守爲攻，他雙腿步法靈活，先是閃避，偶爾才發出進攻，始終不肯與對方硬拚。

南宮鴻又急又怒，喝道：「你不是想成名麼？當然做縮頭烏龜也會揚名，只是老子替你難過。」

高迎龍只當作沒有聽見，南宮鴻一口氣强攻了三四十招，內廳之佈置裝飾早被掌風掃得零零落落，他再三而竭，氣勢已不如適才之盛。

高迎龍蛇形劍加强進攻，始終不與對方拚掌，只要對方一發掌，他寧願放棄攻勢而閃避。又過了三十招，高迎龍猛吸一口氣，蛇形劍氣勢大盛。他打得十分聰明，瞻之在前，忽匿在後，極力消耗南宮鴻之體力。看到此，他一干好友亦比較放心。

南宮鴻胸膛血流如注，連褲子都染了血，他自覺體力在不斷的消耗中，再抓不到殺敵之機，今日可謂一敗塗地了，是以他亦捺下焦急之心情，耐心等候。

兩人翻翻滾滾又鬥了數十招，高迎龍不斷加强攻勢，激戰中，高迎龍一劍直刺過去，南宮鴻不顧一切，右掌急印而出，這是兩敗俱傷之打法。

勝券在握，高迎龍豈肯與對方拚命？只見他抽劍後退，他一退，南宮鴻立進，再發一掌，罡風如同波濤一般直捲過去。

高迎龍已退至近牆，退無可退，沒奈何只好頓足拔身而起，南宮鴻似乎料到他有此一着，右掌隨即向上擊去，好個高迎龍臨危不懼，身子倏地蜷起如同小蝦，繼續越過南宮鴻頭頂。說時遲，那時快，但見白光一閃，他倏地將蛇形劍閃電般拋出。

「颯」地一聲，劍尖自後背射進，自前胸透出，由於力道强大，南宮鴻收樁不住，直撞至牆前方立定，然後慢慢轉過身來，望着高迎龍。

高迎龍吃其掌風掃及，幸好空中無處受力，身子又蜷起，卸去大部份掌風，待他落地，一個踉蹌摔倒，但很快他又爬了上來，吸一口氣，慢慢向南宮鴻走過去。

就在此刻，南宮鴻倏地癱軟在地，羣豪一怔之後，隨即爆出一陣喝采聲。

南宮鴻一死，南宮家之食客及家將都沮喪之至，乖乖地站在一旁，與此同時，屠家三子與青松子、鐵冠道長、馬如風及鞠鷹之戰，已到了分出勝負之際。

馬如風如風車般亂轉，時而協助青松子偷襲大魔屠必雄，時而助鐵冠道長一臂之力，合鬥屠紅雪，偶爾又助鞠鷹鬥屠浪。莫見他如此，其騷擾之作用，起了很大之效果，屠家三子合擊之力雖大，但因有他在後不斷偷襲，是以不敢施全力。

了俗道：「此三位魔頭，三十年前便該死，今日大家不必客氣，趁此機會殺了他們爲武林除害吧！」九大門派代表立即圍了上去。

如此一來，壓力大增，屠紅雪怒道：「虧你們自認正義，却倚多……」話音未落，後胯中了馬如風一腿，身子彈前，恰好鐵冠道長一劍刺過去，由其胸膛透過，他虎吼一聲，一掌印出，鐵冠亦一掌迎了上去，「蓬」地一聲過後，兩人同時後退，鐵冠臉色青白，但屠紅雪則傷口鮮血湧出如泉，已無力再戰。

了俗立即接上鐵冠道長，與鞠鷹合鬥屠浪。三魔合擊之陣，因少了一個人，威力大減，以二敵兩，形勢立即逆轉。尤其是三魔，與了俗拚了一掌之後，鞠鷹趁他立足未穩，打狗棒戳在其死穴。

屠必雄見大勢已去，大叫一聲：「老夫好恨，十八年後必來報仇！」他反掌擊在自己天靈蓋上，氣絕而亡。顯赫一時之南宮世家，經此一役一蹶不振，而這場風波，也在三屠伏誅而結束。

* * *

武林得到短暫之安寧，不久，高迎龍發出請帖，這是他娶華靜之喜宴。各路英雄，在南宮家見識過他之武功及勇氣，敬佩者大有人在，是以來參加喜宴的竟有數百人，熱鬧情況自不待言。

更令人驚喜的是，席間有人傳出，傅飛燕已答應嫁給南宮澤，他倆成親之後，將退出江湖。諸葛嚴道：「此乃好事，上一輩之恩怨，本就不該連累下一代，何況南宮家早已得到懲罰。」羣豪咀嚼其言，都深覺有理，更盼武林之仇殺，能一年比一年少。

（完）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　飛・圖

寒夜屠龍

上文提要：來如風「救回」三王子，但忽必亮拆穿他與錢老是一伙的，結果三個王子齊動手，來如風逃出七王府。方管事奉命帶着四個武士去抓來如風，反倒被預伏的來如聲等人抓住，準備用他們五人換回被囚的「四鼠」……來如風叫來如聲去送信，要三個王子善待四鼠，否則每天送一顆韃子頭。來如聲碰到石大捕頭，授計要他去一趟七王府……



智鬥不成改策略　下定決心殺韃子

遠處傳來來如聲的聲音，道：「堂兄，我知道你要問什麼，我等一會再對你說……說……嘖……」傳來這聲音，顯然花牡丹在痛「啃」來如聲的嘴巴……也許是來如聲啃花牡丹的吧！

別管是誰啃誰，反正二人在互擁着，傳來的聲音使高長老也皺眉。

高長老指着來如聲與花牡丹二人的方位，問來如風道：「他們這就幹上了？」

來如風道：「他們倆呀，嗨，只是色而不淫嘛，抱在一起啃一啃也沒什麼嘛。」

高長老道：「娘的，他是你小弟，他青出於藍勝於藍，你比他還差一把勁。」

來如風道：「差不差勁，只有我的席美人知道，你就少操心了吧。」

* * *

二人來到一棵老樹下併肩坐下來，附近的風流丹和齊向前二人過來了。

他二人見是高長老，打個招呼坐一邊，來如風對齊向前道：「沒狀況？」

「來叔，沒有……」

來如風道：「對別小堪與伍不銀說，今晚小心看守，不能眞的叫他們遭狠吻。」

「是，來叔。」

高長老道：「什麼人遭狠吻？」

來如風道：「娘的，遇上頭痛事了。」他一頓又道：「先說說，你們趕回來幹什麼？」

高長老道：「娘的，那個大刀片子孫得崖出兵走在采石磯，不知怎麼的同方國珍那批義軍起了衝突，娘的，來一個自相殘殺，郭元帥損失可大了。」

來如風一怔，道：「孫得崖身邊的七煞神，他們的草莽作風改不了凶殘，眞叫人對他們起反感。」

高長老道：「郭子興還是聽孫得崖的吒唬，與方國珍成了對頭寃家了。」

來如風道：「你們幫主沒出面？」

高長老道：「咱們幫主另外又認識一個豪傑，這人除了當過和尚一頭疤之外，人是個大將軍人物。」

「這人是誰？」

「姓朱，叫什麼朱元璋的吧！」

來如風道：「他的人馬……」

高長老道：「人馬不多，可也盡是人物，聽說這幾個人物小時候同姓朱的不錯，他們……」

高長老想了一下，又道：「他們起兵滁州地呀！」

來如風沉默了。

來如風沉默半晌，才淡淡的道：「我知道有一位姓朱的，他確實是位人物，這人曾投入郭子興部下，深得郭子興信任。」

高長老道：「你好像知道的還眞不少嘛！」

來如風道：「各路義軍我見過，只可惜的是，我擔心他們起義不成先相互之間的鬥爭，那就太不值得了。」

他頓了一下，又道：「郭子興就與孫得崖不和，幾乎大動干戈，姓朱的在家鄉召募人馬，其中有幾個武功還眞了得的，聽說叫甚麼徐達、常遇春、湯和，這些好漢，自也是不容易，不知他們與韃子兵打得如何了？」

高長老道：「來大俠，咱們這一回轉回北方來，無他，正是籌銀子來的呀。」

來如風道：「爲那方面籌銀子？」

高長老道：「咱們幫主見過滁州起義的朱元璋了，幫主也以爲那人是個人物，値得爲他伸伸援手。」

他頓了一下，又道：「咱們這是花子幫，每個人雖懶散也一樣愛國族，能在一邊敲敲邊鼓，爲義軍們弄點銀子，大概還不成問題。」

來如風道：「請問你們北來，看定那幾處目標？」

一笑，高長老道：「幫主的話，太原的七王府銀子多，咱們是打定弄他幾個了。」

「哈！」來如風笑了。

來如風笑得十分豪爽，他拍拍高長老肩頭，笑道：「那麼，七王府要遭殃了，哈……」

便在這時候，遠處突然一厲狂嗥傳來：「哎唷！」

「有狠呀，狠羣來了呀！」

「救命呀！」

隨著遠處的幾聲厲叫，來如風對高長老道：「走，咱們過去瞧瞧。」

高長老與來如風疾奔過土坡荒林，就在斜坡上，只見灰暗中三十多頭凶殘野狠一隻隻的跳起身來往上躍，每躍必張口狂咬，樹上吊著的方管事與四個武士宛似打鞦韆似的拚命在上方閃又叫。

高長老與來如風一見，立刻大聲叱著奔過去，另一面，來如聲、花牡丹，以及別小堪與張千幾人也來了。

大伙見來如風吼叱，顯然是在驅狠了，立刻各人取出棒子大吼起來。

要知狠是怕人吼叫的，狠與狗就不同了，如果要是遇上狗，千萬別吼叫，一旦遇上凶狠的野狗，只一叫反而向你咬過來，最佳的方法便是彎腰往地上摸一把，什麼狗也怕石頭砸，立刻調頭逃，然而狠就不一樣，如果遇上狠，可千萬別彎腰再回頭，那可是正好上當遭狠吻。

北方山區有句話：狗怕摸狠怕站，便指的是這回事。

* * *

幾個人一齊吼，林子裡的野狠四散而逃，來如風與高長老等闖過來了。

來如風抬頭正看到力氣已竭的方管事，方管事的兩腿在滴鮮血。

方管事也低頭看，他看到了來如風幾個，便大吼道：「你們太不仁道了，把爺們吊在這兒讓狠咬呀！」

來如風一聽火大了：「哦呸，娘的，你他娘的夠資格說仁道呀，七王府囚的人你們餵狗咬，又怎麼解釋？」

方管事道：「是你們找上七王府，怨誰？」

那個叫李大猛的武士厲聲道：「喂，你們去七王府的人呢？不是說了要換人嗎？」

來如風道：「談判破裂，娘的，那兩個小畜牲不答應，這件事泡湯了。」

方管事急道：「不可能，五個換四個，王爺必然會答應的。」

他在樹上扭了一下身子，又道：「媽的，必是你這狗東西，除了換人之外另開了價碼，是不是又想多弄些黑心銀子呀！」

冷冷一笑，來如風道：「娘的老皮，你以爲你們的命値多少銀子呀，老實說，你們五個加起來也抵不過被囚的四人一半命値錢，我便也老實對你們講，忽必月與忽必亮二人是一樣的凶殘，他們不答應，還說叫咱們對你們五個盡早開刀，想交換人，那是做夢。」

方管事道：「我不相信。」

來如聲跳前一步，道：「事情是我去辦的，大管事，你還認得在下吧！」

方管事低頭一看，叱道：「你小子化成灰，老子也不會忘了你的，兔崽子！」

來如聲道：「太原府衙的石老川你認識吧？」

方管事道：「與那老捕頭何干？」

來如聲道：「談判需要中間人，我就找來了石老川，石老川是關心五位死活的，他親自去七王府，只不過他不但未完成調解換人，還挨了一皮鞭，兩個小王爺的話也是他說的。」

李大猛沉聲道：「媽巴子，你沒說謊吧？」

方管事咬咬牙，道：「如有活命機會，必去問問石老川，媽的，同族呀，這算什麼呀？」

另外三個武士火了，他三人也

開罵，幾個人的腿上在滴血，雙腿早被野狼咬破，吊的滋味不好受，咬的滋味更痛苦。

忽聽來如風道：「放他們下來！」

高長老道：「這光景除非要他們命，否則還是放了他們吧！」

來如風道：「失去換人價值，留下來或出刀殺，對咱們沒利可圖。」

別小堪道：「放虎歸山，後患無窮呀，來叔！」

來如風道：「他們不是虎，放人！」

於是，幾個人分別躍上樹，把繩子鬆開彎下地面，再把每人的雙手繩子也解開來。

來如風一聲沉叱：「滾，滾回去服侍你們的主子去，那可是不管你們死活的主子，快滾！」

幾個人走得不自在，五個人誰也免不了被野狼在腿上咬得鮮血直流，痛苦不堪。

方管事明白，這樣痛苦，還得走上幾十里的路，這個罪有得受了。

* * *

放走了方管事五人之後，來如風抬頭看天色，半圓月是那麼的明亮，忍不住的對高長老道：「江湖流浪無歲月，難忘人間團圓日，唉，又將是中秋團圓節了。」

張千插上一句，道：「每逢這個團圓日，我兄弟五人總是聚會在太行王屋痛飲，唉，今年……」

他黯然得令來如風難過，想不到他也無法救出申屠仁四兄弟。

來如風在咬牙，他突然站著不走了。

高長老奇怪的道：「喂，你怎麼不走了？」

來如風道：「我心中下了個可怕的決定。」

高長老道：「既然可怕，就別決定了。」

來如風道：「非如此難以救出他們四個人。」

「什麼決定？」

「殺韃子。」

高長老哈哈一笑，道：「蠻幹呀！」

來如風道：「不是蠻幹，我以為席幫主應該同意我的想法與決定。」

高長老道：「你是花子幫的金龜婿呀，幫主當然會聽你的擺佈了。」

來如風道：「高長老，我以為這件事太重要了，我不留你，你快快去迎貴幫主，告訴她一聲，就說我與她老地方見面。」

高長老道：「怎麼的，你說風就是雨呀！」

來如風道：「我打算要好好的利用這個中秋夜，是生是死，是福是禍，大幹一場，響應南方義軍。」

他說的有些神采飛揚，就好像忽然發現什麼瑰寶似的，各人也似乎感染了他那股子喜氣。

* * *

所謂老地方，那是距離太原北城門附近後街的一處小院子，當然，比起六七十丈遠的七王府，這個小院便顯得苦又窮的樣子。

只不過花子幫能住這座幽靜的小院，而且還有三個老媽子侍候而不與一般花子們窩在一起，也算不錯了。

席美姬可是個大美人，她如果刻意的打扮，那還眞的美如天仙，單只她那一身淨白皮色就叫人看了叫美。

* * *

來如風與花牡丹、來如聲、風流丹、別小堪，再加上伍不銀與齊向前，外帶一個「鬧江鼠」張千，這八個人不去太原城，因為他們已成通緝犯。

太原知府在四門貼告示，繪形繪影捉拿他們了。

當然，這也只不過是應付差事，石老川心中明白，這些人一個也不好惹，卻又不得不這麼做，無他，做給七王府人看才是眞的，誰去抓人呀！

* * *

來如風問張千，道：「張先生，咱們不住林子裡，也不去找錢如土他們，太原暫時不能去，陽曲住著不安心，我想問問你，什麼地方好安身？」

張千手一指，道：「來大俠，有個火星神君廟，那個地方可以安身吶！」

來如風道：「陽曲東方的黃土高坡那座廟呀！」

「不錯！」

來如風點點頭，道：「那個地方我知道。」

花牡丹一笑，道：「我去過！」

來如風道：「你們幾個快去火星廟，沒事千萬別出來，你們聽我的，吃飽了睡，睡足了吃，等我回來找你們。」

他「咯咯」咬咬牙，又道：「娘的皮，智取不成來武的，就不相信他們不放人。」

來如聲道：「堂兄哥，你準備殺呀！」

來如風道：「生死已到最後關頭，咱們不當夾尾巴狗，奶奶的，我心中在籌劃，咱們驚天動地幹一次吧！」

花牡丹笑問：「什麼叫驚天動地呀？來叔。」

來如風道：「殺韃子！」

他的雙目一厲，又道：「直截

了當的說，也是造反，咱們造反。」

張千道：「來大俠，你有此心已經夠了，何苦為我兄弟們賣命，不值呀。」

來如風道：「值得不值得那是原則問題，張先生，你們幾個在此等，這一去一兩天，我就會再回來，到時候咱們聯手殺韃子。」

張千重重一抱拳，道：「來大俠，太原不宜造反呀，太原除了七王府之外，附近還有守備兵，憑咱們這幾個呀，何苦去拚命？」

笑笑，來如風道：「張先生，輕重緩急我知道，如今花子幫的人來到，正是咱們驅除韃虜恢復漢室的時候到了，你放心，花子幫如果人到齊，四五百人是有的。」

花牡丹興奮的道：「他們吃伸手飯的人，會拚命嗎？」

來如風臉皮一緊，道：「愛國不分貧賤人，英雄不論出身低，他們之中不少英雄人物，以後你們會知道。」

他對張千幾人揮揮手，獨自一人走了。

張千看著來如風的去向，忍不住的道：「生命如果有意義，那得跟他學習。」

花牡丹笑道：「我看呀，咱們快回火星廟，這一回來叔是準備殺人了。」

來如聲道：「妳看出來了？」

花牡丹道：「來叔從來沒有過那樣的眼神，好嚇人，他抱定決心了。」

這幾個人在望不到來如風影子之後，便一齊動身往東北方的黃土高坡走去。

那正是往火星廟去的方向。

* * *

來如風站的姿式很滑稽，兩手插在兩脅下，兩腳丁字形的站著，上身卻又偏一邊，一雙大眼瞇著看，他看向城門口貼的告示牌。

嚄，告示牌上繪了好幾個人頭像，這繪像的人還眞差勁，沒有一個像樣的。

來如風也看到自己的畫像，他心中笑罵：「操，這是我嗎？吊喪眼塌鼻子大嘴巴，耳朵一隻大來一隻小。」

他看了那上面的畫像，沒有一個他認識。

當然，如果畫得像，他也不會大方的擠在人堆裡看那賞銀價碼了。

也許看得無聊吧，來如風搖晃著兩肩便進了城，他去席美姬的小三合院去了。

「叮……叮……」

「誰呀！」小院中有個老媽子的聲音。

門外又是「叮，叮！」

「誰呀？」門後的老媽子不高興，道：「怎麼不說話？」

門外一聲低語：「說甚麼？開了門不就知道了？」

門內的老媽子也火了：「不開就是不開，不報個名兒我不開。」

門外的哈的一聲笑，道：「我的名兒不能報，城門口貼出告示了。」

「嘩」的一聲門開了，那婦人哈哈笑，道：「來相公呀脆綳綳，快去會咱們席當家吧！」她早知道了。

來如風一笑，道：「來多久了？」

老婦人開了門，露齒笑得格格響，道：「剛到你就找來了，神仙也沒你算得準。」

來如風已大步往小屋走過去了。

他邊走邊笑道：「親愛的，我來了！」

小屋中傳來一聲嗲嗲的，道：「唷，我的阿風來了呀，這麼巧呀，我只不過才到兩個時辰，我的阿風就來了。」

來如風推門而入，嚄，他只剛進入門內，便張開兩臂抱住投入懷抱的席美人。

來如風抱得緊，左腳後跟往後踢，「叭」的一聲便把門給踢關上了。

來如風關上門，席美姬手一伸便把門也上了門，幾聲「嗯嗯呀呀」的聲音傳出來，可也把送點心來的兩個老媽子給擋回去了。

兩個老媽子只對望一眼，相視一笑，回頭又走了。

* * *

「嗯！」

「唔！」

門後面的兩人在幹甚麼？當然是吻吶！

吻便吻吧，哼唧個甚麼？那當然是表示恨不得把對方一口吞吃掉，什麼是乾柴，什麼又是烈火？柴與火燃燒得夠勁以後，便會發出辟啪聲。

門後的兩個人，不但吻，吸，現在又開始移動了。

移動是移動，二人的兩張嘴巴未分開，二人這是一邊吻又啃，一邊往內室移動著。

也不知是誰掀起了內室的門帘子，兩個人便擠擠蹭蹭的進去了。

不旋踵間，便聽得「轟」的一聲響，隨之一陣悉悉嗦嗦聲傳來，於是，小屋今日又春風了。

也不知折騰有多久，就聽一聲「唔！」

這唔聲眞長，好像快死的人嚥下那捨不得嚥下的最後一口氣似的。

「嘻嘻嘻」這聲音很清脆，只一

聽便知道是席美人發出來的。

「高長老找我，他說是你回來了，我一聽就趕來了。」

「我派他去找你的，阿風呀，你早歸來多日，可找到弄銀子的目標嗎？」

「什麼人比七王府的銀子還多？」

「嘻……你把主意打在七王府的頭上了，你呀，他們如果知道是你宰了那老王，你不會太平的。」

「哎，我們快穿衣衫吧，我此刻正在策劃著一件大事，你們這次回來，太好了。」

於是，房中又是一陣悉悉嗦嗦聲，想是二人把衣衫褲子全都穿妥了。

那席美人眞的美，她在一度春風之後，俏臉上雲似彩霞，眸子裡翦翦盈盈的汪汪水更快流出來了。

來如風忽的放聲大笑起來了。

他這麼一笑，笑得席美人莫名其妙：「笑甚麼呀！」

來如風道：「我笑我們那老伙件，哈……他也遇上他那三十多年未找到的愛人了，可是，嚄，那副尊容嚇死人，嗨，我還得直稱是他們的愛情最偉大。」

席美姬道：「你的老伙件又是誰？」

來如風道：「此人妳不知道，但高長老、吳長老他們必知道，當年江湖上的偷祖宗錢如土呀！」

席美姬道：「那是個老頭兒呀。」

「當然，他三十多年前的情人，想也知道她的年紀已老了。」

他頓了一下又道：「他們相遇在汾水邊，那女人已變得比厲鬼還嚇人，而錢老卻更愛她，愛的力量眞偉大呀。」

席美姬道：「那當然啦，如果幫主寶座與你相比，我選你而不要這寶座。」

來如風道：「天時不能我與，我的席美人呀，咱們言歸正傳吧！」

這二人一陣親熱之後，便雙雙的走出來，席美人把門閂拉開來，她拍拍兩大巴掌，附近的兩個女人托著盤子走進來了。

她二人笑嘻嘻的把小菜點心與熱酒放下來，還用手中木盤子捂住半張臉，嘻嘻哈哈的退出去了。

* * *

席美姬與來如風二人邊吃邊低聲的商議著，二人只談了一半，席美姬也緊張了。

她一站而起走到門口，道：「快把幾位長老找來，叫他們立刻前來。」

外邊好像沒有人，但當她把話說完，就見兩條人影一閃而到了巷道中央，這二人乃花子幫暗中保護幫主的護法，花子幫的規矩大，幫主身邊當然有高手在守護。

* * *

「如風，這個計劃雖大膽，一旦進行順利，咱們必將為南方注了一劑興奮力量，值得一試的。」

來如風放下酒杯，道：「再三天就是一年一度的中秋團圓日，我也想過了，團圓夜的第一更，家家戶戶慶團圓，這一天的桂花香，行路歸家馬蹄忙，可也正是動手的好時光，我們何不把東西藏在麻餅中，分送到每一家每一戶，當他們祭過月而分食麻餅的時候，便自然的發現麻餅中的東西，那時候妳們衝上大街去喊叫。」

「喊叫什麼？」

「你們喊叫著的要簡單，多了人們聽不清。」

「叫些什麼呀？」

「殺韃子！」

「就這麼簡單？」

來如風道：「就這麼簡單，卻要有震天地的吼聲，泣鬼神的氣勢，令聽的人怒髮衝冠，血脈賁張，大有上街拚命的決心。」

席美姬道：「如果遇上七王府或官家的兵馬？」

來如風道：「所以我來找妳呀，妳把花子幫的高手集中在一起，一旦動上手，你們的人攻堅，殺出一條血路來，只要得手，家家戶戶必會立刻響應，到那時，瞧吧，我們安安穩穩的去搬空七王府。」

席美姬道：「七王府中高手多，他們不容易被人打敗呀，阿風，你還是同我在一起。」

來如風道：「我們幾個攻七王府。」

席美姬道：「你們？你們有多少？」

一笑，來如風道：「如果妳的兄弟們都來到，那好，找個十幾二十個，替我放上幾把火就夠了。」

席美姬道：「這個容易，阿風呀，你可要多加小心了，要不要我派兩位長老隨你去？」

來如風一笑，道：「妳這裡少不了高手，我的美人呀，妳找的放火人，我可得先見一見他們呀！」

席美姬道：「派給你，他們的命是你的了，你叫他們幹什麼他們是不會違抗的。」

* * *

還眞快，一共來了五位花子幫的長老，這其中就有高、吳二長老。

另外的三人，分別是劉長老、郭長老與王長老三人。

五個長老齊打千，分別坐在屋兩邊的椅子上。

這五人是佩服來如風的，也都對來如風點頭招呼。

於是，席美姬開口了。

她的聲音總是那麼甜甜的，便是談到殺人也是一樣的好聽。

「高長老，太原與附近的幾個縣份，咱們能湊足多少兄弟呀？」

高長老道：「沒有一千也有八百。」

席美姬道：「越多越好，八月十五當天，都必須來到這太原城中聽吩咐。」

高長老立刻點點頭，道：「是，幫主！」

席美姬又對吳長老道：「中秋夜家家慶團圓，吳長老把幾家大的芝麻餅舖子包下來，打從今天起，趕製麻餅，而且由咱們的人守在一邊，叫他們不可走漏消息，要是走漏半點消息，那只有一個字，『死』！」

吳長老笑了，道：「得，咱們關起門來做麻餅。」

席美姬又對王長老一笑，道：「王長老！」

「屬下在！」

「你當過私塾老先生，是不是？」

「唉，誤人子弟十年呀！」

席美姬一笑，道：「你馬上在我這兒寫字。」

一怔，王長老道：「寫什麼字？」

席美姬道：「寫個一寸寬兩寸長的字條，上面寫著『八月中秋殺韃子』，寫上幾千張，交由製餅的人帶去，把字條藏在麻餅裡。」

王長老道：「幾千張呀，我一人怕是……」

席美姬道：「沒關係，你把咱們兄弟中會寫字的找來，大伙立刻動手吧！」

她又對另外的劉長老、郭長老道：「你們帶人看地形，打聽韃子兵的動向，準備著八月中秋夜大幹一場了。幹的好了都成了名，名傳千古也說不定。」

王長老道：「怕什麼？咱們已在暗中幫南邊的義軍了。」

他好像又想到了什麼，接道：「滁州姓朱的聽說打了幾次勝仗，咱們弄銀子支助他，屬下以為值得為他一拚。」

席美姬點點頭道：「那人叫朱元璋，看似草莽卻很有謀略，這以後我聽說他還曾是郭子興的女婿，這個人是個天才領袖，我有些佩服他。」

來如風道：「佩服是可以的，只要妳別愛上他，我便也阿彌陀佛了。」

「哈……」五位長老哈哈笑，席美人也笑，只不過她邊笑邊拋媚眼，道：「阿風，你看我是水性女子楊花婦嗎？」

來如風也哈哈笑了。

* * *

來如風離開席美姬的時候，已經是午夜二更過後了，席美姬在門口還咬住來如風耳朵，咬得來如風哈哈笑。

「這三天我不能來。」

「我知道，你的毛病我清楚。」

「妳清楚？我什麼毛病？」

席美姬不咬來如風的耳朵了，她改個地方咬，咬在來如風那尖不尖的下巴上，笑道：「你的毛病是銀子第一，我第二。」

來如風道：「妳這是瞎說，妳應知道我會為妳拚命的，命比銀子重要吧！」

席美姬笑了。

女人嘛，當然喜歡聽男人的讚美，她雖是花子幫一幫之主，但也難脫這種範疇。

來如風卻在席美姬的哈哈笑中，伸手擰了一下席美姬的鼻子。

席美姬的鼻子是美人鼻，來如風不但常擰一把，而且二人抱在一起的時候，他還會咬，咬得席美姬全身汗毛也豎起來了。

二人這是短暫的相逢，卻也商妥了大事情，來如風抬頭看天色，好皎潔的月兒就快溜溜圓了。

月圓、人美，來如風回頭看小屋，他愉快的笑了。

* * *

來如風奔回陽曲的火星廟中了，他是去找來如聲張千幾個人的。

大事一旦決定，搏殺的工作就得詳加策劃了。

來如風尚未走到火星廟的正門，便聞得一股子香味隨著晨風飄過來，他皺起眉頭不高興。

他知道這幾人必在廟中烤什麼吃的了，於是他推開了廟門走進二廟院，迎面風流丹笑呵呵的道：「喲，是來叔呀，來叔眞有口福，一隻嫩羊快烤好了。」

來如聲幾人也走出來了，花牡丹手上還拿著調味料，她哈哈笑道：「來叔，我切嫩的給你吃。」

來如風臉無表情的走入側廂中，只見火炭上架著一隻殷紅色的小嫩羊，他一屁股坐下來了。

大伙見來如風不愉快，張千第一個吃驚了。

張千懷念他的四鼠兄弟，立刻道：「來大俠，怎麼啦？可是壞消息？」

來如風只對張千客氣，他對張千道：「張先生，你請坐下來。」

張千就在來如風對面坐下來，看得花牡丹幾人怔住了，誰也不吭聲。

來如風指著烤羊，沉聲道：「這是誰的主意？」

來如聲道：「這烤羊呀，不是偷來的，咱們去買的。」

來如風道：「你們知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呀？廟呀，廟裡烤羊呀，別說叫人聞了起疑心，也褻瀆神明呀！」

他看看幾個人，又道：「咱們就要大幹一場了，事前便什麼事情也得小心，不能有半點的馬虎，你們在這兒是躲藏，萬一韃子們鼻子尖聞到這廟中有香味，引來官兵圍捕，怎麼辦？」

他這麼一解釋，張千點點頭，道：「也是我的主意，咱們五鼠常在這兒烤嫩羊，來大俠的顧慮很週到，咱們這就收攤子，不烤了。」

別小堪道：「對，不烤了。」

來如風道：「飄香廟外三里遠，我早就聞到了，既然已經烤熟，棄之可惜，來吧，咱們大伙一齊吃。」

他說著，腰裡拔出一把尖刀便切起來了。

花牡丹大笑，道：「來叔呀，你剛才嚇咱們一大跳，咱們可要罰你。」

來如風道：「妳這丫頭，怎麼罰來叔呀？」

花牡丹動手切下一隻羊腿來，她送到來如風面前，道：「罰你一人吃完這羊腿。」

「哈……」

大伙這麼一樂，一隻嫩羊已被幾人切削得不成樣子了，張千吃了幾口，道：「來大俠，可有他們的消息？」

「他們」，當然是指被囚在七王府的申屠仁四位，來如風黯然的道：「正是爲了他們四位，我設下了一個大計劃，花子幫的衆兄弟們會支持的。」

他啃了一口羊肉用力噬，又道：「八月十五中秋夜，二更天咱們齊出動，咱們的目標便是七王府。」

大伙只一聽，立刻精神大了，一個個露出英烈的樣子，入口的羊肉被他們嚼得「砸砸」响，彷彿是吃韃子肉。

來如風又道：「你們吃個飽，大家在此養精神，明日過午，咱們分批進太原，咱們不進城門，只聽到太原城中有號炮，咱們幾人由北城牆越過去，直撲七王府。」

他說到此，立刻雙目發凶光，咬咬牙，又道：「你們記住，我只叫你們記住一個字。」

他比了個殺人手勢，又道：「殺！」

「殺！」幾個人附和著，可也精神大了。

那張千聽了這個殺字，他忽的捂面哭起來了，當然，這是感動的哭了。

來如風拍拍手，又道：「娘的，殺人不是韃子們的專利，殺人誰不會呀，八月十五夜，咱們要韃子們知道，咱們比他們更會殺人，操！」

別小堪道：「來叔呀，攻打七王府之事，咱們應多多的籌劃，聽人說七王府中有機關，咱們的人似乎單薄了些。」

來如風尚未回話，忽的傳來一聲低沉聲音道：「不錯，七王府中是有埋伏，各位……」

大伙吃一驚，抬頭看去，只見不是別人，白爾壯走來了，他的目光卻已盯上了花牡丹。

花牡丹立刻走過去，笑道：「喲，是你呀，白兄，快過來，我爲你切羊肉，好吃呀！」

來如聲道：「牡丹，切嫩的肉，前腿肉最是嫩了。」

白爾壯已擠著坐下來了，花牡丹果然爲他切了一大塊羊肉。

白爾壯的目光一直的盯著花牡丹，當然，他此刻的心情是矛盾的，也透著懷念的反應。

來如風道：「白老弟，你是怎麼找來了？」

一笑，白爾壯道：「來大俠，我能不來嗎？」

「怎麼說？」

白爾壯道：「我乾娘有了錢伯，她們是那麼的要好，好得令我覺得我是多餘的人，所以我便也來了。」

來如風道：「錢老的腿傷？」

白爾壯道：「我娘的醫術好，穩住了。」

來如風一聽笑了，也頓覺有了安慰，但他忽又向白爾壯道：「但你又是怎麼找來此地的？你是如何的知道咱們在此呀！」

白爾壯一笑，道：「我在陽曲城外小店住，是我思念一……一件事，睡不著而走到小院外，便也發現一條人影奔得快，只一看便知道是高手人物，於是我追下來了。」

來如風道：「你追的人必是我了。」

「不錯，當來大俠追入廟中以後，一里外的我便也知道大伙在此了。」

來如風道：「你又怎知大伙都在此？」

白爾壯一笑，道：「我常烤羊肉呀，有了那種味道，我便知道了。」

他此言一出，大伙就更加佩服來如風了。

花牡丹忽的一笑，道：「白兄呀，你在思念一件事情，我以爲你在思念的不是事情，而是一個人，是不是？」

白爾壯雙目一亮，道：「姑娘……」

花牡丹一笑，又道：「而且那個人是我，白兄，你在思念我呀，

嘻！」

她的純眞倒令白爾壯吃一驚，因爲她太過坦白了。

白爾壯半帶羞赧的低下頭啃吃著羊肉，他用力的，也是重重的啃了一口，彷彿他在咬他心中思念的人。

來如聲卻哈哈的笑道：「白兄，你也喜歡她呀？」

白爾壯突然有著當仁不讓的目光，他直視來如聲，道：「我承認。」

來如聲哈哈笑，道：「你我眞是同路人了，太好了，太妙了。」

別小堪道：「怎麼妙呀，你……不對勁呀！」

齊向前道：「喂，你不吃醋呀！」

來如聲道：「吃的那門子醋？都是兄弟嘛！」

風流丹道：「可是牡丹只一朵呀！」

來如聲道：「一朵呀，我是不會殺花兒的，我愛還來不及呐！」

他看看圍在火堆四週的人，又道：「我愛，你愛，他也愛，牡丹只有一個人，所以我不吃醋，因爲大權操在牡丹手中，她喜歡誰那才重要，我可不會爲了愛而壞了大計劃，咱們等著動刀呐！」

嚄，來如風拍手笑了：「娘的，眞是來家村的人物，拿得起放得下呀，哈！」

白爾壯卻直眼了，他心中在想：「自己怎麼比？人家的表現就叫自己慚愧。」

來如風這是看出來了，他轉變話題向白爾壯笑道：「白老弟呀，你剛才說這七王府中有埋伏，是怎麼樣的埋伏？」

白爾壯立刻自背上解下一個包袱，那裡面包的是一件牛皮盾，上面有箭痕。

白爾壯把這牛皮盾挑開來，道：「那夜我與乾娘二人前去救錢老，遇上五台山的老和尚，是他提醒我，要進七王府身上要穿牛皮盾，因爲七王府中埋伏許多弓箭手，誰也難閃躲，各位瞧這上面的箭痕便明白了。」

來如風接過來看了看，點頭道：「這管用，咱們還沒想到這一點，你的跟來也是幫了一大忙，太好了。」

白爾壯心中有些高興，他的目光又落在花牡丹的身上，他愛死花牡丹了。

來如聲拍拍白爾壯，笑道：「白兄，這牛皮盾在什麼地方買的？」

白爾壯道：「就在太原府城南門外，那兒有一家皮革店叫呂梁皮革店，裡面就有這厚厚的牛皮盾。」

來如聲道：「謝了，白兄。」

白爾壯道：「來兄，老實說，你的表現令我自覺矮一截，你……太坦白了。」

「哈……」來如聲笑了。

來如風道：「你們聽到了吧，在太原南門外呀，這件事情我以爲應由張先生去辦，你們不適合。」

伍不銀道：「爲什麼？」

來如風道：「咱們不出面，太原方面就以爲我們走遠了，要知道，萬一被人認出來，這對咱們的計劃不利呀！」

張千點點頭道：「對了，這件事我去辦，至少他們很少有人知道我。」

來如風自懷中取了一張百兩銀票，道：「拿去，除了這兒每人一件外，另外再多買一件，要小一號的。」

張千一怔，道：「給誰的？」

花牡丹已笑了。

她知道來如風同席幫主的事，當然了，那是錢如土告訴她的。

花牡丹笑道：「你們不知道呀，我知道。」

來如風也一怔，「她怎麼知麼的？」

別小堪道：「誰？」

花牡丹道：「當然是來叔的愛人呀！」

來如聲道：「我又快有嫂子了？」

來如風曾有一對姊妹花嫁了他，那是在寶豐城開酒館的王氏姊妹，一場瘟疫死了不少人，也死了王氏姊妹花，來如風受打擊，他躲在深山罵上帝，這件事已有幾年了，如今他又有了「對象」了。

花牡丹見大伙問，她笑笑道：「就是那位領導花子幫的席幫主呀，人美得很呐！」

大伙一聽立刻鬧哄哄，來如風也忍不住的笑了。

他這麼一笑，也等於是承認有這麼一回事了。

* * *

張千接過銀票，他一而再的數幾遍。

張千還用手指頭搬，一二三四五的差一點也用上他的腳趾頭了。

但他算了以後又開口：「一共是八件，我記住了。」

來如風笑笑，道：「你何不再算一算？」

「一共是八件呀，白兄弟的已有了。」

來如風道：「張先生，你說是八件？」

「對呀！」

「席幫主的一件呢？」

「算進去了呀！」

來如風一聽，哈哈笑了起來。

（未完・廿二）

上文提要： 柳掌門等人放棄了篷車，七惡八邪一見截住了載寶的車子高興非凡，由「病羅漢」齊飛與錢一串開第一隻箱子，裝的却是毒蜂，連小彩在屋子裡也被刺了一下，幸虧有解藥。每次開箱，七惡八邪各派一人，第二箱是火藥，第三箱是餵毒的暗器……直至開完最後一隻箱子，寶沒見到，倒有一封八府總捕歐陽龍的字條……



五彩傳奇

新派湖海奇情俠義故事／申公豹・文 可飛・圖

八府總捕鬥賊寇　兩船開戰渭河中

羅老大目光中充滿忿怒，白爾豔也一怔！

相處得久了，她也立刻明白，羅老大必有用心。

文公度突然暴伸右手，一把抓住大智和尚，嘿嘿冷笑的道：「和尚，快，說出你的消息來。」

大智錯步甩肩未得逞，反倒覺得肩頭上有點痛，他不由吃一驚。

「笑裏藏奸」文公度嘿然道：「再不說，我可就對不住了，和尚，肩骨若碎，回程可有得受罪的。」

羅老大立刻笑道：「大智，如今七惡八邪聯手，有什麼消息，你祇管大聲的說。」

大智和尚被抓，羅老大本來要出手的，但他還是慢了一步，如果他逼近文公度，文公度一定會用大智的身體作爲擋箭牌，於是羅老大反而大方的叫大智說出他帶來的消息。

大智和尚道：「文施主，貧僧本來就要說的，請你放開手，如何？」

文公度道：「我又沒捂住你嘴巴，快說吧！」

文公度當然不會輕易放開手，因爲，他相信和尚的消息一定十分重要。

萬一他放掉大智，羅老大乘機動手，七惡八邪難免一場搏鬥，八邪已傷了二人，如今七惡反而多了個和尚，這種形勢，文公度當然知道。

既然文公度知道，他就不會把情勢惡化下去，唯一的方法就是制住這和尚。

大智又看了羅老大一眼，道：「我說。」

大智和尚接道：「你們追踪而來的兩輛篷車是總督府誘你們上鈎的，眞正的寶物，卻在六個時辰以後送到渭河上船了。」

羅老大跌足吼叫，道：「是什麼樣的船？」

文公度也咆哮的道：「可惡，老子們潛在總督府，竟然不知道會有這一招，還以爲跟定了那批寶物了。」

「死要錢」嬌嬌急急的道：「快呀，老大，此時奔往渭水河，應該可以追得上。」

大智和尚道：「老大，那是一艘雙桅官船，不難分辨出來。」

羅老大舉首望望天，他沉重的道：「幾年未做買賣，年頭眞的不對了，幹咱們這一行的，除了靠點本事，還得要靠運氣，運氣不佳，便會空忙一場。」

白爾豔急道：「老大，這時候放些閒屁給誰聽？快拿主意呀！」

羅老大對文公度道：「怎麼樣？你們有什麼主意？」

文公度道：「渭水河不比青衣

江，羅老大，我們還是以合作爲上策！」

羅老大點點頭，道：「我也是這麼想！」

大智和尚道：「有一條捷徑，各位可以攔住那條官船。」

羅老大道：「快說！」

大智和尚指向北方，道：「穿過藍關往北走，繞小道到華陰，各位便一定能追得上。」

文公度重重的點點頭。

羅老大大手一揮，道：「就往這條山道抄過去。」

這些人說走就走，刹時間便走得祇剩下大智和尚一個人在場。

大智和尚見地上死了那麼多人，不敢久留，便匆匆騎馬而回。

＊　＊　＊

渭水悠悠往東流，兩岸傳來風笛聲，河面小舟穿梭駛，好像人間一仙境。

這天是個陰雨天，不料渭水河面上的小舟卻比往日還要多。

小舟之上有的祇有一個人，下鈎垂釣，怡然自得。

有的舟上坐兩個人，搖櫓下網，也是打漁的。

便在這時候，一艘雙桅大船順流而下，那風帆吃滿了强風，一個勁的往下游衝過來。

許多小船往兩邊閃避，都怕被大船衝翻。

細看大船的第一支桅頂上面，插一面三角旗，隱約旗上繡一隻老虎。

大船已近華陰河岸附近，卻並未有靠岸的跡象，帆不落下，更不調轉船頭往岸邊駛，顯然是連夜往東行了。

夕陽已洒下一片金紅色，河面上金星點點，便在這時候，忽然橫出一艘小船。

那小船上坐着兩個人，一個是包頭巾的女人，另一個便是個小孩子。

大船上已有人一聲吼：「閃開，快閃開！」

小船上的女人吃一驚，她搖槳左右晃，小船上的孩子也嚇得哇哇叫。

大船駛得太快，轉眼工夫，便聞得「咯」的一聲響，小船上的女人便一聲尖叫，隨之落在水中。

大船邊刹時站三個大漢，其中一人冷冷道：「別管了，自會有人救他們的。」

大船仍然往前駛，而且顯得更快。

小船已翻了個底朝天，那女人又在河水中載沉載浮，口中還大叫：「我的女兒，我的女兒……」

附近的小船上已有人高聲罵：「混帳王八蛋，衝翻人家的船，不管了！」

更有人吼罵道：「快攔住大船，他娘的，揍活人。」

十幾艘小船打橫去攔大船，就沒有一條船去救那落水的母女二人。

大船兩邊刹時站出二十幾個大漢，一個個凶神惡煞般的吼道：「你們不想活了？這是西京總督府的官船，再要叫罵，砍了你們！」

忽聞小船上有人大罵道：「他奶奶的，便是皇帝老子的御船，也不能衝翻了民船拋下不管！」

更有人大吼道：「我看這不是西京來的官船，一定是强盜船！」

大船上有人吼道：「你們眞想找死？看看我是誰？」

小船上的人又有人吼道：「管你老鳥老蛋，衝翻了人家的船，你們就得賠，人命關天，你們走不掉了。」

大船上忽然有人吼道：「大人，停下船來教訓這些不馴服的暴民。」

祇見那人正要舉手命人落帆，便聞得那位大人叱道：「不可以，別管他們了！」

大船仍然不落帆，小船上已有人大叫道：「不好了，那母女兩個不見了，一定是淹死了。」

渭水河面不見浪，但漩渦卻不少，落水的人八成被漩到水底了。

便在這時候十幾條小船忽然快若箭一般攔向大船的船頭。

順流而下的大船速度快。

小船的速度也不慢，划船的都是行家。

刹時間，雙方就要碰在一起了，忽然幾條人影自小船上彈起了丈高，忽通忽通落在大船上。

「大膽，竟敢襲擊官船，拿下！」

那位大人吼聲甫落，分從前後圍來二十幾個大漢。

這些人並未穿官服，那位大人已大步逼向落在船上的幾個人，他冷冷的道：「哼，原來你們才是强盜，可惜你們找錯對象了。」

有個漢子吃吃冷笑，道：「我們的確是强盜，但卻沒有找錯對象。」

那大人一怔，他忽然雙目一厲，道：「難道……」

忽然間，大船邊又躍上七八人，這些人一到大船上，便聞得一人嘿嘿冷笑起來。

那位大人猛一瞪眼，立刻全身一震。

便聞得那人道：「歐陽龍，你不是一直在找老子們嗎？不用找了，我們今日全到齊了。」

那位大人，正是八府總捕歐陽龍。

歐陽龍沉聲道：「八邪！」

忽聞得另一人笑道：「何止是

八邪呀，歐陽兄，別來無恙？」

歐陽龍側面一看，不由吃一驚，道：「羅老大，你們七惡也來了。」

羅老大笑道：「發財的事，怎會不急急的趕來？」

歐陽龍忽然大聲吼道：「八府捕快，黃山之友，費大俠，今日是我們為江湖除惡的大好機會，絕不放過他們中間任何一人。」

文公度環視圍住他們的人，吃吃笑道：「喲，這裡面果然滲雜了幾個有頭有臉的人物。」

羅老大沉聲道：「好嘛，黃山三友眞的到齊了！」

黃山三友，正是「雙槍」白布衣、「鐵膽」呂正、「雙刀」侯明心，另外一人敢情正是「關洛大刀」費艮。

「雙槍」白布衣冷冷道：「看來關把總他們並未遇上這些可惡的東西，我們的消息走漏了！」

歐陽龍戟指文公度道：「姓文的，你們明明跟關把總護車東去，怎麼你們又來到這兒？」

文公度哈哈大笑道：「好哇，原來你已發現我們混在總督府了！」

歐陽龍道：「不錯，發現你們的是我，當我去押運那批東西的時候，我便發現你了。」

文公度道：「當時你為何不下手拿人？」

歐陽龍道：「下手抓拿你們，那是早晚的事，但眼前重要的是這批寶物，我何不裝做不認識你們，來一個將計就計的把你們引開，豈不平安？」

文公度道：「你在大箱中留的信函好得意，以為就在十八盤大山裡，一定可要了我們的命，哈……結果呢！」

一邊的「冷面小刀」成器道：「老子們一個也沒有死，姓歐陽的，你可以要仔細看一看？」

歐陽龍也暗暗吃驚。

他並不是吃驚八邪的人還活，他實在擔心關把總與酒肉和尚幾個人。

憑他們帶的人，加上設計的木箱機關，應該足以對付八邪而有餘。

然而，八邪的人已在現場，那麼關把總他們就危險了。

就在這時候，大船忽然變了方向，打橫往岸邊衝過去，船身有點傾斜，船面上的人幾乎站立不穩。

歐陽龍抬頭往船尾看，不由更吃一驚。

原來船尾掌舵的漢子已變成個女子，那女子一身濕淋淋的，露出一身白淨淨的肌膚。

那女人吃吃笑，旁邊坐了個寶寶。

敢情正是被大船衝翻在河裡的母女二人。

那女子舉手打招呼，道：「咳，文老大，我同小彩都在這兒哪，你們不動手，還等什麼哪！」

原來這女人正是「死要錢」嬌嬌，那個娃兒當然是小彩。

小彩幾個月大就被拋入青衣江，她這幾年早已能在青衣江無憂島邊的水中潛水。

剛才她同嬌嬌落入水中，順大船邊在尖聲叫，等到二人流到大船尾，便失去了踪影，原來她二人潛到船尾下，雙雙拉住船尾舵。

看到小彩，文公度便喘了一口大氣。

羅老大哈哈笑道：「歐陽龍，你的計謀固然高明，可是你卻忽略了你們的對象，我們若輕易的上了你的當，八十歲老娘倒繃孩兒算是白活了。」

歐陽龍怒叱道：「自古邪不勝正，惡人難有好下場，你們七惡八邪再現江湖，也許就是你們的末期到了。」

「關洛大刀」費艮與西蜀趙鐵腿的交情不錯，他立刻沉聲道：「羅老大，你們把趙鐵腿他們怎麼了？」

羅老大嘿嘿笑道：「趙鐵腿呀，那小子腿上功夫不錯，他逃了。」

費艮冷笑道：「我不信你們會輕易的放人逃走，姓羅的，那不是你們應有的作風。」

七惡八邪一向是趕盡殺絕，心狠手辣是他們一貫的作風，江湖誰人不知？

費艮如此一問，當然是他太關心趙鐵腿了。

羅老大冷笑道：「那也得視情況而論，我們的目的是那批寶物，他們如果撒鴨子，我們為何找麻煩？所以連酒肉和尚與劉言，甚至嶺南的柳長泰，我們也放一馬，任他們帶傷而逃。」

「八府總捕」歐陽龍叱道：「我不相信，絕不相信，關把總率領百二十人，他們是吃飯的？」

文公度道：「眞可憐，那些人的命不值錢，全部死在老荒山，你若不相信，快去看一看！」

歐陽龍怒道：「我是要去看，但要帶你們的人頭去看，去祭他們。」

羅老大怪笑一聲，道：「你永遠也別想達成你的心願，因為這渭水河面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便在這時候，大船發出「忽通」一聲大響，雙桅的帆嘩啦啦已落了下來。

祇見大船橫身斜衝在岸邊。

岸邊是個小斜坡，坡上怪石嶙峋，好像是個十分荒涼的鬼地方，

因為坡上還有幾座墳。

大船上的人搖晃身子未倒下。

便聞得歐陽龍厲聲道：「兄弟們，別忘了這些邪惡之徒都是有身價的，官府早有賞額，一人一千兩銀子。」

圍在四面八方的大漢們，已厲吼道：「殺！殺！」

「殺！」

大船面上立刻一陣金鐵交擊聲。

七惡與八邪，一個個業已馳名江湖二十年。

不論是惡名昭彰也好，還是邪道魔頭也罷，總歸是獨霸過一方的惡霸與魔頭。

說他們是殺人不眨眼的魔頭自不為過，因為這些梟霸人物均都是兩手沾滿血腥的人。

面對「八府總捕」所率領的八府調齊的十六名捕快高手，再加上「黃山三友」與「關洛大刀」費艮四人，力量上當然比不上關把總所率的人力强。

這事當然出乎歐陽龍的意料之外。

他想不到文公度八人會一個未死。

更想不到連七惡也出現了，不但關把總那面全軍盡墨，而且文公度與羅老大雙方聯手堵在這華陰道上，等他的來到。

最令歐陽龍吃驚的，還是這消息的走漏，是誰把消息走漏了？這消息又是如何送上文公度的手？

歐陽龍一開始就問羅老大，但他知道問也是白問。

羅老大或文公度又怎麼會把消息的來源告訴歐陽龍？

他們當然不會說出老君廟的大智和尚來。

就算歐陽龍等死絕了，也不會告訴他大智和尚就是送這消息的人。

買賣以後還有得做，大智和尚還有用。

歐陽龍的大砍刀暴砍疾劈，出手之間便是十九刀，刀芒閃耀出一片極光，猛往文公度的頭上罩去。

「笑裡藏奸」文公度見歐陽龍找上自己，不由哈哈乾笑一聲，道：「你可找對人了，我說兒。」

但聞銀鍊嘩嘩響，未見銀鍊展現，文公度的手上已多了個鬼頭爪。

鬼爪閃出寒寒的紫光，文公度舞起一團光焰來，便聞得「叮叮噹噹」二十響，那鬼頭爪看來祇有半尺長，卻把敵人的砍刀力阻於外。

歐陽龍心中也暗暗吃驚，握刀的手腕有點麻。

文公度又是一聲乾笑，忽然一個半旋身，騙過敵人斜劈一刀，手中的鬼爪突然出手，那麼巧妙的直往敵人頭上砸過去。

「啪」的一聲響，鬼爪立刻又回到文公度的手上，便聞得歐陽龍一聲厲叫：「啊！」

原來文公度的鬼頭爪連在一條三尺半長的銀鍊上，這玩意兒帶起來方便，使起來狠毒。

歐陽龍的頭未被抓到，但順脖子連上肩，生生被撕下一片連衣帶肉，刹時間鮮血便染紅一大片衣衫。

文公度吃吃又乾笑，道：「好，總捕大人，你果然要得，一招『縮頭烏龜』，竟然躲過破腦一抓，佩服！佩服！」

他雖然說得輕鬆，手上的鬼頭爪可未停。

歐陽龍挨了一下子，打得他心頭一明，他不再急燥，反而定下心來，舞出一路刀法。

這就是經驗，歐陽龍不上敵人的當。

歐陽龍十分明白，他不可以躺下，大船上的一衆人等，還有那一箱重寶，這些都是他一肩挑的重責大任。

他甚至連剛才發出的那聲哀叫，也感覺有些後悔，因為那會影響士氣。

羅老大也不輕鬆，他遇上了「關洛大刀」費艮。

費艮在聞得趙鐵腿受了傷之後，心中便放下一塊大石頭，雙方一經喊殺，他距離羅老大最近，立刻一刀暴劈過去，恨不得把羅老大攔腰斬。

「千面人屠」羅老大雙腳並彈，身子平起，「黑風掌」已挾勁氣直往費艮胸前推去。

費艮的回手斬果然了得，關洛大刀之名豈是浪得的。

就在羅老大閃掠過攔腰一刀，而羅老大的右掌尚未貼上他胸前氣海，那一片極光已快得宛如旭日的光芒般洒過來。

羅老大如果一掌打中費艮，他也必然被費艮的反手回刀所傷。

羅老大當然不吃這種虧。

抽掌，旋身，左掌已拍中敵人的刀背，他嘿嘿一聲笑，道：「姓費的，眞好刀法。」

費艮沉聲道：「你才知道！」

羅老大又是嘿嘿一笑，道：「比羅大爺的掌法卻遜一籌，嘿……」

羅老大的話等於是一種嘲笑，費艮當然聽得出來。

但費艮雖然心中有氣，卻並不形諸於外，他甚至也淡淡的道：「此刻言之過早，姓羅的，你的黑風掌與三才刀，今日費某倒要領教了。」

羅老大不但黑風掌陰毒，身懷

的三把短刀更辛辣，他很少用得到那三把短刀。

人祇有兩隻手，但羅老大卻能以兩隻手同時施展出三把刀，江湖傳言「三星拱月」，便是指羅老大的三把短刀一旦出手，敵人的人頭便很難保得住。

那三星所拱的月，便是指敵人的項上人頭。

費艮在冷厲的話聲之後，刀法立變，但見刀芒成束，冷焰迸濺，他已幾乎被裹在那片刀海之中。

羅老大並不急進，雙掌翻飛，閃掠騰躍，刹時間兩個人殺得好不慘烈。

黃山三友「雙槍」白布衣遇上「瘋狗仔」陶民，白布衣的一雙短槍挑刺戳點，招招帶銳風，但陶民的辰州陶家拳法卻是走的剛猛路子，一旦交上手，誰也不讓誰。

白布衣也是個大個子，火爆的性子，他邊殺邊哇哇大吼，肚皮上挨了幾拳不在意，就如同陶民，手臂上被槍尖挑得皮開肉綻，他還是不要命的狂打不休。

呂正遇上「大頭鬼」包藍，兩個人就在船邊狠幹起來。

「雙刀」侯明心兜着「屠夫」金太保，兩個人四把刀，誰都想把對方大卸八塊。

三個壯漢攔住「八隻手」錢一串，錢一串翹着八字鬍子笑道：「過癮過癮，你們三個一齊上，且看錢大爺怎麼收拾你們。」

那知三個壯漢都是八府挑選的名捕，武功雖非一流，但作戰經驗十足，三個人竟然把錢一串逼到了船尾。

船尾上原躲着兩個孩子，此刻兩人溜到了船舵下面，把兩顆人頭露在水面看。

這兩個娃兒，正是小五子與小彩二人。

二人湊在一起，大船上已經打起來。

小彩暗中拉住小五子，二人便躲到了船尾來。

錢一串被三個捕快圍在船尾上，全憑他的出掌快，拍打撥推，勉強敵住三個敵人。

就在這時候，忽然那個站在船舵邊的大漢，淒厲的一聲大叫：「啊！」

好嚇人的哀叫，錢一串便緊緊的腳暴旋踢，生把那人踢落在河裡。

大船的船頭還有兩丈未頂上岸，但大船卻一點也動不了，擱淺在岸邊附近。

錢一串踢落圍殺他的大漢，心中也正納悶，這人好端端的怎會發出那麼一聲號叫。

錢一串低頭看了一眼，便立刻發現下面小五子在衝着他笑。

錢一串忽然一個大閃躍，衝進兩個大漢之間，雙翻掌，疾旋身，「八手遮天」絕招便立刻使展出來，生生把另一人逼到了船舵上了。

緊接一聲淒叫傳來，那大漢這才發現下面還躲兩個娃兒，其中一人的手上還拿着一把刀。

那把刀在滴血，當然滴的是他後腿上的血。

錢一串出掌如刮風，大漢不及喊叫，便被他一掌打落在河裡。

錢一串衝着小五子咧嘴笑，道：「幹得好！」

原來小五子與小彩二人躲在船舵邊，小五子見三個大漢圍着錢一串，他覷準機會，一刀切在那人的腳筋上。

小五子年紀雖小，刀法可妙，他的那把刀又是在惡人洞中金太保送給他的宰牛尖刀，那人立刻站立不穩，被錢一串踢落河中。

小五子一連傷了兩個，心中好不高興，小彩低聲道：「殺人好不好玩？」

小五子道：「不知道！」

小彩道：「你殺了他們，你會不知道？」

小五子道：「眞的不知道，反正機會來了，我就傷他們一刀。」

小彩未開口，她正看到錢一串又把一個大漢逼到了船尾的舵上面。

錢一串出掌如風，口中厲聲道：「小五子，殺呀！」

那大漢把刀舞得密不透風，他以為自己據居在船尾，就無後顧之憂了。

錢一串的話令這大漢感到奇怪，但他卻也不敢絲毫大意，因爲錢一串的攻勢連綿不斷。

他那裡知道，錢一串在替小五子製造殺人的機會。

當錢一串發覺小五子躲在舵邊的時候，他就決心叫小五子多學習殺人了。

錢一串如果要殺死這漢子，他早就下重手了，但他卻不這樣，他祇把大漢逼在船邊。

然而，久久不見這大漢被殺，錢一串也感到納悶。

錢一串邊打邊叱道：「小五子，這是怎麼了，你才殺傷兩個人就心軟手軟了？將來又怎麼能成大事？快下手，錢叔是在替你製造機會了。」

被逼在舵邊上的大漢猛吃一驚，他暴劈七刀殺退錢一串，立刻回身低頭看，祇見舵邊水面上浮着兩個娃兒，心中便明白是怎麼一回事。

砍刀暴砍，口中大吼道：「老子宰了你們兩個小畜牲。」

砍刀猝然下劈，小五子已大叫道：「快殺呀！」

光焰已經下落，錢一串忽然平飛而起，他雙腳在前頭在後，「咚」的一聲踢中大漢屁股，便也把大漢踢向河面。

便在這時候，小彩手中的尖刀高擧，一溜鮮血便濺得二人滿頭盡赤。

那大漢竟然被小彩雙手擧起的尖刀開膛破肚。

錢一串已走到舵邊低頭道：「乖乖兒，沒傷到你們吧？」

小五子已在搖晃驚嚇過度的小彩，道：「都是你，你說要殺人看看是個什麼味道，我就讓你殺，你怎麼半天不出手，差一點沒有命。」

小彩用河水洗頭上鮮血，道：「對不起了，我當時好害怕嘛！」

錢一串在上面吃吃笑道：「殺人並不可怕，被人殺才可怕！」

他伸出雙手，道：「來，快上來吧。」

忽然間，船邊發出一連幾聲「噗通」響。

錢一串望過去，祇見巴結、齊飛、勞一匡三人，併肩站在船邊哈哈笑。

河面上漂起幾具屍體，也染得一片河水赤紅色。

「死要錢」嬌嬌與「萬人迷」白爾艷這兩個女人也沒有閒着，二人兜住三個大漢在船頭。

白爾艷尖聲笑道：「嬌嬌啊，若非情況不對，地點也不對，這幾個大個子我還眞不捨得就此殺了他們。」

嬌嬌的一對短刀如星芒，她卻也吃吃笑道：「不合我的胃口，我的胃口就是錢，他三人若是能掏出一把銀子來，我一定放他們再活幾天。」

三個大漢聞言，面前這兩個婆娘是在拿他三人消遣，不由齊聲發喊，不要命的往二人撲殺過來。

不料卻中了嬌嬌二人的激將之計。

男人一旦火大了，便非玩命不可。

更何況三個大男人對付不了兩個俏女人！

三個人揚刀直劈過來，嬌嬌的飛刀便在這時候暴射而出，三聲厲嘷不分先後，三把飛刀都插中三人的脖子上。

白爾艷立刻旋腿踢，便聞得「咚咚咚」三聲響，立將三人踢落在河裡。

錢一串在船尾大聲道：「幹得好！」

白爾艷已看到小五子與小彩，她忙高聲道：「錢一串，你好生保護我們的下一代，小五子要是有差錯，惡人洞你就別回去了。」

錢一串道：「錯不了，你們就盡快出手，完了大伙就等發財了。」

白爾艷已撲向費艮，她人未到，業已雙尖刀疾挑如電，口中尖聲道：「羅老大，我來了。」

費艮的大刀斜劈一半，他不及回抽，刀把已迎向白爾艷，他的刀把長一尺，回抽之勢十分疾，不料白爾艷也非弱者，她左手尖刀橫揚，右手尖刀又架，半空中，她的右腿反捲，快得幽靈也似的捲住費艮的脖子。

羅老大發現白爾艷的腿勾住費艮的脖子，機不可失，他用足了力道，黑風掌一招「秋風掃落葉」，「砰」的一聲打在費艮的後心上。

「哇！」

費艮吐出一口鮮血，他卻以左手扯開白爾艷的腿。

白爾艷斜掠在船面上，雙尖刀貼船板滾過去。

光景是要攻向敵人的下路了。

費艮挨的一掌不輕，吐的鮮血似乎還在冒白煙，羅老大的第二掌業已指在他的胸前氣海。

「砰！」

費艮挑刀而起三丈高，直往河中落去，便也逃過白爾艷的雙刀砍。

白爾艷雙刀劈空，見羅老大已把費艮打落河中，便哈哈的道：「姓費的不怎麼樣，怎麼你久戰不下，眞是令人失望。」

羅老大哈哈笑道：「你難道沒看我並未出刀！」

是的，羅老大並未出刀，他祇以一雙肉掌來對付費艮那把成名在關洛道上的大砍刀。

「死要錢」嬌嬌也不閒，她已逼近「冷面小刀」成器的身邊，而成器祇是站在一邊未出手。

不是他不出手，而是「瘋狗仔」陶民不叫他出手。

陶民的身上已挨了三個洞，黃山三友之一的白布衣，也是臉色泛青，陶家拳雖非隔山打牛那般厲害，但一個人若是挨一拳，也會大叫吃不消。

白布衣已挨了七八拳。

嬌嬌看了幾眼，低聲對成器道：「走吧，去幫老大對付歐陽龍，他們七惡總是自以爲了不起。」

成器十分聽嬌嬌的話，他可以爲嬌嬌而死，至於嬌嬌對他如何，成器從來不管。

二人走近文公度，嬌嬌已冷冷道：「歐陽龍，你也不瞧瞧，你的人死得差不多了，你還在這兒掙扎個屁。」

歐陽龍餘目看，怎麼不見費艮的人？

不但費艮的人不見了，便自己率領的八府捕快，業已祇有四五個

人在拚命。

七惡八邪已有幾個人站在一邊看熱鬧。

嬌嬌與成器就在他身邊未出手。

歐陽龍的傷口撕裂他的心，頭上的汗水也不知是急出來的？還是久戰之下弩出來的。

「笑裡藏奸」文公度卻哈哈笑道：「嬌嬌，你們別令歐陽大人分了心，生死關頭，給他一個公平決鬥。」

嬌嬌笑道：「那得等多久？」

文公度道：「難道成器會看不出來？」

嬌嬌笑問成器，道：「你看得等多久？」

成器冷臉上宛如罩上一層寒霜。

成器這種表情，嬌嬌最清楚，他在出手之前，總是這副冷面孔。

歐陽龍咬緊牙關不開口，手中砍刀業已祇見刀光不見刀身，冷芒更形成了一片極光，卯上幹了。

嬌嬌又笑道：「文老大，還要幾招才可以擺平總捕大人呀？」

鏈子爪抖手十三甩，文公度業已輕鬆的道：「五招之內，我便能抓出他的腦漿來。」

他話聲甫落，飛爪已甩向空中，歐陽龍聽得眞也看得切，砍刀半旋向上，身子下壓偏向右。

他的架式明顯，準備躲過頭上的飛爪，回刀便送上敵人的肚皮。

然而，就在刀與飛爪剛一接觸，一道冷電激流已閃過歐陽龍的左脅。

歐陽龍就像掉進十八層地獄般厲嗥着便往下倒去，他回頭望向成器，斷斷續續的道：「你……好……無恥……」

成器用手拭着小刀上的鮮血，他冷酷的不開口，卻不能不看他心愛的嬌嬌。

也許他這一刀是叫嬌嬌看的。所以他殺得乾淨俐落，就好像傳言中的「刀公子」一樣的俐落。

「笑裡藏奸」文公度已哈哈笑道：「合作得久了，誰的心裡想什麼，對方總是不會令他失望的。」

成器這才冷笑道：「所以我出手了。」

嬌嬌笑道：「快收拾了那幾個人，我們分寶要緊。」

文公度點點頭，成器奮起一腳，把斷了氣的歐陽龍踢落在河裡。

餘下的幾個捕快再也不敢戀戰，發一聲喊便往河中躍下去。

「大頭鬼」包藍纏戰黃山三友呂正，兩個人業已打得混身浴血，包藍的短刀被呂正踢落河中，但呂正的長劍也被大頭鬼打落在船面上，就在衆人圍上來看的時候，忽聞包藍厲聲「啊！」一頭往呂正衝過去。

呂正擠在船邊正要躲，包藍的雙手已拉住他的衣袖。

呂正咯蹦一咬牙，抱住包藍的大頭也不放，兩個人立刻落在河裡面。

水面上「噗通」一聲響，兩個人立刻消失不見了。

羅老大忙到船邊看，半晌，他沉重的道：「大頭鬼的水性是一流的，這姓呂的不知怎麼樣！」

嬌嬌也走過來看，她笑道：「羅老大，這最好不過了，少個分財寶的還不好？」

文公度也吃吃笑道：「恭喜你了，羅老大，七惡變六惡，你們每人又可多得一份了。」

羅老大忽然笑道：「文公度，你的話有道理，我聽起來像放屁，如果下水的是八邪之一，你會笑得出來？」

文公度道：「就事論事，下水的不是八邪之人吶。」

刀聲忽然一陣急驟傳來，衆人望過去，祇見「屠夫」金太保與黃山三友的「雙刀」侯明心正殺得火爆。

二人的出手已不論刀法，祇見你砍我一刀，我回砍一刀，刀刀相碰，發出星芒點點，宛似鐵匠在打鐵。

血在二人之間標濺，幾乎與那片碎芒混成一片。

「屠夫」金太保已經哇哇怪叫不已，就好像一頭兇殘的大花豹，發出嚇死人的吼聲不絕。

侯明心也是個慓悍的殺手，他沒有被金太保嚇倒，因爲他也是一頭頑豹。

兩頭花豹不要命的搏鬥，祇殺得大船上點點鮮血洒下來，便船尾的小五子與小彩二人，也雙雙騎上錢一串的肩頭上看。

他二人非騎上錢一串的肩頭上，方才看得見，因爲金太保與侯明心已被人圍在中間，就好像人們在廟會上看人拉場子玩把式一樣。

便在這時候，渭水河面上忽然傳來一聲大叫：「白兄，侯兄，快快來吧，事已不可爲，無謂拚命了。」

本來是圍成兩個小圈圈，分別看陶民與白布衣，侯明心與金太保成雙成對的搏鬥，聞得河面上的聲音，衆人相顧側頭看去。

這一看還眞令人吃一驚，祇見河中間的水面上，黃山三友之一的呂正，頭上冒鮮血在招手。

呂正是與「大頭鬼」包藍一齊落下水的。

呂正還活，那麼包藍一定完蛋了。

七惡八邪都是這麼想。

就在這一窒間，白布衣與侯明心業已騰空而起，兩團人影上升半

空之中不停的翻滾。

侯明心更在半空中丟下話來：「宰牛的，侯某還會再找你幹一架。」

「屠夫」金太保衝到船邊未攔得住，氣得他怒罵道：「你別跑哇，我說兒。」

「噗通」兩聲合爲一聲，侯明心與白布衣二人業已躍進渭水河。

帶一身傷躍進河裡去的。

船上誰也沒有追，除非這人的水性是一流的，而且也得高過黃山三友。

黃山三友被分配在大船上押運寶物，便是因爲三人的水性奇佳，潛在水中像王八一樣能頓飯之久不出來。

七惡八邪之中也有不少水性佳的，他們若是入水追去，當然還是有得拚，至少八邪之中都是水性不錯的，因爲他們經常在青衣江上活動。

但八邪是不會去追的，誰會在即將分寶之前，無事生非的去求表現？

八邪沒人追，七惡更是不會追。

「萬人迷」嬌嬌已沉痛的道：「個大頭鬼，他的水性算是不錯了，怎麼會失手在姓呂之手，我就是想不通。」

羅老大咬着嘴唇未開口。

忽然間，岸上有人在叫道：「他奶奶的，誰在咒我？你們眞的以爲我死了！」

衆人又從船的尾部看向船頭，岸上果然是包藍。

白爾艷已尖笑道：「禍害一千年，大頭鬼果然沒有完了蛋。」

「大頭鬼」包藍騰空而起落上船，衆人見他滿身泥，便不由得相皆大笑起來。

羅老大道：「怎麼回事？」

包藍道：「氣死我了，黃山三友的水性沒話說，但我姓包的也不差，可是地方卻不對，水底下盡是黃泥巴，我二人滾在泥巴裡殺，轉眼之間誰也看不見對方的人，沒法度，我祇好潛到淺的地方等。」

包藍喘了口氣，又道：「他媽的，等了半天不見人，原來姓呂的游到了河中間，他若不是叫幾聲，我還在水邊等他的人呢。」

嬌嬌笑道：「包大頭，你等姓呂的幹什麼？」

包藍道：「我等他當然是抽冷子給他一刀！」

文公度見雙方也祇是傷了幾個人，便笑道：「羅老大，別忘了，我們可以進艙分寶了！」

羅老大點頭笑道：「這一回大概錯不了，那箱子寶貝一定在船上了。」

白爾艷笑道：「小五子見過那箱寶，且先由小五子進艙裡去瞧瞧。」

羅老大重重的沉聲道：「小五子，快過來。」

小五子聞得羅老大在叫，便立刻從錢一串的肩頭跳下來，笑道：「小五子來了。」

羅老大對小五子道：「進艙裡去看一看，是不是那夜你見過的一箱寶物。」

小五子用力拉開艙門看。

他祇看了一眼，便見一片極光自頭頂砍下來。

大吃一驚之下，小五子忙縮回頭，祇見面前兩條腿，那腿比他的腰還粗。

小五子嚇得臉焦黃，指着艙內叫道：「艙裡面還有兩個野人。」

他的話未說完，艙內傳來「咚」的一聲，一柄大板斧已砍在船板上，若非小五子閃縮得快，小腦袋早被砍下來。

羅老大低頭往艙內看，臉露驚異之色。

文公度擠在一邊問，道：「羅老大，裡面還會有什麼人？你看到了沒有！」

羅老大沉聲道：「裡面果然有兩個大驢蛋！」

文公度道：「我瞧瞧！」

他低頭望向艙裡面，不由吃吃冷笑，道：「這兩個傢伙我知道，總督身邊的兩個大力士。」

文公度幾個在總督府混了近兩年，雖然沒有機會接近寶庫，但總督身邊的人還是見過。

尤其是總督身邊的特殊人物。

這兩個巨無霸大力士，便是特殊人物。

文公度想不到此時會遇上這兩個大力士，不由得也暗暗吃一驚。

兩個大力士分別守緊前後艙門，顯然得到總督的命令，要二人守緊寶箱，寸步也不離。

所謂寸步不離，便是在任何情況之下，均不得離開寶箱半步。

換言之，他二人祇有與寶箱共存亡，寶箱在人便在，寶箱失人則亡。

即便剛才船上那般激烈的拚搏，兩個大力士也是寸步不離這大艙半步。

此刻，羅老大哈哈笑道：「文公度，你們在總督府吃冤枉糧白混兩年？怎麼連個朋友也沒交到，這兩個大狗熊，你看怎麼辦？」

文公度嘿嘿笑道：「這二人身高八尺，膀粗腰圓，手指頭就好像棒槌一樣粗，我曾見他們摔死人，就好像摔死一條小狗那麼容易。」

文公度低頭又看了一眼，道：「如今兩個人各持一把大板斧，誰敢接近他們，準會被他們砍成一團肉泥！」

羅老大道：「如此說來，你文公度不準備要那些寶物了？」

文公度道：「誰說我不要了？」

羅老大道：「要寶你就拿個主意呀！」

文公度道：「羅老大，你的鬼點子不比我少，難道你已計窮了？」

羅老大道：「你我在道上翻滾二十餘年，誰肚子裡有多少墨水，彼此十分清楚，但就這件事而論，也許各人的見解不同，但……」

文公度道：「大夥等分寶，羅老大，天都快黑了，你有主意就快快的說！」

羅老大道：「好，我們各寫一字在手掌中，看看我二人的意見是否一樣。」

文公度拍手笑道：「好，你我且效赤壁之戰，周公瑾問計諸葛亮……可是……這地方沒有文房四寶呀。」

羅老大笑指一灘血，道：「以血代墨，更有意思。」

於是，兩個邪惡魔頭以血各自在手掌上寫了一個十分醒目的字。

羅老大走近文公度，二人互看一眼，雙方攤開手掌來，立刻仰天哈哈大笑起來。

文公度笑得抹眼淚。

羅老大笑得彎下腰。

忽然，文公度高聲道：「嬌嬌呢？」

羅老大也厲聲道：「白家妹子過來。」

兩個人叫聲甫落，白爾艷與嬌嬌已扭動腰肢走過去。

白爾艷吃吃笑道：「羅老大，你叫我？」

羅老大指大艙，道：「大艙裡面有兩個巨無霸，兩個人都有八尺高，你最喜歡大男人，你去侍候吧！」

羅老大伸開手掌不開口。

他不能開口說出來，他怕被艙裡的兩個大力士聽了去。

文公度也沒有開口，他也祇讓嬌嬌看了一下手掌上用血寫的字。

白爾艷吃吃笑道：「我的毛病就是專挑大男人，道上的哥兒們都知道，何用你羅老大再張揚？」

嬌嬌笑道：「也不知他們兩個人，那一個腰包最有錢，沒錢老娘可提不起勁！」

兩個女人笑語如珠，忽然白爾艷拔空而起，空中一個十分優美的觔斗，便落在大艙的後艙門。

兩個女人分別站在大艙門口對瞧，二人且又吃吃的笑不停。

羅老大與包藍等六個人，拉過小五子站在船頭看，每個人的臉上笑瞇瞇的，就好像在看什麼稀奇古怪的古董一般，唯獨小五子心中不解，爲什麼那麼兩個大漢，却是要兩個女人去對付！

站在文公度前面的小彩也不解，男人退到船尾來，卻叫阿姨對付敵人，她能嗎？

白爾艷已伸手在拍後艙門，她嗲聲嗲氣的道：「小乖乖，開門呀，我要進去了啦！」

嬌嬌也拍艙門，吃吃笑道：「開門呀，我們祇是兩個女人呀！」

兩個人拍艙門咚咚響，但艙門就是不打開！

白爾艷笑道：「二位，別相信什麼『英雄難過美人關』，開開艙門好商量呀！」

前艙門的嬌嬌也尖聲巧笑道：「開了門，你祇要看上我一眼，要不要我進去都沒關係，開門呀！」

就在一陣僵持中，兩個前後艙門一齊開，便見各伸出一個巨巴掌來，分別去抓白爾艷與嬌嬌二人。

艙中傳出來「嘩啦啦」鐵鍊聲，白爾艷與嬌嬌二人已被那巨巴掌拉入大艙裡。

大艙的門立刻又被緊緊的關起來。

羅老大與文公度分別從船頭船尾摸過來。

文公度看着羅老大笑，無聲的大笑。

羅老大以手捂嘴也在笑，眞怕笑出聲來。

不料，白爾艷已自在艙內叫起來：「哇，原來你二人的腰上鎖一根大鐵鍊。」

嬌嬌也叫道：「你二人用鐵鍊連在這大箱子上，難怪剛才你二人不去殺！」

兩個大力士仍然不開口，忽然一聲厲吼，便聞得白爾艷一聲大叫：「你要做什麼？」

立刻，艙內聞得撕裂衣衫之聲。

嬌嬌也叫道：「你有多少錢，想同老娘玩，那得花上大把錢！」

「颯……」

嬌嬌大叫道：「怎麼了，猴急呀！」

艙外面，「冷面小刀」成器狂吼道：「嬌嬌，我親愛的，那大狗熊要幹什麼？」

嬌嬌在艙內道：「男人捉住女人，你想還會有好事！」

成器大怒，就要破艙門而入，卻被文公度拉住，叱道：「你急燥什麼！等不了多久，我們就會順利的進去了。」

成器咬牙，道：「可是嬌嬌她……」

「她不會有事，我擔保他剝不了她的褲子。」

文公度邊說邊向羅老大點頭。

便在這時候，嬌嬌笑道：「好，我自己脫，你別把我的衣褲全

扯破，完了事我怎麼出去？」

於是，裡面傳來脫衣聲，「嗦嗦嗦」的脫衣聲。

另一邊也在脫，發出同樣的聲音。

艙裡面也發出濃重的鼻音，是兩個大力士發出來的，女人是不會發出那麼大的聲音，就算這女人胖得像一頭肥豬，也沒有那麼重的鼻音。

突然間，嬌嬌吃吃笑起來。

白爾艷也笑了。

大艙內傳出了「咚咚」聲，顯然是巨斧在砍船底了。

大船有些晃，被巨斧震得有些搖晃。

然後，「咚咚」兩聲大震，便聞得白爾艷笑道：「兩頭豬還眞能挺，幾乎逼得老娘脫褲子，他們還不倒。」

於是，前後艙門打開了。

白爾艷與嬌嬌二人拿衣衫走出來。

羅老大迎白爾艷，笑道：「辛苦！辛苦！」

白爾艷笑道：「一進入艙中，我的迷魂帕便迎抖在他的臉上，半晌不見效，還以爲失靈了呢！」

另一面，文公度迎上嬌嬌，卻被斜刺裡衝過來的成器一把抱住，關切的道：「他沒有欺侮你吧！」

嬌嬌俏笑，道：「沒錢不辦事，倒是我的指甲裡藏的迷魂粉，又白白損失不少！」

文公度一旁笑道：「回到無憂島，找老禿子再給你多配製些。」

七惡八邪擠進大艙裡，不由得皆吃一驚。

小五子擠進裡面看，立刻叫起來，道：「就是這隻大木箱，裡面裝的都是寶！」

兩個巨無霸業已被迷倒。

原來羅老大與文公度二人的手掌上各寫着同樣的一個字：「毒！」

七惡八邪之中，白爾艷與嬌嬌乃用毒高手，順理成章的便把兩個巨無霸弄倒。

令白爾艷與嬌嬌吃驚的，便是兩個巨無霸在發覺不對勁的時候，二人立刻奮力往船底狂劈，一心要與大船共存亡，祇可惜他二人在劈破船板之後，發現下面還有一層船板，再要去砍，業已來不及了。

「大頭鬼」包藍與錢一串二人把船艙內大漢砍斷鐵鍊拖出艙外面。

金太保與丁大川已從岸上搬來幾塊大石頭。

於是，兩個巨無霸被四馬倒鑽蹄似的連着巨石綑在一起，「噗通」一聲拋入河裡。

渭水河的水悠悠往東流，河裡面憑添不少冤魂。

河水沒有聲音，又似在嗚咽，嗚咽在人們的心裡，綿密哀傷，令人無奈。

遠方的渭水河岸，隱隱透來燈光。

燈光明滅不定，宛似天空星星。

大船上面，七惡的人坐在大艙一面。

八邪的人卻坐在另一邊。

羅老大與文公度二人之間，便是那隻巨型大木箱。

箱中當然放着難以估計的寶物。

西南七省，五年搜刮，那一定不是個小數目。

七惡之中，不少人在雙手直搓，悶熱的天，卻把雙掌在嘴邊哈氣。

八邪的人，更是目不轉睛的看那隻大木箱，誰也不敢喘一口大氣，就怕把那隻木箱嚇跑似的不吭一聲。

大艙中一陣窒息，便有根繡花針落下來，也會被人聽到。

反倒是小五子與小彩二人。

兩個小孩子被人遺忘似的坐在船面上。

小五子指指遠方道：「小彩，那是個大市集，一定住了不少人家。」

小彩點點頭道：「也一定有許多小朋友。」

小五子道：「那些小朋友都有親爹娘，他們一定過得十分愉快了。」

小彩道：「我住在無憂孤島上，那兒有一條大地洞，我連走出洞來也不容易，悶死人了。」

小五子道：「我也同你差不多，不老峯上白雪長年不化掉，惡人洞中我也常挨打。」

小彩立刻拉小五子的手，道：「你好可憐喲。」

小五子猛甩開手，沉聲道：「誰說我可憐，我一點也不可憐。」

小彩道：「可是他們常打你！」

小五子道：「他們教我武功，要我將來不被人殺死，我若學不好武功，將來就會被人殺死了。」

小彩道：「學武就是爲了殺人？」

小五子道：「那當然了，要不，爲什麼要學武？」

小彩指着對岸的燈火，道：「那兒住了許多孩子，他們也要學武嗎？」

小五子眨眨眼，道：「沒見過，我不知道。」

小彩道：「如果那些孩子不學武，他們將來就活不成了，對吧！」

小五子道：「也許他們都在學武吧！」

他指指船上死的人，又道：「這些人一定學的武不好，才會被叔叔阿姨殺死的。」（未完・二十）

上文提要：艾慈碰到勾鴻夫婦欲去寶山城找熊天剛，小子告訴他們熊天剛已死，但欲知詳情，須拿銀子買消息。勾大娘玩陰的，被小子重創，勾鴻見老婆受傷拚命，結果也不敵，只好出二萬兩銀子買命。接着小子又要價五千，告訴他們勾老二已死的消息。勾大娘再出一萬兩要知道兇手是誰，艾慈不願出賣自己。回到三道灣，却不見了勞克與小三子……

新派武俠詼諧傳奇／辛士・文　可飛・圖

小子統吃



考驗愛徒智與勇　甘冒危險困鐵籠

艾慈的心情沉重，這不是好兆頭，約莫勞大叔與小三子二人凶多吉少了。

悄悄溜下城堡，艾慈在河邊趺坐著，他睡著了。

他得先養足精神，才能辦正事。

四更到了。

艾慈打起了精神，望望天空，不禁竊喜。

因爲，原來是明月當空，但卻在此時西邊山峯吐雲吐霧般推出一朵朵烏雲來，就在輕風推波助瀾中往東邊飄過來，便也罩向飛龍堡的上空。

艾慈藉著烏雲又摸進了飛龍堡。

就在他剛剛躍上附近廂房上的時候，突然間，飛龍堡內吶喊聲震天，十多支撩天火把，照得堡內如同白晝，早看到「飛天蜈蚣」丁百年咯咯大笑著走出那座豪華大廳。

他站在大廳的寬廊上，戟指屋面上的艾慈，道：「小王八蛋，你終於還是來了。」

艾慈呵呵一聲笑，道：「親愛的丁大堡主，小子我是爲了證明一件事情，所以我不能不來呀！」

丁百年冷冷地道：「你小子機靈得像個猴兒精，雖然你未入圈套，但我確定你不會走遠，你一定去而復返，但想不到你會選擇這時候才來，但不論怎麼樣，老夫總算把你小子等到了。」

他一頓，又道：「冒著性命危險，只爲證明一件事，小子，你是要證明什麼？」

艾慈並不傻，他看得可眞切，飛龍堡高手雲集，正在堡內急急地走動，光景在調兵遣將的圍堵他了。

一聲輕笑，艾慈道：「丁大堡主呀！你把我那位早該死一百次的老搭檔弄到那兒去了？」

仰天大笑，丁百年一揮手，道：「推過來。」

四個堡丁自暗角裡推出一輛囚車般的鐵籠子，勞克可不就坐在籠子裡。

就像在針刺在艾慈的心口似的，他幾乎要撲過去，卻突聞得籠子裡的勞克怒聲道：「小子，這一回可如你的願了，你不是早就想獨吞大把銀子嗎？合著咱們存的那幾十萬兩銀子早惹了你獨吞的野心，你以爲老夫不知道？」

艾慈嘿嘿一陣笑，道：「老偷兒，一個人命裡沒銀子，強求又有何用？不過你放心，我會爲你弄一副上好的棺材，讓你做一個『陽世未享什麼福，死後來個備極榮哀』。」

他在屋頂一抱拳，對丁百年道：「大堡主，謝謝你這無意間的幫

助，呵呵！」

艾慈回身要離去，丁百年急忙高聲叫：「黑桃愛司，難道你就不顧老偷兒的性命了？」

聳肩一聲笑，艾慈道：「偉大的堡主啊！你怎麼不仔細想想，老偷兒只不過是我的合夥人，我二人除了利字當頭互相利用之外，我們既不沾親又不帶故，我爲何要爲他而無錢拚命，再說還有五十萬兩銀子等著我去享用，想想看，我會傻到與他同歸於盡你這飛龍堡？你若如此想，便是個大驢蛋！」

緊接著又是一聲笑，幾個起落便躍上堡牆上。

丁百年破口大罵：「個小狗操的，果然是個黑心的。」

艾慈剛躍上牆，四周一片「颼颼」聲不絕於耳，又是飛刀又是矛，箭矢就像落雨般，都往他身上射過來。

然而，艾慈的輕功已是獨步當今，他若想走，只怕丁百年也追不上他。

他只在空中疾翻七個觔斗，人已消失堡牆外。

艾慈落在外面的時候，還聽到丁百年在罵。

他也聽到勞克高聲罵：「只要有機會活命，一定饒不了你這小王八！」

艾慈心中眞辛酸，他還想起了小三子。

他心中更清楚，他知道勞大叔一時間不會死的，因爲丁百年一直在尋找勞大叔，他要大叔替他去偷那對業已震動江湖的龍珠。

但他也想不通，憑大叔的一身功夫，怎麼被丁百年輕易捉住？那小三子如今也不知怎麼樣了？

這一天艾慈可過得眞不舒服，他仍然躲在飛龍堡附近的荒林子裡苦思對策。

他一定要救出「紅心老克」來。

就在他苦思焦慮的時候，突聞得遠處有聲傳過來，那是兩個人對著笑。

艾慈又摸出他的假鬍子貼在嘴巴上。

他很久未用過這個假鬍子了。

他靠在樹邊遠望著，裝成遊山玩水樣，他還微微臉帶笑，雙手插在褲袋裡。

他看著走來的兩個人，還把頭向二人擺，早引起走來的兩人注意了。

「二位，你們猜我看見什麼？」

他露出一副神秘的樣子，低聲指向林子裡。

「你看見什麼了？」

前面一人在問他。

艾慈掩口嗤嗤笑，道：「有一對狗男女，在林子裡熱呼呢，那男的有這麼高，臉是方的又有些圓，鬍子沒有我的多，光著屁股在辦事，他們還坐著幹，唔！那女的可眞能幹，大屁股還會轉，不信你們進去看。」

兩個漢子猛一怔，其中一人道：「會是咱們堡裡人？」

另一個道：「去看看。」

艾慈手一攔，道：「二位別過去看，白天看人辦事是會倒楣的。」

兩個漢子那會聽他的，好奇心驅使下，竟然撥開了艾慈的手直往林中走進去。

艾慈在後面直嘀咕：「二位何必一定要驚動一對鴛鴦？」

兩個漢子走得更加快，幾下子便走進密林中。

艾慈這回笑歪了嘴，兩個大漢已走到上回挖的土坑邊，他才無奈地道：「奶奶的，怎不見了。」

兩個漢子回身罵：「奶奶的，你要老子們。」

艾慈苦笑道：「二位，這片林子鬧鬼呀？」

「什麼鬼，見你的大頭鬼！」

艾慈突然拔出身後的利刀來。

他冷冷地笑。

兩個漢子猛瞪眼，大吃一驚道：「你……你……」

呵呵一聲笑，他把嘴上的鬍子取掉了。

他指著自己的鼻頭，道：「二位可識得在下敝人我？」

其中一人大叫道：「不好了，他就是黑桃愛司呀！」

利刀的刀尖指向兩個人，艾慈道：「你算猜對了，二位坐下來，先聽我說。」

兩個人一哆嗦，不由自主的坐了下來。

艾慈笑笑道：「我最喜歡聽話的人，聽話的人最聰明，聽話的人有福了，至少你二人保住了命。」

他的利刀不離二人的脖子上，兩個大漢連大氣也不敢冒出來。

坐在右面的漢子訴道：「求小祖宗，我二人只不過是別人跨下之駒，看門的小狗，拉東西的小馬，命賤不值錢，值不得你動刀子的，如果你小祖宗有什麼吩咐，只管吩咐好了，我二人照辦。」

艾慈笑嘻嘻的收起了利刀，道：「好！二位上道，我保證不動二位一根汗毛。」

他忽然湊近那人的面，道：「告訴我，老偷兒是怎麼被你們鎖在籠子裡的？什麼時候的事情？」

「已經有兩天了，是他自己送上門的。」

艾慈聞言，大惑不解地道：「除了老偷兒，還有什麼人被囚住？」

兩個人同時在搖頭。

艾慈又問：「會不會還有個年

輕的，像我這麼大的人？」

其中一個漢子思忖著，道：「那老頭前天來的時候，他好像喝了不少的酒，酒言酒語的樣子，他告訴我們丁堡主，他就住在赤陽城南的三道灣，當時四大高手立刻趕去三道灣的柳樹下，大概想去捉你了，可是他們又回來了，大罵你是鬼靈精，想不到你又找上門，要說你可眞大膽。」

另一個拍著馬屁，道：「你是藝高人膽大。」

艾慈喜憂各半，小三未被捉，大叔在搞什麼名堂？

艾慈忽然問道：「你們堡主的家小住那兒？」

兩個漢子不開口，他們捂住大嘴巴。

艾慈道：「不便說？」

其中一人低聲驚恐地道：「小爺爺，家小都住在堡後的小院子裡，上自堡主老母親，還有堡主的夫人，三個寵妾外，就是兩個女兒一個兒，他們根本不到前面走動，所以後院是什麼樣，我們不知道。」

他頓了一下，又道：「有件事也許你喜歡聽一聽。」

「什麼事？」

「就這麼一兩天，我們堡主會押著老偷兒去長安，他說他是要去盜什麼……一對龍珠……」

艾慈冷冷地笑，他戟指兩個漢子，道：「看樣子二位知道的全抖出來了，我放二位回去，二位一定會說出我躲在什麼地方，這麼辦，你們把舌頭留下來。」

「咻！」

他的利刀猛一掄。

兩個漢子急得哭了起來，指天指地的發重誓，一字也不漏。

有個男的將嘴巴緊緊的捂著。

另一個卻懇求地道：「舌頭一割命也不保了。」

艾慈想了想，道：「唉！看在你二人合作份上，我大發慈悲，如果叫我發覺你二人口風不緊，你們看到沒有？」

艾慈指地上的墳堆，冷冷地道：「我一掌敲碎你們的腦袋瓜。」

兩個漢子直作揖，一人已放膽拍著胸，道：「你放一百二十個心，我二人出了林子，全當沒有這回事，你只管躲在這裡養精神。」

艾慈手一擺，道：「二位請吧！」

兩個大漢一身汗，全是冷汗，這時候一邊跑一邊抹，就怕艾慈變心意。

艾慈發出嚇人的冷笑，笑聲把二人送出林子外。

正當艾慈又溜回林子旁邊的時候，突然，他看見一個人。

這人全身披麻戴孝，手持一根哭喪棒，大步的走向飛龍堡，那人的身材令艾慈一怔，他以巾掩面，哭喊而行，使艾慈看不清這人的面貌。

艾慈一肚皮的猶疑，他正打算要如何先救鐵籠子裡的勞大叔！

此刻，那個披麻戴孝的人，已繞過飛龍堡山坡，走向飛龍堡的大門前。

「他奶奶的，可是找死啊！一身孝服闖來飛龍堡，小子，觸霉頭是不是？」

穿孝服的「噗！」一聲跪在地，大哭道：「各位大爺，我是來找那個老偷兒的，他害得我家破人亡，我媽嚥下最後一口氣的時候，她老人家千叮嚀萬叮嚀要我這做兒子的爲我一家報仇，聽說你們抓到了老偷兒，小子這才冒昧前來，指望著對那老偷兒罵上幾句，也算聊解心頭恨，還望各位成全小子的心願吧！」

就在這時候，過來了一個繞腮大鬍子，他一見穿孝的人，也不由得「呸」！一口吐在地上，罵道：「混帳東西，穿著孝服跑來了，可是不想活了。」

有個堡丁走上前，道：「副總管，這小子爲了一番孝心，才闖來的。」

他把那人的話回稟了一番。

「飛刀手」齊中岳也是心中一動。

他的肚皮傷得不輕，養了一個多月才好。

他逼近穿孝服的人，道：「與這老偷兒混在一起的少年人，你可曾見過？」

穿孝服的點點頭，道：「看見過，這一陣子不知去什麼地方。」

齊中岳急問道：「你說說看，老偷兒是怎麼害你一家的？」

穿孝服的一咬牙，先就一聲罵：「你這位好心大爺，你一提起老偷兒我就想把他的心挖出來，他眞不是東西，個老賊禿，他曾住過我的家，也不知是怎麼同我爹搭上的，先是撞騙，然後偷光我的家，我爹一氣之下上吊了，我娘一頭撞死在棺材上，大老爺你想想，這可是血債一大筆，我娘死得不甘心，她迴光返照對我講，要我找到老偷兒開他的膛，如今貴堡捉住了他，老天有眼呀！我沒本事殺死他，你叫我對他吐上幾口唾沫也可以。」

齊中岳點點頭，道：「你小子這是一孝心，不過你這身孝服……這麼辦，我帶你去見那老偷兒，罵他幾句出出氣，但也不能太久。」

穿孝服的人爬在地上猛叩頭，嘴巴連聲謝。

他跟著齊中岳沿著一排廂房後，走到一間灰暗的廂房，那門口正有兩個持刀的大漢在把守，一見

是齊中岳領著個穿孝服的人走來，也就沒有多問。

齊中岳推開門，廂房裡放了個大鐵籠，灰濛濛的有些模糊不清。

齊中岳拉開窗子來，屋內立刻亮了起來，勞克可眞淒慘，蜷臥在鐵籠中正打鼾——他還眞能睡得著。

穿孝服的小子一聲大吼衝上去，雙手抓住鐵籠抖，他大罵：「老偷兒，個老狗操的，你可認得小爺我？」

勞克睜開眼，他猛一楞，旋即哈哈大笑著。

「老小子，可惡呀，你還笑得出來！」

他的雙拳打鐵籠，雙腳也猛踢著。

勞克呵呵笑道：「小子，別以爲老頭子死定了，你等著瞧，只要老頭子一旦走出這鐵籠子，看我怎麼折騰你。」

「你們聽聽，這位大爺你聽聽，我父母被他活生生的給氣死了，他竟然還說得出這種話，可惡呀！」

他一巴掌打進鐵籠子裡。

那一掌十分的妙，打得勞克呵呵笑。

他笑著笑著又開口罵：「滾！小王八蛋，姓齊的，你快些帶他走，要不然，老子連你也一起罵。」

齊中岳笑道：「傳言你們是俠盜神偷，江湖奇人，原來也是欺世盜名之輩，比爺們硬幹硬掠還不如，哈哈……」

他拍拍那人的肩頭，道：「小兄弟，打也打了，罵也罵了，氣也出了差不多，你該走了。」

流著淚，年輕人戟指勞克道：「老混蛋，我恨不得宰了你！」

「哦……呸！」

勞克一口痰幾乎吐在齊中岳的身上。

齊中岳領著那個人走出了門，他特別對兩個把門的漢子吩咐道：「小心看守，門窗上牢。」

齊中岳把戴孝的人送到堡口，看著他走向赤陽城的官道，這才吩咐把堡門又關了起來。

繞過了山城，戴孝的年輕人變了樣，他的心情愉快，眉開眼笑的吹起了口哨來。

正走到那座荒林邊，突聞得林子有沙沙聲傳出來。

年輕人吃了一驚，他望著林深處，林中還眞的陰森森好嚇人。

他抬頭看看天，日頭不過才下山，河水在變黑，落葉一片片，呈現著一股子蕭蕭的寒意來。

「進來吧！」

「誰？」

「進來就知道了。」

年輕人不進去，他頓著手中的哭喪棒，道：「出來！」

林子裡「噗嗤」一聲笑，道：「小三子，你怎麼連我的聲音也不知道？」

年輕人抛下哭喪棒，一頭便鑽進林子裡。

他樂極了。

他看到艾慈坐在樹根上，狀甚安閒。

「艾兄弟，你什麼時候回來了？」

他把孝服也脫了，一股腦抛在荒草地上。

「我昨夜就來了，正奇怪，你師爲什麼吃飽了酒去自投羅網？」

小三子嘻嘻一笑，道：「你千萬別發急，我師父是在考量我，他說這是實況演習，訓練我的本事哪！」

艾慈憤怒地道：「狗屁加胡鬧，那有這種實習的？時下的老師，沒有他這種犧牲的，你沒見過，學店的大門衝南開，要學本事拿錢來，老師同大夫們一模樣，他們都兼差，那像你師父，他是個大傻鳥。」

小三笑道：「師父很認眞，他是眞心在教我。」

艾慈想了想，問道：「昨晚有人摸上船，他們沒有捉到你？」

小三笑道：「也是演習之一，當時我在船上，當我發覺有人來，早就潛入水中游往對岸了。」

艾慈道：「你還不知道，就在這一兩天，他就要起解了。」

他咬咬牙，又道：「你師父明知這兩天我會回來，他爲什麼弄個圈套叫我往裡面鑽，他存什麼心？昨晚我差一點上大當。」

小三笑道：「兄弟，你在我師父口中很有份量，他會時常對我說，如果你會輕易上別人的當，你就不配是……是……趙光斗的徒弟了。」

艾慈哭笑不得。

他搖搖手，道：「算了，我問你，你騙進飛龍堡幹什麼？」

小三笑嘻嘻地道：「我替師父送件東西，也好叫他老人家早早出來，總不能被人家鎖在鐵籠裡過日子吧！」

艾慈咧嘴笑道：「果然名師出高徒，咱們就在這兒守著，說不定你師父會引出大批的追兵來，我還得替他賣命擋追兵。」

小三道：「兄弟想得眞周到，我回去把小船換個地方，要不然，他們又會找到三道灣去。」

「你要換在那裡？」

「三道灣下游有個老龍潭，我在那兒停下船，那兒可荒涼，野林子長到水裡面，你只要吹個口哨，我就會把小船划過來。」

艾慈笑笑道：「你去吧！多備些吃的喝的，娘的，我看你師徒平日吃飽撐了沒事幹，找麻煩。」

艾慈的話不錯，日子過得很自在，沒事去找事做，師父徒弟來個大演習？這算什麼玩意兒！

* * *

小三急步走出荒林子。

艾慈幾次三番想走人，終於還是沒走成。

這時候，飛龍堡內來了貴客，堡內那座大廳上，已擺著極豐盛的酒席，連丁百年六名寵姬也款擺柳腰，持壺穿梭在席宴前，時而還輕歌妙舞一番，杯觥交錯中傳來呵呵大笑聲。

丁百年的右手邊，坐著一位鷹眼鷹鼻嘴巴薄又尖的瘦削老人。

這老人的臉皮白如粉，雙手枯瘦如柴，穿一件紫色邊鑲紅邊長衫，上身還罩了一件緞馬褂，這個人，唔！關洛道上嚇死人，提起「黑心火鷹」來就是他。

「黑心火鷹」金大山一向獨來獨往，不知怎的會被丁百年請進飛龍堡來，且又答應協助奪取那一對龍珠。

也許丁百年就是等這「黑心火鷹」金大山的關係，所以才遲遲未去長安城。

如今的情形，看來時機已成熟了。

因為連那神偷勞克也在他的掌握中。

勞克雖在鐵籠中，可也沒有受到虐待，他頓頓有酒還有肉，他可舒坦呢！

就說現在吧！

丁百年在大廳上請金大山吃喝，暢飲得忘了自己是老幾的時候，正有個堡丁，雙手捧著大盤子，盤子裡放著酒和肉。

如果仔細看，盤中的與大廳上的全一樣。

這人緩緩來到門口，走入暗無天日的廂房裡。

看門的兩個堡丁還跟進來，三個人一齊鎖在房子裡。

勞克看到酒來到，他呵呵笑道：「小伙子，你給老夫送酒來了？」

那堡丁冷哼道：「老偷兒，吃吧，別囉嗦了。」

勞克道：「娘的皮，你也不想想，什麼人光吃不拉的？你快快去告訴丁百年，叫他陪老子上茅房。」

堡丁冷哼道：「拉屎拉尿，毛病眞不少。」

他從房邊拉過大木桶，往鐵籠邊上放，道：「拉吧！老小子，足夠你拉上一百天也拉不滿的。」

「王八蛋，老子怎麼翹屁股拉屎？」

堡丁怒道：「何不說淸楚。」

堡丁從樑上拉下一條大鐵鍊，就著鐵籠正中一勾，三個堡丁一齊拉。

鐵籠已拉在半空中，眞能湊和，堡丁把木桶塞在鐵籠下面，那鐵籠下還眞有個大窟窿呢！

勞克呵呵笑，道：「天下也只有丁百年才能想出這絕招來，我操他老娘親。」

鐵鍊扣緊在牆上，堡丁併肩在牆邊站，一盞油燈已燃上，等著看老人家脫褲子拉屎了。

這時候就算他老人家要拉，也拉不出來了。

那有拉屎時還有人站在一邊看？

勞克苦笑道：「小兄弟們，別忙了，你們這一晃一晃的，硬是把我要拉的一肚皮黃金又送回五臟廟裡去，奶奶的，換了你們能拉嗎？整人嘛！」

堡丁怒道：「你又不拉了？」

勞克笑嘻嘻道：「等著明天再拉吧，兩次湊成一回拉，大家省事。」

「嘩啦啦」鐵籠子又放下來了。

勞克舉起酒壺，他湊到嘴邊猛著灌，一口氣喝乾。

他還伸手抓菜吃，口中直發笑，道：「這頓酒菜特別好，丁百年對我老人家越來越客氣了。」

堡丁冷言冷語地道：「你臭美，只因堡裡來了貴客，你個老小子是禿子跟著月亮走，沾人家的光。」

勞克猛一怔，道：「丁百年請來他的乾老子，還是來了他的丈母娘，奶奶的，誰夠格能擔當飛龍堡貴客？」

他一頓抹抹嘴，又道：「江湖上想不出夠資格的人，他老小子……」

堡丁大罵道：「老混蛋，你吃孫喝孫不謝孫，嘴巴油膩還罵人，老堡主留著你老小子挨你的罵，要是老子，早就把你剁了餵野狼。」

勞克哈哈地笑道：「所以你小子永遠是個跑腿的，你這一輩子也沒出息。」

堡丁氣得直哆嗦，他大叫：「吃飽了沒有？老子沒工夫聽你閒扯淡。」

勞克不開口了，他看看門外面。

果然天黑了。

天黑好辦事，他心中可樂了。

不錯，這是在實況演習，他在為小三上輔導課。

因為他的教學認眞，只有這樣，方能調教出高徒來。

花錢補習要靠自己，年頭不對了，當老師的那管徒兒能否成大器，他們只樂於榨取徒兒的補習費。

勞克可不是那種混帳師父，他可眞是有心人。

當然，他把小三視做自己兒子一般，他能不卯上勁的對小三加以調教嗎？

他當然認眞的教。

這一回，他教小三的課程是機智。

這是他們那一行的重要課題。

如果機智不夠，這行飯最好少吃，時常被人抓，又時常被人揍，多沒面子。

天下的偷兒都愛面子，被抓的，只因機智不夠。

勞克瞪著眼睛想小三。

他對於小三的進入飛龍堡，十分滿意。

這小子將來一定成大器。

突然一聲吼，那堡丁道：「你小子大概吃飽了，吞不下了吧！」

他不等勞克會過意，拾起盤子就往外走。

兩個堡丁早不耐了。

他們雙雙拉開門，一個堡丁回頭罵，道：「老東西，你如果要拉屎，你就拉在褲子上吧，奶奶的！」

勞克大怒道：「老夫拉在你嘴巴裡。」

三個堡丁擠著廂門走出去。

「砰！」

關上了房門。

三個堡丁才走出門外沒多久，忽然間，有個人影兒一閃動。

也不知黑影從那兒來的，只覺像鬼魅般。

那黑影沒走遠。

黑影站住衝他三人笑。

唉呀呀，不得了，這老小子怎麼會跟出來了。

這個黑影是勞克，他明明被鎖在籠子裡，怎麼會……

三個堡丁還不相信，他們又推開門往裡面看。

果然，鐵籠子裡空空如也，沒有人。

勞克還未走。

三個堡丁果然在哆嗦。

兩個堡丁還忘了他們手中還拿著刀，一個個面色就像小三穿的孝服一樣白。

木盤子忽然砸過來，送飯的堡丁膽子大，他吼叫了。

他敞開喉門大聲叫：「人跑了。」

人果然跑了，勞克已上了房。

勞克的身法快得宛如一陣風似的。

堡丁第二聲大叫：「老賊偷跑了。」

這時廂房上已不見他的蹤跡了。

「不好了，老偷兒逃跑了！」

木盤朝著地上摔，三個堡丁跑得快，一下子衝到大廳來，副總管齊中岳就坐在大廳門口，聞得勞克逃跑，放下酒杯就衝出來，幾乎同三個堡丁衝撞在一起。

「怎麼回事？」

「副總呀！大事不妙了，鐵籠子裡的老偷兒跑掉了。」

齊中岳大感意外，驚怒交加的往廂房奔。

總管卜在冬隨後趕過來。

他不相信鎖在鐵籠的人會逃跑，他曾搜過勞克的身，他什麼也沒有帶在身上，但他是怎麼開的鎖？

丁百年火大了。

他的酒也不吃了。

他命四大高手趕快追，一定要把老偷兒抓回籠。

四大高手一齊動，他們抓了兵刃就往堡外追。

賀天鵬與于上雲、白中虹與宮雄，兩個前來兩個後，一路直往南面追。

卜在冬與齊中岳二人站在鐵籠旁邊直發楞，那鎖明明是被打開的，可是老偷兒是用什麼東西打開的？

此刻，飛龍堡亂成一團。

丁百年吃過勞克的虧，他怕勞克還在飛龍堡，就命衆堡丁在堡內各處找，眞怕勞克臨去又盜走他的寶。

飛龍堡亂到五更天，那裡有見到勞克的影。

* * *

勞克出了飛龍堡，才不過兩里地，迎面走出一個人，不用看來也不用猜，這人他知道，他的夥伴在等他了。

他心中相當滿意，也很安慰。

「大叔，辛苦了，師徒二人演練得可眞逼眞哪！」

勞克冷冷地道：「你小子杵在這兒幹甚麼？」

呵呵一笑，艾慈道：「為大叔效忠，為大叔玩命呀！」

「好！算我沒看錯人，你小子準備拚命吧，我老人家可要先走一步了。」

他的話聲未已，人已走出十丈外。

（未完・廿五）

上文提要：小峯追問鐵蝎子來歷，九州羅漢方說出，就被人滅口，原來是「五毒叟」莫倫所爲。衆人搜索三層樓，却找不到楊威一夥，反被困在鐵柵內，此際楊威等人重出現，莫倫不知何時棲身樑上，此時現身欲找楊威報十年前偸襲之仇……血女師徒去而復返，不料她與莫倫竟是同門師兄妹，使局面更加錯綜複雜，憑添無法預測變數……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鬼谷

魔父惡子難理喻　奸污胞妹亂人倫

刷！玉笛金童發話之初，康少峯已砍出一劍。

斷劍果然鋒利，濺起無數火花鐵屑。

可是，鐵柵粗逾兒臂，僅僅砍入四五分，連斬數劍才弄斷一根。

銀虹吞吐，再接再勵，火花四濺，鐵屑紛飛中，再斷一根。

鐵柵甚密，每根相隔僅三寸左右，至少要砍斷四根方可脫身而出。

猛可間，「轟隆隆」的一聲巨響，大樓左邊的一個樓角倒塌下來。

樓角一倒，狂風直吹，火勢益熾，全樓震顫，搖搖欲墜，大家置身風狂火熱之中，苦不堪言。

這時候，康少峯猛砍快斬，揮汗如雨，才弄斷了三根，却已被濃煙燻得視線模糊，眼淚直流，復被大火烤得全身發燙，衣爛髮焦。

「轟隆隆」又是一聲巨響，鐵柵附近的一堵牆也應聲倒了來。

羣豪有目共睹，壁外有壁，夾壁中間果然別有天地，足可容三四人並肩而行，玉笛金童稚氣未脫，鼓掌叫好道：「哇！好啊，這一把火燒得好，最好把楊威那個老王八蛋燒成人炭，烤成人乾，骨化飛灰！」

猛聽頭頂又是轟然一響，屋頂裂開一條大縫，砂石磚瓦，斷木殘屑，四散紛飛。

糟！到處牆倒屋塌，火舌四下亂竄，整座大樓搖搖晃晃，隨時都有倒塌的可能，羣豪被困牢中，情勢可謂危急萬分。

所幸，康少峯鼓足餘勇，拚足餘力，就在全樓將要崩塌，大火將要燒上身來的那一瞬間，及時斬斷四根鐵柵，已可容一人出入。

病叟龍雲、武當一塵彼此分工合作，將斷柵弄歪，大家魚貫而出。

急急如喪家之犬，惶惶如漏網之魚，沒命似的向外飛奔。

生死關頭，大家疾逾迅電，在大樓傾倒前的一刹那，驚險萬狀的逃出火場，留得一命。

命，是保住了，可是，每一個人的身上都蒙上一層厚厚的塵土焦灰，有的衣裳被焚，有的頭髮燒焦，有的皮肉灼傷，有的被瓦爍擊中，形形色色，不勝枚擧，總之都很狼狽，頻呼：「好險！好險！」

萬幸大難不死，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齊皆額手稱慶，恍如隔世重逢。

火，愈燒愈大，烈熖衝霄，終於將一座宏偉的大樓全部吞噬。

天亮了，初升的旭日，與血紅的火龍，相映成彩，瑰麗壯觀。

不久，大樓已全部倒塌，火勢亦隨之減緩，直至無物可燒時，火

苗也跟着大半熄滅。

太陽，給大地披上一層金黃色的外衣，整個幽冥教的房舍盡收眼底。

然而，說也邪門，目力所及之處，竟未見一個幽冥教徒往來走動。

玉笛金童伸了一個懶腰，呼吸了一口新鮮空氣，道：「這一把火沒將楊威燒死，却把賊窩給燒光了，那一夥狐羣狗黨大概都已葬身火海。」

康少峯持保留態度，道：「恐怕未必，事情不會如此簡單，我懷疑幽冥教也許未傷一兵一卒。」

病叟龍雲道：「你不認爲他們躲在夾壁之內？」

少峯道：「晚輩認爲夾壁只是一個出入孔道，老賊他們人在地道內。」

鬼谷主馬上隨聲附和道：「峯兒之言極是，沒有地道你那位師叔就不會畫那張秘圖了。」

一句話驚醒了夢中人，大家爭先恐後的回到大樓廢墟上。

像沒頭蒼蠅似的亂找一通，結果却什麼也沒有找着。

武當掌門一塵道長道：「假如夾壁當眞只是出入孔道，那麼，必有通往地道的門徑，怎奈夾壁已倒，可能也跟着掩埋，找起來恐非易事，更何況楊威說不定早已遠走高飛。」

康少峯胸有成竹道：「小峯以爲姓楊的對血女、五毒叟雖心存戒懼，有意迴避，但還不至於會就此丟下這一片基業，溜之大吉，十之八九仍潛伏在地道之內。」

鬼谷主道：「小峯，快將那幅秘圖拿出來，看有無別的出入口？」

「有，而且還不止一處。」

「共有幾處？」

「四處。」

康少峯一邊說，一邊將秘圖攤在手中，上面繪得一淸二楚，東、南、西、北四個方位，各有一處出入秘道。

小峯想了想，又道：「出入口共有四處，如果咱們兵分四路，實力似嫌太單薄，有被楊威各個擊破的危險，若是選定一處，又怕徒勞無功，不知各位前輩有何良策妙計？」

諸俠面面相覷，誰也不敢隨便獻策獻計，忽見遠處奔來三條人影，遂將注意力轉移到來人身上。

不是楊威、無影二鬼。

亦非莫倫、屠鳳師徒。

而是神叟余千知、醉叟解千愁以及黑風崗主冷面人魔夏宏光。

黑虎莊主鐵掌趙峯驚「咦」一聲，道：「咦，是他們三個，這下就好啦，人多好辦事。」

正感人手不足，羣豪喜形於色，靜待三人到來。

康少峯却無半點喜意，臉色陰沉沉地似甚惱怒。

二叟、夏宏光眨眼即至，先向康少峯拱手爲禮，又跟大家打了個招呼。

武當一塵首先說道：「三位來得正是時候，眼前人手奇缺，最需要生力軍。」

冷面人魔夏宏光展目四下一望，正要出言，發覺康少峯的臉色不對，忙又嚥回去。

康少峯目注三人，一臉肅穆莊嚴，一字一句道：「未入幽冥教前夕，在下調兵遣將完畢，各路英雄分頭行事之時，小俠所說的話三位還記得吧？」

三人齊聲回說：「記得，當然記得！」

康少峯道：「在下怎麼說？」

夏宏光倒背如流道：「小英雄曾說：『調遣如有失策欠妥之處，務請據實直言，大家商酌而行，但一旦決定之後，就必須貫徹到底，至死不渝，若有陽奉陰違，玩忽職守，或其他越軌行爲者，絕不輕饒！』」

場中鴉雀無聲，誰也不敢隨便插言。

康少峯點點頭，問神叟余千知道：「還有呢？」

神叟余千知思索一下，道：「老醉鬼與我萬博先生，還有夏、崔二俠，負責拔除峽谷上方的機關埋伏，得手之後，小英雄有言：『仍應固守原地待命，不得有誤，如有魔教匪徒出入，一概格殺！』」

康少峯轉對醉叟解千愁道：「峽谷峯頭的機關埋伏破壞沒有？」

醉叟解千愁戰戰兢兢的道：「最初險阻重重，幾乎命喪攝魂判官與玉面郎君楊明之手，至後血女師徒和一個蒙面老頭相繼趕到，硬闖峽谷，分散了他們的力量，才順利完成任務。」

「嗯，好，現在我問你，三位未固守原地待命，你們如何自圓其說？」

「這……我等並非有意玩忽職守，實因眼見大樓起火燃燒，幽冥教內外的魔子魔孫皆銷聲匿跡，以爲已大獲全勝，燒了楊威那個老王八，故而留下九頭神鷹崔斌與少林和尚負責看守，醉鬼和余兄、夏兄想跑來看一下這邊的情況。」

康少峯的臉繃得很緊，道：「事實大謬不然，非但楊賊未死，幽冥教的實力仍在，而且情勢更加險惡，血女和五毒叟更難纏難惹，峽谷乃天險之地，一旦失守，我們就連退路也沒有了。」

言來義正詞嚴，絲絲入扣，夏、余、解三人臉色凝重，欲辯無

詞。

康少峯又道：「這是誰的主意？」

冷面人魔夏宏光昂首道：「是夏某提議的。」

「此非兒戲，出主意的人就應負起責任。」

「夏某願承擔一切。」

「可知應得之罪？」

「擅離職守，論罪當斬！」

康少峯肅容滿臉道：「夏大俠，並非小峯冷酷無情，有意拿你開刀，實因此事關係重大，倘若魔教之人因而從峽谷溜走，豈不前功盡棄？尤其夏兄出身黑道，一向素行不檢，肆無忌憚，久爲白道中人所垢病，記得來此之前就有人對你放心不下，在下曾希望你能格外檢點，孰料，却當作耳邊風，違命行事，如果本掌門不問不聞，何以杜諸俠悠悠之口？」

羣豪聽得心驚肉跳，雖然覺得此時此地正感人手不足，拿夏宏光來開刀，未盡妥當，但康少峯言之成理，又有所本，却無人出面緩頰。

神叟余千知、醉叟解千愁乃從犯身份，更是如坐針氈，噤若寒蟬。

冷面人魔不愧爲是一條頂天立地的漢子，臉不改色道：「夏某畢生南征北討，出生入死，從來不曾服過那個，但對康少俠的坦蕩胸懷，磊落情操，却由衷欽佩，士爲知己者死，夏宏光絕無半句怨言！」

夏宏光豪氣干雲，羣豪深受感動，甚至還有些自愧。

康少峯橫一橫心，道：「難得夏大俠如此爽快，小峯會永遠記得你這位好朋友，事到如今，令出難改，就請自行了斷吧。」

話完，把頭一偏，不忍看他自戮的慘狀。

冷面人魔夏宏光拱手爲禮道：「生而何歡，死而何懼，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少俠知遇之恩今生難報，咱們來生再見！」

見字出口，右掌高擧，疾向自己的「天靈」穴打下。

鬼谷谷主乍然出手震歪了夏宏光的右臂，道：「夏大俠且慢！」

冷面人魔愣然一楞，道：「谷主請別爲我乞命，夏宏光明知故犯，罪有應得，不敢偷生！」

鬼谷谷主道：「老身自有道理，請聽本谷主一言。」

夏宏光頷首一諾，未再出言。

鬼谷谷主對康少峯道：「小峯，夏崗主擅離職守，固然罪有應得，唯究其心意，應可恕宥，想想看，眼見大樓火光冲天，任誰都會想來一看究竟，看能否助一臂力，其行雖可誅，其心却光明正大，罪不至死，盼能看在師娘的薄面上，給他一個自新的機會。」

憑心而論，康少峯並無殺人之心，之所以會如此，皆因冷面人魔的行爲久爲俠義道中人所不齒，不得已才出此下策，無非是想藉此激勵人心，期收同仇敵愾，生死與共之效，聞言遂作了個順水人情道：「師娘既然這樣吩咐，徒兒遵命就是。」

一扭頭，目注夏、余、解三人，正經八百的道：「家師母寬仁厚德，饒爾等不死，盼能戴罪立功，即刻返回原地固守，如遇魔教匪徒或五毒叟莫倫出入，應不計一切犧牲，將他們毀在峽谷之內！」

三人如釋重負，心中的一塊大石頭終於落下地來，同聲一諾，轉身欲行。

鬼谷谷主伸手一攔道：「小峯，此時需人孔急，四個地道出入口皆應派人把守，萬博先生他們既來之，則安之……」

康少峯截口道：「師娘所言固是，然而，峽谷乃幽冥教出入必經之地，又有天險可守，若棄而不守，萬一被他們溜走，可是天大的麻煩，山河遼闊，人海茫茫，再想要追殺，勢必得大費周章。」

小峯言之有理，鬼谷谷主語爲之塞。

神州一奇呂松林幫腔道：「拙見以爲還是聽從左夫人的高見爲宜，咱們人手有限，不宜分散，楊威縱有脫逃之心，也未必能如願。」

「晚輩願聞其詳。」

「眼前魔教强敵環峙，四面楚歌，除咱們之外，血女師徒與五毒叟也同樣欲置他們於死地，不會讓魔教的人輕易開溜，老夫認爲最好集中全力，放心大膽的進入地道搜捕撲殺，這樣才能使有限人力，發揮最大的效用。」

康少峯思忖再三，從善如流道：「師娘跟呂前輩之言的確有理，咱們就這樣辦啦。」

仔細研究一下地道秘圖，對神、醉二叟道：「地道共有四個出入口，其中一個在大樓內，已被倒塌的瓦礫堵塞，尚餘三處，在下決定與諸俠從北面進入，萬博先生請至東邊的出入口嚴密監視，解大俠則負責西邊的那一處，隱身戒備。」

將二叟召至面前，康少峯指着秘圖，告訴他倆東、西兩面出入口的可能位置。

余、解二叟凝神靜聽，牢記在心。

康少峯續道：「兩位的任務，旨在監視戒備，如發現地道內有咱們動靜，或者楊賊、二鬼等人意圖逃走，切勿硬拚，應立以嘯聲聯絡，我們自會前來馳援。」

余千知、解千愁同聲應命，狀至恭謹。

進一步講妥聯絡方法後，便自分東、西而去。

冷面人魔夏宏光粗聲道：「小英雄，也給俺夏宏光派個任務吧。」

康少峯已有成計在胸，道：「我們大家都到北邊去。」

立即親率羣豪，奔往正北方向。

沿途所經之處，一片肅靜死寂，整個幽冥教彷彿仍在熟睡中。

沒見魔教教徒！

沒見血女師徒！

亦未見五毒叟！

炊煙沒有了，人潮不見了，一夜之間氣象萬千的幽冥教總壇好像變成了九幽鬼域。

心中有事，去勢如飛，片刻工夫不到，便穿越桃林，到達北面絕壁下方。

康少峯邊看秘圖邊道：「這張秘圖雖是草草繪製，方位距離皆清楚標明，如果小峯沒有算錯，北面的出入口應在十丈方圓之內。」

不待小峯下令，大家已自動散開，分頭搜尋。

此處地形十分複雜，怪石嶙峋，草深及腰，還夾雜着不少闊葉樹，搜尋起來並非易事。

所幸人手衆多，散佈面廣，鬼谷谷主不久便有好消息傳來：「小峯，可能就是這裡。」

康少峯跑過去一看，只見在絕壁不遠處，有一塊高聳的石板，宛若照壁，雜草叢生不算，還長了兩棵樹，不仔細看，很難發現那天然生成的石板下面還有一個洞。

小峯眼光敏銳，趨前再觀察一下，立道：「不錯，這就是出入口，咱們進去。」

當下毫不考慮，首先小心翼翼地進入洞中。

諸俠緊隨在後，運足功力，全神戒備。

彎彎曲曲的約莫深入十餘丈後，行至一處丁字路口，康少峯按照秘圖所示，往左拐去，孰料，才邁出半步，便爲眼見之事嚇呆了，又退了回來。

病叟龍雲一臉狐疑道：「怎麼回事？」

康少峯回頭作了一個手勢，對鬼谷谷主道：「師娘及慧姐請先留在此地別動。」

弄得左慧姑滿頭霧水道：「小峯弟，到底發生甚麼事了？」

康少峯怒衝衝地道：「慧姐，楊明這個傢伙簡直不是人，他把小燕姑娘……」

那種骯髒事，小峯實在難以啟齒，接着又補充道：「總之，慧姐不能看，快站到後面去。」

至此，左慧姑已猜透了十之八九，連脖子都羞紅了，急忙躲到母親後面去。

羣豪則前行數步，在壁上松油燈的照射下，一幅活生生春宮圖展現眼前。

左邊，丈許之外，小燕姑娘全身一絲不掛，玉體橫陳，仰面倒在地上，秀髮蓬亂，臉帶驚駭，身上傷痕累累，私處落紅片片，經過一番暴風雨的摧殘後，人已陷入昏迷狀態。

小燕的身旁，另外還躺着一個全裸的男人，是玉郎君楊明，許是久戰力疲，正呼呼大睡。

諸俠看在眼中，怒氣陡升，尤其是黑虎莊主趙峯幾乎把肺都氣炸了。

老莊主心裡雪亮，知道楊明與小燕都是楊威的骨肉，二人本是同父異母兄妹，不料，造化作孽，兄妹成姦，是不幸，更荒唐！

鐵掌趙峯越看越惱，怒火中燒，大發雷霆道：「畜牲！混帳東西！我老人家辛辛苦苦的扶養你這麼大，想不到你這個壞坯子跟你那個魔鬼老子一樣的淫蕩邪惡，老夫如果不殺你，天理何在，又有何顏見天下英雄？」

呼！呼！呼！老莊主連攻三掌，決心要大義滅親。

一陣臭罵，驚醒了夢中的玉郎君楊明，霍地一躍而起。

起身之後才注意到自己還光着身子，忙伸手抓起一條褲子。

然而，還沒有來得及穿，黑虎莊主的掌風已到，將他震退三步，驚極而呼道：「外公，你老人家……」

老莊主殺機滿臉，打斷他的話道：「閉嘴，趙家沒有你這樣的外孫！」

揚掌直進，風聲如濤，祖孫之情早已蕩然無存。

楊明橫移三步道：「聽我爹說你已潛逃投靠外人，看來此話不假，你是本教的叛徒，要拚就拚吧，誰怕誰呀！」

這小子的確不是個好東西，說打就打，當眞跟自己的外祖父幹上了。

猛聽老莊主「哎呀」了一聲，雙掌接實，趙峯敗下陣來，撞在洞壁上。

地道內地勢極爲狹窄，施展不便，同時趙峯既已出手，別人也不便再採取行動，是以一直靜觀其變，任誰也沒料到，楊明的功力竟在短短數月之內似進步一倍以上，甫交手三回合，趙莊主便不支而退。

楊明眼見强敵環伺，那還敢再逞强撒野，提着褲子，拔腿就跑。

嗚！康少峯斜移丈八，與他遙遙相對，揚琴怒叱道：「楊明，不要動，你給我乖乖的站着，如敢再動一動，就砸爛你的腦袋！」

康少峯氣勢凌人，又有羣豪在旁，玉面郎君楊明雖已修得銀圖秘籙上功夫，奈何衆寡懸殊，不敢妄動。

賊眼滴溜溜的一轉，見小燕就在身旁，不由計上心來，舉脚踩在她的「期門」死穴上，陰森森地冷笑道：「別動！誰敢再進一步，小爺我就要她的命！」

小燕被他姦污，仍然昏迷不醒，怎忍再眼看着被楊明一脚踩死，大家只好停下來，强將滿腹的怒氣忍住。

康少峯細看一下秘圖，將冷面人魔夏宏光、玉笛金童召至面前，指着圖上的路徑，先解說一番，然後道：「楊明這小子鬼頭鬼腦，滑得很，兩位可照我所說的走法，繞到他後面去，將他堵在這裡動不了。」

玉笛金童道：「這是個好主意。」

「怎麼走，記住了吧？」

「記住了！」

「記住就快去。」

武當一塵道長目送二人轉彎不見後，上前一步對康少峯道：「白龍莊衞莊主他們，就是在這個出入口處中埋伏被擒，點中穴道昏迷後，想來必拖來此地，一淸、一風師弟等人，很可能就囚禁在這附近。」

康少峯道：「掌門人所言甚是，事實也大概差不了多少，等將楊明解決後就去救人。」

「可是，小燕姑娘在他脚下……」

「這小子實在可惡，非千刀萬剮不可！」

左慧姑因裡面久無動靜，探頭一望，驚叫聲中，忙又縮了回去，直羞得她滿臉通紅。

冷面人魔夏宏光和玉笛金童幸不辱命，這時已從楊明身後的一條橫向通道轉出，給康少峯打了一個招呼。

康少峯擺擺手，命二人隱身暗中別動。

黑虎莊主鐵掌趙峯憋了一肚子氣，惡狠狠地怒視着楊明破口大駡道：「孽障！畜牲！我老人家瞎了眼，養了一個沒有人性的狗東西，跟你那惡棍老子簡直一模一樣，早知如此，眞該把你勒死才乾淨。」

楊明冷哼一聲道：「哼，馬後炮，現在悔之已晚，你省點精神吧！」

老莊主暴跳如雷道：「不晚，不晚，殺掉你這個小畜牲，以後就再也不會造孽了。」

過度的憤怒，使他鬢髮怒張，雙目充血，臉色一陣靑、一陣白，全身嗦嗦而抖，話一落地，便揚掌衝出去。

楊明蘊勁待發，聲冷色厲道：「尊稱你一聲外公，是小俠不忘舊情，少在我面前倚老賣老，大言不慚的教訓人，乖乖的給我站着，若再大呼小叫，哼哼，當心你自己的老命。」

嗚！康少峯怒火中燒，殘琴劃了一個半圓，打算出手。

結果，還是忍了下來，深恐因而斷送了小燕姑娘的生機。

少峯忍恨未動，趙峯却欲罷不能，發瘋也似的攻上去。

少峯沒攔住，老莊主人已衝出，玉面郎君楊明一掌渾功待發，踩在小燕身上的右脚抬高三寸，道：「站住！再進一寸，你們兩個都活不了。」

老莊主早將生死拋諸腦後，玉面郎君當然唬不住他，但却不能不顧小燕的死活，咬一咬牙，硬生生地將衝勢刹住，指着楊明脚下的小燕道：「你……你知道她是誰嗎？」

「是小燕呀，白龍莊主衞道的外孫女。」

「她的生身之父是何人？」

「露水鴛鴦，沒必要查她的家譜。」

「告訴你，是楊威，你們是同父異母兄妹。」

「你胡扯，我不信！」

「不信可以去問問你那個魔鬼老子。」

「沒有這個必要。」

趙莊主臉上的五官都被氣得扭曲變形，嘶聲道：「小畜牲，小燕是你的親妹妹，你怎麼可以跟自己的妹妹……」

「小事一件，何必大驚小怪。」

「什麼？小事？這是亂倫，是亂倫呀！」

玉面郎君楊明突然冒出一句：「這叫做肥水不落外人田！」

「你說肥水不落外人田？」

「不錯，肥水不落外人田。」

一句話激起了康少峯的萬丈殺機，厲色叱喝道：「楊明，你再說一遍！」

玉面郎君不甘示弱，連說了三遍：「肥水不落外人田，肥水不落外人田，肥水……」

「你找死！」

如雷吼聲中，康少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殘琴擲出，照準他踩在小燕身上的右腿打去。

此舉別具深意，主要是怕傷了小燕，如果人琴同進，怕楊明會搶先痛下殺手。

玉面郎君沒料到少峯會來這一手，猝然不防之下，連一個念頭還沒有轉過來，殘琴已至，正中右

腿，卡察！腿骨立被砸斷，血如泉湧，人也震退一丈三四，仰面栽倒。

無巧不成書，殘琴正好落在他的手邊，順手撈住。

楊明的骨頭好硬，以琴當腿，挺身站起，喝一聲：「楊爺跟你拚啦！」亦將殘琴全力擲向康少峯。

康少峯人已衝出，睹狀忙向一旁閃避。

這一閃不打緊，殘琴沒打中康少峯，却將昏迷中的小燕姑娘的頭驢打碎，當場香消玉殞，一命歸西。

諸般巧合，斷送了小燕一命，康少峯怒氣衝天道：「血債血還，血仇要用血來洗，納命來！」

「飛雲瀉電」、「風聲鶴唳」、「倒轉陰陽」，降龍伏虎三絕招一氣呵成，以排山倒海之勢猛衝猛攻。

實際上楊明右腿一斷，已無爭勝之力，琴招走空，劈死小燕後，自己也失去平衡倒下去，那還顧得殘琴和褲子，以手代脚在地上爬，仍圖逃之夭夭。

少峯掌風已到，震得他三起三落，彷若鷄飛狗跳。

楊明不死心，還想逃，猛抬頭，面前忽然多了兩個人，玉笛金童與夏宏光已將他的退路堵死。

康少峯拾起殘琴，大步行來道：「你已是籠中之鳥，甕中之鱉，小命就捏在本掌門的手掌心裡。不過，就這樣赤裸裸的死去，閻王爺會嫌你下流，不肯收留，先把衣服穿好再去報到吧！」

病叟龍雲會意，將楊明的衣褲擲過去。

與此同時，神州一奇呂松林也及時找來小燕姑娘的衣服，蓋在她的遺體上。

康少峯指着楊明脚前的衣服道：「姓楊的，放老實點，乖乖的穿好衣服再去見閻王。」

楊明確非等閒人物，大敵當前，右腿已斷，依然很鎮靜，聞言後緩緩抬起頭來，斜乜着眼，不乾不淨道：「光着屁股有什麼不好，閻王爺不愛看，也許閻王爺的女兒有興趣。」

「楊明，少耍嘴皮子，不聽命行事，你死得更快更慘。」

「穿就穿，有什麼了不起。」

拾起衣褲，倚壁而立，開始穿褲子，同時發出一聲淸嘯。

這嘯聲，無疑係以內家眞力發出，嗡嗡迴鳴之聲不絕，少說也會傳出二三里地。

康少峯狐疑陡生，心知係以嘯聲傳警，向幽冥教主楊威求援，心中暗喜道：「好極了，我正愁找他不到，如能將你那個魔鬼老子招引來，那是最好不過。」

心裡這樣想，精神爲之一振，示意羣豪小心戒備，準備迎戰。

「哼！」玉面郎君楊明乍然雙眉一挑，發出一聲冷笑。

康少峯沉臉道：「你笑什麼？」

「本少爺愛哭就哭，愛笑就笑，你管不着。」

「少廢話，穿快點。」

「不急，不急！」

「媽的，你不急閻王爺可急啊！」

「那就索性讓他多等一會吧！」

話是這樣說，也不敢拖延太久，將右腿血脈封閉住，終於把褲子勉强穿好。

接着，又開始穿上衣。

康少峯發現楊明故意在拖延時間，而且還藉此暗中運氣行功，從而更進一步認定，玉面郎君是在等幽冥教的救兵。換言之，幽冥秀士可能就在附近不遠。

鬼谷谷主母女得知楊明已穿上褲子，與女兒慧姑緩步行來。

見到半裸的楊明、小燕，左慧姑的神色還是有些尷尬，羞紅了臉。

康少峯道：「楊明，在你臨死之前，本掌門還有幾句話想問你。」

玉面郎君倒很乾脆，道：「有屁快放！」

「你那個魔鬼老子現在何處？」

「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狗東西，少耍嘴皮子，快說那個老混蛋到底躲藏在什麼地方？」

「無可奉告！」

一句「無可奉告」，令黑虎莊主趙峯大爲光火，道：「康少俠，恕趙某冒昧直言，乾脆把這個孽障給做掉算了，以免夜長夢多，節外生枝。」

玉面郎君楊明聞言大怒道：「老匹夫，就憑你這一句話，便該五馬分屍，小爺我但能死裡逃生，第一個就殺你這個糟老頭。」

趙峯本是楊明嫡嫡親親的外祖父，居然說出這種大逆不道的話來，老莊主氣得鼻歪嘴斜，吹鬍子瞪眼睛道：「小畜牲，你越說越不像話，連禽獸都不如，我老人家如不親手殺你，何顏見趙家的列祖列宗！」

盛怒之下，顧不了康少峯是否另有打算，「風雲色變」、「猛虎離山」，連攻兩掌。

別看楊明右腿已斷，行動仍頗敏捷，單脚一跳，避開來掌，反以雷霆萬鈞之勢疾迎而上。

楊明死裡求生，腦海中打定了一個惡毒的計謀，欲活捉趙莊主，然後再以外祖父的性命脅迫羣豪退兵，保全自己的殘命。

孰料，天外有天，人上有人，狡計被小峯識破，從趙峯頭頂一掠

而過，嗚！「琴音貫頂」，當頭電劈而下。

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楊明發覺大事不妙時，殘琴已至頭頂，駭異之餘，本能地忙以雙手封架。

雙手甫出，殘琴已以泰山壓頂之勢劈下，突聞楊明發出一聲厲吼，雙手被齊腕震斷，人也倒臥血泊中，痛得他滿地打滾。

鐵掌趙峯餘怒未消，怒衝衝地吼道：「該死的小畜牲，你死吧，別讓閻王等太久。」

老莊主揚掌欲發，康少峯橫身攔阻道：「前輩且慢動手。」

「少俠打算饒了他？」

「此人死有餘辜，天理難容。」

「康少俠的意思是……」

「可以把他當作餌。」

「當作餌？誘楊威上鈎？」

「正是此意！」

鬼谷谷主的看法不同：「老身以爲，與其在此苦候，不如主動出擊，萬一血女或五毒叟再橫插一手，事情會更棘手。」

康少峯振振有詞道：「這個地道佔地極廣，縱橫交錯，好似星羅棋佈，在敵暗我明的情況下深入險地，似非上策。」

神州一奇呂松林道：「首先應該弄清楚一件事，魔教匪徒是否確在地道之內？」

康少峯以堅定的氣道：「此事應無可置疑，否則，家師叔就不會繪一張秘圖留下。」

病叟龍道：「話是不錯，但有一點必須注意。」

「那一點？」

「楊威六親不認，以這小子爲餌，不一定有效。」

「這個小峯知道，以老賊的心性，不可能爲了楊明而退讓屈服，只要能把他招引到這裡來，咱們的目的就算達到了。」

武當掌門一塵道：「問題是這個惡棍會來嗎？」

「應該會來。」

「何以見得？」

「楊明會以嘯聲傳警，老賊不是來看兒子，他會來瞭解一下情況。」

至此，諸俠疑慮盡釋，同聲道：「嗯，有道理，有道理，少俠果然高明。」

鬼谷谷主道：「既然決定以楊明爲餌，就應預作部署，方可立於不敗之地。」

左慧姑補充道：「是啊，此事關係重大，一定要計劃周密才行。」

康少峯笑道：「師娘、慧姐，諸位前輩但請寬心，小峯自有妙法。」

霍地駢指如戟，連點楊明的昏、啞、痲三處大穴。

然後，將他移些玉笛金童、夏宏光所在的另一個丁字路的中央前方二三丈處，背靠着牆，端端正正的坐着，作運氣行功狀。

玉笛金童道：「小峯哥，我們藏在那裡？」

左慧姑道：「這還用問，當然是躲在楊明身後的這兩條通道上。」

康少峯道：「楊賊到此之後，必然會誤以爲楊明正在行功療傷，當然會跑過去問明狀況，不等老賊將玉面郞君的穴道解開，咱們便一湧而出，打他個措手不及。」

大家皆頷首稱善，認爲果然是一條絕妙好計，暗中佩服他機智過人，甚至有人覺得，小峯的體內確有楊威的血液在流動，敏銳慧黠之處，有過之而無不及，所差者是小峯有一顆俠義而善良的心。

退回來，站在丁字路的中央，康少峯命左慧姑、玉笛金童、鬼谷谷主、冷面人魔夏宏光躲在左首邊的地道內，病叟龍雲、神州一奇、鐵掌趙峯、武當掌門一塵等人則隱身右邊。他自己則蜷伏在楊明背後的一個天然生成的小洞內。

左慧姑首先表示反對，跑過來說道：「峯弟，這裡太危險，我不同意。」

康少峯淡淡一笑，道：「最危險的地方，可能也是最安全的所在。」

「不行，楊賊一到，你首當其衝，怎可拿自己的性命當兒戲，除非……」

「除非怎樣？」

「除非有我相陪。」

「慧姐說那裡話來，這洞太小，根本容不下兩個人。」

「最低限度也該將上面的油燈弄熄。」

「這倒是個好主意。」

當即彈身而起，將頭頂上的一盞松油燈熄掉。

這一段地道總共才兩盞燈，光線登時暗了下來。

諸俠各就各位，小峯、慧姑也返回原處，地道內馬上寂靜下來。

寂靜中，康少峯却思潮如湧，前塵往事齊又兜上心頭。

他深信，復仇的日子就在眼前，只要楊威出現，決心不計任何代價，有信心殺掉幽冥秀士，爲母親、師父、師祖以及他自己報仇。

然而，他自己能否逃過血女屠鳳、五毒叟莫倫的毒手，却毫無把握。

五毒叟盜走銀圖秘籙在前，又殺害九州羅漢在後，康少峯已將莫倫列爲下一個目標，絕對不能讓他逍遙法外。

可是，血女屠鳳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也許是因爲許心影的關係，

康少峯直覺地認爲，血女這個人似非十惡不赦之徒，當年之事可能與恩師左玄的情形相似，本無血洗武林之心，一切的不幸皆因武林中人欲爭奪寶圖而起。

更不幸的是，他是龍虎門的第三代掌門人，小峯願意放過血女，屠鳳却不肯饒他，最後免不了還是會有一場生死之搏。

這一件事他根本無法防止。

另一件事康少峯可以防止，但爲了死去的娘、外公與何公公，却必須找鬼谷谷主討回血債。

此事令小峯十分苦惱，鬼谷谷主對他不薄，呵護備至，左慧姑更是情深似海，愛意彌堅，眞不知該如何處置方可無愧於心。

正感愁眉不展，遠處乍然傳來一陣步履雜沓聲。

仔細一聽，人數不少，距離已近，羣豪磨拳擦掌，蓄勢以待。

不一時，幽冥教主楊威彷若鬼魅般出現在對面另一個丁字路口。

接着，吸血鬼王、攝魂判官、毒閻王傅平接踵而至，立在楊威左右。

身後，另外還有一羣教中高手簇擁着。

幽冥秀士目光如電，很快便發現楊明盤膝坐在五丈以外。

毒閻王傅平也注意到了，道：「教主，是明少爺，好像在運氣行功。」

楊威目注前方，一瞬不瞬，冷冷的說：「你過去看看。」

「是，教主！」

傅平諾應一聲，飛身一掠而至，趨前定目一看，不禁驚極而呼道：「教主，明少爺雙手已斷，被人點了穴道。」

「還有沒有氣？」

「有！」

「那就解開他的穴道，問問是怎麼回事？」

「是！是！」

玉面郞君是楊威的親生骨肉，聽說兒子雙手已斷，却無動於衷，依舊卓立原地未動，好像與他毫無瓜葛。

羣豪見狀，知現身的時機未到，只好等下去。

康少峯在心中自語道：「這個老傢伙眞不是東西，既冷酷，又無情，楊明的死活他一點也不關心，總得想個法子把他引過來才行。」

見毒閻王傅平已將楊明的穴道解開，忽生一計，當下屈指如鈎，對準傅平的右手腕，悄沒聲息地彈出一縷指風。

右腕猝然受襲，毒閻王驚得魄散魂飛，暴退丈五道：「有埋伏！」

楊威道：「伏兵在那裡？本教主怎麼沒看見？」

「就在明少爺附近。」

「你看見了？」

「沒有。」

「那你……」

「小弟挨了一指。」

「也許是明兒跟你開玩笑。」

「不！明少爺尚未清醒！」

昏迷中的人當然不可能出手攻擊，楊威有點沉不住氣了，神色一緊，道：「分明不見伏兵，怎會有這等怪事，本教主天天算人，難不成今天反會被人所算？」

叫足兩掌眞力，一步一步的走過來。

二鬼隨侍在側，一副如臨大敵的樣子。

前行數丈，忽又停在傅平站立之處，楊威銳利的目光落在玉面郞君的身上。

不是察看楊明的死活，而是搜視他身後是否另有埋伏？

所幸，光線太暗，角度又不對，幽冥秀士並未發現康少峯，對毒閻王傅平道：「明兒的穴道眞的已經解開了？」

「解開了。」

「那他爲何至今未醒？」

「想是傷勢過重所致。」

「再瞧瞧，順便把燈點亮。」

傅平躬身一諾而去，楊威又道：「奇怪，派在這裡把守的人怎麼一個也不見？」

攝魂判官道：「可能是被明少爺支使開了，不然他們斗膽也不敢擅離職守。」

「這小子爲何把人支開？」

「等明少爺醒後一問便知。」

「你先過去看看，把守衛找回來。」

「是！」

傅平心存顧忌，動作緩慢，攝魂判官反而搶到前面去，一霎時已至丁字路的中心附近，就看見小燕姑娘半裸着身子陳屍在斜對面，大驚失色道：「教主，白龍莊衛莊主的外孫女小燕已經死了。」

楊威錯愕一下，道：「怎麼死的？」

「看樣子可能是先姦後殺。」

「是誰幹的？」

吸血鬼王瞄了玉面郞君楊明一眼，道：「小弟會目睹明少爺押着小燕往這邊來。」

楊威聞言大怒，聲若雷鳴：「混蛋！地窖內的女人多的是，爲什麼偏要找小燕？亂來，簡直是亂來。」

吸血鬼王道：「據小弟所知，明少爺對小燕姑娘早就情有所鍾，如今又是本教的俘虜，自然想一償宿願，故而押來此地，支開守衛……」

幽冥秀士截口道：「這樣看來，已有外人侵入，憑小燕的身手傷不了那個小混蛋。」(未完•卅四)

上文提要：君不邪等四人回到閻王灘小舟上，談起司馬太白証實石獅子是假的時候，暗中跟踪而來的介子仁夫婦傷心的情狀，令他意識到玉獅子必含有重大之秘密，他日定要尋機會取回。張小燕來閻王灘報訊，白虎堂的人因抓不到君不邪，而把小燕父親抓去，君不邪憤極，準備飛刀傳柬，約鬥白虎堂……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義海搏命

獨闖分堂爲報仇　輕敵中計困銀網

屠仁手上的尖刀在滴血，耿彪的手上也有刀，刀刃也切過屠仁的肚皮，差分毫未進入屠仁的肚子裡！

那是屠仁的殺法兇狠，他出刀快，刀入敵人肚中還猛一扭！

正是這麼一扭，耿豹才無力再把刀往屠仁的肚子裡捅進去！

兩個人這是以死相拚，誰也不稍讓！

屠仁慢慢的轉過身來，月光下，眞凄慘，身上的衣衫也碎了，到底挨了幾刀？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君不邪與牛天剛、李凱，見屠仁還活着，立刻擁抱在一起，大叫大笑起來。

＊　＊　＊

「砰！」

君不邪一腳踢開于大戶那扇上了官府封條的大門，他還咒罵着：「去你娘的官府封條，盡是些貪官汚吏，專坑好人的狗腿子，白虎堂在他們眼皮下欺壓善良，他們是豬呀，他們會不知道？去他娘的，拿人家好處了！」

他邊罵，邊扶着重傷的屠仁走入于大戶的宅子裡！

「快，先把傷包紮起來，找些使用的東西，然後歇一歇，四更天咱們繞回江邊去！」

牛天剛的傷不輕，他個子大，皮粗肉厚不在乎，但血這玩意兒不能流得太多，太多了便是金剛身也會吃不消，一樣受不了！

牛天剛有些頭發昏！

李凱背上一刀也不輕，痛得他齜牙咧嘴只差未叫痛！

于大戶這兒甚麼也不缺，就是沒有找到傷藥！

君不邪以爲是他疏忽了，兄弟們在刀口子上舐血過日子，怎不多備那玩意！

不料君不邪剛把屠仁身上十幾處傷包紮一半，他的臉色一厲！

「有人來了！」

牛天剛伸手去抓刀。

李凱回頭看外面。

四個人在正廳內不出聲，沒多久，就聽有人道：「天爺，地上死了這麼多！」

另一人道：「別燃燈，月光之下仔細看，如果發現了，快快告訴我，唉，做朋友的不能叫朋友曝屍荒野吧！」

李凱已似乎聽到了。

他慢慢的往廳外走，一邊看着大門口！

忽又聽大門外的聲音道：「李凱呀，我的一家子好兄弟，你死在那兒呀，老哥哥我來爲你收屍啦！」

李凱一聽，啼笑皆非，原來是李大山暗中跟來了！

李凱在院內道：「大山兄來了？」

「哎呀，有鬼！」

門外李大山驚呼，那另一漢子過來了：「有鬼？」

李凱走出來。

「兄弟我沒死，傷得可不輕，快進來吧！」

來的正是李大山，他還帶來一個漢子！

那漢子背上背了個大包袱，手中拿的是竹杖！

李大山手中也是竹杖，他見李凱果然未死，十分高興的走入大廳上。

李大山更發現君不邪三人也好端端的，不由大笑。

「哈……果然被我猜中了！」

李凱道：「大山兄，這一仗殺得眞辛苦，咱們四個沒有一個是完整的，此刻又是傷又是餓。」

「所以我與我的兄弟暗中跟來了呀。」

李大山叫那人取下包袱，又道：「是我把你們約鬥白虎堂之事向咱們白老爺子報了告，老爺子說的對極了！

「白老爺子說，咱們不能明裡助你們，暗中幫個小忙也一樣，老爺子叫咱們快備吃的，還有最好的刀傷救命傷藥幾大包！」

他取着藥，又道：「阿凱兄弟，你忘了咱們山海幫也販賣山藥材的事呀，哈……」

李凱怎麼會忘這些？上一回他們還幫過山海幫自合肥運回過藥材。

君不邪十分高興，也不再需要他動手，李大山與另一漢子動手，爲他們把傷包紮。

李大山道：「我們在暗中發覺有三個逃出柳條溝傢伙，若非白老爺子有交代，眞想出手。」

君不邪道：「逃的那三個，我知道那是石升與程定遠，還有個叫快活刀的傢伙！」

他頓了一下，又道：「再一次放過石升，我要他回去告訴王偉山，我們對於玉獅子的事，如果我剛才質問石升，那眞的玉獅子放在甚麼地方，只怕石升也並不知道，因此，我故意不動聲色，這樣叫王偉山以爲他的詭計得逞。」

牛天剛直點頭道：「娘的，我就是想不出這一段，阿邪，你這個頭兒當的不寃！」

君不邪又道：「王偉山必然在等着司馬太白的出現，而他便在司馬太白出現的時候，再取出眞玉獅子，那時候，司馬前輩只有聽命於他了！」

李凱道：「我就想不通，王偉山以玉獅子逼使司馬前輩爲他辦三件大事，到底是怎麼樣的三件大事？」

君不邪道：「我認爲三件中必有一件可以斷言！」

大伙齊問：「甚麼大事？」

君不邪道：「等到司馬前輩辦完兩件大事以後，第三件大事就是要司馬前輩自絕於面前，這一招夠狠吧？」

大伙一聽，齊吃一驚，天下還有這種荒誕之事呀！

其實，天下天天有荒誕之事在發生！

＊　＊　＊

李大山與他的同件，再一次把牛天剛幾人的傷塗藥包紮，君不邪四人也吃過李大山送來的食物，四個人便也舒坦多了。

李凱對李大山二人道：「好兄弟，你二人眞是咱們的及時雨，回去吧，把傷藥留下來，咱們隨時用得着，趁天黑，快回浦口去！」

君不邪道：「上覆白雲山老爺子，咱們謝他的關懷了，同時還有件事情拜託！」

李大山道：「別言謝，言謝就見外了，你還有甚麼話，盡管吩咐！」

君不邪道：「傳話給浦口的白虎分堂，如果不把張班主立刻釋放，咱們就不定時的去砍人，看誰狠過誰！」

李大山道：「簡單了，放心吧！」

他說完又道：「我看你們都有傷，而且傷得不輕，還是盡快離開的好！」

另一漢子道：「大山哥，咱們各背一人，送他們一程，四更天再分手。」

李大山點頭，道：「永山哥，你背哪一個？」

另一漢子叫劉永山，山海幫一共有兩個名字，山字輩與海字輩，山字輩是長。

劉永山指指牛天剛，道：「我不背大個子，我背這位傷最重的！」

那是屠仁，屠仁也點頭謝了。

李大山背了李凱，因爲牛天剛他也背不動。

牛天剛由君不邪扶着，君不邪對李大山二人道：「咱們來時把小舟藏在近江邊的蘆葦中，只不過數里也不太遠，走山道過條小河就到。」

李大山與劉永山立刻背了受傷的屠仁與李凱，匆匆的走入黑暗中了。

一時間，柳條溝又陷入一片恐怖的愁雲慘霧中了。

由於四人受了傷，走走停停走了一個更次，君不邪指着遠處，對李大山與劉永山二人道：「快到了，就不再勞駕二位了，眞是咱們

好兄弟，回去上覆白老爺子，說咱兄弟們心存感激了。」

一笑，李大山拍拍李凱道：「好好保養身子，保養好了再出招。」

「哈……」

李凱笑得一皺眉，因爲身上刀傷痛得他全身不自在。

四個人中，也只有君不邪只在手背上被刀切了個小小的刀口，牛天剛三人就不一樣了，全都變了樣走了形象。

四個人辛苦地回到那片蘆葦中，已是四更將盡了。

哥兒四個吃力的上了小舟，那屠仁與李凱坐在一起，小舟用繩子拴一起，這划船的工作就由君不邪一人擔綱了，只不過李大山送來的刀傷藥眞管用，傷口塗了藥以後，人就想睡覺。

沒多久，小舟上的人已睡了三個，這光景令君不邪十分滿意，能睡，就表示傷藥很靈。

兩條小舟拴在一起，君不邪把小舟划入那大片煙雨浩渺的閻王灘時候，他心中有着無奈，想着遠處的閻王坡，也想着屈死的常在山，他有着忿怒與無奈。

君不邪把小舟又拴在樹根上，他取了毛毯把牛天剛三人幪頭蓋上。

閻王灘已是灰濛濛中透進了陽光。

累了，君不邪眞的累了。

人嘛，一夜之間，先是拚殺，再是划舟，便是金剛也會生銹。

君不邪也取了毛毯將自己裹起來，一時之間，他並沒睡着。

他在想着張小燕，想着張班主是否會被程定遠放回南京城，如果姓程的不放人，下一步他怎麼幹？

君不邪更想到菜園張。

一想到張川，君不邪便會有淚出現。

張川只不過是種菜的，張川沒有殺人，爲什麼官府拿張川開刀？官家也寃枉了常在山，常在山沒去過柳條溝，他找誰便惹誰了。

這些都是令君不邪痛心的事，便也恨透了這些打着官家旗號與黑道掛鈎的狗腿子。

君不邪以爲，這些傢伙比黑道還黑十分，黑道還維持個義字，這些狗腿子只求利。

君不邪越想越氣，越想越火大，他忍不住的低吼一聲，「他娘的！」

他雖然駡出聲，身邊的牛天剛三人却睡得濃，一時之間，閻王灘裡除了野鳥尖叫聲以外，一切又恢復了往日的平靜。

* * *

也不知過了多久，閻王灘發出呼啦呼啦聲，一陣陣狂風吹過來，小舟搖晃得眞厲害。

小舟沒把舟上面的人搖醒，只因爲小舟上的人正睡得好，再加上這麼一搖，人們像坐搖籃，更加舒服了。

這時候，誰還管他今天是初一還是十五呀，誰還去關心外面什麼景緻呀，除非是天塌了。

天當然沒有塌，人却瘋了。

人如果不發瘋，又爲什麼亂殺人？

人爲什麼會發瘋，那當然有原因，人是不會無緣無故的發瘋。

當然，君不邪更不會發了瘋去殺人。

君不邪的出刀，也是被逼的。

人如果被逼得非出刀不行，這就是無奈。

現在，遠處又傳來尖叫聲。

那聲音已叫了很久，也許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吧，幪頭大睡中的君不邪醒過來了。

他們一共睡了多久，如果告訴他們，這是第二天正午時光了，君不邪必不相信。

只有他睡飽了的雙目一睜，才知道是睡了太久時光。

「聽，是阿燕又來了。」

李凱也醒了。

想不到睡還會擋飢餓，但醒了以後就覺得餓壞了。

李凱晃晃身子，道：「阿邪，是阿燕來了，快去！」

君不邪哈哈一笑，道：「我的阿燕必是趕來謝我了，哈哈哈！」

李凱道：「姓程的非得把張班主放了不可，他不放，我宰人。」

他解了小舟，又道：「餓了快吃東西，我去接阿燕。」

李凱取了東西，牛天剛與屠仁也醒了。

牛天剛醒來就叫餓，取來吃的大口塞。

君不邪已划小舟往閻王灘外漂着。

屠仁道：「咱們如今很淒慘，別叫阿燕來，她更爲我們擔心事。」

笑笑，君不邪道：「如果阿燕要來，她高興，我當然不會拒絕，哈哈！」

他太興奮了，把張班主救回，這是一件令他愉快的大事，君不邪難掩心中喜悅，划得也更有力了。

* * *

「阿邪兄！阿邪兄！」

這叫聲帶着哭腔，君不邪笑，他心中在想：「聽聽，阿燕高興得都哭了，哈！」

遠處岸邊上，果然是他的張小燕來。

岸上的張小燕，發覺蘆葦在波動，她跳起來看過去，口中叫得更大聲。

君不邪回應的是哈哈大笑。

「哈，阿燕，我來了。」

君不邪划得更有力，有勁，於是……

於是小舟抵到岸邊上了。

君不邪棄舟躍上岸，張小燕就如同她在繩上騰躍般的投入君不邪的懷中了。

張小燕忽的大哭起來。

君不邪笑着爲張小燕抹去淚水，道：「妳呀，怎麼高興得哭了，應該笑才是。」

「嗚……」

張小燕哭聲更大，她哭得全身發抖。

這光景令君不邪吃一驚。

「怎麼了，難道……」

張小燕用力忍住痛苦，她抽噎不已，而無法說話。

君不邪拍拍阿燕，道：「是太激動了？我……」

他指着江對岸，又道：「就在柳條溝，我兄弟四人痛宰白虎堂的人，過癮，哈！」

張小燕不笑，她反而又哭了。

君不邪道：「妳是怎麼了，張班主不是已經被放回去了嗎？」

張小燕又哭了，而且是傷心欲絕的大哭。

她哭得君不邪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

* * *

「繩上飛燕」張小燕見了君不邪，立刻投入君不邪懷中痛哭流涕，泣不成聲。

君不邪原以爲救回她爹張班主，必是她喜極而泣，正感不太對勁的時候，張小燕忽然抹去一把熱淚，道：「阿邪哥，他們殺了我爹……嗚……」

君不邪幾乎以爲在做夢。

「妳……妳說什麼？」

張小燕道：「前天夜裡，也就是你們同白虎堂拚殺的第二天晚上，他們把我爹殺了。」

君不邪楞然間，張小燕又道：「自從我爹被他們抓去以後，我的三位師兄就在暗中打探，前夜二更天，他們抬了個蔴袋到江邊，他們把蔴袋抛入江中以後，我二師兄看到了，急忙自江中打撈出來，打開蔴袋，才知道他們把我爹害死了。」

張小燕說完又哭，君不邪發怔的緊閉嘴巴。

突然間，厲聲大吼：「我要殺光你們這批狗東西，姓程的，你一家大小都得完。」

君不邪快要瘋了。

張小燕急忙搖着他身子，道：「阿邪哥！」

君不邪用力的冷靜下來了。

他張臂用力抱住張小燕，道：「大妹子，是我不好，我沒有幫妳救出妳爹，反而害了妳爹，我該死！」

張小燕道：「白虎堂的凶殘，南京城沒人敢惹他們，我們更是不敢惹，可是，他們爲什麼要殺我爹？」

君不邪道：「大妹子，上天早有公道，端的人們怎麼去實踐，上天如果沒公道，天理循環就沒有了。」

他用力摟緊她，又道：「大妹子，他們有不怕死的人，我君不邪有不生銹的刀，大家卯上幹，早晚殺出個公道來。」

張小燕道：「我並不希望你再爲我出刀，可是，我三個師兄無能。」

君不邪道：「別說這些，快回去吧，這件事我已接下了，你等我的消息。」

張小燕黯然悲泣，又依依不捨的走了。

君不邪直到看不見張小燕的背影，才忍不住的發一聲怒吼再一聲駡。

「嗨！娘的老皮喲！」

他連蹦帶跳的上了小舟，君不邪不回閻王灘了。

這時候他若回閻王灘，又令李凱幾人乾着急。

李凱幾人身上的傷不輕，少說也得養個五七天。

那麼，這件事只有他去辦一辦了。

其實這件事原是應該他辦的，一個人來辦這事，反倒是俐落多了。

君不邪蕩着小舟慢慢的往江對岸划去，就快到達對岸了，忽的有一條小船過來了。

君不邪並不在意，因爲這時候江中大小船有許多往來穿梭着。

不料這條小船却對準他的小舟頂過來了。

君不邪吃一驚，忙着看過去，這一看不由他不帶着氣惱地道：「是你二老呀，怎麼撞我的船？」

小船上的人不是別人，乃「江南雙魔」是也。

也即是「江上飛鷹」介子仁，他指着君不邪叱道：「王八小子，你不去辦正經事情，又跑到浦口來惹是非呀！」

介老太也叱叱：「年輕人火氣旺，打打殺殺眞混帳，放着一樁正經事拖拖拉拉不去幹。」

君不邪道：「什麼才是正經事，什麼又是不能幹的事，我說二位老人家，玉獅子並非我唯一要幹的。」

介子仁叱道：「好小子，你這話如果被邪神聽到，不被你氣死才怪，他把功夫教了你，爲的就是玉獅子，否則，憑你們幾個小潑皮，

白虎堂只要殺手出動，就叫你們吃不消兜着走。」

君不邪道：「二位老人家，我女友的爹被他們殺了，我不該管嗎？我的摯友被官家殺死了，你們也要我當縮頭烏龜？我操，寧死不當老王八。」

介子仁道：「小子啊，我便告訴你吧，王偉山把他的拜把子兄弟『江上漁隱』請出山來了，那老兒不好惹，他的心眼也多，你必吃虧上當。」

君不邪道：「也得見過眞章才知道。」

介子仁搖搖頭，道：「眞是初生之犢，不知天高地厚。」

介老太道：「老夫子，這小子三槍扎不透，是個楞頭青呀！」

她老人家眨着兩隻發花老眼，又道：「不如把實情告訴他，也好叫他有個準備。」

君不邪道：「什麼準備？」

介子仁道：「小子啊，你是我二老心中的希望，也是我二老心中的太陽，你死了，誰去奪回玉獅子？」

君不邪吼道：「你們爲什麼不去奪玉獅子？」

介子仁頓足道：「要是我們能出手，二十年前就下手了，還等到今天吶，我的乖乖兒！」

他頓了一下，又道：「小子，我告訴你，如今那個『江上漁隱』段昌洪已進入白虎堂浦口分堂，正等你前去上當吶！」

君不邪道：「姓段的武功比之二位老人家又如何？」

介子仁道：「我乃『江上飛鷹』，他是『江上漁隱』，還好老夫不是『江上漁鷹』，否則他豈不正是我的尅星？」

他笑笑，又道：「只不過這老兒的兵器很特別，你可得多加小心。」

君不邪道：「什麼樣的怪兵器？」

介子仁道：「那是一具漁網，爲天蠶絲織成，那網不是背在他身上，更非掛在他腰帶上，而是藏在他的右袖子中。」

一邊的介老太道：「不對，不對，是在左邊袖管內，你老糊塗，記錯了。」

介子仁大聲道：「你才記錯了，是右袖之內，左袖之內藏的是刀。」

這二老爲此吵起來，君不邪道：「不就是一具網嗎？我注意就是了。」

介子仁道：「好小子，你倒說得輕鬆，老實說，便是那司馬太白，在面對這段昌洪的時候，也要時時眼不離姓段的雙袖，你小子又算老幾呀！」

君不邪聽得一瞪眼，道：「果眞如此，我便要更加小心這老兒了。」

介老太道：「小心無大錯，不過最好別去吧！」

君不邪的人已跳上岸了。

到了這時候，他當然是不回頭。

想到張小燕這位大妹子一副傷心模樣，君不邪咬牙切齒的走地有聲。

介子仁嘆口氣，道：「老太婆，妳看看，這小子一副不要命的樣子，便是用繩子拴也拴不住了。」

介老太道：「咱們只關心玉獅子，想管這娃兒，便是司馬老兒趕來，他也不見得會聽。」

那小船移動了。

小船往浦口渡口移去，看不出這二老有什麼企圖。

* * *

君不邪找了一家小酒館，他叫了四兩二鍋頭，切了個小拼盤，新鮮的江蝦蒸得好，他也要了一盤，現成的鎭江醋，他剝着蒸蝦蘸着醋，一個人低頭吃起來。

君不邪不打算去找人幫忙，他的主意早就打定好了。

如果他找人幫忙，也只有山海幫可找，但那是他絕不願意的。

君不邪下了個可怕的決定，他也以爲這一決定原不應是他要幹的。

他的決定就是血洗浦口白虎分堂。

他也不會放過程定遠一家。

江湖上有時候也需要「狠」字來匡扶正義，雖然那是不容於法理，但當對方也不容法理的時候，便也只有狠了！

君不邪的四兩酒喝完了，他全身悶熱，匆匆的吃完桌上的一盤蒸蝦便站起來了。

爲了清醒一下頭腦，他抓起桌上那碗鎭江老醋，呱嘟就是三大口，看得伙計一瞪眼：「喲，你兄弟不吃虧嘛，吃完了還把配料醋喝光。」

這伙計把君不邪當成混蛋小子了。

君不邪却淡淡的道：「算帳！」

那伙計早算好了。

「一兩八錢銀子。」

「彭」的一聲，一錠銀子擱在桌子上，君不邪道：「不用再找了，多的送你。」

他抓起那醋又喝了一口，伙計楞了。

「嗨，少爺，你若喜歡醋，我送你一罈子。」

君不邪已走出小館門外了。

那伙計掂着銀子，喃喃道：「娘的，我怎麼看走眼了，這可是五

兩銀子呀！」

* * *

君不邪並非嗜殺，他也是被逼得非動刀不可。

君不邪也非笨蛋，他明白今夜這一場拚殺，個人生死難卜，只有看造化了。

他更明白一件事，那就是他絕不能等屠仁三個好兄弟傷好了，大家合力來報仇，因爲他不能等下去。

現在，他又徘徊在白虎堂附近的街角上，大約是晚飯剛過，有四個尼姑又開始誦經了。

君不邪左右視察着，他發覺有不少黑衣漢子分別把守着三面通道，大門下更是八名大漢提刀緊守着，想順利的走進去，怕是不太容易。

君不邪要殺進去，只是他的目的是程定遠，如果同這些黑衣漢子們幹起來，程定遠必然躲起來。

心念間，君不邪轉到後街，他翻牆潛入後大院。

這時候從前面傳來唱經擊鉢聲，好像有半里那麼遠。

從邊廊上往前走，忽聽附近有人道：「高粱換成女兒紅，快去地窖取出來。」

隨之有個漢子匆匆的奔到後院，這人也許很急，從君不邪身邊走過，也不看君不邪一眼，口中嘟嚷着：「這老傢伙難侍候，挑吃挑喝的眞煩人。」

君不邪心中想：「難道這人就是『江上漁隱』段昌洪？還眞巧了。」

他慢慢的低頭往前走，如是平日，這裡人多，如今不一樣了，白虎分堂死了不少人，江對岸的總堂尚未把人調來此地。

君不邪太走運了，也許太走運就是要倒楣。

這話什麼意思？這話只有動刀的人才明白。

就在離這廊沿有七八丈遠處，忽見對面大窗下人影閃晃，有個漢子端着菜盤出來了。

這漢子匆匆往後院走，屋子裡傳來呵呵笑。

笑聲帶着瘖啞，聽得人以爲鴨子叫。

「二位，安心啦，你二人分別躺在大床上，老夫守在二人身邊，咱們是張開了網等魚兒來，老夫不信他不來！」

立刻傳來程定遠的聲音，道：「段老，什麼指望也別提了，如今便是二當家也在我這兒養傷，總堂那面就快有人來了。」

那老人笑笑，道：「來不來人都一樣，豎橫老夫出手不需人幫忙，唯一擔心的是這小子不來。」

屋內又有了石升的聲音，道：「這小子不知跟什麼人學了這套刀法，老子幾次栽在他手上。」

程定遠道：「二當家的，咱們總瓢把子也栽在這小狗操的手中，可見他的刀法多厲害了。」

那老者見有酒送進來，聳動鼻子哈哈笑，道：「果然是女兒紅，哈哈哈！」

那老者果然就是段昌洪。

姓段的雙手捧着一罈女兒紅，送到鼻子先聞聞，却不料又進來一個漢子捧着一盤熱騰騰的燜江魚，但漢子快到屋內桌邊時候，忽的拋去手上滾燙的燜江魚，反手出刀，狠狠的劈向床上的程定遠。

事出突然，程定遠連呼叫也不曾有一聲，一顆人頭已被砍下來，那屍體還在床上直顫抖。

另一床上的石升大吼：「抓住他！」

那漢子往石升殺去，身後響起「嘩啦」聲。

那漢子不是別人，他正是前來找機會下手的君不邪。

君不邪也不回頭看，出腿便把一張櫈子踢飛起來，櫈子直往他身後飛，飛入一片光影中。

那是老者段昌洪抖出的天蠶絲網罩來。

君不邪的櫈子飛入網中，他的人已撲向石升。

石升重傷在床吃一驚，就在床上猛翻滾，石升已滾到地面上去了。

君不邪仍不放過石升，只是他忽略了身後老者更厲害。

段昌洪厲叱：「接招！」

眞叫老奸巨滑，他網着櫈子砸向君不邪。

君不邪剛回頭，面前忽的一暗，櫈子砸得他全身不自在，頭上也發出嗡嗡響。

君不邪頭上流血了。

段昌洪哈哈笑：「小子，我看你往哪兒逃！」

只這個逃字提醒了君不邪，他舞刀使出羅漢腿，只盤腿間，閃過老者一把抓，他穿門而出。

老者笑得更厲害，他也如影隨形的追出來了。

君不邪挨了一記重的，幾乎把他打昏過去。

此刻，他是一心要逃走了。

不料老者果然了得，幽靈也似的攔住君不邪的去路。

君不邪急了，忽的暴吼如虎：「劈天門！」

一片極光爆發出來，那老者段昌洪倒閃四尺半，他怒瞪雙目道：「好小子，邪神是你什麼人？他如今在什麼地方，他是你師父？你……」

不容分說，段昌洪一口氣問了一連串問題。

君不邪怒道：「別問了，本少爺一樣也不會告訴你。」

段昌洪冷笑了。

「娘的，你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不到黃河不死心，好，看我先拿下你！」

他雙手猛一抖，網中的欖子甩出外，那網眞妙，忽又彈入他的袖中了。

君不邪看得一瞪眼，他知道此老輕功也了得，心中發狠，立刻施展出羅漢腿法揮刀再殺。

他不吼叫，但刀法却是那一招血泣令。

果然，段昌洪不攖正鋒而閃跳在刀芒之外。

段昌洪還嘿嘿冷笑，道：「司馬老邪還把他的絕殺敎了你，他這是找替身了。」

君不邪一招九式用完，立刻換回另一式也是九刀出手。

段昌洪總是不正面撲擊，但就在君不邪覷個準頭對準段昌洪當頭砍下的刹那間，段昌洪的袖中「嘩」的一聲，網出如一朵白雲，罩向君不邪。

君不邪早已有備，他一聲尖叱，拔身後上方，手中單刀下撥，那銀網在他的足下閃過。

君不邪心中高興，他要落地便奔殺，叫這老怪沒有機會再收網撤網。

然而，君不邪眞的上當了。

當他在半空中力道用盡，無法換式的時候，那段昌洪忽的猛抖左袖，大袖中又是一具銀網出現。

這老兒原來左右雙袖中均纏有銀網，只不過段昌洪很少用兩具網，每次戰役，他只一具就馬到功成。

不過今日不同，君不邪的武功來自邪神傳授，他非用點詭計不可。

段昌洪的第二具銀網幾乎貼着第一具銀網上方半寸射出，快到君不邪身前兩尺地方才被他抖開來。

君不邪大吃一驚，反手揮刀已在網內了。

但覺四肢一緊，再也使不出力道來了。

段昌洪哈哈大笑，雙臂猛甩，地上發出「咚咚」兩聲，君不邪不動了。

他知道掙扎無用，只因爲站不直身子。

段昌洪笑道：「抓到了，抓到了！」

立刻奔上十幾個怒漢，他們舉刀要來一個亂刀碎屍。

段昌洪大吼一聲：「退下！」

十幾個怒漢齊忿怒，有個漢子是把頭，他指着地上的君不邪對段昌洪道：「段老爺子，這個小王八蛋，曾殺了我們兄弟多人，總堂那面也交代，死活不論，務必找機會殺了，你老已立大功，人就交我們處理！」

段昌洪叱道：「殺了他，只是小事一樁，這小子知道當年那個老邪的下落，你們不分青紅皂白的不問問就殺了他，我那王老弟要是追查下來，非砍你們不可！」

那把頭狂怒道：「聽說這小子重傷咱們總堂主一目！」

段昌洪道：「那就更不能殺他，交由我那王老弟去親自處理，怎麼個殺法，由他決定！」

幾個人齊發火，有個漢子抗聲道：「老爺子，咱們浦口分堂兄弟死了一大半，便是堂主也被這小子砍了，你老這麼一來，兄弟們心中難過！」

那把頭道：「老爺子，不如由咱們大伙，每人在這小子身上切下二兩肉，不死不活的你帶他過江去！」

段昌洪叱道：「你們在場的有十幾二十個，每人二兩肉，我帶到虎丘山莊變成血屍了。」

他猛搖手，又道：「不可以，絕不可以！」

那把頭道：「這也不行，那也不行，老爺子，咱們大伙這口怒氣……」

他忽的一咬牙，又道：「老爺子，你開恩，不如由兄弟們每人在這小子身上抽十皮鞭，你老總不會再拒絕吧？」

想了一下，段昌洪道：「這倒使得，可是每人只抽十皮鞭，多一鞭也不行。」

果然，有人在廂屋中取來三條馬皮鞭，已由那把頭接過一根在手上猛抖，抖得「叭叭叭」的連聲響。

這把頭對網中的君不邪冷冷道：「個小王八操的狗東西，你也有今天呀！」

「叭叭叭」連聲皮鞭響不停，十鞭抽在君不邪身上，只不過君不邪不但不哀號，反而笑。

哀號也是一種表情，笑也是一種表情，但君不邪也有一股子狠勁，他笑。

君不邪笑得人們不愉快，於是，另一個大漢接手了，這大漢眞缺德，他把皮鞭先沾水。

皮鞭沾過水以後，韌性變硬性，打在人的身上不但更疼，而且能帶起血肉飛濺。

這小子打了十皮鞭，君不邪已笑不出來。

君不邪覺得皮肉裡面好像有針在裡面來回的穿梭，令他咬牙在抵擋。

於是又是第三個漢子用皮鞭抽打。

打到第七個漢子的時候，段昌洪大吼一聲：「喂，你們等一等！」

他走近君不邪，伸手在君不邪的鼻端探了一下，半晌，他道：「沒死，還可以再打三個人。」

他此言一出，十幾個漢子奔上前。「我打！」

「不，我來打，少堂主死得慘呀！」

果然，這漢手提了皮鞭發了狠，雙手揮鞭打下去。

用皮鞭還有用雙手的，可見這人也夠狠。

夠狠加上恨透，君不邪果然被他打得昏死又活過來，稍動一下也不行了。

段昌洪大叫：「夠了，夠了，你們這批王八蛋，別盡打別人，小心別人會打你們。」

段老頭一語提醒這些人，每個人聽得面面相覷。

因爲他們知道，君不邪尚有三個不要命的好兄弟，那如同親兄弟一般的三個潑皮，任何一人他們也難招架。

沒有人再要抽打了。

段昌洪命人找繩子來把君不邪四馬倒鑽蹄的拴了個似元寶又似五月粽，重重的摔在地上。

就在這時候，忽的奔來一個漢子，指着房內大叫：「不好了！」

段昌洪怒叱：「別他娘的雞毛子喊叫，窮嚷個什麼勁呀？快說，什麼不得了！」

那人氣急敗壞的道：「二當家的摔在床後不動了。」

段昌洪一聽發了急，一個箭步衝到大房中。

他心想：難怪外面打得緊，不聽石升開口講。

原來這「魔刀」石升在君不邪衝入房中砍死程定遠的時候，拚命的往大床後翻滾。

石升用力過猛，比之有人推他下床還重幾分，他又在柳條溝受了傷，怎好經過這一摔。

石升摔岔了氣，昏死過去了。

此刻，段昌洪奔進來，他老有經驗，查看一遍，便立刻行功爲石升運氣。

那位把頭開口了。

「老爺子，你行功要多久？」

「半個時辰。」

「完蛋了！」

段昌洪叱道：「放屁，老夫功夫夠，半個時辰足以令石二當家的醒過來。」

那把頭道：「老爺子，你把我的意思弄擰了！」

段昌洪道：「怎麼說？」

那把頭指着昏死在院中的君不邪，道：「是那小子呀，老爺子！」

「那小子已綑了，他能造反？」

「他是造不了反，可是那小子還有三個分不開拆不散的三個好兄弟，萬一那三個找上來，老爺子呀，咱們再多的人也擋不住。」

「還有三個呀！」

「也是不要命的三個玩刀的。」

他頓了一下，又道：「三個之中還有一人是神偸，那小子如果想切一個人的頭，這個人第二天就少個吃飯傢伙，你老……」

段昌洪一聽，思忖一下，道：「你們派十個人前後左右把守着，另派三個人，把這小子打包裝蔴袋，連夜送過江去，交給總堂你們的瓢把子我的好兄弟，就說是我抓到的，快去！」

那把頭點點頭，立刻把人馬分開來。

這間房子分前後，前後各派五個人，另外五人去巡邏，再派五人當支援。

把頭挑了兩個人，果然把君不邪裝入袋中了。

把頭親自送，這是表功的機會。

天蒼蒼，夜茫茫，坑人正是好時光。

那把頭率領兩人從側門走出去，蔴袋由兩人抬。

其實住在這一帶的人，都是心中明白，只要夜裡有人抬了蔴袋自白虎堂分堂側門溜出外，準定是有人被害了！

附近的人不能說，也不敢多口。

不多口當然是怕惹禍上身，只不過堵不了人們在心中罵，罵這批狗東西早晚不得好死。

人們心裡罵，那比口中罵出聲還能動天地，那扛人的人以爲別人不敢說，其實人人心中罵，罵他們絕子絕孫，不得好死。

君不邪被這三人抬到江邊上，分堂有船沒有人，因爲有人被殺，有人還在分堂堂口做事。

於是，有條小船過來了。

「船家，把船靠過來。」

「二更天了，不好過江呀！」

「快過來，咱們有要事。」

那小船過來了，這位把頭見是一對老夫妻，命兩個漢子把蔴袋擱在小船上。

三個漢子上了船，三人圍緊了君不邪。

那小船搖向江對岸，走了一半在江心，船尾的老太婆開口了。

「這年頭，有勇無謀是莽張飛，有謀無勇是混蛋，你看看，好端端的人不做，偏去挨皮鞭。」

她此言一出，那把頭三人一瞪眼。

把頭忿怒一瞪眼：「老太婆，你說甚麼？」

老太婆吃吃笑，滿嘴不見一顆牙，道：「我笑你們都是王八蛋。」

「忽」的拔刀而起，把頭往老太太逼去。

老太太看也未看的，又笑道：「我是閻王一把手叫我來抓你走。」

「咻」，把頭當頭一刀砍去。

老太太忽的斜肩甩，反手扣緊了這位把頭的右腕門！老太太眞夠狠，她的手勁用力扭，那把頭發出一聲尖嗥：「噢！」

「卡」！一條筋骨扭斷了，痛得把頭昏死在小船上。

兩個漢子吃一驚，正要撲過來，老太太猛一起，大吼一聲：「滾！」

兩個人不殺了，分別自兩邊往江中跳去。

右邊的人尚未入水呐，半空中一團灰影閃掠，就聽「噗吒」一聲，那人入水便死了。

只見半空中那灰影點水再起，一頭扎入江水中……

老太婆可火了。

「個老不死的，還是同當年一樣，趕盡殺絕！」

不旋踵間，那團灰影濕叭叭的又回到船上。

灰影不是別人，乃「江上飛鷹」介子仁是也。

原來這小船上的二老，正是那「江南雙魔」。

介子仁回到船上大喘氣，他怒指老婆發脾氣。

「你是個老糊塗，老混蛋，我罵了你一輩子，你還打算叫我罵到你下輩子呀！」

介老太道：「我又怎麼了？」

介子仁指着水中，「你放走他二人，這以後我二老要不要守在這南京江面上呀，豬呀！」

介老太吃吃一笑，她忽的一掌拍在那把頭的頂門上，道：「你也死吧！」

「吭吒」一聲，那把頭死得還眞叫寃。

介老太把把頭投入江水中，急忙爲君不邪把繩子解。

君不邪早就醒來了。

「謝……謝……」

君不邪自蔴袋中被拖拉出來。

介子仁走上前，道：「小子，這一回你沒話說了吧！」

君不邪道：「我欠兩位老人家一條命。」

介子仁撫掌笑道：「哎，這就對了，哈……」

他笑得十分得意，又道：「有一天，我老人家落了難，我叫你替我死，你……」

君不邪道：「我不會遲疑。」

「太好了，哈……我老人家有兩條命了。」

他發覺君不邪一身是傷，衣破肉綻，但老人家皺眉了。

「我的乖乖，骨雖未傷，肉已爛，慘呀！」

介老太忙取出刀傷藥爲君不邪把傷處塗着，她還問君不邪，「還能動嗎？」

君不邪道：「我缺少一把刀！」

介老太吃吃笑，道：「不痛了？」

君不邪道：「心痛會傷人。」

介子仁低頭在矮艙中取出一把刀，刀鞘上面還有個紅寶石，看上去宛似個眼睛。

「吶，拿去，這可是一把寶刀，名曰『火眼』——又名『火焰』！」

介老太道：「老頭子，五千兩銀子你不賣，却送給了這潑皮，你……」

介子仁叱道：「你少放老屁，寶刀贈勇士，有一天咱們自由了，又能回咱們那個神仙也吃醋的老地方，死在快樂谷，那比五萬兩銀子也划得來。」

介老太哈哈笑，道：「老頭子，你處處比我强，壓了我一輩子也認了，你說怎麼樣就怎樣！」

介子仁對君不邪道：「小子，把這火眼刀帶身上，配合你的乾坤刀法，你可以在江湖上橫着肩膀走，吃香喝辣，穿金戴銀笑哈哈。」

君不邪接過寶刀，道：「一尺半長，嫌短了些。」

介子仁道：「小子，沒聽人說，兵刃是一寸短一寸險，金鋼鑽最小最値錢。」

君不邪道：「介老，在下這就收下了。」

介子仁道：「休忘了你欠我一條命。」

君不邪道：「當然，當然！」

小船就快靠岸了。

「小子，你打算去甚麼地方養傷？」

介老太也問：「還有，怎不見你那三個拚命三郎，他們人呢？」

君不邪道：「介老，他們三人也在養傷。」

他頓了一下，又道：「就麻煩二位，送我去個地方，我住在那裡把傷養。」

他指指南京，又道：「從邑江門進城，我自己就會走去了。」

介子仁道：「南京城前幾天很緊張，我想必是在抓你們幾個人，你敢進城門？」

君不邪道：「介老，咱們扮成一家人，把我當成你兒子，你背我進城，城門口你二老要哭出聲，說我快死了，趕緊進城找大夫。」

介子仁哈哈笑，道：「臨老有個兒子，眞好。」

他頓了一下，又道：「小子，你叫我一聲爹我聽聽。」

君不邪忍痛開口：「爹！」

「哈！」

介子仁笑得閤不攏嘴巴，那介老太指着自己鼻尖，道：「還有我呀，兒子。」

君不邪道：「叫你……娘！」

介老太道：「把『叫你』二字除掉！」

君不邪嘆口氣，道：「娘。」

介老太哈哈狂笑了。

介子仁道：「行，我老背你進城去。」

很快的，小舟停在岸邊了。

介老太先扶着君不邪上了岸，介子仁把小船拴在岸邊石頭上，匆匆的過來了。

「兒子呀，你過來，老子背你進城去。」

君不邪爬在介子仁的背上，別看介子仁年過花甲，背個人像是沒事人一般，往邑江門走去。

三人就快走到邑江門了，介老太開始哭起來。

她沒有眼淚沒關係，吐口口沫抹在兩眼眶。

已經是三更天了，邑江門的城門關了一大半，四個守城的兵士在把守。

介子仁背着君不邪走到門下，介老太便哭聲更大。

「幹甚麼的？」

「軍爺，行個方便，我兒子遇上四個玩刀的潑皮，被他們一頓毒打，打得死去活來，要不是我二老跪地求饒，我兒子的命早不保了。」

介老太接道：「我兒子被打得不成人形了呀，吸！」

有個軍士道：「四條甚麼樣的傢伙？」

介子仁道：「一個高，一個矮，兩個是中等身材。」

那軍士聲一厲，「他們去哪兒了？」

介子仁道：「他們過江去浦口殺人了呀！」

那軍士咬牙道：「他娘的，原來他四個死囚去浦口殺人呐！」

他對另外三人道：「放他們進城，我去通報佟捕頭，他們有消息了。」

城門拉開，放進介子仁三個。

只見那軍士果然往大街上奔去了。

* * *

就在一處轉角地方，君不邪開口了。

「前輩，可以把我放下來了。」

介子仁大怒，叱道：「你小子叫我甚麼？」

「我尊你一聲老前輩呀！」

「可惡，剛才你叫我爹，走了幾步又變了。」

他有些忿忿的道：「你們這些年輕人，就算是這些虧也不幹呐！」

君不邪道：「我不能老是叫你爹吧！」

介子仁嘆口氣，他對老太太道：「都是你啦，年輕時候你不生幾個，江湖上不是東來就是西去，忘了爲我生孩子，如今你看看，求求人叫一聲爹也不容易。」

君不邪道：「收兒子有的是，收我這麼個不知死期何日到的人，你二老會傷心的。」

介子仁道：「小子，你這就走了？」

君不邪道：「我必須快走。」

介子仁道：「臨走再叫我一聲爹，行不行？」

介老太太道：「叫吧，叫吧，你小子不會吃虧的！」

君不邪道：「叫就叫吧，我說爹、娘，二位可以回去了吧！」

「哎……哈……」

「嘻……」

這二老愉快的走了，走得還眞輕鬆。

君不邪想哭，這時候如果他不是急於找地方養傷要緊，他眞會操刀找人拚命。

* * *

邑江門內往左彎，不遠處有個小小三合院，那地方原本他常來，但自從上次離開後，他已經有一個多月未再前來了。

不是他不來，他不能來。

君不邪也明白，小桃紅一直想他當她的乾兒子。

小桃紅甚至還答應把她收養的兩個姑娘中最美的蘭兒許給君不邪。

只不過君不邪便想成個家，那也得把他應該辦的事辦妥當以後再說。

實際上那是個奢想而又遙不可及的日子。

現在，君不邪已站在小院大門下。

他伸手三次，才下決心去叩門。

如果他不受傷，此刻他早越牆過去了。

「彭彭彭」連三聲。

院中沒回應，君不邪再拍門，終於裡面有了回聲。

「誰呀！」

這聲音是小桃紅的，君不邪一聽就知道。

「桃兒、蘭兒，你們起來去看看，甚麼人半夜三更來敲門，擾人清夢。」

又一女子聲音，道：「也許又是官府來人找麻煩，娘，別理他們，咱們又不犯法。」

小桃紅道：「也得開門看看去，快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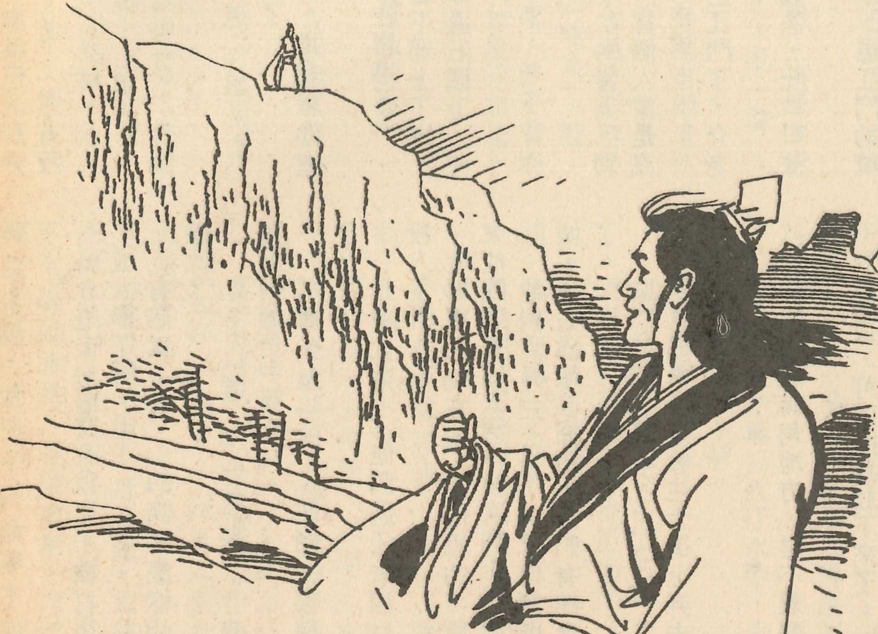
屋中傳來穿衣聲，院中的房門響動了。

（未完・九）

新派俠情長篇故事／司空羽・文　可飛・圖

風塵俠侶

上文提要：李照蒙面扮相師，分別爲秋玉潔、百里虹等女子看相斷命，道出她們命帶桃花，並應速離屬馬戀人，否則將雙雙遭災難，以此令百里虹等自動遠離小原，她自己便可獨霸他……陰美華在酒樓自斟自飲，來了「三奇」的瘋和尚與盲道人，她便命「七子」的風雲子、趕月叟迎戰，她在旁指點，沒幾招終勝，而後陰美華命盲、瘋二人爲其抬轎……



爲爭寵女俠蒙羞　尋眞愛少俠失憶

他們以爲陰美華的眞炁必然出了問題，或者被楊啓宇施了毒？總之，他們以爲她支持不久了。

只不過，他們一出手就暗叫「不妙」。

他們以爲估計錯了。

他們猜想是陰美華的舊傷復發所致。

這工夫「七子」之六都受了內傷，已是強弩之末了。

不久，「七子」中人全倒了下去。

這麼一來，「三奇」二人又能支持多久？

二人知道完了，立刻收手，「瘋和尚」道：「女俠武功蓋世，我等不自量力，請賜責罰！」

陰美華道：「對於不可靠的人，我絕不放過，你們各自自斷兩手拇指，死罪可免！」

八個人沒有動。

陰美華道：「姐妹們，妳們未上，足証我們可以合作，請監視他們，爲他們各斷兩手一指。」

「七子」受了傷，當然無力反抗。

「三奇」之二此刻要反抗也力有未逮了。

在四女的監視下，八人各斷了兩手拇指，却放了他們，一個人兩手各斷了一拇指，那就差得很多了。

不要說手上少一根拇指，就是少一根小指也十分不便。

現在陰美華和四女在深談，陰的雄心很大，她要四女號召女性高手，成立一個「坤幫」。

乾爲陽，坤爲陰，也可以說乾爲男，坤爲女。

「坤幫」就是女人幫，目的在復仇。

陰美華與她們結拜，且向每人傳了兩招，這些女人當然願意，有了這兩招，在武林中又少有敵手了。

秋玉潔和陰美華最近，本來她們之間是比較疏遠的，因秋的身份較高，不大服氣。

現在秋玉潔眞的服了她，所以較爲接近。

另外還有個原因，陰是過來人，離開小原，就沒有和別的男人上過床。年輕女人，當然會想。秋玉潔很佩服。

秋玉潔是這方面的老經驗，就爲她物色而且頗受倚重。

* * *

深夜，陰剛洗好了澡，秋玉潔帶來了一個年輕人。

大約二十五、六或者二十七、八歲，人品不錯，身胚結實，看來外家功夫一定有相當的火候。

「妹子，他叫裴剛，人好，心地也好。」

陰美華打量此人，秋玉潔又對裴剛道：「裴剛，陰大妹子可是當今武林中的頂尖人物，只要你能忠心耿耿侍候好，大妹子可不會讓你吃虧。」

「是，是的。」裴剛哈着腰，諂媚地行禮。

秋玉潔道：「妹子，祝你們有個美好的一夜。」

秋玉潔把門掩上，裴剛要去吹燈。

「慢着！」陰美華道：「你先脫衣上床。」

裴剛迫不及待地脫光，而且獻寶似地，把那東西弄得很硬，還用手捏住根部揮舞着。

陰美華臉色一沉，道：「把衣服穿上！」

裴剛一楞，道：「陰女俠，還沒有玩啊！」

這個「玩」字太刺耳了，一般都用「玩女人」這種字眼，很少有女人說「我在玩男人」這種論調。

裴剛却懵然不知，還在揮舞那東西。

陰美華一脚把他踢了個狗吃屎，道：「滾！越快越好！我改了主意會宰了你。」

裴剛不由色變，立刻匆匆穿上衣衫，躬身而退。他迄今未弄清是爲了什麼，他認爲他的條件是很不錯的。

他找到了秋玉潔，因爲他們是朋友，過去也有過露水之情。

「怎麼這麼快，眞不管用。」

「不是，大姐，不知道爲什麼，她不要了。」

「不要了？怎麼會？是不是你太緊張？」

「還沒有上啊，怎麼會緊張？」

「你把當時的情形詳細地說一遍。」

裴剛說了，秋玉潔道：「這我就想不通，是不是以爲你的作風太大膽，或者說了那個『玩』字之故。」

「本來就是玩，又不是爲了傳宗接代。」

「你這個人福至而心不靈，你滾吧！」

「大姐，眞對不起妳。」

「我倒是無所謂，只是讓陰大妹子失望。」

* * *

陰美華爲什麼會虎頭蛇尾？

她需要一個年輕力壯的男人，這裴剛的外型也不錯，而且都躍躍欲上了，她眞有這種定力？

陰美華並不濫，她現在找男人也爲給小原眼色看，報復他的意念。但是一旦看到裴剛的粗獷作風，加上那個「玩」字，胃口就倒了。

「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就是這意思。

小原乍看很隨便，但肚中有墨水，處事也並非沒有原則。

一般人以爲，他和秋玉潔、金棠、楊金蕊、百里虹及藍芝等女人上床，是個好淫的人。

事實不然。他的態度憤世，是一種反叛心理。

因爲他根本未殺過那二十餘個高手。

由於他解釋過太多次，從不爲人所採信，所以也就不再解釋、辯白了。他背了殺人的黑鍋，他知道這些女人大多是爲親人報仇或騙他絕技而來的。

這又叫做「來而不往非禮也」。

這些女人騙他，他就「禮尚往來」，送上門的爲何不弄，但他和陰美華，最初却不是抱着這種心理。

因爲陰美華表現十分眞誠。

人類是高級動物，主要是有感情，但也能僞裝感情。

在裴剛身上找不到小原的那種帥氣、豪氣和熱情，小原熱情中有一種紳士風範。比喻說，他從不在陰美華面前賣弄男人的本錢。

只有低級的男人或不低級的男人面對低級的女人時才會亮傢伙，或者賣弄自己的碩大硬朗。

「怎麼？」陰美華喃喃地道：「小原就無人能取代嗎？我才不信……」這工夫秋玉潔在門外探進頭來。

「妹子，抱歉！那小子不夠料……」

「大姐，不能怪妳，我只是以爲他……」

「妳不說我也知道。小原有男人味，但不低級，有紳士味却又不端架子，他豪爽、熱情而又不賣弄。總之，他的獨立獨行很有吸引力！」

「大姐，妳說的全對。」

「好，我馬上再去找！」

「不急，不急……」

「不，我是從年輕時過來的人，需要男人時，一時一刻都熬不住，今夜我會把人送到！」

「大姐，這些男人口風緊嗎？」

「放心！他們不敢！如果有人敢吐露一個字，我馬上就叫他不能再吐一個字了……」眨眨眼匆匆離去，陰美華想睡，但睡不著。

這是因爲不願去想小原，就偏偏會想到他。

小原的勁兒，眞叫任何女人折服，沒有任何一個男人像他那麼灑脫，讓人那麼在乎他，難以割捨。

她此刻忽然有個念頭。

她不斷地問自己，到底是小原的人和情慾重要，還是他的絕技重要？

凌晨寅時，秋玉潔又找來一

個，比裴剛更俊，皮白如脂，大多數的女人都沒有他這麼細嫩。

秋玉潔介紹，這個年輕人叫徐展，靠得住。

陰美華點點頭，秋玉潔退出。

徐展抱拳道：「女俠是不是要安寢了？」

陰美華點點頭。

徐展道：「待在下代女俠寬衣……」

陰美華並未拒絕，她半倚在床上，徐展先爲她脫了鞋袜，還嗅嗅她的脚有無味道。

陰美華道：「你嗅我的脚幹什麼？」

徐展道：「如果有脚氣病，在下就爲女俠揑揑！」

「怎麼？你善於此道？」

「是的，在下來自蘇北（江蘇北部），家鄉人對剃頭、揑脚這兩行十分熱衷，家中有人在外幹這兩行，往往引以爲傲，乃是高尚職業，所以在下十餘歲時也在澡堂子混過五年……」

「噢，在澡堂子中學了五年？」

「是的，揑脚、捶背、搓背及修脚等等，無一不精，以後才從師學藝改了行……」

「現在是在幹哪一行？」

「護院……」

「這樣好了，你爲我修修脚吧！」

「是……」徐展立刻自身上取出一個鹿皮包，內有大大小小、長長短短的小刀小剪一二十把，就坐在床下爲她修起脚來。

窗外的秋玉潔恨得牙根癢，暗罵這小子沒出息，人都犯一個毛病，那就是「技癢」，愛表現。

不論一個人長於那一行那一技，都會在不知不覺之間炫露出來。

一個剃頭匠一不小心就會作出磨剃頭刀的動作來，一個木匠往往會在拿一樣東西時以一隻眼「吊線」。

所謂「吊線」就是從一根竹竿，或一根木板等等，用一隻眼自這端看往另一端，看看這根東西直不直或者平不平？吊着一根線必是垂直的道理在此。

一個幹了幾十年的老廚師，一不小心就會作出炒菜的動作來，這都是職業上的習慣動作。

修好了以後，徐展熟練地用小毛刷把她的脚趾甲刷了一會，又問她的脚伢子癢不癢？陰美華道：「不癢了，你走吧！今夜叫你來主要是爲我修脚的……」

徐展出室之後，挨了秋玉潔一個大耳光。

她的理由是：「你不說你學過揑脚、搓背及修脚，誰會知道？你眞以爲搓背及揑脚這一行很高尚？」

「大姐，我錯了！不知怎麼回事，不知不覺就說出來了！」

「不信回家去嗅嗅你們祖宗八代的牌位上，大概也有臭脚伢子的味道！滾！」

「是……是的，大姐……」

「回來！」

「大姐還有什麼吩咐？如大姐不嫌我身上有脚伢子味道，我就侍候大姐一夜！」

「去你的！你給我聽着，今夜之事只要你吐出一字，我就叫你永遠停止呼吸！」

「是……是，大姐放心……」

事後秋玉潔還要爲她去找男人，陰美華拒絕了，只要一比，就沒有其他男人比得上小原了。

簡直到了非小原不樂的程度。

*　*　*

小楊外出，小原在午睡，却被輕微的聲音驚醒，發現陰美華站在床前，向他微笑。

小原沒有動一下，道：「我的絕學全傳了妳！」

「我知道。」

「那妳還來幹什麼？」

「你以爲我和秋玉潔她們一樣，只想你的武功，根本不是眞的喜歡你的人？是這樣嗎？」

「妳是不是以爲我會爲妳這句話感激萬分嗎？」

「小原，我好想你！」

「可惜，我已經可以不想妳了！」

「你是說我剛離開你時，你還想我？」

「是的。」

「小原，假如我回到你身邊……」

「不可能！」

「你是說我不可能還是你沒興趣？」

「都不可能！」

「如果我願意呢？」

「妳願意就一切沒有問題了？妳爲什麼把自己估得那麼高？告訴妳，論外型，妳不如藍芝，論胴體，金棠也不遜妳，以前我之所以不嫌妳，是因爲妳看來頗爲嫻淑正經，結果……」

「小原，假如我願意交出武功，再回到你的身邊……」

「武功如何交回？」

「你可以廢我的武功……」

小原看了她一會，道：「遲了，我不喜歡騙過我的女人，你發現我頭上有紅痣，把我賣給李照時，那是十分狠毒的，因爲妳可能知道我會死！」

「小原，如果你的兩個哥哥被殺死……」

「你哥哥是什麼人？」

「就算他們有被殺的理由，這

事情發生在你身上又如何？」

「妳走吧！我的情感不輕易付出，但是對妳却付出了不少。幾乎是對藍芝、秋玉潔、金棠及楊金蕊等人的總和，換來的却是出賣！」

「小原，我承認我錯了！」

「我把所有的絕學都傳給妳，一招不留就是個鐵証，可惜妳當時對這一點似乎並不在意。」

「小原，要不就廢了我的武功，留我在你的身邊作你的侍妾。不，作你的侍女……」

小原揮揮手，道：「妳走吧！」

「小原，你眞的就這麼絕情嗎？」

「不可能了！何必浪費唇舌？」

陰美華忽然出了手，這女人眞絕。她是個極端的女人，不是友就是敵，沒有妥協或中立。

小原冷笑道：「這像個作侍妾的人嗎？」

「小原，這是你逼我出手的。」

「我不逼妳，妳不也把我賣掉了？要是李照是我的死仇大敵，我不是早已死去多時了。」

陰美華使用過七招，却被他化解了。

這七招是小原教的，當然不會高過小原。

但是，她忽然施出了第八招。

這是她的王牌，她以爲當今之世能破她這招的只有李照一人，所以此刻施出，頗有手到擒來的把握。

小原居然在她的信心十足之下，破了她這一招。

陰美華大吃一驚。

本以爲小原不止會七招，是什麼新招呢？

那知她仔細一想，竟是第三招「日出日落」。

如果這眞是「錢洞」武學第八招，爲何被第三招破解？於是她又全力施出了這第八招。

小原又以第五招「引蝶招蜂」輕以破解。

陰美華疾退五步，道：「你……」

她實在沒話可說了。

她只知道自己上了當，受了騙。

這那是什麼第八招？不過是胡亂拼湊的。她跺跺脚，一言不發，掉頭走了，小原也沒有追。陰美華十分氣忿，居然上了當。

仔細想想，一切都落入了李照的圈套。

「會不會是李照早知小原頭頂上有顆紅痣，却叫我去找，再以『錢洞』絕學誘之？讓我來出賣小原，使小原對我深惡痛絕？」

陰美華越想越覺得自己猜對了。

想不到像她這麼聰明的人居然也會落入別人的陷阱中。

出了鎮郊，忽然自後面撲來一個人影。

剛才經過，未看到有人，大概是藏在小徑旁的亂石中吧！陰美華轉身迎敵，對方居然貼了上來。

這是個女人，她一眼就可以看出。

儘管這女人戴了面罩，看身軀就知道了。

絕的是，這女人攻來一招，陰美華以爲這就是第二招「素手摘虹」，就以第四招「旋乾轉坤」來破。

那知前面幾式像第二招，最後一式完全不對。

甚至這最後一式也未在其他招中出現過。

這麼一來，陰美華無法破解，就有點措手不及了。

這蒙面女人很巧妙地伸手在她的小腹處輕拍了兩下，陰美華大驚，疾退一丈之外。

「妳……妳是李照……」

「對，是我！」

「爲什麼要蒙面？」

「我在想，以蒙面來對付妳，使妳沒有心理上的壓力和負擔之下接我這一招，看看效果如何。」

「妳這一招根本不在七招之內！」

「對！」

「而且妳教我的第八招也是胡湊的。」

「對！」

「這麼說妳是誠心要騙我的？」

「不是騙，而是要懲罰妳，以後不要愚弄別人。妳敢說沒有愚弄過小原？妳有無想過小原能要妳？是妳前世修來的？妳回頭再求他，任何有志氣的男人都不會覆水重收的吧！」

陰美華按捺不住，全力撲上。才打了三招，由於用力頗猛，忽感腹內有點隱痛，好像和剛才被李照拍了兩下有關連。

接着，她立有內急的感覺。

一有此感，馬上就忍不住了，事實上尿已經出來了。

這似乎到了大小便失禁的地步。

陰美華忽攻一招，疾退四五丈，掉頭而去。

不久，在亂石中傳來了「嘩啦啦」之聲，相信連脫下衣也來不及了吧？而此刻李照似乎已經走了。

*　*　*

小原和楊金虎在山道上慢行，小原還邊走邊唱，他有歌唱天才，所以唱情歌不學自會。

事實上有好的歌喉，唱什麼都能事半功倍。

夜晚高唱，空山寂寂，四山廻應不絕。

「小原，你的歌好極了，好像四面八方都有和聲，似乎還有女音啊！」

小原停止不唱，他們果然聽到了女子的歌聲。

小原一怔，正是小原剛才唱的這首歌。

這是一首調情的山歌，眞巧！其實這是一首詞「嶺南竹枝詞」：

「妾家谿口小廻塘，茅後藤扉蠣粉墻；記取榕樹最深處，閑時過來吃檳榔。」

這是出自少女之口的調情詞，却一點也不輕佻。

當然，這種山歌不是一般村女所能唱的。

唱山歌的人，一定要懂歌詞義意才能傳神。

小原又接着唱了起來，當然也是這一首。

唱完一聽，那少女早已停止了歌唱。小原道：「走，我們去找這個唱歌的少女。」二人循着剛才少女唱歌的方向奔去。

在月色下，他們看到了一個窈窕的背影在山谷中緩行。小原走上去，少女速度就加快了些，小原緊追，少女疾行，楊金虎當然追不上了。

最後來到一個小山谷林中，少女停了下來。

小原喘着走近，發現少女衣着平平，就像鄉間一般少女一樣，梳着兩條辮子，非常清純。

雖是布衣布履，却包住苗條青春洋溢的身段。好熟的一張面孔，很熟，很熟，就是想不起來。

臉蛋很甜，但也不是很美，總之一切都很可人，也很熟稔，只是叫不出名字而已，眞急死人。

「姑娘，請相信我，我好像認識姑娘，而且很熟，只不過，一時想不起姑娘的名字。」

「那不要緊，可以慢慢的想……」

她說話的聲音也好聽，又道：「請問，你爲甚麼有那麼多的女人？」

小原一楞，心想，果然不錯，如果不熟，她怎知我有很多的女人？他道：「我未殺人，她們却要找我報仇，我怎麼解釋都沒有用，而且她們又想騙我的武功，所以……」

少女道：「這對你未來純潔的妻子來說，是不是很不公平？」

小原爲之語塞，道：「是的！」

少女道：「你的歌很好聽，歌喉一點也未變。」

「是嗎？聽口氣，姑娘以前聽過我的歌？」

「當然，如你能想起那首我們合唱的歌，你就會想起我是誰了。」

「如果姑娘現在告訴我的話……」

「不，還是由你自己想起來比較自然些……」

少女往前走，小原跟着，道：「姑娘的名字也不肯說嗎？」

「想起來我是誰之後，自然就知道我的名字了。」

少女越奔越快，有如御風而行，不久就追丟了。

小原叫了好多聲，沒有回應，這時楊金虎才追了上來，上氣不接下氣地道：「小原……你追上……那個……少女沒有？」

「追上了！很可人！談吐也很溫馨，感覺也很熟，但總是想不起她是誰來，她說只要我能想起以前我們合唱的一首歌來，就知道她是誰了。」

「小原，她是『錢洞』中的女人？」

「我也不知道……」

「她的輕功如此之高，不是和『錢洞』有關嗎？」

「我想是的。眞急死人了！我總以爲和她很熟，但是就是想不起她的姓名，她叫我慢慢去想。」

「她和李照的關係有未弄清？」

「沒有，但是我發現她有點像李照，只是比李照可人些。」

「她會是李照的妹妹？」

「這就不知道了。」

「問問李照，她一定知道。」

「對，下次遇上李照，一定要問問她……」二人回頭奔行，快回到那鎮上時，忽然發現一道身影快極射入山坳中，小原道：「你別來，我去看看。」

小原小心翼翼地逼近，這是因爲他對此人的身段頗熟，以爲必是認識的人。

在山坳中先隱好了身形，立刻聽到了打鬥聲，但打了一會又停了下來，小原發現竟是一男一女。

男的是蒙面人，女的竟是李照。

似乎一些較大秘密，正在一步步一道道地揭開了。

除了陣陣松濤聲，山中很靜。

李照道：「你的行動十分詭秘，居心叵測！」

羅旭道：「彼此，彼此……」

李照道：「甚麼意思？」

「何必顧左右而言他？」

「你不說我怎麼知道？」

羅旭道：「最近妳在忙甚麼？」

「我的事有你置喙的餘地？你是『錢洞』的敵人，應該認淸自己的身份，最好別招搖……」

「我以爲這句話對妳自己也頗具義意。」

「甚麼意思？」

羅旭低聲道：「妳和小原的事……」

「怎麼樣？」

「妳和小原結合，另一個人怎麼辦？」

「哪一個？。」

「齊東海！」

「你在胡說甚麼？」

「是我胡說還是妳想賴帳，我可不是小原，他失了記憶中最最重要的一部份。可是妳要記住，他似在恢復中，終有一天會想起一切的。」

「那是我的事，你別干涉！」

「我的看法是，妳現在抽身還來得及。」

「你少管閑事！」

「我是一份好意，萬一不久的將來小原恢復了記憶，就算生米已成熟飯，妳是不是猪八戒照鏡子——裡外不是人？」

「羅旭，我知道你在想甚麼。」

「妳知道是最好，老實說，在目前武林中，找另一個像我這麼年輕而又身負絕技的人太少了！」

「呸！告訴你，你最沒有希望！」

「爲甚麼？」

「我發現你陰險而又好色！你以爲你沾汚了秋玉潔等女人的事，別人就不知道，眞沒出息，拾人的牙慧。」

「妳說甚麼？」

「不是吃人家的『接羅』嗎？小原玩膩了的女人，你却撿二手貨，就憑這一點，你就不如小原。」

「妳似乎喜歡會玩女人的男人。」

「那倒不是，而是不喜歡沒有個人的風格，專撿別人的『破鞋』那種人，那種人不可能是未來『錢洞』的主人。」

李照要走，羅旭一攔。

李照道：「要扮演惡奴欺主的角色？」

「我希望妳能合作……」

李照出了手，這二人不大可能打出結果。

李照學的也許多一點點，但羅旭的功力稍厚些，截長補短，在伯仲之間。

小原在暗中聽到了部份交談。

由於他的記憶中最重要的一小部份未恢復，二人的交談就不十分清楚，只聽出羅旭對李照似乎頗有興趣。

李照是小原的未婚妻。小原聽了二人的交談，並沒有很激烈的反應。

這是因爲，在他的潛意識中，對李照這個人的印象一直很淡，沒有難以割捨的愛意。

但他又不能袖手旁觀。要援手最好別出頭，他想暗暗看看羅旭到底在幹些甚麼？

剛才李照說，羅旭玩了秋玉潔等女人，以秋玉潔等女人來說，羅旭若不用强是辦不到的。

小原正要出手，忽然有了變化。

原來另一邊岩叢後有人以石塊施襲，手勁足，準頭好，有兩塊擊中了羅旭，羅旭匆匆離去。

李照似乎並不希望知道援手的是誰。

她以爲，能在此援手的人必非等閑，也可能和「錢洞」有關連。

李照也走了，向他們施襲的人也想走，但被小原堵住，正是蒙面人，也就是齊東海。

「老齊，你不要再迴避我了。」

「……」齊東海不出聲。

「老齊，你忘了我們以前的友情了？連我都會忘記？老齊，不論你發現了甚麼事，我們都是朋友。」

「是嗎？」

「怎麼？你不承認我們是朋友？」

「朋友會强佔別人的妻子？」

「妻……妻子？誰是你的妻子？」

「這還用問嗎？」

「你……你是指李照？」

「哼！你似乎在不斷地展示你的男性魅力，証明世上的任何女人，都逃不過你的情網……」

「老齊，李照是你的妻子，我一點印象也沒有。」

「我以爲你和羅旭差不多！」

「老齊，我在你的心目中只有這點份量？」

「要不，你爲甚麼要和她結親？」

「她說她是我的未婚妻！」

「我看你是裝糊塗！」

「絕對不是，對『錢洞』中最最要緊的一部份事故，我一直想不起來，老齊，你告訴我好不？」

「我不信你這一套，而李照也和你差不多。」

「李照也有對不起你的地方？」

「我一直在暗中查証，當年我和羅旭火併是不是李照造成的？這一點可以証明一切疑點！」

「她挑起的，怎麼會？」

「她和我有婚約，但後來又和你走得很密，我以爲她可能變了心，於是又暗中慫恿羅殺我，大概暗示可以嫁他。待他殺了我之後，再收拾羅旭。」

小原驚道：「還有這麼一段？」

「李照是個心機十分深沉的女人，她利用陰美華把你出賣給他，就是借刀殺人的高招！」

小原想想，果然如此。

只不過他並不知道老齊和李照的事。

他只隱約知道一點，是羅旭毀

了他的容。

好友三人竟然仇眼相向，勢不兩立。

小原道：「你和李照有婚約？」

「不錯。」

「她唆使羅旭殺你？」

「八成如此，因而羅旭對她很有興趣。」

「你是說我和李照過去根本沒有甚麼婚約？」

「沒有，你該曉得。」

「我的記憶未復，你難道不知道？」

「你不過是拿『記憶未復』作擋箭牌而已。」

「齊東海，以你我的交情，你該知道我不是這種人！」

「人是會變的。像羅旭，早就變了，李照也變了。百里虹呢？你最清楚，她變得更多。你能不變嗎？」

「我相信我沒有變。」

「我看你最虛僞，你有多少女人？你們自己心照，還不是想另換一種口味，原野，我要和你見個高下。」

「齊東海，千萬不可，我們必須互信，才能應付目前武林中的紛爭，我們不和，必被各個擊破。」

「我不信。」齊東海撤刀在手。

小原到此地步也不願撤劍。

他知道，他們二人如果反目成仇，敗已不遠。

齊東海連攻三招，小原退了一匝。

此刻他不以爲齊東海手下留了情，看來就像是有不共戴天之仇，似乎非置小原於死地不可。

小原此刻是非撤劍不可了。

事實上，就算二人都徒手或同樣地用兵刃，小原似也略遜一籌，這是因爲齊東海從沒失去過記憶。一個失去記憶而又未全恢復的人，絕學不會絲毫不差。

小原所想起的絕招總會有些偏差。

齊東海刀上的力道驚人，這才發現，齊羅二人都比他高明，小原以爲那七招絕學還要淬煉。

雖是七招，雙方却可以循環運用。小原仍然步步後退，就在這時，小楊出現了，他擎着手大聲道：「老子是『五毒散人』楊啟宇的兒子，齊東海，你他奶奶地不夠意思，你要不要試試我們楊家的毒？」

齊東海哼了一聲，立刻沒於亂石中。

「小原，我不能不來這一手。」

「我也未怪你！」

「因爲他似乎根本不認識這個朋友了！」

小原道：「這也不能怪他！」

「爲甚麼？」

「他以爲我搶了他的老婆。」

「要老婆，你有的是，怎麼會搶他的老婆？」

「他說李照本和他有婚約……」

「放他娘的四稜屁！」

「也許是眞的！」

「你信他的鬼話？」

小原道：「他說他和李照本已有了婚約，但李照又和我走得很近，似要變心，就慫恿羅旭殺齊東海，然後再殺羅旭滅口，但羅旭很精，逃過一劫！」

楊金虎道：「眞有這麼回事兒？」

「八成，可惜最緊要的一點我沒想起來。」

「這麼說，你願意取銷和李照的婚約？」

「不錯！」

「萬一是齊東海說謊呢？」

小原微微搖頭，道：「在我的潛意識中，關於李照的事很淡很淡，相反地，却另有一個……」

「是不是那夜在山中唱歌的少女？」

「對，我總以爲我和她好像很近！」

「小原，你可要小心了！」

「怎麼說？」

「如果李照知道，你對她沒興趣，要打退堂鼓的話，以她的狠毒，八成也不會放過你！」

小原沒說甚麼。

「小原，我以爲，要應付這幾個大敵，你非有得力助手不可！」

「哪些大敵？」

「如羅旭、齊東海及李照等等。」

「甚麼助手？」

「例如，呂景文這人，在『三奇』中算是比較正派的一個，你欠他的人情，可以傳他幾招，必要時可以作咱們的助手！」

小原道：「欠他之情，我一直未忘。另外我最想教的是你，小楊！自即日起，你要認眞學，我決定全部教你。」

「這……」楊金虎道：「我的記性不好！反應又慢，很可能你教了我第三招我會忘了第二招！」

「不會的，你的反應很快……」

* * *

羅旭利用秋玉潔等成立「坤幫」正在籌備中。

這「坤幫」本是陰美華提議成立的。

羅旭聰明，加上他與她們有了肌膚之親，要她們和他一起，且答應再傳她們幾招絕學。

這些女人當然趨之若鶩了。

結果羅旭就和陰美華遭遇了。

這是在郊外一個墓園中，時在二更左右。

「陰美華，你約我來此，莫非

想入幫？」

陰美華道：「羅旭，『坤幫』是我倡議成立的，你爲何要插手，可別以爲我怕你。」

羅旭道：「我知道妳不怕。」

陰美華道：「『錢洞』絕學只有七式，大家學的都是一樣，你不見得會比我高明些吧？」

「當然，但試過才知道。」

羅旭徒手攻上。

陰美華一接，就感受到渾厚內力的壓力。

在招式上，的確雙方都是一樣的。

陰美華這女人有內秀，很能吸收，所以她會的和羅旭差不多，當然，所謂差不多，多少還是差點。

七招用完，陰美華退了三、四步。

甚至她的小腹內絞痛，她要肚瀉。

這是她最大的隱憂，被李照拍了腹部兩下之後，經常會在激烈動作之下大小便失禁。

這一手在男人還好些，女人就麻煩了。

陰美華恨李照入骨，而李照當然也恨她入骨。

李照晝思夢想的男人，却被別的女人佔了先。而李照却又不捨得放棄這個男人，所以要整陰美華。

七招一過，兩人都要挖空心思配招。

但在緊要關頭，陰美華施出了所謂第八招。

事實上，這當然不是「錢洞」的第八招。

這是李照胡亂拼湊的，只不過猛古丁地施展出來，也把羅旭迫退了三步，現在陰美華是非退却不可了。

她一退，羅旭就緊貼猛追。

那知道一入林中，發現陰美華忙不迭地褪下褲子。

還以爲這女人想男人想瘋了呢。

仔細一聽，乖乖，「唏哩嘩啦」聲中，羅旭是下風頭，幾乎要嘔吐，大罵着離去。

這已經是第三次了。

陰美華知道只要用力大些就會如此，李照這一手眞毒，比刺她兩刀還厲害，她一定要報復。

她千方百計地在小原面前演戲，表現了精湛的演技，終於達到目的騙到了「錢洞」的絕技。

心滿意足之下，以爲從此就是武林第二高手了。

現在，她寧願還是和從前那樣，只是一個五流人物。

她已開始後悔了。

如果小原還喜歡她，她寧願不會武功。

她找到父親陰九成說了一切，道：「爹，這毛病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陰九成道：「此女掌力詭異，這似是一門獨特手法，外人很難弄清，也許楊啟宇知道。」

陰九成又帶她找到楊啟宇。

楊啟宇恨透了陰美華，他再健忘也不會忘記陰美華以色誘之，扮演女卜者制住他去救小原的事。

只不過看在陰九成份上，又不能不接待。

陰九成說明來意之後，楊啟宇攤攤手道：「陰兄，你是知道，小弟只是精於用毒，這方面醫術是十分有限的。」

陰九成道：「楊兄要不要治治看？」

楊啟宇道：「既然沒有把握，何必躭擱令嫒的治病時間，我看還是另請高明吧。」

陰九成還想求他，陰美華阻止了他。

二人辭出，陰九成道：「丫頭，他要是不能治，武林中就再也沒有人能治了，妳爲什麼要阻我？」

陰美華道：「爹，我知道，他就是能治也不會治。」

「怎麼？你們有過節？」

「對！這過節可大了。」她說了一切。

陰九成道：「妳爲什麼不先說？」

「爹，我只是還抱着一絲僥倖心理罷了。」

「現在怎麼辦？」

「爹，你就幫我去找李照吧。」

「找她幹什麼？」

「只要能制住她，就可以叫她說出這掌法的破解及治療之法，解鈴還須繫鈴人。」

「爹就助妳一臂。」

* * *

黃山「攬翠山莊」的戒備並不森嚴，所以陰氏父女很容易就進入莊內，但進去容易出來却難。

原來並非戒備不嚴，而是人家有個原則，那就是奸細混入一定要弄清他們來此的動機。

像陰氏父女即爲一例。

他們進入後就尋找李照的住處，找不到還擒住一個僕人逼問，這僕人告訴他們，二人就上了當。

僕人說的屋子全是機關，但看來却像個主臥室。

兩人先後掉落翻板下的地窖中。

二人被趕到李照面前時很尷尬。

他們被四馬倒攢蹄綑牢，一般來說這是綑小偷的方式。

李照負手踱着，道：「這位是陰大俠？」

陰九成道：「慚愧，正是區

區!」

「陰大俠父女深夜闖入本莊，意欲何爲?」

陰九成道：「姑娘在小女腹上作了手脚，使她稍用內力就會大小便失禁，所以此來是請姑娘賜予治療的。」

以陰九成的身份來說，這已經是低聲下氣了。

李照道：「沒有這回事兒，八成是令嬡飲食不愼，吃壞了肚子，或者練功不小心岔了氣吧!」

陰美華道：「李照，明人面前不說假話，我得罪了妳，所以……」

李照打斷了她的話，道：「妳以陰謀狡計騙取了本門的武功，論本門律法當死，我未殺妳，已經很夠意思了。」

陰美華道：「妳可以殺了我，別用這種手法整人。」

「如果妳能把本門的武功繳回來，我可以考慮。」

「收回來，怎麼收?」

「那就要憑妳的腦筋去想囉!」

「要我殺了她們?」

「那是妳的事情，誰叫妳擅自把本門的武功隨便教給別人，尤其是教給秋玉潔等那些女人。」

凡是和小原有交情的女人，李照都不喜歡。

陰美華道：「可以，我可以把武功收回來。」

「妳怎麼收?」

「殺了她們太霸道，我可以廢了她們的武功。」

「可以，先去把此事辦好，再來此找我。」

陰九成道：「可否請姑娘先爲她治好，再由老夫擔保，她一定能把事情辦好，絕不會失信的。」

李照道：「陰大俠似乎對令嬡不甚瞭解。」

「姑娘是說……」

「陰美華太詐，她的話可信性很低。」

陰九成道：「辦好此事，姑娘一定能信守諾言?」

「當然。」

陰九成道：「就依姑娘之言，請鬆綁如何?」

李照道：「來人哪!」

不一會來了個護院，道：「莊主有何吩咐?」

「拎出莊外放人。」

「是!」這人提起二人，而且是側提，使他們父女二人的頭部朝下，就像拎死豬、死狗一樣提出大門外。

然後爲他們解了皮索。

這當然是奇恥大辱。

「爹，女兒使您受此大辱，萬分痛心。」

「美華，爹不怪妳，但在爹有生之年，必報此仇，這女人太囂張了。」

「爹，咱們在外面等她。」

「丫頭，爹希望先把妳的病治好，我們去找民間的名醫治治看，我以爲民間的大夫也可以治。」

「爹，我以爲去找小原也許有用些。」

＊　＊　＊

「小原把七絕招也傳了楊金虎。」

他以爲連秋玉潔等那些女人以及「三奇」中人都學了好幾招，不傳小楊幾招實在於心不安。

楊金虎本不想學，因爲他怕痲煩。

他很不願動腦筋，混一天算一天，他永遠如此。

小原告訴他，學了就一定要精。

楊金虎只好苦學，却又一邊學一邊埋怨。

事實上，他的確不笨，而且還很聰明。

這天鎭上一家賭場開張，大放爆竹，兩小也在圍觀，這工夫有個人振臂高呼，道：「萬盛賭坊開張大吉，咱們何不賭這開張最大的第一局牌九!」

於是有人附和，他們希望是這家賭場中最大賭局紀錄的保持者，人類有創造紀錄的癮頭。

賭客當然不止這一桌。

只不過最大的却是這一桌。

莊家是小原，剛才振臂一呼的人是「天門」。

此人五十左右，臉上，手上及身上全是疤痕。

不知道爲什麼會有這麼多的疤?

會不會是由絕崖上掉下摔得遍體鱗傷?

小原的記憶力已恢復得十之七八。

由於他以前是賭中高手，所以恢復得越多賭技就越高，今天他要大收一場，小楊說要滿載而歸。

小原衹好也砌好了牌。

「天門」及「末門」都幫他洗過也砌過牌。

只不過莊家只要包辦一條牌的作牌或控制骰子，仍有十之八九的贏面，所以他不在乎。

骰子打出「五在手」，小原很篤定。

只要是「五在手」，他可以拿一副「天九王」。

他發了牌，現在「天門」押了十萬，「出門」兩萬，「末門」三萬，天門似乎是個大行家。

由於是兩扇的牌九，一揭兩瞪眼。

天門「叭」地一聲，把牌翻在桌上——「地槓」。　（未完・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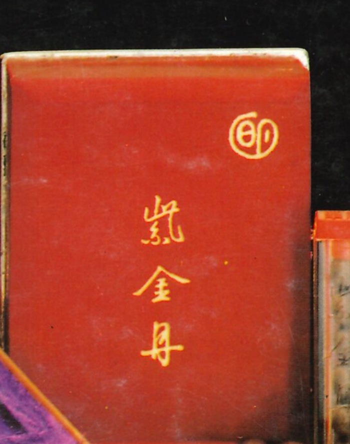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峨嵋葯廠榮譽出品　　各大葯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 0503